

鐵 苗

著 西 佛 巖



獻 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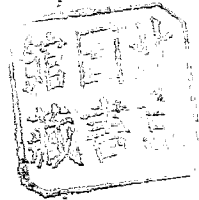
晏陽初先生——廿十年來
他不斷的努力於平民教
育工作與農村建設。

誌謝

本書承 楊紀。王小涵。石
壽慈諸先生校閱。尹瘦石先
生監製書畫。謹此致謝。

鐵苗

絲佛西



(渝)

〔一〕

人們悶得喘不過氣來！

暴風雨就要襲來，天上佈滿了烏雲。靜靜的白楊頓時吹得咕咕的響，青黃廣闊的棉田捲起了一陣陣金黃的煙霧。離此四十多里的一座聳入雲霄的古塔，被灰沙籠罩着覆糊不清。採棉的農民，都彼此警告着：「暴風雨快來了！暴風雨快來了！」

這是北方

小村莊，名叫「冬不老」村。

這個村子並不大，只有三百多戶人家，不過在這裏有一個極大的特點：就是沒有極富的地主，也沒有頂窮的佃農，沒有土紳階級，沒有無業游民；平均每家都有四十畝自耕地，大宗出產為棉，麥，高粱，玉米，黃豆，紅薯。村民除了耕種，還以織布為副業。

，幾乎每星期有一張至八九張發售費。也許正由於這公平富足的環境，造成了他們愛好

，大多數的農民，雖然不見得人尤能作大塊文章，但文盲業已除盡，熱心，這

，這

民熱心支持，使之成了本村一切教育文化政治經濟活動的中心。校長苗鐵生，今年三十二歲，曾在北平某大學畢業，專門研究鄉村教育，他并且立志終身服務農民，他奉派到這村裏來工作已經六年了，由於他對勞農的工作，和能可親的態，誰人不倦的精神，取得村人的信仰，那些青年農民簡直把他當作村裏唯一的英雄。他不但教他們用新式方法耕種，紡織，讀書，看報，并且還教他們如何做人，如何保衛他們的家鄉。苗鐵生自己沒有家鄉，所以這學校，這村莊，就是他的家鄉。

苗鐵生果與沒有家鄉？不！他有一個很美麗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可是不幸，在一八的那夜，他的父母妻子兒女，整個的家，都被那些殘暴的野獸屠殺了！他自已不甘願做奴隸，便逃亡到了河北省的「冬不老」村來辦農民教育，訓練青年農民，因為他認為農民是復興中華民族的基礎。

七七事變以後，這村裏幾乎天天有謠言，不是說敵人已經佔領了某地，便是說敵人準備進攻某城，尤其是對於他們自己的縣城——定縣，特別關心。這幾天大家有點憂慮，因為昨夜遠裏已經聽到隆隆的砲聲！但是他們并不驚慌，還是很安靜的採棉，紡織，耕種。鐵生有點不放心，他於昨天清晨獨自跑去探聽消息，本來在昨天晚上就應該回來，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全村的人們都為他耽着心，尤其是農建校的職教員吳籽子，丁秋紋，周東全，孫漢文，黃朝昌，王錫如幾個。

傾盆的大雨已經從天空落下，猛烈的狂風由東南襲來，青青繁盛的棉枝經不起暴風雨的襲擊，東倒西歪的在掙扎，有些已經壓倒在泥濘中。遠遠的塔影，若隱若現。廣闊沃肥的大地變成了一片烟雲世界，整個的宇宙都好像在動盪！

霹靂一聲響雷，把聚集在農建校屋簷下期待苗鐵生回來的青年農民，都驚駭得退避無蹤去了。操場頓時變成了池塘。旋轉的尖端被風吹得搖搖不定。禮堂裏叫着的「革命尚未成功」的對聯和其它標語圖表，都被括到地面。

「苗先生說不定已經到了村口，我去接他！」——羅小弟這樣喊着。一個不過十四五歲的青年農民，冒着狂風暴雨往村外衝進。

「我真有點着急，怎麼苗先生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不要是苗先生出了甚麼意外……」大家都這樣耽心的交談着。

「我想苗先生會冒雨回來的，他知道我們都在這兒候着他！」——農廷校的女指導員丁秋紋很有把握的向大家說。

接着又是一連串閃電！大雨！

「我真有點害怕！」

「我們沒有幹啥心事，還怕打雷嗎？梅子小姐？」一位六十多歲的龐大爹，吸着旱烟袋，安慰着另一位女指導員吳梅子。

「不是，龐大爹，我不是怕雷，我怕苗先生被日本鬼子捉去了！」

經梅子這樣一提，大家都有點放心不下，有的主張派人進城去探聽消息，有的主張還等一會兒，大家都在紛紛揣測議論。

風雨還是兇猛的進襲着，村前許多低窪的地帶都變成一片汪洋，廣闊的烟海裏見到一個人影，然而大家期待苗先生的心念一點都沒有減低。果然，在閃電中似乎出現了一個人影，大家都興奮起來，以為是苗先生回來了，但那影子到了近處，大家纔認出是龐小弟，他在風雨泥濘中踉踉獨自的回來了。

天漸漸的黑暗了。衆人都有點失望。農廷校的指導員吳梅子，丁秋紋幾個人更覺不安。

「秋紋，我想到城裏去看看！」——梅子。

「我跟你一塊兒去。」——秋紋。

「不，你們不能去，你們小姐們在這兵慌馬亂的時候進城去是很危險的！」——龐大爹一手摸着他那稀疏的花白鬍鬚，一手拿着他的旱烟袋指着曠野說。

「還是我去吧，爸爸！」——龐小弟搶着說。

「你也不能去，年紀太輕，萬一給日本鬼子捉去了，那可了不得！還是我去吧，我一個六十多歲的人。」——龐大爹。

「用不着您去。」——這是我們年輕人說的話！我現在就去！」——一個站在旁邊名叫小翠的青年農民，用極響亮的嗓子說，說完隨手從龐小弟手裏取了雨傘就往外走，

大家也阻攔

天已

吃晚飯了

分頭動大

晚飯

的光芒，窗外的

「苗先生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我看是凶多吉少！」——黃爾昌首先突破了屋子裏的

沉悶空氣。

「凶多吉少？」——梅子的眼珠裏似乎浮出絲絲的淚光。

「我看我們不能不預先準備一下！」——爾昌又接着說。

「你說我們應該怎麼準備，爾昌？」——秋紋。

「倘若苗先生到明天還不同來，我想我們應該馬上離開這裏。」——爾昌擦了洋火

燃了紙烟，慢吞吞的隨烟吐出這幾個字。

「梅子聽了爾昌的話就彷彿觸了電似的問：『離開這裏？』」

「不離開這裏，難道我們在這兒等死嗎？」——爾昌站起來俯背冷笑。外面的風把

燈光吹得搖搖不定。

「爾昌，我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說苗先生萬一給日本人捉去了，我們就該馬上

離開這裏？還是說苗先生回來了，而日本人已經佔領了縣城，我們也應該離開這裏？」

「——一個高高個子身體比較肥胖的青年問。」

「漢文，你問得很對，我也不明白爾昌的意思！」——梅子的嗓子特別尖銳。

「不管苗先生的下落如何，只要日本人一進城，我們就應該離開這裏！」——爾昌

肯定的說。

梅子聽了有點發了，便用沉痛的聲調說：「甚麼！不管苗先生的下落？」

「請梅子別誤會，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我是說只要日本人進了城，我們

似乎非離開這裏不可！」——爾昌的臉色馬上有點緋紅，聲音有點哽咽。

「若是日本鬼子進了城，我也不敢就在這兒！」——秋紋慢吞吞的說。

「對了，還是離開這兒的好，聽說日本鬼子非常野蠻，尤其是見了你們這些年輕的

女孩子們！」——爾昌帶了煽動性的調子說，然後把烟頭扔在窗外。

「你們都走好了，讓我一個人留在這裏等苗先生回來！」——梅子很生氣的從門外走。

「慢點，不要鬧意見！」——一個向來不愛多說話的東全，站在門口用他瘦弱的雙手攔住梅子的去路。

「二姐！二姐！還是過來坐下吧！」——秋紋走過去把梅子拉回原坐。爾昌這時候氣得滿臉通紅，一聲不響的往外走去。

「得！你又來了！我看你們倆簡直是小孩子！」——東全又把爾昌推回。

「可不是嗎，二姐更是一個小孩子！」——秋紋又笑着插了一句。

「好，我們都惹小孩子；就是你和爾昌是大人！」——梅子瞟了秋紋一眼。

一陣風終於把飄忽不定的燈光吹滅了。

「好！你們倆！把燈也鬧滅了！」——坐在旁邊一面觀戰，一面打毛衣的大姐王綉如這時候才開口。她是她們中間的大姐，一向沉默寡言，身體很健壯，臉上從來不抹脂粉，終年終月是總穿着一件藍布的大褂，布底鞋，她的服務精神和工作态度，勤勞樸實的生活方式，很得同志們的稱讚，尤其她喜歡和村裏的婦女們接近，在教育上，生活上，那種熱心的幫助，很得到村人的讚賞；可是苗鐵生似乎並沒有十分重視她，因為他覺得務如的天資遠不如梅子和秋紋，同時她的外表也不怎麼引人注意。

這時，綉如見燈滅了，便把毛線放下，走到窗台上撲了洋火，將燈點燃，於是屋內重見了光明。

「你們看，還是大姐能幹，一句話也不說，可是總給我們做事。」——秋紋笑着說。

「那裏的話，我因為生得一張笨嘴，不會講話。」——綉如仍然坐到原來的地方織毛衣。

「我看我們中間最能幹的要算梅子，你們看，倘她不能幹，她敢留在這兒等待日本鬼子進城嗎？」——爾昌又向梅子放射冷箭。

「爾昌，你真是狗嘴裏掏不出象牙來，你這話是甚麼意思！你說！」——梅子站起來憤慨的質問。東全怕她鬥不過起來，便很冷靜的說：

「我向來不愛多說話，現在讓我來說幾句吧！」

「對了，還是聽東全說吧！」——綉如說時拉着梅子坐下，然後又走到桌邊點油燈。

捺大。

「我覺得我們現在最緊的工作是打聽苗先生的下落。在苗先生的下落未打聽清楚之前，我們用不着費口舌來談別的，更談不到離開這兒！」

「我贊成東全的話！」——梅子。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馬上派一個人到城裏去！」——東全接着說。

「小李不是已經去了嗎？」——蘭昌。

「小李是黨不住的。須知道我們這幾個人和苗先生的關係，要比本地人深切得多，我們都是苗先生一手訓練出來的學生，他待我們甚至比他自己的兄弟姊妹還要好，若是在他出了甚麼意外，我們大家也就完了！」——東全說到這裏似乎也有點動了情感，喉嚨有些顫動，停頓了片刻，他又接着說：

「我提議我們現在都去睡覺，很鎮靜的等到明天早晨，說不定在那時甚麼事情都沒有了，苗先生笑臉痛的，和往常進城一樣，帶着一大筐梨回來給我們吃！」

「我相信這是這樣！」——綉如。

「我們實在經不起一點事情，尤其是梅子，那樣容易情感衝動，苗先生不過進城去了兩天，就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嗎？」——蘭昌見風轉舵，換了口氣。

「還說我大驚小怪？看看是誰大驚小怪呢？」——梅子的氣憤似乎還沒有完全消逝。

「好吧，就算我大驚小怪，我們的梅子小姐樣樣都好！這總行了吧？」——蘭昌說完就回到自己房裏去了。

「我們都去睡覺吧！」——綉如也跟着回到自己的房裏去了。東全、漢文等也正從房裏出來，走到門邊，忽聽有人叫門，原來是龐大爹和龐小弟打着燈籠從外面進來。

「苗先生還沒有回來嗎？」——龐大爹一面用袖子揩了擦臉上的雨水，一面把雨傘裏着注子放下。

「還沒有呢！龐大爹。」——東全、漢文等迎着回答。

「我帶了兩個西瓜來給你們吃！」龐小弟把燈籠順手掛在牆上，然後把兩個切頭大的西瓜擺在廳堂的桌上。

「龐大爹又送給我們西瓜吃，真是太不敬當了！」——梅子從房裏笑着迎了出來，秋紋也把房裏的油燈拿了出來。

「這是最後一批西瓜了，再不吃也要爛了，又是這麼大的雨天。」
「這倒也是的。」——綉如說完到廚房取了菜刀，把兩個西瓜切開，大家圍着桌子吃。

「苗先生到這時候還沒有回，我想一定是明天早晨回來。」

「我們大家都這樣盼望着。」——梅子。

大家一面吃西瓜，一面閒談着。雨漸漸的小了。梅子發見對面平原裏有一星火光朝村裏蠕動，於是她跑到廊下大叫起來：「這一定是苗先生回來了！」大家也都興奮的跑到廊下探望。已經睡了的劉昌也從床上爬起來。

火光愈走愈近了。大家興奮得說不出話來。熱情的少年龐小弟忍不住拿了燈籠就往門外跑。梅子也忙跟了出去。

「火光已到了村口。」

「是苗先生嗎？」

沒有回答。

「是苗先生回來了嗎？」——梅子用手裏尖銳的嗓子叫，依然沒有回答。
兩個燈光相距只有二三百步了，龐小弟又放開嗓子喊了幾聲，這一回有了回答，但聽得出來是小巷的聲音。梅子聽了心裏馬上緊張起來，以為小巷在中途將苗先生接了回來。

越走越近了，已經看出得出前面只有小巷一人朝這邊蠕動。

「怎麼沒看見苗先生？」——梅子驚訝的問。

「不，那後面不是還有一個人嗎？」——龐小弟用手向前面指。

近了，近了，一直等到小巷到了她們的身邊，纔證明了苗先生沒有回來。

「苗先生呢？」——梅子的聲音顫動。

「怎麼苗先生還沒有回來嗎？」——小巷用着疲倦的聲音反問。

「小巷，快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姑在校門口勸龐大爹，東全，漢文等忙把小

李擁進了禮堂。小巷，猶如了身上的雨水和汗水，用嘶啞的聲音向大家說：

「日本鬼子昨夜的竊進了縣城，城裏現在亂得很！我沒敢進城去，我只走到東門，看見許多鬼子站在城門口檢查行人！城脚下盡是些死屍！真怕人！披裹昨天燒了一夜」

「難怪今天天邊沒有亮的時候，我看見城裏那邊天上起了一片紅雲呢！」——龐大

「我不是告訴過你們呢，昨天夜裏我明明聽到炮聲呢！」——龐昌。

「小李，你快告訴我們吧，苗先生究竟怎麼樣了？」——梅子急着問。

「對了，你到底見着苗先生沒有？」——秋紋更急着問。

「我壓根兒就沒有見到苗先生！」

小李這句話好像是一盆冰冷的水澆到每個人的心坎，梅子聽了回頭就走進自己的屋子伏在床上咽泣起來。大家沉默着。風雨打着窻紙沙沙地響。小李站在他們中間也不知怎麼是好，只見他身上的雨水一滴一滴流在地下。

「小李，你快回去換衣服吧，今天辛苦你了！」——龐大這句話突破了禮堂的靜寂。

「也真奇怪，我在東門，碰到王麻子從城裏出來，他明明告訴我苗先生在下雨之前就回來了！他媽的麻子，他又騙老子了！」——小李咕噥着走出了校門。

燈籠裏的蠟燭快完了。

「龐大爹，您今天太累了，也請回去休息吧！」——東全說着就順手把掛在牆上的燈籠遞給龐小弟。

「我實在不放心！」——龐大爹說了又在禮堂裏徘徊着，最後龐小弟又提醒他燈籠快要滅了，他纔說：「諸位，明天見吧！」

龐氏父子走了以後，東全、漢文、爾昌也都回到自己的房裏去了。綉如把油燈端回梅子的房裏，同時又安慰了梅子幾句，然後燃了一根紙捻子回到自己房裏安睡了。秋紋一人在廊下踱來踱去，彷彿有甚麼心事，黑漆的天空裏閃出幾絲電光，接着一聲巨雷，幾乎把屋子都震動了，秋紋有點恐怖起來，便走進了屋裏，只見桌上的燈光，被風吹得忽明忽滅，梅子依然伏在枕上啼泣。

「二姐！」——秋紋坐在梅子的床邊，撫摩着梅子的頭髮，——「二姐，你安靜下來吧，我相信苗先生不會有甚麼危險的。別哭了，還是早點睡吧！說不定明天早晨我們要離開這裏呢！」外面又是一聲巨雷。

「苗先生不回來？我到死也不離開這兒。」——梅子翻過身去，嗚咽的說着。

「真——日本鬼子到村裏來了，怎麼辦呢？」——秋紋。

「我們不會把他們打了出去嗎？」——梅子

「你又說小孩子的話了！這行出去？談何容易！」

「小孩子的話，難道只許鬼子殺進來，就不准我們殺出去嗎？」

「自然我們也可以殺了出去，但是……但是我們今晚總不能殺了出去吧？……所以我們現在這裏要睡！」——秋紋以哄騙小孩子的辦法來哄騙梅子。

「苗先生不回來，我睡不着！」——梅子又翻了一下身子。

「甚麼？苗先生不回來你睡不着，你未免太痴情了！」——秋紋說着放聲大笑，要得梅子滿臉通紅，但仔細一想剛才的話的確痛癢，便以反攻的口吻說：

「你怎麼罵我？」

「你怎麼罵我？」

「我說你痴情不好嗎？」

「還說！你這個東西！」——梅子氣極了，拿起一個枕頭就往秋紋身上扔去！

「呵！今天幹嗎這麼大的脾氣？又不是我叫苗先生不回來！」——秋紋說了也就氣憤的倒在自己的床上睡了。梅子便又嗚咽的哭了起來。

「窗外的雨更下大了，風也緊了，梅子在床上翻來覆去，輾轉不能成寐，眼淚裏怎麼也擦不開苗先生的形影，有時坐在床上癡想，有時了床邊着，有時走到廊下眺望，有時彷彿聽到苗先生在叫門。

這樣不安定的渡過了生夜。

秋紋胡思一陣之後，便也蒙眛的睡去。她彷彿看見苗先生笑嘻嘻的從前面進來，走進來就坐在梅子的床邊，密密的說着話，但對她卻未注意，她氣極了，便從床上跳了起來，把抓住梅子，大鬧起來，弄得梅子沒有辦法，於是梅子便對她說：

「秋，我並不是不歡喜你，但是你要我歡喜，就必須聽我的話，我不歡喜一個前進的女子擦胭脂抹粉，尤其不歡喜她燙頭髮，穿高跟鞋！」——秋紋辯駁。

「那髮梅子還抹口紅呢，您為甚麼不擦她好粉？」——秋紋辯駁。

「梅子不好的地方，與一般的貴備她，但經我一指責，她就改正，可是你呢？我怎麼說你也不信！」

「哼，她改正，她改正個甚麼？昨天他還穿着一件紅花旗袍去『趕集』呢，弄得許

多麼下人都圍着牆看熱鬧，我認爲這對於我們農村的名譽大有妨礙！

「是的，這些事情我都知道，梅子她已經答允了，以後再不做我不歡喜的事情。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孩子！」

「好，好，甚麼都是梅子好！」秋紋氣憤的走了出去。梅子即走過來安慰鐵生說：「黃先生，不要理她，我們到野外散步去吧！」說完就挽着鐵生的胳膊往外走。這樣更把秋紋氣極了，便回到房中倒在床上放聲大哭。越哭越傷心。

雞已經叫了，但夜裏還沒有離開人間。在危弱的燈光中，梅子還是熱情的期待着鐵生平安的歸來。有時她靜靜的站着傾耳細聽，聽不到一點有希望的聲音。這時，她彷彿聽到遠遠的傳來一二槍聲，這些槍聲似乎越來越近，愈來愈密了；她有點恐怖起來，同時又聽到秋紋在床上就喚大哭，知道她是在做夢，便忙把她叫醒。秋紋坐了起來，揩了揩眼淚，見是梅子坐在她的牀邊，又憤恨在枕上大哭！

「我知道，你又做了甚麼惡夢呢！」梅子又替秋紋扶起說：你聽！「外面的鑼聲！」秋紋聽到一鑼聲，精神醒過來，揉了揉模糊的眼睛，見一燈如豆，景象依然，梅子坐在她的牀邊，淅涼的風雨中夾雜着幾聲鐘聲，她纔知道剛纔又是做了一場大夢！

「沒有呢！你聽外面的鑼聲！」

秋紋這時也有點害怕，兩人便出去把東全、漢文、兩昌、榜如都叫了起來，大家聚集在廊子下朝朝的方向，探望。依然是一片黑暗的原野。

「又是叫了，但是天邊還沒有一點曙光。」

「是不是日本鬼子來攻打我們的村子？」——秋紋靠緊着兩昌問。

「這回說不定！」——兩昌有點故意的誇大其詞。

「我看我們還是趁早離開這吧！我可受不這這種驚慌！」——秋紋又向榜如咕嚕。

「你們不要害怕，我敢保證敵人決不敢來攻打我們的村子，而且他們現在佔領了我們這種村子有甚麼用呢？你們儘管放心好了！」——東全很鎮靜的向大家說。

大家又紛紛的揣測了一番。

果然於黎明前的邊了，息了。這出乎衆人的意料之外。風雨也止息了。東方並且吐出微弱的曙光。

「只有鐵生的叫門聲，誰都聽得出是苗鐵生的聲音，大家都像瘋狂似的衝進門去，大家劈頭一跌，原來鐵生跌倒在泥濘裏，他的一身衣服，都弄得很髒，大家不要慌，請你們把我扶進去，我的腿受了點小傷，但苗鐵生上氣不接下氣的喘着。」

「他推開了幾盞，給他脫去了沾滿泥的外衣，換上正襟束的服裝，棉絮，百被紋綉，如他的傷口消腫，痛楚，幸而他的傷不嚴重，鐵生是左腿主體，一處反折，了一小塊肉，不過他確已疲乏不堪，幾乎話都說不出來的。本來，苗鐵生身體是極其瘦弱，梅子，秋紋等在背後都稱他為『甘地』，這並非說他的主張和甘地一樣，而是指他的身體瘦弱有如甘地。現在經過這一番苦鬥和辛勞，當然有不能支持的現象，但兩目依然炯炯有光，一如平日。」

「您要吃點甚麼嗎？苗先生！」梅子坐在他的床邊輕輕的問。他搖了搖頭，閉上了眼睛，似乎睡了。東全便輕輕的叫大家離開寢室，讓鐵生安靜的休息。這時天已大亮了，操場裏擠滿了探聽消息的鄉下人，他們正在紛紛議論，見東全、漢文等從房裏出來，便都擁了過來問東全。龐大爹老早就靜立在房門口。梅子到房邊親切的問：「不要緊，現在已經睡了。謝謝您，龐大爹！」

「謝天謝地！」龐大爹又從門縫裏往裏面望了望。誰呀？——鐵生閉着眼睛在床上問。沒有誰。」梅子房門口答。我彷彿聽到是龐大爹的聲音叫他老人家進來坐。」鐵生在床上睜開了眼睛，「您應該好好的休息一下，苗先生，您太辛苦了，城裏怎麼樣了？總算菩薩保佑，您平平安安的回來了！」龐大爹不待講，早就跨進了房門。鐵生似乎要坐起來招呼龐大爹，但梅子將他攔住了。

「您請坐。」鐵生輕微的把手抬起來。您別招呼，我看您一下就出去。」龐大爹疲憊的將鐵生週身打量了一下，就向梅子輕輕的說：「苗先生的精神倒很好，不像受了傷的樣子，你知道傷在那兒，梅子小姐。」

「在左腿上。」

「謝天謝天，幸而在左腿上，若是在右腿上那可不得了！是餘子打的嗎？」

「是的。幸而子龍走旁邊避了過去，所以傷還不重。」

「阿彌陀佛，若這子彈穿過去，那可了不得！」

「爸爸快出來吧！辟瘟苗先生靜靜的休息呢！」

「梅小弟在外面喊著。」

「梅子把龐太爺送出了廣門，自己他正打算出去，忽聽鐘生輕微喚了一聲『梅』，她又趕忙回到床前，鑽出握著梅子的手，斷斷續續的說：——

「我……幾乎……看不見……梅……」——梅子聽到這句話，心裏一酸，忍不住流下淚來，但又不能哭出來。

「我被日本鬼子捉去關了兩天，魁先！他們把我鞭禁起來，逼我出來做他們所謂的『維持會』的會長，叫我加入他們所謂的『共榮團』！但我死也不肯答允，他們就用種種的刑法來拷打我，你嘗我的腦髓，胳膊上，還有他們打的傷痕。」——鐘生正美解開內衣給梅子看的時候，秋紋從外面走了進來，被稜面孔向梅子說：「二姐，還不快出去！讓先生好好的休息一下呢！」——鐘生忙著說：「不要緊，你們倆都在這坐坐。」

「不，我不坐，想聽說少說話，多休息是！」——秋紋說着便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唉！秋紋還是這樣小孩子脾氣！」——鐘生做嘆着。

「梅子一言不發，靜靜的，鐘生又繼續的說：——

「我進城的時候，城裏還很安靜，我就到教育局長王克清先生那邊去打聽消息，不料到半路的時候，街上已經亂起來了，我便和王先生騎了出去，可是已經走不下了，原來已經有二百多敵人的便衣隊早已混進城了，我又和王先生拆了回去。馬上街上斷絕行人，挨家檢查戶口，三句話不封，就開槍，唉！真不知死掉多少姓王的老百姓！我躲在王局長的廚房裏，怕被他們拖了出來，後來又帶到他們的司令部去問話。我本來說我王大人倫，不知那個漢奸說我是苗鍾生，說我深得本地人民的信仰，連『二下』可憐了，鬼子便逼我出來做『維持會』的會長，向我請了許多『東亞新秩序』的鬼話！後來見我沒有答允他們要求的希望，便把我關在塔棚一帶黑屋子裏，叫了一便傷寒死的把我看

假使許青蓮的師生之間又很少見到他們這樣的親密。因為他們之間這樣的微妙，引起了同志中不少的猜疑和忌妒。

梅子的身世，也的確容易引起人們的憐愛和同情，尤其是她那雙水晶球似的眼眸，那波瀾的烏雲長髮，那可驚動立的過去，她離世二十餘年，但已飽經人間滄桑。十六歲的時候，她剛從和神學業，一時真情感和虛榮所蒙蔽，在望海會演電影明星所騙，與他結婚，但不到半年，那位明星另有所歡，便把她遺棄了。梅子生得一副高傲的脾氣，既然丈夫另有所愛，就氣憤的帶着那還沒有滿月的嬰兒回到南京的娘家。母親畢竟是母親，過一切愛的源泉，不但不責備她的荒唐，更給予她溫暖慈祥的安慰。不過長年寄住娘家，終非長久之計。一日，見報載中基農村建設會北平區區聘請村校實踐習生的廣告，她便將嬰兒付託給母親，隻身北上投考。因為在校還要歌詠和表演，而且二般的常識也相當豐富，她就很容易的獲取了錄取後就被派到這冬不老村來受訓練。二年期滿，很得校長苗鐵生的器重，就被留校當指導員。當她剛下鄉的時候，還難逃不染繁華都市嬌女的浮華習氣，後來經過苗鐵生指導勸導，竟變成了一個前進的青年。更因為她愛好歌詠和表演，所以常常和鐵生接近，因為鐵生除了主持農藝工作外還兼愛一般藝術的訓練，使鐵生和梅之間無意的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情感。

但是這引起了同志們不來的猜疑與嫉視，尤其是秋紋的忌妒。因為全校只有梅子秋紋，秋紋如三個青年女子，秋紋如天性沉靜而且又是不能外露的，所以比較活潑可愛的只有梅子和秋紋了。

今天鐵生剛一回來，梅子就在他的房裏就這麼久，而且現在房裏沒有一點聲息，更引起秋紋的不安。

秋二姐！二姐！二姐！秋紋就在房門口喊。

「唉！是怎麼事？你這梅子從房裏跑出來。」

「苗先生怎麼樣子？你老就在裏面幹甚麼呀？」

「輕輕點聲音，他剛睡着，我因為怕驚醒了，所以不敢出來。你有些甚麼事？你說！別老是這樣嚇唬我。」

「秋紋帶着這種的緊張，臉上的神氣，說定就走了。」

大家見梅子從鐵生房裏出來，便都圍了過來問長問短，梅子似醉似癡，說着說着就走了。

大家對樂福底大體底來問答他們的問題。這時秋紋和露昌即站在走廊下不知在咕嚕些甚麼。

「太闊已經起來」文多高了，照例是發題校升旗的時候。東全從對面走過來問梅子，「不仲苗先生睡醒了沒有，我想進去問問今天是否升旗，免得大家都在這兒候着。」

「好極，我們過去看看。」梅子。

的確，梅子這班人在這冬不老村裏做了些很有意義的事情，譬如每天召集全村的人到這廣場裏舉行升旗典禮，這就是很有政治意識的工作，並且樂道機會還給他們燃着些時裏，就地方上的公益事情。這對於村人的團結與發展是很有力量的。

梅子和東全一同到升旗生的房門口，梅子輕輕的推開了門。

「誰呀？」

「梅子。」

「進來。」

「東全問今天是否舉行升旗典禮？」

「當然照例升旗，這事，梅子說得很充分的說。」

「那麼我叫他們準備升旗。」

「不過等一等，東全才請你叫黃文、劉昌人轉知他們都過來，我有話和大家說。」

梅子聽着就把身子抬了起來，梅子忙走過去把枕頭給他做靠墊。

東全便去通知黃文、劉昌等。

梅子平常做事，很有民主精神，事無分輕重大小，總喜歡和他的幹事商量，所以他的推行工作很得大家的合作。若其是東全、黃文、劉昌、梅子這幾個人，對他俱崇拜，很佩服。因為他們雖然僅限他在這裏受了兩年的訓練，雖然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梅子對於他們也有充分的信任和無限的期望。

「梅子。」

「你發了一個飽。」

「梅子在覺得好一點嗎？傷口還痛嗎？」

「休息了一下午，精神好多了，腿上的傷似乎沒有多大關係。請你把領帶給我揭開吧。」

梅子正在揭領帶，秋紋走過門口向裏裏轉了一下，見梅子又和裏面，就故意的避開。

不料給鐵生看見了，便忙湊說：「怎麼不進來呀？秋紋？秋紋明明聽見，却假裝沒有聽見，仍然往禮堂外面走去。梅子也趕了出來喊她，她還是不理。」

「秋紋又不常在關甚麼氣？」梅子回到房中很不高興的說。

「她就是還氣一副小孩子的脾氣，別急，過好了！」鐵生安慰着梅子。

「小孩子？她總不是小孩子呢！她今年已經十九歲了。您以為她還小嗎？她若是這樣發脾氣的，我實在受不了。昨昨晚上她又和我鬧了一夜！」梅子說到這裏就生氣，坐在床邊，兩眼直望牆壁。

「她昨夜和你鬧了，這孩子真不該！我陪着她說話，你別生氣。這孩子鐵生撫摸着梅子的手，臉上滿是笑容。」

「說她？她總不聽你那一套呢！」梅子停了一會，又繼續說：「我這後幾年的教育，她果真是什麼畢業了？」

「可是她有文憑。」

「文憑不會假造嗎？其實現在造假文憑的人太多呀！」

「我覺得一個青年有無文憑？畢業或沒有畢業，已和我看倒沒有多大關係。最要緊的是否努力上進，能否刻苦學習？老實說，秋紋的天資很不錯，可惜就是習慣太壞了！」

鐵生說着慨歎不已。

「您知道她父親是幹甚麼的嗎？」梅子彷彿對於秋紋的家世發生很大的興趣。

「她不是說她的父親是一個銀行家嗎？」

「銀行家！她的父親是一個唱花旦的！」

「唱花旦？這我不知道。怎麼怪秋紋的舉動也有些舉動的味道？」

「簡直是唱花旦的味道！」梅子又插了一句。

「這我倒不必管她。她再拍馬，拍馬也拍不進我的唱戲的也是人，不一定要出身低，只要她會唱，將來必能重振做番樣去拍馬。」

「您若肯向梅子去說，您看，她將來怎麼也逃不了唱花旦的下場呢！咱們陪着她吧。」

梅子說到這裏，東望西望，滿臉愁容，都進來了。鐵生就在這坐起來，向大家招了招手。

「梅子，你在說誰有股唱花旦的味道？」

「梅子這一句話把大家全都引笑了。」

「我說你太笨了，太太有股唱花旦的味道！」梅子這一句話把大家全都引笑了。」

「梅子，不許這樣開玩笑！」——鐵生止住梅子。
「我正已不得消一位如花旦的做我的太太呢，就換我沒有這個福氣！」——梅昌說
幾天家又笑了。

「都來了嗎？」——鐵生發見秋紋還沒有到。「怎麼秋紋沒有來？」
「她說她有點頭痛，叫我向公公告假。」——梅昌。
「梅子，請你去請她來吧，今天的會太重要了。」

「我想還是請梅昌去請她吧？」
「梅昌麼？他要鐵生請她呢？」——這不是怪事嗎？——「梅昌帶着抗戰的聲色。」
「還是你去一趟，梅子！」——鐵生最後強調着說。

梅子終於把秋紋從床上拉了來開會。鐵生見秋紋也到了，便很乾脆的向大家說：「現在敵人已經佔領了縣城。國軍爲了策略的關係，已往後撤退。我們這兒離城只有四十里路。今後的工作恐怕要受到敵人很大的威脅。我們這一羣應否撤退，或改變工作方式，請大家發表意見。」

「我們應該即再撤退。」——敵人既然佔領了縣城，我們的工作決無法推動。」——梅昌。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撤退！我們的工作是革命的工作！革命者應該和帝國主義決鬥，雖然不河中途投降就撤退！」——漢文。

「不過我們革命應該適應環境，假使環境不許可而我們還要繼續下去，結果必會失敗，其實我們這一效果後退，并不能說是完全撤退，不過是更換工作環境而已。」——梅昌說。

「我認爲我們的工作不能撤退。不過有一部分的同志似乎非離開這兒不可，比如黃先生，程雅敏，很想把槍抬出來做個模範。」——秋地方黨持會的會長，在這種情形之下，黃先生非走不可。」——梅子。

「肩裏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可是在梅子說話之後，停頓了半天無人繼起，鐵生向梅子的臉色上打量了一下，然後指指黃全說：——

「我沒有甚麼意見，不過我很同意梅子的話，黃先生應該馬上離開這兒。」
「你呢，秋紋？」

「我沒有意見！也不配發表甚麼意見！」——秋紋冷冷冷嘲的說出這兩句話，但每

個字都似乎帶着很尖銳的諷刺。鐵生聽了，臉色頓時板了起來。本想大罵一頓，但仔細一想，當着這些人罵她，真一她不肯接受；反更胡鬧起來，倒不如暫壓忍耐，待將來有機會再說。

「好久沒有人說話。」

「我也覺得苗先生離開這兒，不過我就怕苗先生一離開這兒，這邊的工作就完了！」——漢文突發了當時的僥倖。苗先生說的話是對的，那麼我們在這兒的工作可以說完全失去。漢文，那個不見得。假使你說的話是對的，那麼我們在這兒的工作可以說完全失去，我們也正上了一般人常說的「人亡政息」的覆轍。我深信，只要有真人在這兒負責，不一定要我，這兒的工作是決不會停頓的。因為這兒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鐵生老百姓也都受了嚴格的訓練。」鐵生說到這兒，顧昌忙接腔說：「苗先生這話很對。鐵生沉思片刻又繼續說：「我現在還沒有決定。我倒很想留在這兒，因為今後的工作必定較過去更有意義。這會更有責任。」

「恐怕不能留在這兒！無論如何也得走！」鐵生的話還沒說完，梅子就搶着說：「對了，苗先生一定要離開一下，不然鬼子不會放鬆的。」——顧昌全。

「廣播橋事變發生的時候，總會就有好幾份電報給我，叫我到重慶去。但是我離開這兒以後誰來代我負責呢？」鐵生躊躇着問。同時將目光掃射到在座的每位。

「我覺得顧昌同志就可以代理您。」梅子。

「我希望梅子不要拿人開玩笑，則我沒有這份本事。」則我非離開這兒回家去不可！」

「對了，顧昌早就說要回家去討媳婦呢。」——梅子笑着補了這麼一句。

「討媳婦？」——鐵生驚訝的問。

「梅子，請您不要和我開玩笑好不好？苗先生，請別信她胡扯，我因為昨天接到家信，說家母病重，叫我回去一輪。」——顧昌有點急了。

「那麼我看就請東全和漢文在這兒負責吧！」——鐵生躊躇了一下之後說，但剛一說完，東全就站起來說：「我可不行！漢文一個人就行了！」

「請你們兩人共同負責，都不必推卸。我不過是暫時離開這兒一下，三兩個月後說不定再回來，而且我在這兒的工作方針今後應該改變一下，我們應該展開這四鄉的

游擊工作。所以我也寧願全。漢文兩位同志不必推却。國家在此生死存亡之秋，我們個人沒有自由，只有服從命令。」——鐵生說完，空氣馬上靜重起來，誰也不肯繼續說話，要說話的願望，只有總會，但又靜了下來。

「那幾個人究竟留在這兒呢，還是跟苗先生一塊兒到後方去？」

「我可不願意到後方去。我在這兒還可以多學習一點東西。」——梅子。

「我打算跟苗先生到後方去。」——兩區。

「我願意跟苗先生到後方去。」一個人要讓兩區，甚麼地方都是一樣，何不掬前方或後方！」——秋紋的語氣似乎有點與梅子對立，而附和兩區的意見。

「我已經決定將所有的女同志都帶到後方去，男同志隨便，願意就在這兒的就就在這兒，不願意就在這兒的，都可以同我到後方去！」——鐵生用命令的口吻說出之後，向不肯多話的綉如突然站了起來。

「苗先生，我今天可要違抗你的命令，我不願意到後方去！」——說時她的臉色已漲得通紅。

「你爲甚麼不願意到後方去呢？」——鐵生問。

「我怕到後方去毀了我自己。」——綉如這句話使大家愣住了半天，房裏的空氣頓時沉靜下來，後來還是綉如接着說：「我並不是說到後方去不好，不過我總覺得在前線磨練的機會要多得多，而且這一年的抗戰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很想把這放抗戰的洪流中滾鍊一下。」

「綉如既有這種志願，苗先生就不必勉強她吧！」——陳金似乎和綉如站在一個立場。

「那也只好那家你們三位就好好地留在這兒幹吧！希望你們今後能有更好的成績。可是你們要愛惜一點，那就是千萬不可與本地的老百姓脫節，任何工作必須和他們達成一致。」

「對苗先生說，我也愛留在這兒。」——梅子說這句話的時候，她的目光完全集中在鐵生的臉上。

「我不。我想你還是和我一塊兒到後方去。」——鐵生輕輕淡寫的說，而梅子也沒有再進一步的要求。陳金就提議出去升旗，恐怕梅子不在外面等候太久了。於是大家都走出了房門。

「秋紋，請你攙我出去。」——鐵生從床上下來。

「還是帶三姐去吧！」——秋紋說着獨自走了出去。

衆人見梅子扶鐵生進子操場，一陣熱烈的鼓樂，之後，鼓樂齊奏的精神，響入雲霄的軍號，莊嚴光輝的國旗升入蔚藍的天空，廣場，廣場，禮畢，鐵生步入講台，衆人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見每人拿着自己的武器，而且羣衆的精神和情緒均較華莊更緊張，他異常興奮的說出以下的話：

「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

我從前曾向大家說過，說不定哪人有一天會打到我國境來，果然現在敵人已經佔領了我們的縣城，眼看我們的家鄉就要受敵人的蹂躪了！我們現在除了抵抗以外，別無生路，我們決不能再容許敵人踏進我們村裏一寸土，現在我們的聰明智慧和敵人決鬥，積極的，我們要把敵人逼到絕境，敵軍所有的失地，清一色的，我們要不敵敵人的願，不給敵人若得，不要讓給敵人，不要讓敵人做莊，在表面上，我們要裝做是無知無識的愚民，但在實際的工作，我們人人都是聰明勇敢的戰士！我說這些話你們都懂得嗎？」

台下的一羣羣都回答「懂得」，這聲音震響了天地。鐵生繼續說：

「我現在要告訴你們的是：敵人知道我在這兒，很得到本地父老的爱戴，所以他們現在更強迫我出來做他們所謂的水陸維持會的會長，換句話說，就是做他們的傀儡，走狗！你們想我能做這種危害國家民族的事情嗎？所以不得已，我現在只好離開這兒暫時避一避。待一個相當的時間，我再回來和你們共同奮鬥！在我們離開這兒的期間，我有請龐大爹做我們村裏的鄉長，並請周東全、孫漢文、王德三位同志幫助他老人家領導我們村的幹！你們贊成嗎？」

衆人都說「贊成！」

說到這裏，龐大爹忽然舉起手來，鐵生便停住自己的話，問：「您有甚麼要說的嗎，龐大爹？」

「我，我，苗先生，我實在負不了這個責任！」——龐大爹還沒有說完，鐵生又接續說：「我們希望龐大爹不要讓，鄉長這一席，除了他老人家沒有別人可以應任，我

以我們一定要請他老人家出來負責，大家贊成嗎？」羣衆一致回答「贊成」。

「好！最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這國旗是國家的代表，所以我們每天升旗就是表明我們未嘗忘記我的國家，我希望我們的國旗能够永遠在我們冬不老村飄揚！」

鐵生說到這裏，衆人正在歡呼鼓掌的時候，龐小弟忽然從村外跑了進來向鐵生報告：「苗先生，現在有七個鬼子兵，全副武裝，到村裏來了，敵是要檢查我們這兒的戶口，是城裏高麻子帶他們來的！」

衆人聽了龐小弟的報告，有點驚動，都在交頭接耳的交換意見，但鐵生絲毫未動聲色，很鎮靜的向衆人問：「現在據報有七個敵人，一個漢奸，到村裏來檢查戶口，大家看應該怎麼辦？」——這問題發出，衆人中間忽然叫出「活埋」二字，接着全場都叫

着「活埋」！——活埋與「情緒緊張熱烈」！

「活埋」是北方鄉村對付「壞蛋」的一種報復手段，在從前軍閥當道的黑暗時代，有些土匪式的軍火常常湧到村裏去行劫，人數多的時候，老百姓只有惟命是從，要錢給錢，要糧給糧，但是遇到人數少時候，只好給他們一個毒辣的報復，在曠野挖一個數丈深的大坑，連人帶槍，把他們全數活埋！在外表上一點都不露痕跡。這種手段似乎有點不「人道」，但是以之對付姦淫擄掠的敵人，是再合適沒有的。

鐵生聽取了衆人的意見，就叫龐小弟去引他們到這兒來。鐵生同時又向東全、漢文幾個重要份子發出幾個密令，叫大家把所有的武器都暫時收入禮堂，然後叫大家團團的圍成一個大圈。

片刻，高麻子，縣城裏有名的土匪，穿着馬褂，戴着瓜皮帽，滿身的臭酸氣，領着七個鬼子兵，得意洋洋的向農建校的操場裏走來。

「立正！」——漢文很嚴肅響亮的叫出，衆人迅速規律的立正之後，鐵生滿臉堆着笑容迎了出去，高麻子很高興把苗鐵生介紹給敵兵一一握手，敵兵原先是以射擊的姿勢步進操場，後見鐵生和羣衆都這樣客氣，便也改變了姿態。

「現在我們請苗先生和各位訓話！」——接着就是一陣激烈的掌聲。鐵生引着高麻子和敵兵深入衆衆的中心，這時衆人的血淚沸騰！沸騰到頂點幾乎要爆裂！鐵生叫了一聲「動手」！站在前幾排的少壯農民颯風似的分頭把敵兵死死的抱住，衆衆一湧而上，將他們纏了綑，一個個的捆了起來，抬到村外的荒野裏活埋了！

舉畢，村人恐怕敵人要來報復，又重新聚集在農建校的操場裏，商議了進一步的抵

挑辦法，并且擁護着龐大爹、周東全、張漢文、王勝如等分別宣戰就職。全體村民，無分男女老少，都誓死保衛他們的羣鄉，與敵人抗戰到底，并情緒之熱烈、堅強可以感動天地鬼神！苗鐵生站在升旗台的中心，指着陳列在面前閃閃發亮敵人身上繳下的槍械、彈匣、彈藥、彈殼、……

苗鐵生說：「現在放在我們面前的僅有六枝步槍，七枝手槍，一架手提機關槍，和這本村原有的十四枝步鎗，一共只有二十八件武器，但是我們要好好的利用他們，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能够奪取敵人更多的武器！我們要以牙換牙，予打擊者以打擊，我們要利用敵人的武器打擊敵人，收復我們的失地，爭取全人類的自由解放！」

鐵生說到這裏，豆大的汗點從他的額角上滲出，灼灼的日光中射出兩道火線，把全場的人們都燃燒成了一片，再加上正午的強烈太陽的熱力，全場的人們似乎都變成了一個堅硬的鋼鐵！

【二】

陰曆七月底的天氣，正是「秋老虎」樹威風的時候，這時人們在塵土飛揚的道路上走着，強烈的日光曬着，真有如走入了熱烘烘的蒸籠！加之，消息一天天的惡劣，敵人一層層的包圍，縣城裏到處貼着通緝苗鐵生的告示，在這樣的環境中，苗鐵生率領着梅子、秋紋、兩昌、羅小弟，離開了冬不老村。

誰也料不到龐大爹的獨生子羅小弟會跟着鐵生一同走。他今年不過十四歲，剛從小學畢業，龐大爹像命根似的疼愛他，因為他老人家勞苦了二生，直到五十六歲纔得了這小寶貝。這孩子活潑，聰明，學習的能力也很強，自從進了苗鐵生的農建校，各方面更顯着迅速的進步。不知他爲甚麼這樣逗人愛，幾乎村裏無一人不歡喜他；長得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睛，黑紅色的皮膚，只可惜身材太矮胖了一點，這或許是受了龐大爹的遺傳吧。

鐵生這一羣懷着高度的熱情與極大的希望到大後方去，尤其是羅小弟真是說不出的興奮和愉快，因為他從來沒有離開過冬不老村，這一次出來就好像是一隻突破了籠的小鳥，飛到了自由的天地！他們這一羣，人人憧憬着大後方的一切！

找不着任何交通工具，他們惟有靠着自己的兩條腿走。背着敵人的砲火，偷過了敵人的陣地，他們不知甚麼是危險，甚麼是辛苦！在強烈的太陽下走了一天，找不着一口

水，實在渴得心裏都要燒着的時候，他們就跑到河溝裏去飲些污濁的涼水。有時走了幾十里地，不見一個人，到處都是死屍和野狗！

這次路上使鐵生最操心的不是年幼的廝小弟，而是軟弱的丁秋紋，她雖在地下住了兩年多，但平時從來不肯走路，有車必坐車，無車也得騎牲口。這一次她總算吃苦了。恐怕她自出娘胎以來沒有受過這種罪！所以這幾天她幾乎無時不在怨天尤人的咒罵，同行的人對她真是膩煩極了，比較和她接近的爾昌，這時也被她纏得沒有辦法！鐵生畢竟年長，而又是她的先生，在別人不睬她的時候，他却哄着她，有時如哄小孩子一般，在她面前造成種種的幻想，叫她憧憬着了後方可以看見許多的光明。

梅子與秋紋不同。她是一個非常愛面子的女性，好勝心很強，從來不肯在同伴面前暴露任何弱點，尤其在男人面前。她在心裏這麼想，但在口裏決不這麼說。譬如這一次的長途跋涉，在內心她也感覺相當的辛苦，但在行動上她却做得毫不在乎的樣子，從來不說一句怨言。秋紋坐在地下不肯前進的時候，她反而很活潑的勸導她，給她種種安慰，雖然在內心她和她永遠是籠罩着一層黑影。

梅子對於鐵生，一路上更是殷勤侍奉，可謂盡了弟子之道。鐵生腿上的傷口，雖開冬不老村的時候本來還沒有好，經過了這幾天長途的行走，似乎有轉劇的現象，幸而梅子沿途給他不憚煩的洗滌包裹，所以近日也漸漸痊癒了。飲食起居，更是轉別的照顧週到，甚感送水呀，添飯呀，洗手巾呀，疊被褥呀，梅子都非常細心。有時鐵生顯着疲勞的時候，她便過去和他閒聊。秋紋也何嘗不想獻點殷勤，但是她看見梅子老是貼在他的身邊，做出包攬一切的神氣，她就不高興去染指，其實鐵生倒無所偏愛，任何溫暖的友情他都是一樣的欣賞，接受。也正因為這個緣故，使梅、秋之間永遠不能融洽。

爾昌今年二十一歲，是夥伴中外形長得最漂亮的一個，眉目面龐都很清秀，嫩白的皮膚，細長的身材，頗有女性的味道，加之平日又愛修飾，所以同學們給他一個外號，叫「梅蘭芳」。他本是世家子弟，家道雖已中落，但現正還有幾個錢，父親去世之後，母親早就給他娶了妻，而且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爸爸。

他投考農學院的動機，說來也頂有趣：有一天他從中山公園出來，走到西長安橋的時候，看見一位很漂亮的摩登女郎，他的心弦有點顫動。便尾隨在伊人之後，一直跟到西四牌樓，見那女郎進了一座大廈，就是農學院招考練習生報名地方，於是他也大膽的跟了進去，那女郎認了名，他也跟着認了名，她向他瞟了一眼，他便裝之一笑，

因之相識。

那女郎就是今日的丁秋紋。足見爾昌對於秋紋蓄意已久，但是秋紋從未向他表示過態度，偶爾給他一點「甜頭」吃，亦不過應酬而已，譬如給他做件毛衣或打雙手套甚麼的，然而這是一般時髦女子的交際手腕，假使這就認為愛的表示，那未免有點「誤會」了。可是爾昌始終誤會了秋紋的意思，他以為她雖然沒有明白表示，但似乎已經「默許」了，所以處處都以她的宛人自居！秋紋在團體中，無論說甚麼，或者主張甚麼，他必是頭一個附議；她走到那兒，他必跟到那兒，儼然成了秋紋的「尾巴」！但是秋紋也的確有點不可捉摸，她從來不說她愛他，亦從來不說不愛他，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把爾昌弄得如入五里霧中。

可是同學們真討厭這麼一對，尤其是對於爾昌的那種流氓形式表示惡恨，大家幾次聯名請求鐵生開除他。但鐵生對於這事非常固執，他認為一個好的學校不應該開除學生，學生不好是由於教員沒有負起管教的責任，相反的，他認為品性不好的學生更需要學校幫助，他深信天下無不可教之子弟，所以站在教育的立場，無論大家怎樣反對爾昌，他始終不肯把他開除。爾昌呢，便利用鐵生這一點常在他面前自責，要求許以自新之路，所以他居然也在多不老村鬼混了兩年多。這一次他本來沒有到後方去的理由，不過他看秋紋要去，他只得附驥，做個「尾巴」。

這次在路上最使鐵生欣慰的是蕭小弟，他年紀最強，服務精神最好，做事最多；搬運行李，採購食物，差不多都是由他負責。動身之前聽說他要回來，大家似乎都不怎麼歡迎，以為他在路上一定會搞出許多麻煩，却沒有料到一路上大家反而得到他的幫助。前面就是沙河鐵橋。他們滿以為過了河可以到前面村裏去痛快的吃一頓，不料趕到橋邊，鬧哄哄的聚集着一百多難民，並且有不少的傷兵躺在岸旁呻吟。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大家心裏想，仔細打聽，原來這鐵橋有一小部份被敵機炸壞了，現在正在修理，所以這些難民和傷兵都在這兒愁苦着不能過去。雖然省了一隻渡船，但船老板存心鑽竹槓，每人索價十元，貴在這些難民正在和他交涉，請他的渡船錢。鐵生也笑嘻嘻的走了過去向那位胖得像肥豬似的船老板說：「船老板給你六塊錢，行不行？」

「短一文也不行！」船老板坐。船頭上抽煙，動也不動，似乎滿不在乎的，口裏慢吞吞的吐出了這幾幾個字。

「我們都是些逃難的人，身邊的確沒有帶着這些錢，請船老板做好事，渡我們過去吧？說不定一會兒鬼子的飛機又要來轟炸呢！」——「一個年老的難民走過去央求說。船老板彷彿沒有聽見，口裏噴出一縷縷的白烟，「我口袋裏還有五塊錢，請你把我渡過去吧！」——一個輪在旁邊的傷兵，一面痛苦的呻吟着，一面這樣大聲的喊着。

船老板聽了把臉轉了一個方向。

「若不是日本鬼子害了我們，我們怎麼也不會逃到這兒來的，船老板，請您可憐我們，渡我們過去吧！」——一個衣服襤褸的婦人帶着兩個小孩子，跪着就走上船去。船老板馬上站了起來，像老虎吃人似的一掌把那婦人推了下來，兩個小孩子跌在泥灘裏。其餘的難民驚動了，大家都憤慨起來，苗鐵生這時也忍不住了，便板起面孔對那船老板說：「給你五塊錢一個人，你究竟幹不幹？」

「不幹！」——船老板挺着胸，把手又在腰上，說時鄙視的睨了鐵生一眼。

「不幹？」——鐵生發火了，一氣跳上船，一拳頭向那肥豬似的船老板的臉腫打去

「老子揍你這個王八蛋！」

不待船老板回手，衆人都舉拳露齒，擡了過去，船老板見衆勢凶惡，衆怒難犯，只好見風轉舵，一聲不響的溜進了船艙，站在旁邊觀望的一個年輕的船夫怕鬧出禍來，便連忙過來搶頭作揖的向大家說了許多的好話，並答允五塊錢一人，渡大家過去，一場風波纔纔勉強平息。

那些比較有錢的難民，這時都爭先恐後的跳上渡船，拿不出五塊錢的難民，只好望洋興歎。有幾個傷兵聽說渡船講妥了，便都大聲的喊着，「老鄉們，請你們把我抬上船去吧！」聲音雖然沉痛淒涼，但誰也不理會，一個青年傷兵見沒有人睬他，急了便喊叫起來：「他奶奶的！老子掛了彩，剛從火線上下來！身上一個大也沒有！難道就讓老子在這兒等死嗎？」

鐵生實在看不過來，便帶着兩員，雇小弟把幾個傷兵先抬上了船，然後自己也準備上去，不料後面忽然跑來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蓬頭垢面，哭哭啼啼的拉着梅子的衣襟說：「做好事的小姐，請救救我媽媽吧！她正在那邊地裏生產呢！」梅子聽了，駭了一跳，大發慈悲，便和秋紋舉上岸去，跟着那個小姑娘往田野裏走去。

果然走了不遠，看見一個衣履襤褸的中年婦人，臥在稻田裏生產，不待梅子、秋紋走到，一個肥胖的嬰孩早已呱呱墜地，梅子、秋紋急得手足無措，而且她們對於這種精

形又毫無聲息，只好將自己身上綉袍褪下，先把裏衣裹了起來，然後詳細問了原委。原來那婦人姓王，丈夫最近在前線陣亡，現在自己的家鄉又被敵所佔，母女流亡到此，即遇生敵。現在手下分文無有。梅子、秋紋等畢竟是婦女心腸，聽了大受感動，便送了她母女十塊錢，並且攙着產婦，抱着嬰兒，一同上了渡船。不料渡船正要解纜開出的時候，天空忽然發現六隻敵機，鐵生見來勢不妙，便忙把梅子、秋紋等從人叢中拉到岸上，叫她們趕緊臥在棉田裏，然後又指揮廣集在船上和岸上的難民，趕緊疏散，但是他們不聽指揮，似乎都不在乎，岸上的人拚命往船上擠，船上的人拚命往岸上擠，有些人又催着船夫把船開到河的中心，人聲噪雜，秩序大亂，敵機已臨頭頂，目的似在轟炸鐵生，鐵生忙拉了龐小弟臥倒，這時敵機已經集中鐵橋投彈，霹靂寰宇，烽烟四起，血肉橫飛，整個的天地似乎都變了顏色！炸後又繼以機關槍掃射！這樣有十五分鐘之久。敵機去後，鐵生忙爬了起來，見鐵橋堅實如故，惟船艙業已炸翻，船上的數十難民連同那個產婦、嬰孩，無一倖免！岸上的難民也多數殉難。他再看身邊的龐小弟已是奄奄一息，他的左腿已不知去向，鐵生驚痛萬狀，聲淚俱下，即將小弟緊緊抱住，大聲呼喊：「小弟！小弟！」但他雙目緊閉，毫無反應，鐵生以為他已死去，但把握他的脈膊，纔知道還未完全斷氣，便向原野裏呼喊爾昌、梅子、秋紋等，不見回聲，只聽到雜亂的啼哭呻吟，鐵生正在無可奈何之際，小弟慢慢的睜開了他的眼，從喉管裏輕微的，顫動的發出幾個字：

「苗——先——生，請——不——要——告——訴——我——的——父——親——！——」說到「父親」，他的雙眼湧出了最後的熱淚，流在他那蒼白的臉上，流到他那彷彿還要說甚麼的小嘴上，夕陽已經西下，霞光倒映在渾紅的河上，翠鴉在枝頭唱着晚歌，他然後漸漸的閉上了眼，一個天真、活潑、勇敢有為的青年，就在這時不幸的結束了他的生命！

敵機臨空時，爾昌、梅子、秋紋本來和鐵生不在一起，敵機走後，他們先後爬了起來，見身旁不知從何飛來一只鮮血淋漓的手膀，不覺嚇了一跳，再看四面都是死屍，而不見鐵生和龐小弟的踪跡，大家着急起來，乃向四面分頭尋找，呼喊，果然在岸邊的屍堆裏發現鐵生緊緊的抱着龐小弟的屍首在哭泣！梅秋等見了這個慘象，她們憐了！她們不相信眼中所見的是現實，她們懷疑自己在做夢，所以她們不哭，只是楞着站立在鐵生的旁邊，這樣耽了好幾分鐘，爾昌不禁自言自語的說：「這真是想不到的！」於是梅子

、秋終驟然放聲大哭，爾昌在他們中間，有鑽石心腸之稱，這時也忍不住流下淚來；於是大家哭成了一團。鐵生見大家這樣傷心，便抑制了自己的情感，安慰大家說：「龐小弟已經死了，死而不能復生，但我們要牢牢的記住這筆血債！」

「我們一定要給龐小弟報仇！」——梅子一面擦着眼淚，一面像喊口號似的叫了出來。

暮色漸漸的濃厚，翠鴉都已歸巢。四週的哭聲漸漸的沒有止息。鐵生給龐小弟擦乾了最後流出的淚痕，便叫爾昌幫忙把龐小弟的遺體抬到對面的大樹底下，并且向梅子發誓：「我們今晚就在這大樹底下度過這漫漫長夜，明晨再作主意。」

大家圍着龐小弟的遺體坐下，人人帶着愁苦的面龐，沉默着一言不發。畢竟是爾昌想得開，把筐子裏的乾窩餅拿了出來分給大家，雖然一天沒有吃東西，但是誰也嚥不下喉。爾昌總算行，居然連吃了三個乾巴巴的燒餅，沒有囁一滴水。

「我們是不是應該寫一封信報告龐大爹？」——梅子。

「不，小弟最後的一句遺言就是叫我不要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龐大爹。」——鐵生說着又想起了龐小弟臨死的淒涼情景，不禁雙眼又浮出淚光。

「假使龐大爹知道了他的愛兒的慘死，他老人家真不知要難過到甚麼地步！」

「這我簡直不敢想！」——鐵生用手巾擦着眼淚。

「梅子，有人說：愛笑的人不能做英雄，你相信嗎？」——爾昌這話似乎有意的說給鐵生聽。

「那麼照你的意思！凡是英雄都應該像你似的鐵石心腸？」——梅子也故意的諷刺爾昌。

「不要英雄，狗熊的吧！龐小弟究竟打算埋到甚麼地方？」——秋紋不耐煩的說。

「這的確是一個難解決的問題：埋在此地嗎，沒有棺材；搬走嗎，似乎又不可能。而且天氣這麼熱，偷着十小時不入殮，屍首就會腐臭。唉！在這個動亂的時代，不但活人沒有法子活下去，就是死人也沒有法子安置。」——苗鐵生這一羣似乎都在這樣慨歎着！

「我主張河葬！」——爾昌頗為得意，想出了這個辦法。

「甚麼叫河葬？」——秋紋以詫異的口氣問。

「就是把龐小弟的身體拋到河裏去！」

「不待爾昌說完，梅子就搶着說：『那我可不贊成，把龐小弟葬身於魚腹之中！』」

「我就把他埋在這大樹底下吧，以便抗戰勝利之後，我們還有機會到這兒來憑吊！」

鐵生。

「這我倒贊成，可是棺材呢？」——梅子。

「沒有棺材也無關，反正人死如燈滅！過了相當時間，人體和棺材都同樣要腐爛的！」——鐵生作了最後的決定。

「唉，做人真沒有意思！」——秋紋似乎有點傷感。

大家沉默着。夜色已經籠罩着整個的宇宙，湍激的河水與斷續的呻吟交流着，一陣陣的秋風吹得白揚活活的響，天上好似一團漆，廣闊的平原裏見不到一星光芒。鐵生拿了一張隨身用的白布單，蓋着龐小弟的遺體，然後說：「時候不早了，我們睡吧！」

「這地方怎麼睡呀？」——秋紋認為這兒沒有床，似乎不是睡覺的地方。

「怎麼呀？這地方不能睡？難道還要抬一架鋼絲床來嗎？」——鐵生帶着責罵的口氣說。

大家把身子縮在地下，靜靜的躺下了。但是怎麼也睡不着。鐵生只要一閉上眼，就看見一個活潑天真的龐小弟站在他的面前；龐大爹，皓星殘月在觀音橋頭依依不捨的話別；流着最後的熱淚斷續的說出「苗先生，請千萬不要告訴我的父親，……」這些畫面，一副一副的在眼前映演。

遠遠的傳來哀怨的哭聲，河流激盪着岸堤，風吹落葉，夾雜着幾聲犬吠，造成了一種涼涼的響響。秋紋、梅子都翻來覆去的睡不着。秋紋坐了起來，輕輕的喊到：「二姐——二姐！」

「甚麼？秋紋。」——梅子也輕微的答應。

「我有点害怕！」

「我也有點害怕！」

於是梅、秋兩人偎靠在一起。一羣野狗的鬥爭，更造成了一種恐怖空氣。

「這一帶難道沒有人家，那兒來的狗打？」——秋紋懷疑着問。

「你知道野狗爲甚麼打架嗎？」——梅子

「不知道。」

「自然是爲了搶死屍吃！」——這句話使秋紋更感到恐怖，接連打了兩個寒戰，於是又輕輕的喚爾昌，但他是有名的「睡睡蟲」，無論在甚麼惡劣的環境中，他都能安睡。

這時已經靜聲大作了。

「你們又坐起來幹甚麼？」——鐵生。

「我們有點害怕」

「怕甚麼呀？」

「鬼！」

「笑話！人死如蟬，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鬼！」

「您說世界上沒有鬼？」——秋紋用着反抗的口吻說。

「可不，沒半鬼的。」——鐵生。

「我看世界上到處都是鬼！就好像我最近讀的易卜生的『該鬼』戲劇所說的一樣！

——梅子帶着諷刺的口吻說。

「梅子帶着諷刺的口吻說。」——梅子。

遠遠的傳來馬蹄聲。「奇怪，這時那兒來的馬蹄聲？」——梅子。

「不要是有土匪吧？」——秋紋說了，大家都把耳朵豎起來靜聽，接着又是一陣喧

聲。「奇怪，土匪跑到這兒來幹甚麼？」——鐵生懷疑着說。秋紋把兩昌叫醒了。

「甚麼事？」——兩昌從夢中糊裏糊塗的坐起來問。

「有土匪！」——秋紋用着緊張的聲音告訴他。

馬蹄的聲音愈來愈近，但步伐非常穩整，又決非土匪所能做到，大家還是有點恐慌

，鐵生卻力持鎮靜，並且安慰他們說：「土匪來了也沒有關係，我們都是難民，有甚麼

可擔的？說不定，我們還可以說服他們到前線去殺敵呢！」

「對了，說不定咱們可以說服他們！」——梅子聽了鐵生的話，彷彿加添了幾分勇

氣。

「萬一說不服他們呢？」——秋紋帶着還有些抖擻。

「那聲咱們就加入他們去殺土匪好了！」——兩昌笑着說。

「不准胡說八道的！」——鐵生以命令的口吻止住兩昌。

奔放挺進的馬蹄聲彷彿逼近了他們的身邊，秋紋、梅子緊緊的貼住鐵生，每人的血

液頓時緊張起來，但看不清人和馬的體形，只在黑暗中隱約的看見一排騎士的黑影勇往

直前，飛奔似的前進！

啊！一排過去又一排！一連過去了十幾排，浩浩蕩蕩，像潮湧似的猛進！鐵生忍不

住便鼓起胆子跑到前面土坡上去細看，果然看到一個個都是英勇的國軍，他快樂得像小孩子似的跑了回來向大家說：

「還開過去的，全是我們英勇的國軍！」大家聽了「國軍」都興奮異常，忘記了剛纔的恐怖和淒涼。

「怎麼夜裏行軍？」——梅子問。

「大概白天怕敵機轟炸。」——鐵生。

馬蹄聲遠了。大家又躺下，但是興奮之餘，誰也不能睡着。爾昌便掏出哈德門香烟抽着，他的烟火是黑暗中唯一的星光。

「救命呀！救命——呀！救命——呀！」

從不響的屍首堆裏忽然發出這樣輕微沉痛的呼聲。梅子、秋紋也許是過分的疲乏了，這時迷糊的睡去沒有聽見，鐵生却聽得非常清楚。

「這是甚麼人在叫喊？叫得這樣淒慘！爾昌，過去看看吧！」——鐵生說着連忙站了起來。

「我可不敢去，那邊盡是死屍！」——爾昌吸着紙烟，動也不動。

「你這個青年怎麼沒有胆子了！死屍有甚麼可怕的！快跟我來吧！」——鐵生說着就隨着那呼聲尋去。

「救命呀！痛死我了呀！救命呀！」——走過了幾具屍首，鐵生、爾昌擦着火柴照着，嗚嗚呼聲尋找，果然，在一堆屍首中間發現一個穿草綠軍服的青年，看上去不過二十一、二歲，臉色青白，躺在地下像死人一般，假使不聽他的呼喊，與旁邊的屍首實在沒有多大分別。

「你是怎麼一回事呀，這位同志？」——鐵生又擦了一根火柴照着他的臉問。

「我在前線……掛了彩……打算到後面去養傷……不料走到這兒又碰到他媽的轟炸，我又着了！」——那位傷兵斷斷續續的說着。

「我當時暈過去了。我的兩條腿現在好像不能動了。」

鐵生又擦了一根火柴，果然，他的兩條腿都被炸斷了，滿地淋漓的血跡。鐵生見了非常難過，不敢告訴他，只向他說了幾句熱情的安慰話。

「索與他媽的把我炸死也好了，免得裝現在活受罪！」——整副裏含着憤恨與怨氣，他整不住流下淚來。

「不，同志，你不要這樣難過，我們的國家正需要你呢！你的傷不久就會好的！」
鐵生以極度熱情的口吻安慰他。

「我會好嗎，先生？若是我好了，我一定再上前線！」——他似乎又興奮起來了。

「你一定會好的！」——鐵生。

「我心裏都快發瘋了，你先生可以給我一點水喝嗎？」——那傷兵這樣要求之後，鐵生頗有難色，「水，這時候到甚麼地方去取水呢？」

「好，爾昌，我們到河裏去取一盃涼水給這位同志喝吧！」

他們拿了傷兵的洋磁盃，捧着火柴，摸着不平的田坎，經過河堤，好容易走到河裏，他們自己先喝够了，然後取了滿滿的一盃，帶回給那個傷兵。

傷兵見了這盃水，好像得了甘泉，一口氣就飲了。他的精神頓時恢復了不少，說話的聲音也響亮得多。

「謝謝兩位善人！」

「你打算到那裏去？」——爾昌。

「這可說不準。走到那兒是那兒，說不定明天就有車子來接我們呢！」——聽他的

口氣，對於未來的明天還存着無限的希望。

「我真不懂，爲甚麼要打仗，死傷這些人？」——這句話實在不像出於爾昌的口，大概他這時深深的受了這個傷兵的感動。

「先生，這還不懂嗎？咱們這次是爲了出氣纔打仗呀！日本鬼子實在欺侮我們太厲害了！」——傷兵越來越興奮了。

「對了，我們是爲了人類的正義和平而戰！」——鐵生也很興奮的補了這麼一句。

三個人在原野裏這樣閑談着，幾乎忘却環境的黑暗和恐怖。但隱約的聽見梅子在喊鐵生，他和爾昌便離開了那個傷兵，忙回到原來的大樹底來。在黑暗中摸索着，爾昌給一具死屍絆了一跤。梅子、秋秋發現鐵生、爾昌不在，頗爲訝異，再看身邊孤單單的放着蕭小弟的屍首，不覺恐怖起來。心裏慌亂，眼睛就發花，她們彷彿看見好些鬼影站在她們的周圍，於是二人緊緊的抱着大叫起來，幸鐵生、爾昌聞聲趕了過來。

「也不告訴人家一聲，你們就輕輕的溜了，弄得人家在這兒害怕得要死！」——秋秋說着就流下淚來。梅子彷彿生氣了，皺着嘴站在旁邊一聲不響。

「你們的胆子也未免太小了，我們只去了這麼一會兒，你們就怕成這個樣子！」

爾昌笑着說。

「你們究竟到那兒去了？」梅子忍不住跑去搖着鐵生的肩膀，無形中顯出一種嬌態。

「我和爾昌去救了一條人命，而且是一位剛從前線下來的英勇戰士！」——鐵生說着就坐下，把剛聽經過的情形向梅、秋等報告了一番。

東方吐出了曙光，天已漸漸的亮了。雀鳥都已出巢尋食。被傷害者的呻吟，反到沉靜下去，昨日倖免炸傷的人們，這時都在躊躇他們的前程：眼前一片淒涼景象，前進又非常渺茫，一個個都想起了自己的家鄉，倘若家鄉不為敵人佔去，何至今日家破人亡？然而要活着，他們不能不鬥爭！抗戰要流血，革命要犧牲！這一羣流亡者想到這裏，不覺忘却了眼前的慘痛，鼓起了精神，前進！

鐵生等重新考慮了如何安置龐小弟的遺體，大家一致主張埋葬在這顆大樹底下，以便他日憑弔。於是爾昌就向守在岸邊的傷兵借來兩把鐵鍬，大家一鼓作氣的在大樹底下掘了一個四尺多深的大坑，鐵生以自己日常用的一張白綫氈，親手將龐小弟的遺體裹了起來，很仔細的移入土坑，大家流着淚作了最後的瞻望，只見龐小弟的眼角也還殘留着昨日的淚痕，大家哀痛良久，把黃土蓋上遺體，一個天眞活潑勇敢有爲的青年，帶着傷痕和淚痕，永別了人間！

蒼天似乎也悲哀，碧藍的天空裏浮起了稀薄的白雲，一層層的籠罩着大地。鐵生似乎過份的傷感，雖然經爾昌、梅子等不斷的催促，但他還是遲遲的立着，呆呆的望着這一堆新土。

「苗先生，您再不走，恐怕天要下雨了！」——爾昌、梅子等又這樣催促着鐵生。他彷彿沒有聽見他們的話，最後從袋內取出小刀，在那株大樹的幹上這樣刻着：——

「勇敢有爲的龐小弟，

爲了參加民族革命的戰爭，

被侵略者的毒手炸死在此地，

羣鳥唱着輓歌，

河流不斷的哭泣，

秋風吹着白楊，

天地黯然變色。

你難道沒有正式上過戰場，

但已作了英勇的戰士；

你捨棄了可愛的家鄉，

在別處了名稱的爹娘，

爲的是站在中國青年的崗位上！

爲國家求自由，

爲民族爭解放！

刻完之後，在大家的再三催促之下，鐵生含淚離開了這塊永遠不能忘記的墳地。行前，還念念不忘昨夜那個索水的傷兵，但走到那邊一看，那知那傷兵早已氣絕，鐵生又不禁痛哭！

鐵橋既不通行，鐵生這一羣只好改道，沿着河堤東去。大家都想到一種說不出的壓迫和靜寂，昨日的談笑，今日已非，他們時時想起了廬小弟！

河流似乎比昨天更湍激了。梅子又想起了昨天敵機轟炸時的畫面；尤其是那位產婦和那剛墜地的嬰兒的慘死，還有那滿溝一船逃亡者的無辜犧牲！「這究竟是誰的罪惡呢？」——她這樣問着自己。想起了侵略強盜的暴行，她的臉上即刻浮起了憤恨和反抗的神情。鐵生垂着頭一言不發的走着，憂鬱從未離開他片刻。

昨晚可以說通宵未睡，受驚挨餓整整的過了一天一夜，秋枚到這時實在疲乏不堪，一路上十步一停，五步一歇，做她尾巴的兩耳，也只好跟在後面慢吞吞的走着。

「走！走！走！整天整夜的這樣走，究竟走到幾時纔可以不走呢？」——秋枚這樣咕噥着，索興把手上的行李擡放在地下坐着不走了。

「除非不想活着，想活着咱們總得向前走！」——鐵生說出這麼一句寓意深長的話。

「老是这样走，咱們究竟走到那兒去呢？」——秋枚明明知道要到那兒去，却偏要這樣故意的胡扯。

「你不是早知道咱們要到後方去參加抗戰工作嗎？」——鐵生嚴肅的問答她。

「我若事先知道路上這樣苦，倒不如留在前方呢！」

「可是我相信在後方要好得多呢：有電影看，有戲聽，有西餐吃，說不定還有跳舞場！」——兩句話說着掏出一枝烟捲出來抽。

「那究竟甚麼時候纔可以到呢？」——秋紋。

「在還有交通不便的時候，誰也說不準，不過我相信不久我們就可以到天津。」——鐵生。

「我看我們還是少說閒話，設法過河吧。」——梅子有點不耐煩。

「爾昌，請你到前面去看看有沒有希望過河。」——鐵生。

「憑着這遠這樣能涼，決不會有船。」——爾昌動也不動，還是抽着他的紙烟。

「整天的抽烟，你真快成烟鬼了！」——梅子有點看不慣爾昌那副神氣，不由得這

樣罵了出來。

「你去吧，爾昌，找條船來把我們渡過去罷！我實在受不了了，又渴，又餓，又累，很高興的跑到前面去巡視一番，雖然他跑得滿頭大汗，但毫無結果。鐵生只有鼓勵着大家繼續前進。

又走了好幾里，秋紋實在走不動了。其實梅子同樣的不能走了，但她決不表示，外面還裝着一點都不在乎的樣子。秋紋卻不然，一路上怨天尤人，嘔吐喘喘，使人厭煩。

鐵生見此情形，便說：「你們在這兒歇一歇，讓我到前面去看看。」

他失所望。原來這是一隻運軍糧的船。雖然鐵生很莽氣的和揮舞的士兵商量通融，但已被他們嚴詞拒絕。他正在失望之際，梅子、秋紋等也趕了過來，聽說船又不成功，秋紋馬上哭了起來說：「預先若知道到後方去這樣難，我寧可死在前方！」

天空雖然還籠罩着薄雲，但遠處的太陽已到了天心，每個人的影子都變長的響。鐵生便叫爾昌把筐子裏剩下的乾糧取了出來。這是五天以前留下的殘餅，上面已經起了一層綠霉，拿在手裏像石頭似的堅硬，秋紋、梅子、爾昌見了都不敢吃，鐵生却毫不在乎，一口一口的往肚裏塞。

「苗先生，您怎麼現在也不講衛生了？」——大家笑着說。

「一個人應該適應環境，在能够講求衛生的地方，必須講求衛生。到了這種無法講求衛生的地方，我們只好從權。記得當年穆迦牟尼傳道到了一個缺乏素食的區域，他老先生也破例開齋，大吃牛肉，大飲牛奶，這就叫着適應環境。」——鐵生又好像回到了學校裏授課。

「苗先生不是常說我們要先克服環境嗎？」——梅子有意的和鐵生提議。

「一點兒不錯，可是大丈夫要能屈能伸，我們改造社會，參加革命工程，都要把這環境精神做去，但是有一點我們必須牢記的，就是在任何困苦的環境下，我們必須保持自己的人格，向着我們的目標邁進，走曲線或走直線，那都是小事。」鐵生似乎打閉了話匣子，滔滔不絕的講。

「假使苗先生現在吃了這個發發的饅餅，肚子壞了，生病，怎辦？」——梅子似乎引出了辯論的興趣。

「對了！這就是說：到了相當的時候我們必須犧牲，必須犧牲，譬如這一次的抗戰，明明知道我們的武裝不如敵人，但是環境緊逼着我們不能不戰，任何犧牲在所不惜，又正如我現在不吃這個饅餅也許會餓死，我吃了這個饅餅不見得準會生病，你說對嗎？」——鐵生說到這裏，秋紋就搶着說：「二姐，你怎麼說也說不過苗先生，我看你還是打住吧！」

「我不管，若是苗先生吃病了，我可不管！」——古戰敗了的梅子似乎不高興，立刻跑來保了最後的後盾。

「不是，我覺得你們這樣不能吃苦，將來如何能做大事呢？」——鐵生說着就向梅子臉上看了一眼。

「對了！我們這應該練習吃苦！」——蘭昌說出這句話討鐵生的歡心，并且故意把饅餅拿到口裏嚼了兩口，爲的是表證他能吃苦，但是嚼了幾下，實在嚥不下去，便又乘鐵生沒有注意的時候，陰險的吐了出來，可是給秋紋眼見，蘭昌又忙固執做作，鬼臉，搖了搖手，叫她不要說出來，秋紋卻毫不客氣說：

「我決不假裝能吃苦，能吃的我就吃，不能吃的就是餓死我也不吃，可是第一個真不營養。」——說到這裏，她向蘭昌瞟了一眼——「他明明嚥不下去，偏把饅餅往口裏塞，其實他背脊又已把饅餅吐了出來，這種人纔真沒有出息呢！」

「秋紋，你怎麼那麼討厭，我也知道。」——梅子說着也瞟了蘭昌一眼，兩眉頓時成了幾分。

「好，不怕吃苦，你跟我一塊兒向前走。」——蘭昌故意說着，爲的好平去。

「走就走！誰還怕你嗎？」——秋紋馬上站起來應戰，於是秋紋和蘭昌就磨着氣往前奔，鐵生和梅子笑着在後面跟着。

「好，不怕吃苦，你跟我一塊兒向前走。」——蘭昌故意說着，爲的好平去。

「走就走！誰還怕你嗎？」——秋紋馬上站起來應戰，於是秋紋和蘭昌就磨着氣往前奔，鐵生和梅子笑着在後面跟着。

「好，不怕吃苦，你跟我一塊兒向前走。」——蘭昌故意說着，爲的好平去。

「走就走！誰還怕你嗎？」——秋紋馬上站起來應戰，於是秋紋和蘭昌就磨着氣往前奔，鐵生和梅子笑着在後面跟着。

「好，不怕吃苦，你跟我一塊兒向前走。」——蘭昌故意說着，爲的好平去。

「走就走！誰還怕你嗎？」——秋紋馬上站起來應戰，於是秋紋和蘭昌就磨着氣往前奔，鐵生和梅子笑着在後面跟着。

「好，不怕吃苦，你跟我一塊兒向前走。」——蘭昌故意說着，爲的好平去。

「走就走！誰還怕你嗎？」——秋紋馬上站起來應戰，於是秋紋和蘭昌就磨着氣往前奔，鐵生和梅子笑着在後面跟着。

「好，不怕吃苦，你跟我一塊兒向前走。」——蘭昌故意說着，爲的好平去。

「走就走！誰還怕你嗎？」——秋紋馬上站起來應戰，於是秋紋和蘭昌就磨着氣往前奔，鐵生和梅子笑着在後面跟着。

「好，不怕吃苦，你跟我一塊兒向前走。」——蘭昌故意說着，爲的好平去。

「走就走！誰還怕你嗎？」——秋紋馬上站起來應戰，於是秋紋和蘭昌就磨着氣往前奔，鐵生和梅子笑着在後面跟着。

「好，不怕吃苦，你跟我一塊兒向前走。」——蘭昌故意說着，爲的好平去。

「走就走！誰還怕你嗎？」——秋紋馬上站起來應戰，於是秋紋和蘭昌就磨着氣往前奔，鐵生和梅子笑着在後面跟着。

「好，不怕吃苦，你跟我一塊兒向前走。」——蘭昌故意說着，爲的好平去。

「走就走！誰還怕你嗎？」——秋紋馬上站起來應戰，於是秋紋和蘭昌就磨着氣往前奔，鐵生和梅子笑着在後面跟着。

「梅，你累嗎？」——鐵生很親切的問。

「我一點都不累。苗先生，我怕你太辛苦了，而且，我真怕你把肚子吃壞了！」

「不要緊，你放心吧好了。看我的身體還麼弱，但到了真正吃苦的時候，我比誰都結實，決不生病！你跟我這幾年，看我有天病倒過嗎？」

「苗先生，快來吧，前面又來了二隻船呢！」——鐵生還沒有走到，兩鳥老早就這

樣喊着。

船走近了，鐵生、梅子也都趕到了。他們很客氣的把船老板叫住，不料又是一隻運

軍糧的船。「你們可以把我渡過對岸去嗎？」——鐵生笑着問。

「還到不行，前線的弟兄們緊等着糧食，我們在指定的時間內，一定要把這船糧糞運到前線！」——一個坐在船頭的青年士兵說。

「我們只須就誤你們半個鐘頭！」——鐵生央求着說。

「就誤一分鐘也不行！」

「不要你們兩位老總白費氣力，我們送你們三十塊錢抽煙喝酒！」——鐵生這樣說

了之後，

站在船房上的另一位年老的士兵有點動心了，就叫船伙停住船，走到船頭前來

問：「你們要到那兒去呀？」

「到對岸去！」

「你們總說送給我們多少錢呀？」

「三十塊錢！」

「少了一點，多一點還可以商量！」——那個年老的士兵說着就取了一枚鋼幣在一個船燈子上坐下。

「那麼你要多少錢呢？老總。」

「五十元。」——那個士兵向鐵生伸出五個手指。

「好吧，就五十元吧！」——鐵生說着就馬上從袋裏掏出了五十塊錢交給那個年老的士兵，然後大家上了船，不到二十分鐘就到了對岸。

上了岸，前面彷彿有一個村莊，他們鼓着勇氣前進，走了半點鐘，果然到了一個只有五家人家的小村莊。失望的是這村裏竟不到一個人，只有兩隻鐵狗守在破爛的門口。

見了鐵生他們，先還連頭狂呀狂的叫了幾聲，到後來軟弱得連叫也叫不出聲了。鐵生等覺得真奇怪，心想這邊離前線已經相當的遠了，怎麼老百姓全跑了呢？正在懷疑的時候，一位瘦弱的老太婆，扶着一根拐杖從一間茅棚裏出來，鐵生便笑着過去請問了一切，但是那老太婆眼花耳聾，問了她幾十句話還不能得到一句滿意的回答，而且她說一句要咳嗽一陣，口裏彷彿含了藍葫蘆似的。問了半天，把她的話連串起來，纔知道前幾天這邊買來了一小股敵人，老百姓害怕，都跑了，她自己因為年歲老大，身體又多病，所以還留在這裏。

大家跟着老太婆進到屋裏，裏面除了一個破舊而又堆滿灰塵的四方桌，和兩把爛了腿的椅子，可以說甚麼都沒有。左邊是豬圈，沒有豬，只剩下些殘餘的豬糞。右邊房裏有一個土炕，大約就是老太婆睡覺的地方，陰森森的沒有一點光線，潮濕得叫人不敢進去。

「我們就在這兒歇一夜吧？」——鐵生說着就用嘴吹掉桌上的塵土把包袱放在上面

「這裏有一股甚麼味道，真難聞！」——秋紋說着就用手巾掩住她的鼻子。

「將就點吧！」——鐵生。

「沒有法子將就，實在不是人住的地方！」——秋紋用着反抗的語調。

「小姐，比起昨夜的露宿，總要好得多吧？」——梅子說着也把行李捲放在地下。

「我們先搞點東西吃吧？人都快要餓死了！」——阿昌這句話得着大家熱烈的擁護

於是全體動員，到村裏搜索食物，結果一無所得。再問老太婆有無辦法，她便引着大家走出村口，用手指着前面村莊說：「前面還有一個村子，那邊有吃的。」於是大家一致同意，寧可餓着肚皮再走三里。

這三里路似乎比平常二十里還要遠，因為大家實在餓得軟弱無力了。五步一停，十步一歇，總算勉強走到了。其實這村莊也不大，只有幾戶人家，也像前面的村子一樣，家家戶戶閉着大門，看不見一個人。狗汪汪的叫了，還不見有人出來，大家覺得有點奇怪，難道這村裏真一個人都沒有麼，爾昌便進了兩家大門，沒有回聲，跑到第三家，裏面發出一種嬌嫩的聲音，果然走出了一位十四五歲的姑娘，她穿着格子花布的裙子，淺紅色的襪子，剪髮，天足，手上拿一根熱烘烘的玉米在吃，鐵生等忙打了招呼，她一驚不響的掩住了大門，回頭就向院裏跑。片刻，一個個子高大約五十多歲的老農出來了。他滿臉鬍鬚，黑紅潤澤的皮色，兩目炯炯有光，抽着一根旱烟袋。鐵生又把來意說了

「老農把這客氣的請大家進去。」
「進門，是一個小小的廳堂，牆壁上掛着幾幅畫，裏面的是掃帚草，正紅得像火一般的紅。那裏上掛着幾盆米，棉花，芝麻之類的農作物。再前走，是五間北房，收拾得相當的整潔，空氣陽光都很流暢，一看就知道這不是一個平凡的農家。秋紋一走進就以輕快的聲音說：『黃先生，這地方好，我們就住在這兒吧！』那老農聽了，就忙答道：『只恐不嫌棄，想迎得誤！』鐵生聽到了，心裏想在這樣的偏僻的鄉村，老農怎麼說出這樣的新名詞？鐵生便細細打量一下，見那老農舉動非凡，且眉宇間頗有豪傑的氣度，決非平常農夫可比。於是便和老農攀談起來。原來他姓張，名德山，行伍出身，今年五十八歲，五十歲以前都在軍隊上工作，參加了不少次的內戰，跑過了南北各疆頭，一九一八以後纔回到家鄉歸田。老農一面談着，一面吩咐他的女兒來紅燒茶煮飯。」

「黃先生是東北人吧？」——老農。

「是的，這哪。」——鐵生。

「聽您的口音就像東北。好地方呀，可惜給日本鬼子搬去了。」

「老先生到東北去過嗎？」

「去過兩次，真是好地方。」

「老先生見得一定很廣。府上有幾位人？」——鐵生。

「現在人單得很，只有我們父女倆，我的女人去年去世了，我成兩個孩子現在都到前方打仗去了。」——老農說得很恭敬的把手上的旱烟袋遞給鐵生。

「謝謝。我不吸烟。」

「我剛還想下地妨礙在這些烟也買不到了，都是因為打仗。」——老農笑着說了，

把烟袋拿過來自己抽。

「是的，只不過，我真不會吸烟。」——鐵生。

「黃先生到底是教育界的人，這高得烟都不抽。」——老農又笑着說。

「那到不是，實在沒有學會。」——鐵生加以解釋。

「老農生吸一枝紙烟吧？這兒有。」——老農把袋內的「哈德門」掏出來獻了一枝給鐵生，老農笑着接了過去。

「您這彷彿聽老先生說：『您的兩位老爺都到前線去了？』」——鐵生。

「是的，毫不撒，苗先生，我們地下人太沒有知識了，不知道愛國，一聽說縣政府要提款了，大家就跑到，跑的逃，在錢買頂替的頂替，簡直不成話！我曾在看不慣，我把自己的兩個孩子送到縣政府轉送到前線去，您看這這地區還是縣長親筆題的批！」

「老農翁着就把壁上的精神，實在令人佩服！」錢生一面看着匾額上的跋文，一面讚許不已。梅子、秋紋、爾昌等都在憤憤稱頌。

「苗先生，您想：我自己是一個軍人，可是現在老了不能去殺敵，從前參加了不少的內戰，殺了不少的同胞弟兄，現在想起來真覺得難過！如今和兒子打仗，真是一個好機會，所以我一定叫我的兩個孩子不要縮地，那樣我就可以隨時隨地從前線跑上！」

「老農翁着就叫小紅打臉水給大家洗臉。」秋紋這時真彷彿到了天堂，她輕輕的向梅子說：「二姐，我們三天沒有洗臉了！」爾昌睜了睜了牠們一眼，便用諷刺的口吻說：「洗了臉，你們又可以大抹其胭脂了！」秋紋忙道：「你這個死鬼，你真是狗嘴裏」

「摘不出象牙來！」

老農翁見太陽已經下了山，便搬了幾把椅子到牆下，請大家出來納涼。這時滿天霞光，雲彩大會唱，琴能穩而照夕陽，廚房裏來一陣生火香，晚風徐徐吹來，使人精神為之一振，空閒的疲勞，頓時消失殆盡，大家彷彿到了戰時的天堂。片刻，小紅的娘端了一盤方菜來，接着端了幾盤新鮮和玉米，和剛從田裏摘下來的幾顆新鮮蔬菜，老農翁大家入座，飯半等因為飯量過分，也不推辭，便入座大嚼。梅子本來是南京人，平常向不喜做吃飽食，但這時見了那騰騰的烙餅，就一連吃了好幾張。爾昌更是狼吞虎嚥，毫不吝氣。只是把小紅忙壞了，一會兒跑廚房，一會兒跑廁所。

飯後，天上露出幾顆星，一雙新月，老農翁小紅泡了一盞清茶，大家繼續坐在戰場上閒話。

「苗先生，這村裏的人都到那兒去了？其要這邊離前線還相當的遠呢？」

錢生一面喝着茶，一面問。

「苗先生說起來也真是笑話，前幾天有人造謠，說敵人已到了離這兒十五里地的清江鋪，於是大家就都跑了！我呢，我決不跑的，若是大家都這樣沒膽量，還打個甚麼仗，我們要緊的抵抗，不是退讓，更不該拋棄自己的家鄉跑呀！何況我們也跑不了，因為我們的產業和祖都在這兒呀！」

老農翁的聲音愈來愈大，臉上露出強烈的

表情，頗有老英雄上戰場，鋒銳敵的氣概，大家聽了無不動容，鑰生忙道：「老先生真稱得起『老當益壯！』」老農又謙遜了一番，梅子、秋叔等都聽得津津有味，只是爾昌坐在一旁呵欠連天，顯着萬分疲乏的樣子，老農異常敏感，便忙站起來說：「讓位！路上太辛苦了，請早點休息吧。」說着就叫小紅姑娘拿着油燈，帶着梅子，秋叔進去睡了。同時他自己也領着鑰生、爾昌到另外一間房裏去安息。

這間房是老農自己讓出來給鑰生等住的，裏面雖然也是炕床，但收拾得頗整潔，朝南開着一個高大的格子窗，窗外是葡萄架，上面鋪着密茂的藤葉，掛着一串串玫瑰紫的鮮豔的葡萄，煞是令人垂涎。爾昌見了就說：「這樣美的葡萄，老先生爲甚麼不摘一點給我們嘗嘗呢？」說着就順手牽羊，摘了幾個放到自己的嘴裏。

大家因爲過分的疲勞，上床不到十分鐘就都睡了。老農子女收拾了晒場上的桌椅，也去安息了。今夜特別靜寂，與昨夜相比，誠如兩個世界。風吹落葉，蟲聲唧唧，新月行將隱去，旅人的鼾聲漸起。

雞一叫，老農就起了床。早起早睡，是他每日的習慣。實際上，一個老年人也決不儉青年人那麼貪睡。當他起來的時候，這那位過路客人都還酣沉在夢鄉。他走到廚房，親自炊火燒了茶水，又用紅薯小米熬上了稀飯。稀飯開鍋，遠遠的傳來鑰生和鑰聲，他躊躇了一下，然後馬上到房裏取了鑰，把小紅叫醒，到廚房去看着稀飯別讓他熬焦了，自己便背着鑰急忙的往村外走去。

在稀薄的晨光裏，遠遠的顯出幾十個敵軍的影子，從路線上判斷似乎是走道兒經過到縣城裏去的，老農心想：「難道縣城給鬼子佔了麼？不會的，決不會的，劉縣長是一個很精明的軍人，決不會隨便讓鬼子進城的，他一定會拚命的抵抗的！」老農想到這裏，一股忠勇愛國的熱情高漲到不可抑制。

這一小股敵人越走越近了，離他至多只有二百米遠。他便蹲在一株枯幹的大樹後面，操準了，朝着敵人的隊裏放了兩鎗，眼看一個敵兵中彈倒地！接着又放了兩鎗，又有一個敵兵中彈而死，敵人驚惶萬狀，每人便把槍亂放一陣，老農躲入枯樹裏面，在朦朧迷離的光線中，真弄不出鎗彈從何而來，敵兵在附近四週偵察了一回，也毫無結果，只有把死屍揹着，狼狽而去，可是老農還不放鬆，見他們走了，便忙從樹裏出來爬上樹去，居高臨下，又向敵背放了兩鎗，敵兵更以爲還下可中了埋伏，便拚命的放鎗，以防後面的追擊！

鐵生等一夜酣睡，直至這時纔從夢中驚醒，鐵生聽到鎗聲，還比較鎮靜，梅子、秋紋、兩昌却極緊張，小紅姑娘則似乎毫無所聞。

「你父親呢，小紅姑娘？」——鐵生。

「天還沒有亮就出去了。」——小紅。

「是有土匪嗎？」——秋紋。

「不會的，爹爹在家，土匪是不敢來的！」——小紅說着很鎮靜的給每人打了臉水，倒了茶，把方桌搬到廊檐下預備開早飯。這時外面的鎗聲還未止息，秋紋看着小紅這樣鎮靜，覺得有點奇怪，便輕輕的向梅子說：「奇怪，她怎麼一點兒不害怕呢？」

鎗聲漸漸遠了。天已大亮，蔚藍的天空裏佈滿着絢爛的彩霞。老農攜着一枝步鎗，精神飽滿的走進了晒場，小哈巴狗跟在後面搖尾跳躍，表示着十分得意！鐵生這一羣也都笑着迎了過去，詢問剛纔的鎗聲由何而起？

「老先生到那兒去了？」——鐵生笑着問。

「我去打游擊戰去了！」——老農笑着回答。

「打游擊戰？」——梅子聽了似乎有點不相信。

「已經銷耗了敵人不少的子彈！」——老農說着就把槍卸了下來交給小紅

「哦？怎麼這邊也有了敵人？」——鐵生也有點驚異。

老農便把剛纔的情形述說了一番。并且勸鐵生等今日最好仍在這兒休息一天，萬一要走也得繞道而行，因為縣城方面恐怕已有敵兵進擾。鐵生聽了雖然良久，最後又問：「請問這兒離天津還有多遠？」

「大約還有三百多里。」——老農用指計算了一下。

「還有三百多里？天呀！這要那幾個月纔可以走到？」——秋紋聽了頗有前途茫茫

之感。

「最愁恐怕你們還得走五天，還要路上沒有阻攔。」——老農拿出了旱烟袋。

「再受五天罪，我恐怕就要活不了了！」——秋紋焦愁着說。

「你們不要以為這就算苦，真正吃苦的日子還在後頭呢！我們這一步的抗戰，無疑的是一個長期的抗戰！」——鐵生很嚴肅的下了這一個結論，更補充着說：「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享樂，我們必須奮鬥，從奮鬥中求生存，求快樂！」

嫩黃的小米稀飯盛上了，桌中間還放着一大盤熱烘烘的紅薯，和兩小碟鹹菜，老農

請大家入了座。飯後，鐵生便同老張辭別，共拿出十元法幣給老張作茶飯的謝禮。老張笑吟吟地，爲他極力想出一個通融辦法，忙把這十元法幣塞在小紅的手裏，說：「是給鐵生謝禮的，樣樣心機不便推却，叫小紅同鐵生等一道謝了。」

紅日已經東升，鐵生這一幫辭別了萍水相逢的老張張樹山，糧糧踏上了征途，老張親送十里以辭，指示了途徑回去。

鐵生同老張先生真是難得的好人，真夠得上「忠勇愛國，老當益壯」八個字的評語。

「這位老先生的確不錯，家裏收拾得乾乾淨淨，昨天住在他那裏，是我們在路上最舒服的。」

「鐵生，我看這世界上最好還是錢。」因爲這位張老先生給我們吃了，喝了，我們就都說他好，足見這個年頭還是沒有錢呀！——「南昌真真其妙，突出了這錢錢的妙話。」

「這也不見得，沿路止我們碰着很多的人，爲甚麼只有這位張老先生這樣招待我們呢？」

「梅子反駁南昌。」

「我看有錢的都是壞蛋！」——梅子。

「在如今這個世界裏不是壞蛋，根本就不會有錢！」——鐵生這樣肯定的說。

「我不管這些，我是一個享樂主義者，誰給我好的吃，好的穿，我就說誰好！」

「秋秋說得大家都笑了。」

「你真是一個沒有出息的孩子！」——鐵生着莊莊的說。

一路土大家這樣閒談着，因爲昨夜得到充分的休息，所以每人今天特別有精神。梅子、秋秋本來不慣於長途步行，但經過這半月來的磨練，也有了長足的進步。現在經過的還是一片廣闊的產棉區，十里棉花，一望無際，觸目生情，鐵生又連說了幾句「棉花太可愛了！」（這句話幾乎成了鐵生的口頭禪。）他又把日本人如何想奪取河北的棉花，山西的鐵礦，種種的陰謀說說了一番，大家都感到日寇強盜的野心是無止境的！

「天正發」趕着，梅子拉着，其其的農民，大家滿臉沒有一點愁容，請上去毫無暇

現家，走到任何村子裏，至少可以遇到幾張「驅逐日本鬼子」，擁護蔣委員長」的標語，但是這村裏沒有。鐵生等正在覺得奇怪，對面走來一人，很客氣的向他拱手為禮，說：「不是鐵生兄嗎？久違了！久違了！」鐵生仔細打量，並不認識那人，所以也不敢貿然招呼，但那人又笑着說：「你不認識我了吧？」

「彷彿在甚麼地方見過？對不住，我一時想不起來，貴姓？」鐵生笑着問

「你再仔細看看！」那人笑得端端正正，笑容滿面，很幽默的說。鐵生又仔細把那人的服裝身材打量了一下，然後叫了起來：「你不是王秀庭兄嗎？該死，我怎麼不認識你了？你怎麼這樣打扮！看上去簡直是一個十足的商人囉！」說着兩人緊緊的握了手，那人又笑着說：「我現在做生意呢！」鐵生便把王秀庭向梅子、秋紋、爾昌等介紹了，然後走進了一個小飯館，吃了些麵食。

鐵生問：「秀庭兄，你怎麼會在這兒來的？這村子怎麼沒有一點戰時氣氛？」王秀庭連忙擺手，一個臉色，止住鐵生的話，說：「我們吃好了到我去談吧。」

飯後，大家跟着王秀庭到了一個小旅館，進了房間剛坐下，鐵生又問：「秀庭，我聽說你究竟想怎樣回國？」秀庭便指開門簾向外看了一下，然後把房門掩上，輕輕的向鐵生說：「我想到這兒來做特務工作的。現在天津已經給敵人佔領了，我們的正規軍因為戰略關係，雖然已經在津浦綫後退，但天津四郊還有我們很多的秘密部隊，我們正規軍的職責已經沒有我們正規軍了，但是還有我們的便衣隊。我這次就是來指揮便衣隊的。」

秀庭兄，你怎麼會參加這種工作的？我記得你不在北平教書嗎？」鐵生又熱烈的握住秀庭的手，表示欽佩。

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淪陷以後，日本鬼子大振智識份子，我便化裝步行到了天津，到津以後經朋友介紹加入了這種特殊的特務工作，負責被竄入後方的秩序。」

「那麼，你這次跑到這兒下來是負了甚麼使命嗎？」鐵生。

「是的，有點特別工作。」王秀庭說到這裏，就把目光注到爾昌身上，鐵生聽明白他的意思，便忙叫爾昌、梅子、秋紋等出去，房裏只剩下他們兩人，秀庭便

近鐵生的身邊，輕輕的說：

「我們得了情報，聽說這村裏有漢奸組織，其中有幾個敗類，我們打算幹掉他！」
「哦！原來你現在還在做暗殺工作？佩服！佩服！」——鐵生很熱烈的握住秀庭的手。接着又問：「你說你們的機關設在天津租界？」秀庭就向鐵生講了幾句，鐵生聽了顯出興奮的神色，就忙向秀庭說：「那麼咱們天津租界見吧！」

鐵生將爾昌、梅子、秋紋等叫了進來，大家喝一點水，辭別了王秀庭，繼續前進。秀庭送着他們出村，走到熱鬧的街心，看見一個茶舖裏，擠着水洩不通的人，另外有一個人站在一張方桌上指手畫腳的講演，彷彿在宣傳甚麼，鐵生這一羣好奇，便也擠了進去聽。只見站在桌上的那人，五十多歲的模樣，平頂頭，穿着夏布長衫外套黑馬褂，戴着一副墨晶眼鏡，手上搖着一把油紙摺扇，大聲向羣衆說：

「諸位千萬別害怕，有我萬有貴在還兒，甚麼都不必怕。你們知道這次爲甚麼打仗嗎？因爲宣統皇帝要爭天下，所以這次打仗與我們老百姓是不相干的，我們儘管安心，我們的莊稼，我們現在還要納糧完稅，待將來宣統皇帝進關了，甚麼都不要了！」鐵生聽到這裏，實在聽不下去了，便氣憤的向秀庭說：「假這種傢伙你爲甚不把他幹掉了？」秀庭怕鐵生沈不住氣，就壞他的計劃，便忙把鐵生這一羣拉出了人叢往村外走去。

「他媽的，這種漢奸你們爲甚麼不幹了他呢？」——鐵生的憤恨還沒有消。
「那個鬼東西真該殺，那些沒有知識的老百姓說不定真會信他的鬼話吧！」——梅子也氣憤的說。

「他究竟是甚麼人？這麼大的膽子？」——鐵生問秀庭。

「他是本村的村長，販賣煙土嗎啡，無惡不作，是本地的流氓頭！他上頭一定還有別的人指揮，所以我們一定要調查清楚纔動手呢！據我們現在得到的情報：他們有一個很大的組織，現在幾乎每一個縣城裏都有他們的宣傳員！」——秀庭。

「唉，爲麼這麼多漢奸呢？真可恨！這都怪我們過去以教育沒有辦好！」——鐵生似乎在責備他自己。

大家談得很激昂，不知不覺已走了五里，這時大家纔請秀庭回去。

「我以爲王先生當真是一位做買賣的呢！」——秋紋。

「他的化裝的本事真不錯！」——梅子。

「他是爲甚麼時候的同學，苗先生？」——爾昌。

「大學的同學，他本來是北平國民中學的校長，人很熱忱，能幹。」

入走了三天，好不容易到了天津郊外的八里台，南開大學的校址已經變成了敵人的兵營，大家一面切齒的痛恨，同時又有點恐懼，因為進入英租界必須經過敵兵的檢查，聽說很多中國難民無辜的被他們抓去關在黑屋子裏，灌煤油、鹽水、受種種慘無人道的毒刑。為避免敵人的毒手，一般知識份子的難民多化裝進入租界，因為敵大最痛恨一般青年學生和文化人。因此鐵生這一羣有點躊躇起來，但這一關是非過不可的；化裝，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衣服，不化裝，則非常危險，左思右想，想不出一個保險的辦法，最後手到一個農家，向他們說了許多好話，纔把自己的衣服換取了他們的兩套舊褂：爾昌穿一套，鐵生穿一套。鐵生雖不十分像一個農民，但化起裝還勉強混得過去，因為他的瘦長的身材，黑紅的皮膚，很像一個飽經風霜，終年勞苦而缺乏營養的農民。爾昌却難了，任憑怎麼化裝，也掩飾不了他那嫩白的皮膚，清秀的眉目，尤其是他那帶着女性的表情，所以大家勸他還是不要化裝好。梅子向農家買了一套破舊而又極俗氣的衣服——紅褂綠褲，穿起來，用塊藍布裹起頭髮，也還過得去。秋紋索興濃裝艷服，把在那下鐵生不准她穿的那套粉紅色的西服穿了起來，再穿上高跟皮鞋，重重的抹上胭脂粉，看上去倒另有一副派頭。

四人扮好了裝，趁着朦朧的黃昏，向天津衛邁進，在夜色迷茫中經過敵人的警戒區。在太平年月，這地方正是行人熙攘，燈紅酒綠的時候，現在卻變成了一個鬼域的世界：黑漆漆的，死沉沉的，街上看不見一個行人，只是隔十步的距離中閃爍着一把刺刀和一個「鬼影」，顯出陰森森的鬼氣！鐵生這一羣走到這裏，感到一種巨大的壓迫和恐怖！鐵生到底年齡比較大，經驗多，所以當鬼子檢查他的時候還能鎮靜的答應，而梅子、秋紋、爾昌等特鬼子問話，脈膊早已緊張起來，待鬼子搜查他們的身上抖擻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這個支那人有點可疑，搜查！」那個矮胖的鬼子指著爾昌說。站在一旁侍候的漢奸，趕緊說了幾個「是」，便其勢洶洶的叫爾昌把衣服解開，嚴格檢查；果然在他的身上搜出一隻金錶，在皮鞋裏搜出法幣三十元，金錶即獻給那個鬼子，法幣則往放入自己的口袋，兩個人都笑了，最後那個漢奸說：「他是一個唱花旦的，叫他滾吧！」大家掉着一把汗，緊算機轉逃出了這道鬼門關。前面還有一輛萬國橋，是進入租界的必經之途。鐵生等便忙向萬國橋邁進，不料走到橋邊，又有好幾百難民聚集在這裏，

被阻不讓進入租界。

「時間已經過了！」——一個法國租界的巡捕站在圍牆裏面大聲向聚集在橋頭的難民說。

「請通融一下吧，先生，我們都是從北平逃出來的難民！」——難民中的一個代表全體央求着說。

「不行！決不能通融，我們高頭已經有命令，說租界裏的糧食有限，房子也不敷用，現在還有兩萬多難民露宿在大街上呢！」——另一個高高個子的巡捕向羣衆解釋。

鐵生站在後面也忍不住了，便擠到前頭去向那個巡捕說：「先生，咱們都是中國人，請通融一下吧！」

那個巡捕瞅了鐵生一眼，臉上顯出一種鄙視的樣子，傲慢的走到租界裏面去了。這時迷離的羣衆有點騷動，醞釀着不平之氣，忽然在人羣中跳出一個青年漢子，大叫一聲：「渾蛋！咱們一齊衝了進去！」接着萬聲響應，羣衆怒吼了，大家拚死命的往租界裏擠，衝！

巡捕回天空放了鎗，羣衆還是不顧一切，終於把法租界的圍欄衝破了！人羣就像潮水似的往租界裏湧！

巡捕畢竟是中國人，沒有繼續開鎗，也沒有阻攔，只好大家分頭去找他們的歸宿。何處是他們的歸宿呢？

【三】

這是天津英租界二十九號路鐵生的姑母陸太太的家，鐵生這一輩就住在這裏。半月的流亡生活使他們感到相當的疲勞，現在得着暫時的安息，真是說不出的舒適。爾昌和秋紋回到這闊別已久的繁華都市，更是高興。

鐵生的姑父本來是宦海中人，後因官場失意，繼中途改營實業，在秦皇島附近創辦柳江鹽業公司，事業也頗發達。九一八事變，他的鹽業公司突給日本人強佔了。多年苦心經營的事業一旦被強盜奪去，衷心憤慨可想而知，不久便憂鬱而死。留下一個兒子，名叫爾棟，今年十五歲，原在南開中學讀書，但因七月二十八日天津淪陷，學校被迫遷到重慶去了。所以爾棟這時和其他青年一樣，無處可上，只好在家閒住，精神非常苦悶。

鐵生的姑母陸太太，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婦人，本來是與房的前房生的兩個女兒早已出嫁了，雖然在過年過節她們也偶爾回來走走，但與陸太太實際沒有甚麼關係，尤其在她父親死了以後。鐵生的姑母只生了國棟這個孩子，所以她看得非常寶貝，丈夫去世以後，她的興趣和希望似乎完全寄託在她的兒子身上。雖然受過相當的教育，但是是過了時代的教育，所以始終於是一位過了時代的人物。她愛子之心雖切，但因要道不得其法，所以母子間漸漸也時常發生些小衝突。

現在住的這棟三層樓的洋房是陸先生遺留下來的唯一的不動產，這房子在太平年月本來算不了甚麼，但自平津淪陷以後，稍有資產的人們都到租界裏來避難，因此房價突漲，平時五塊錢可以租到的房子，現在非五十元不可，甚至有時拿着錢還租不到，於是有些房子的走廊、過道，只要有一隱可以棲身之地，便都住上了人。有房階級在這時候都大發其國難財了。陸太太也不是例外，除了把底下一層留給自己住外，樓上的房間都租了出去。樓上的住戶多半是國棟的同學，他們都稱陸太太為伯母。現在增加了鐵生這一班男女青年。這房子裏當然更熱鬧了。

早晨擺上了。鐵生這一羣還沒有起床，陸太太將他們一個個喊起來，親手給他們烤麵包。梅子、秋秋見了麵包，就笑着說：「我們好久沒有吃這玩意兒了！」說着每人就拿了一塊放入口裏，陸太太搶着說：「先刮點菓子醬吧！」鐵生看見桌上有雞蛋也笑着說：「我也好久沒有吃雞蛋了！」

「對了，苗先生一向提倡『二蛋主義』，現在這一打仗，好，一蛋也吃不成了！」

「爾昌一面口裏嚼着麵包，一面俏皮的說着。」

「二蛋主義是甚麼意思，表哥？」——國棟很天真的問。

「這是爾昌說笑話，別信他的！」——鐵生拿着一個帶殼煮熟的雞蛋在糾。

「不是，國棟，是這麼一回事：苗先生有一次在學校對我們訓話：他說現在一般中國人的營養都不夠，尤其是一般勞苦大眾，大都是面黃肌瘦。所以他主張今後的中國人，不管男女老少，每天都應該吃兩個雞蛋——或至少要有兩個雞蛋同等的營養！」梅子忙替鐵生加以解釋。

「我擁護表哥的主張！大多數的中國人的確吃得苦了！」——國棟似乎把它當做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來討論。

陸太太聽了似懂非懂的，急忙笑着說：「你們這一路上志辛苦，多吃一點吧！鐵生

，你那一輩子受過這種罪！你的身體又弱！現在來了可別亂跑，在這兒靜靜的住些時，好好的調養一下。我這兒雖然沒有好吃的，每天雞蛋總是有的！可惜現在買不到新鮮牛奶！」——陸太太說着又遞給鐵生一個雞蛋。

「我不喜歡吃牛奶，姑母！」

「他們說牛奶是最補人的，從前你姑父在世的時候，每天早晨一定要喝一杯牛奶。其實你表弟的身體也不差，也應該喝點牛奶，可是現在租界上買不到新鮮牛奶，魚肝油他又不愛吃！」

「我總不吃那些貴族化的玩意兒呢！而且牛奶煮開了，裏面的『維他命』全沒有了！」——國棟說着就拿了一根油條揀着一個燒餅放入口裏。

「你看，他就喜歡吃這些粗東西！」——陸太太指着國棟向鐵生說。

「這些東西也很好，姑母，我從前在北平做學生的時候天天吃。還有冬天的烤白薯也很好，又香又甜，吃了又暖和！」——鐵生笑着說。

「你和你表弟真是難兄難弟，他一到冬天就鬧着要吃烤白薯，可是在租界裏很不容易買到這些東西。」——陸太太。

「這些東西都是二級平民的精美食物，聽人說當年乾隆皇帝下鄉私訪，吃了二次烤白薯，他就爲美味！」——鐵生。

「乾隆皇帝纔真有福不享呢！甚麼不好吃，單喜歡吃烤白薯？」——陸太太說着臉上現出鄙視的表情。

「所謂那些官貴階級，有時候真吃不到世界上最美味的東西呢！」國棟以反抗的聲調說。

「他們只知道吃大魚大肉！所以他們只會吃大魚大肉！」——鐵生帶着諷刺的口氣。大家七言八語的這樣閒談着，兩員却狼吞虎嚥的早已吃完了，陸太太竟忙說：「你可別客氣，怎麼只吃這麼一點？」

伯母，您放心，我們決不會客氣的，爾昌吃得快，又吃得多。」——梅子笑着說。

「我的確吃得很多。」兩員把他的烟捲又抽了出來。

「伯母，我們都是一羣壞鬼！請別見笑！在路上甚麼都買不到，有時連長餅都買不到！」——秋紋口裏塞滿了麵包和火腿，話也說不清了。

「真是怪可憐的！」——陸太太說着，就忙吩咐站在旁邊侍候的陳廚子說：「老陳

「今天買一隻老母雞，湯燉，買一隻大點的蹄膀，紅燒。再看有活魚沒有！」

「姑母，別加菜吧，我們隨便吃點甚麼都行。」——鐵生。

「您老人家請別客氣吧，一容氣我們就住不安了。」梅子也跟着說。

吃完了早飯，鐵生就出去打電報給最近遷移到成都的農建總會。梅子、秋紋還是疲倦不堪，飯後又回到房裏去休息了。兩昌無聊，便獨自出去溜馬路。陸太太料理家務，國棟則和同住的英美、健英幾個孩子到大門口去候報紙。

自平津淪陷以後，原有的報紙大都停辦或南遷了。現在市面雖也有報紙，但都是敵人的機關報，沒有人要看。有名的大公報因為環境惡劣，掙扎到這時也被迫南遷了。至於庸報，一年前就給敵人收買了。現在推一可晷的報就是天津益世報，因為它是法國天主教創辦的，現在還勉強在撐持。因為消息隔膜，住在英法租界裏的數十萬愛國的中國人真是苦悶透了！尤其是那些知識份子，每天所希望的只是：天一亮就能聽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

「怎麼送報的小李還沒有來？」——國棟看了一看手錶。

「幾點鐘了？」——健英問，他是二個十四歲的男孩，國棟的同學。

「十點半了！」

「在天這時候早已來了，不要又出了甚麼金子吧？」

孩子們這樣着急的期待着，然而候了一點多鐘小李還沒有來，國棟便騎了自行車到租界的各街口去繞了一個圈子，藉以探聽探聽消息，結果花了一塊大洋買到半張益世報。本來益世報在蘇國租界印行，要運入英法租界必須經過敵人的防區，所以那些報販子把報紙運入英法租界，可以說是以他們的生命來冒險！有些報販子被敵人捉去了，有些失蹤了！最近又有一批窮苦的兒童拿給租界裏搬運這種糧食糧，他們把報紙盤弄成餅油條的筐子裏，掩在筐子裏，有時藏在褲子裏。報紙實在成了當時一般住在租界裏的知識青年的唯一慰藉。

「報來了沒有？」——二樓窗子裏發出這麼一句嬌柔的聲音。

「怎麼報還沒有來嗎？」——三樓也有人問。

聽說國棟從很遠的地方買來了一份益世報，大家都跑下樓來搶着看，梅子也是其中的一個，秋紋仍然圍着洋氈的輪在床上，大家看到國軍進攻或抵抗的消息，便歡呼跳躍；相反的，國軍有退却或轉移陣地的消息，則一骨不發或惴惴不安，甚至還有人懷疑消息

不確。今天報上除了登着國軍英勇抗戰節節勝利的消息外，還說有一個北洋軍閥的寡婦將所有的錢財獻給國家了。國棟看到這消息便對他的母親說：「這個寡婦倒很不錯！」

「對了，若是國家亡了，錢財有甚麼用呢？不如趁現在抗戰的時候把所有的錢財獻給政府！」——「箱子。」

「她們那些有錢的人的確該是這樣做！」——陸太太一面抽着水烟一面道說。

「人人參加抗戰，比人人出錢還要好！」——美美站在旁邊插嘴說。她是一個十三歲的女孩，長着明秀的眼睛，高高的鼻梁，黑漆的頭髮，非常健康。

「出錢就是抗戰！咱們在廣播裏不是常聽說：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嗎？」——健英忙改正美美的話。

「我們住在租界裏的青年這時候應該做些甚麼？難道一輩子就像小鳥似的關在這囚籠裏嗎？」——國棟似乎在發牢騷。

「最好我們都到南邊去參加抗戰！」——美美很興奮的提議。

「抗戰不一定要到南邊去！我們在租界裏那樣可以抗戰！」——健英。

「我不懂在租界裏怎麼抗戰？」——美美似乎很懷疑健英的說法。

「自然有辦法，只要我們有決心！」——健英。

「你們沒有聽說嗎，現在天津四郊都是我們的游擊隊呢！」——國棟以沉着的語氣說，臉上顯出興奮的神情，最後還補添了這麼一句：「我真想去參加游擊隊！」

陸太太本來集中精神在看報，忽然聽到「游擊隊」三個字好像一個針在她的耳朵上扎了一下，便忙把眼鏡取了下來，問：「誰要去參加游擊隊呀？」

孩子們彼此望了一眼，然後都把目光注視在陸太太臉上的表情。國棟說：「是我想去參加游擊隊。媽！」

「你？去參加游擊隊？我可不能讓你去！」——陸太太把報紙放下，翻出一副嚴厲的面孔。

「爲甚麼？媽。」

「因爲我只有你一個寶貝！」

陸太太這句話剛出口，就引起了圍繞在旁邊的那些少年們幽默的微笑。這更引起了圍觀羣衆的反抗！

「我一定要去！」

「我偏不准你去！」

國棟的臉漲得通紅，陸太太的臉上也浮着惡容，母子間起了一種鬥爭。站在旁邊的少年們這時都不敢說話。幸而鐵生帶着一籃鮮美的蘋果美滋滋的從外面進來，梅子看見就忙迎了過去，緊張的場面頓時鬆弛了。鐵生將蘋果分給在場的諸人，最後很恭敬的遞了一個給陸太太，她臉上的餘怒似乎還未完全消逝，把蘋果接過來不自覺的又放在茶几上。

「您彷彿生了氣似的。姑母？」——鐵生說出這句話，國棟的臉馬上又浮起了一層紅雲。鐵生就忙問國棟：「表弟，姑母爲甚麼生氣？」

「又不是我惹她生氣！」——國棟說着就把身子背了過去。

「鐵生，國棟說他要去做游擊隊呢！」——陸太太突然開口了，鐵生聽了很高興，忙走過去握住國棟的手說：「表弟，這好極了，你若加入游擊隊，我可以給你介紹！」國棟在旁邊的少年們聽了這話都笑了，更把鐵生弄得莫明其妙。梅子就忙把國棟母子拌嘴的情形告訴了鐵生。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既是這樣，您老人家別生氣，表弟年紀這麼輕，有這種志願，您老人家更應該高興呀！」——鐵生滿臉堆着笑容又忙走過去安慰陸太太。

「可是你的姑父只留下他這一筆當！」——陸太太瞪着，她的眼圈又紅了。

「其實做游擊隊是極有趣味的事情，而且沒有甚麼危險！」——鐵生說着就把他在冬不老村如何被敵人擄去，如何又從虎口裏逃了出來，如何和敵人決鬥，如何活埋敵人……的種種經過又講述了一番，大家聽了非常興奮，只有陸太太似乎不怎麼感到興趣。鐵生正講得興高采烈的時候，她卻悄悄的走進屋裏去了。國棟、美美、健英、和吳家小妹，圍圍的將鐵生圍住問長問短，鐵生儼然成了他們中間的英雄。

廚子老陳提着一隻老母雞和一大筐菜蔬從外面進來。國棟見了便轉移目標，忙把他攔住問：「今天在菜市又聽到了甚麼特別的消息？」因爲老陳每天買菜回來必帶有一兩張報上沒有登載的消息。

老陳把菜筐放在地下，雞仍然提在手上，慢吞吞的說：「聽說今天早上在黃鶴橋底下發現四十具浮屍！聽說都是小孩子！」

「浮屍？」

「聽說都是被淹死的小孩子！日本鬼子懷疑了他們，所以把他們一一擄到茶地裏河

裏！」

「真是混帳！難怪小李今天沒有送報來呢！」——國棟。

「聽說這幾天日本鬼子在車站捉走了不少學生似的青年，關在他們的憲兵司令部的監屋子裏，用鞭子抽還不算，還得灌鹽水，喝煤油！真是他媽的混帳！」

「這簡直慘無人道嗎！」——梅子。

「還有別的消息？」——國棟。

「別的可沒有聽說，少爺！」——老陳說完提起筐子要走，可是又該翻了一件事情要說，所以又忙把筐子放下：「對了，少爺，他們說我們的游擊隊今天夜裏要攻打日本租界呢！」

「真的嗎？」——九歲的吳家小妹聽了快樂得跳了起來！

老陳到廚房去了。國棟他們幾個少年就開始在院子裏打小高爾夫球。走廊上這時只剩下鐵生和梅子。

「電報發了嗎？」——梅子。

「發了。我想三兩天就有回電。」——鐵生。

「我們究竟到長沙去？還是到成都？」

「候總發的個電來再說吧。」

「聽說我們的首都已遷移到重慶去了！」

「這那兒來的消息？」

「今天報上已經有了！」

「報呢？給我看！」

梅子便將剛從大家爭着看的那半張益世報遞給鐵生。鐵生看報，梅子削了一顆蘋果遞給他。

「秋紋呢？」——鐵生一面看報，一面吃着青蘿菓問。

「在樓上睡覺呢！」

「這位小姐怎麼老睡不醒？」

「誰知道她？」——梅子說着又削了第二個蘋果給鐵生。「我餓了，你自己吃吧。」

鐵生說。

「你再吃這個吧，聽說蘋果能養氣多補血的！」——梅子帶着笑容以手遞着。

「你怕我的血不夠，是不是？對了，現在是我們應該流血的時候！」——鐵生笑着將第二個蘋果接了過去。

「許久沒有看報，各方面的消息都隔膜得很！」——鐵生放下報又問：「爾昌呢？」

「恁一走，他就出去了。我也想到大門口去散散步。」——梅子。

「好，我陪你去。」

走出大門，橫過一條柏油馬路，就是天津支河的細流，堤上清清的鋪着天鵝絨似的淺草，寬闊平坦，正是兒童遊戲或成人散步的好地方，鐵生和梅子便併肩往這裏走去。兩岸垂楊，一灑淡水，堤上遊人如織；兒童歡戲在草地，枝頭三兩小鳥甜唱，一切都表示着非常安祥，看不出半點國難的景象。鐵、梅在岸邊找了一個斜坡坐下，靜看三五游鴨戲水。

「這租界裏真不是我們久住的地方，任久了恐怕我們的志氣都會消沉下去！現在不知漢文、東全、龐大參……在冬不老村怎麼樣了？」——鐵生。

「爾小弟在路上遇難的消息，我想應該寫封信告訴龐大參！」——梅子。

「這封信我實在不知怎麼下筆！」——鐵生說到這裏又感傷起來，對於水上的游鴨與枝頭的小鳥，並不感到興趣，便起立在堤上徘徊，臉上浮泛着重軍的心事，雖然梅子跟在他的身邊，但他也沒有注意。

秋紋一覺醒來，既不見鐵生，又不見梅子，心中確實有點不安，便一人走下橋來，剛走到樓梯口上就碰見爾昌從外面追來，手中抱着許多東西。

「你看見苗先生和梅子嗎？」

「沒有看見，我剛從外面回來！你來看，我這裏買了些甚麼！」——爾昌說着就把秋紋載上樓去。

「你猜我這裏買的甚麼？」

「還不是烟捲嗎？」

「你這小鬼真會猜，一猜就中！」

「你這個人除了整天的抽烟，還有別的心嗎？」——秋紋說着就拿起梳子來攪了攪頭髮，又要往外走，爾昌又攔住她說：「你再猜還是甚麼？」

「我沒有這麼些閒功夫！」——秋紋說着又要往外走。

「這是幹嗎買給你吃的雀克泰特糖！」——爾昌認錯路一盒包裝很漂亮的糖罐給秋紋，她毫不在意的接過來放在一邊。

「這裏還有，你再精！」

「爾昌，我還沒有這麼多時間和你麻煩！」

「這兩個手袋也是特為買來送給你的！」

「我不要！留給你自己用吧！」——秋紋說，又要往外走，正巧碰着國棟走了進來。

「國弟弟，你看見梅姐姐嗎？」——秋紋。

「她和表哥一塊兒出去了！」

秋紋聽了，臉色很不自然，就把剛遞放在旁邊的雀克泰特糖打開遞給國棟吃，自己也放了一塊在口裏，然後又問：

「你知道他們出去了多久嗎，國弟弟？」

「大約有一個鐘頭了。」——國棟看了看手錶。秋紋很不安定的在房裏踱來踱去，片刻又急促的往外走，爾昌又忙將她攔住。

「到那兒去？」

「出去找梅子！」

「天津衛還幾次，你上那兒找她？」

「對了，不知她和表哥上那兒去了。恐怕不好找！」——國棟也勸秋紋不要出去。

爾昌這時從口袋裏取出兩枚「口紅」亮給秋紋看：「你看，秋紋，這是甚麼？」

「口紅！口紅！我要！我要！」——秋紋忙跑了過去奪取爾昌手中的口紅！

「正好，我的口紅剛用完了！」——秋紋把兩枚口紅放入自己的手皮包裏。

「怎麼，你們在鄉下還抹口紅嗎？」——國棟想天真的問。

「不，不，可是……可是……」——秋紋有點兒窘，正不知怎麼回答，爾昌卻很俏皮的插嘴說：

「有時也抹一點兒玩玩！抹得不多，三天只抹二次！」說完就大笑不止，爾昌在旁也跟着大笑，秋紋的臉頓時漲得通紅，急將袋內的兩枚口紅折回爾昌的身上，很生氣的跑下樓去了！爾昌見勢不妙，只得忙退了回去，並走到大門口，碰到錢生和梅子從外面進來。秋紋滿臉怒容，直往河邊溜去，她明明看見錢生和梅子，却故意做出沒有看見的樣子，爾昌跟在她的後面不斷的喊着，把錢生弄得莫名其妙。

趕到馬路中心，爾昌一把抓著鐵生就走，她倒像打了個驚天雷，哭個不休，鐵生便忙把梅子過去排解，結果大家，這時圍觀，羨美、德美、吳家小妹都跑到門口來看熱鬧，馬路兩邊也聚集很多人在紛紛議論，梅子忙跑回來請鐵生親自出馬。

鐵生走了過去，便先叫爾昌回去，然後就慈祥的向秋紋說：「秋紋，有甚麼委屈事情回去對我說，別在這大街上鬧笑話，你看那麼些人都在看著你呢！快跟我回去，好孩子！」——鐵生說着就拉着秋紋往回走，秋紋起先還有點兒扭扭，後來也脫離着眼淚跟着鐵生往回走。梅子見了這種場面心裏頗不謂然，便很高興的一人回到房裏。

梅、秋本來同住在一間屋子裏，鐵生送秋紋進去的時候，梅子早已在床上躺着，她見鐵生進來，便故意將臉轉向牆壁。

「你好好的休息一下吧，我走了。」——鐵生說着就往外走，但秋紋緊緊的拉他到床上坐下，鐵生就在她的耳邊輕輕的說了幾句話，然後輕步的回到自己房裏。

爾昌口裏衝着一枝烟捲，坐在床上發楞，鐵生走進去，他似乎沒有理會，直待鐵生問他爲甚麼和秋紋爭吵，他纔把烟捲從口裏取出氣憤的說：

「我又沒有惹她，她自已憑空發了瘋勁！」——爾昌說着就將手上的烟頭使勁的扔在地下，稍停，他又繼續說：「她先問您上那兒去了，我說不知道；她又問梅子到那兒去了，我又說不知道！她就像瘋了似的大發雷霆，大哭大鬧往大街上跑！」——簡單得很，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孩子的脾氣，愈來愈不成話了！」——鐵生說了也就躺在床上休息。

「秋紋的脾氣壞，我看苗先生應該負相當的責任！」——爾昌又燃了一枝烟捲，在屋裏踱來踱去。

「爲甚麼我應該負責任？」——鐵生聽了爾昌的話又忙坐了起來。

「她發脾氣的時候，您不但不服氣的責備她，教訓她，有時反而慫恿，把她寵壞了，所以脾氣越來越壞！您看她現在對您還有半點畏懼嗎？」

爾昌這話的確說中了鐵生對於一般女孩子的毛病。其實他對於任何女孩子，都很客氣，有時因爲過分的姑息，人家忽以爲他故意寬弄戲，因之常常引起一般人的私議，甚至還引起對方的誤解。其實他對於任何女人都沒有過曖昧的舉動，這只有他自己對方知道！現在聽了爾昌指責，自己更覺得他的話很對，便忙說：「是的，秋紋的確是我寵壞了！不過我待女孩子一向都比較客氣，男孩子有時責備一兩，他們不怎麼在乎，可

是女孩子却受不了！」

「這就糟在您這個『客氣』上了！」——蘭昌又把那一個爛捲頭扔在地下。鐵生沈默了半響。這時老陳上樓來請他們去吃飯。

飯後，國棟、美美、德英、吳雲小妹都擠到鐵生房裏來聽取些前方的故事，鐵生便把他親身經歷的經驗講述一番，他們聽了非常興奮神往。

「表哥，您還打算回到前線去嗎？」——國棟。

「當然要去的。不過我打算先到四川去一趟。」

「我想跟表哥一塊兒去，住在這租界裏總有一天會把人悶死！」國棟這話聽著鐵生著惱恨的熱情和苦悶。

「好啊，只怕姑母不會讓你去吧？」

「對了，就怕媽媽不肯放我！」——國棟皺着眉頭說。

「我看你還是暫時在這兒找個學校繼續讀書吧！」

「我總不進這裏的漢好學校呢！」

「聽說英國工部局辦了一個很好的中學？」

「對了，校長是中國人，姓趙，人非常精明能幹，日本人早就注意他了，聽說最近

他很接到幾封情書信！」

「哦，在租界上也也有這種事情？」

「有的，都是那整不要臉的漢奸們幹的！」

鐵生和國棟這一輩在房裏閒談了一下午，不覺又到了吃晚飯的時候。住在租界裏的人們，除了一日三餐，或期待最後勝利的消息外，甚麼事情都不能做，有志之士住在這

租界裏真是如坐愁城，苦悶萬分！

晚飯後，陸太太叫人將牌牌擺在桌上。這似乎是他們每晚照例的工作，一方面

打牌，一方面聽取中央廣播電台的消息。鐵生不會打牌，國棟要管理收音機，所以只有蘭昌、秋秋、梅子陪陸太太打牌消遣。梅子對此也毫無興趣，不過他們三缺一，她不能勉強湊一腳，最喜悅這玩意兒的還是蘭昌和秋秋，因為在多不老村鐵生是一向嚴禁同人

打牌的，現在他倒得了這個機會，就彷彿得了一種「解放」！

鐵生和國棟的精力這時全集中在收音機上，可是要聽到中央的戰事消息非到十點以後不可，對於那些毫無抗戰意識的唱片他們表示厭惡，但是對於「鐵勇軍進行曲」卻非

當歡迎，院子裏的孩子們只要一聽到「起來！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他們就像一窩蜂似地圍到收音機面前，他們的血液馬上緊張起來！好容易到了中央報告戰事消息的時候，圍坐方桌的人們頓時停止了「竹戰」，孩子們更是逼近收音機，屋子裏像正式鐘的靜寂，只聽到收音機裏放出：「今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敵機三十六架進犯首都，我英勇空軍當即升空應戰，同時經我高射炮隊予以猛烈射擊，事後調查有敵機六架着火，落於郊外，人機俱焚。」

「奇蹟！」——國棟忍不住拍手跳腳叫了起來，吳家小妹忙問：「是甚麼？」鐵生忙搖手止住他們，繼續解釋：

「今晨六時我空軍飛至上海轟炸，擊沉敵艦二艘，我擲在滬海，突然而返。」

「真痛快！」——不約而同的幾個孩子這樣叫出。

「今日下午三時零五分天津外電：我方游擊隊連日在天津四郊盡為苦戰，今晨黎明一處衝入車站，當毀敵機甲車數輛，並將車站油庫焚燬。」

「難怪今天還沒有亮，我彷彿聽着車站方面有隆隆的砲聲！」——陸太太說着就把眼鏡取了下來，從褲袋裏走到收音機旁坐下。

「奇怪！我怎麼沒有聽見？」——國棟。

「那時候你沒有醒呢！」——陸太太把水煙袋擡在手上。

收音機忽然發生了障礙，裏面夾雜着「喃喃」的響聲，國棟費了很久的功夫，調節無效，但他又不肯放棄這種工作。

「陸伯母，是不是游擊隊要打到我們這兒來？」——吳家小妹拉着陸太太的衣襟問

「可不是要打到我們這兒來嗎？你可乖乖的，別淘氣啊！」——陸太太撫摩着吳小妹柔軟的黑髮。

「我不怕！我歡喜游擊隊趕快打到這兒來！」——吳小妹說着就很響亮的在屋裏亂

躑亂跳，鐵生便忙走過去拉住她的小手笑着問：「你爲甚麼歡喜游擊隊打到我們這兒來？」

「小妹，告訴我！」

「游擊隊好！」——小妹很天真的回答。

「游擊隊怎麼好？」

「游擊隊打來了，就可以再見我們的國棟了！」

「說得一點兒不錯，真聰明！」——鐵生興奮的將高高舉起的屋內，了兩個圈子，梅子又將她抱過去坐在身上，問了許多趣話。最後鐵生讚歎着說：「下一代的確比我們這一代有希望！」

「一代更比一代強！」——梅子。

「收音機還沒有調整清楚，大家只好回到牌桌上繼續竹戰，梅子和吳小妹玩得很有趣，頗想中途撤退，無奈找不着人接防，加之陸太太又再三催促，只好敷衍再來四圈。收音機似乎沒有修好的希望了，孩子們先後回到自己家裏睡覺了。鐵生無聊，便到院裏散步，只見一輪明月高掛天空，這時只有月色樹影，萬籟俱靜，除客廳裏傳出來的牌聲，整個的天津似乎成了一座死城，鐵生月下徘徊，心裏不知在想些甚麼，有時仰天長嘯，有時低頭沉思，他正在出神的時候，梅子輕輕從他背後走來笑着說：「您怎麼一個人跑了出來？」

「我覺得就在屋裏無聊得很。你爲甚麼不打了？」

「國棟在替我打幾牌呢。對於這玩意兒，我實在毫無興趣。」——梅子說着就攙着鐵生的胳膊並肩而行，但鐵生仍凝望着天空的明月，靜默無言。

「我看您今晚彷彿爲甚麼打不起精神來？您看，多麼好的月亮！」——梅子說着將身子進一步的靠緊鐵生。

鐵生看了梅子一眼，說：「正因今晚的月亮好，使我更難過。還有幾天就是「九一八」！記得那夜的月色像今晚一樣的好，然而我的兩個孩子，妻子，父母，唉，……」——說到這裏鐵生不自主的流下淚來，梅子見了不知說甚麼好，只是緊緊的握住他的手。

「二姐！二姐！快來呀！」——秋紋洗好了牌，不見梅子，便在屋裏亂叫，叫了半天沒有回聲，就自言自語的說：「這位小姐又跑到那兒去了？」——說着就離開牌桌走了出去，剛走到廊子下就看見梅子從樹影裏出來，隱約的遠看見樹底另有一個人影。

「二姐，你到那兒去了？」——秋紋似乎很生氣的樣子。

「別嚷！別嚷！我去解手了！」——梅子用低音回答。

「苗先生呢？」——梅子攔攔秋紋拉進屋裏去。

「我沒有看見他。」——梅子攔攔秋紋拉進屋裏去。

竹戰繼續開始，國棟仍回到管制收音機的工作，但收音機裏依然是些亂七八糟的聲

音，他很失望，便也跑到院子裏談話。

「表哥，怎麼一個人在這兒？」

「月亮很好，我在這兒走走。」——鐵生接着就問：「收音機怎麼樣了？有好消息嗎？」

「還是些亂七八糟的雜音在裏面攪呢！」

「恐怕是敵人的電台存心搗亂！」

「也許是的！真混帳！」——國棟停了一會又說：

「表哥，我真想跟您一塊兒到南邊去，住在這洋館似的租界裏真沒有生趣！不管到前方或後方，我都可以學習些東西。況且這一次的抗戰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我們青年人正可乘此磨鍊自己！您可以帶我去嗎，表哥？」

「國棟，想不到你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居然有這種眼光，足見新中國一天的在生長，在進步！我一定帶你走！」——鐵生很興奮的說。他稍微沉默了一下，但又皺了眉頭問：「你想姑母會讓你走嗎，國棟？」

「對了，就怕她老人家不讓我走，可是我一定要走！我決不放棄這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國棟表示着意志非常堅定。

「只要有決心，世界上沒有不成功的舉動！」

兩人正談得興奮的時候，客廳裏傳出一陣嬉笑聲的響音，大概是打牌的人散了，果然，陸太太、秋紋、爾昌、梅子等先後從屋裏了出來，梅子見鐵生和國棟在月下談心，便首先跑過去加入，秋紋見梅子進去了她也跟着過去。爾昌則銜着一枝烟捲在廊下踱來踱去。陸太太端着水烟袋倚柱而立，自言自語的說：「想不到今晚的月亮這麼好！」接着，打了兩個呵欠，便忙喊：「國棟，時候不早了，應該睡覺吧？」國棟、鐵生等在院裏像軍隊似的，並排一面走着，一面說着，根本就沒有聽見她的聲音。

「聽見沒有，國棟？院子裏有露水，快進來睡覺吧！」——陸太太的聲音裏表示着不耐煩。

「國棟，姑母在喊你呢！」

「甚麼事呀，媽！」——國棟依然在隊裏邁進。

「快進來睡覺呀！」

「國棟，快去吧，別使姑母又生氣！」

「真討厭！我還不睡覺！」——國棟咕噥着朝母親這邊走來。

「好孩子，快去睡覺吧，已經一點多鐘了！」

「我邊聽收音機呢，也許還有好消息！」——國棟說着又走進客廳裏去開收音機

「算了，時候不早了！」

「我弟弟去軍中第一時辰月明之夜，首次飛往敵京散發傳單……」——收音機裏吐出這樣的字句，國棟聽了跳起來往外喊，「表哥，表哥！快來聽呀，我們的飛機飛到東京去轟炸了！你們快來呀！」鐵生椅子等都興奮的跑到屋裏來，可是陸太太很生氣的將收音機關了，把國棟拉進寢室裏去了，待鐵生再開收音機時，只聽到「今日新聞報告完畢」等字，他遂與致索然，便各自回房睡覺了。

國棟雖進房進進了寢室，但仍不肯睡，只是呆呆的坐在燈下痴想。

「你怎麼還不睡呀？」

「我睡不着！」

「你真胡鬧！現在不睡，明天早晨又不起來！」

「媽，我有幾句話想對您說！」——國棟很嚴肅的走到母親面前。

「又有甚麼事呀，孩子？」——母親很慈祥的將他拉到床邊坐下。

「我想和鐵生表哥一同到南邊去！」

「到南邊去？」——母親表示着驚異！

「住在這租界裏真會把人悶死！我想到南邊去參加抗戰工作！」

「你有甚麼苦悶儘管告訴媽媽，我一定想法使你快樂，不過你要到南邊去我可不能答允，因為你太年輕，甚麼事情都不懂，而且身體又弱！」——母親很溫柔的安撫着他

「媽，我覺得您不能了解我！」——國棟說着就站了起來，往窗子那邊走去。

「我怎麼不能了解你，孩子？你說！」

「我偏要生活！這裏沒有生活！我想到前線或後方去做點於國家民族有利益的事情！我不願意住在這裏整天的吃了睡，睡了又吃，過這種鬼混的生活！」——國棟說到這裏流出滾滾的熱淚。母親聽過了，便忙走過去，給他擦乾了眼淚，溫柔的撫摩着他的頭髮。

「孩子，你的年紀太小，到前年我實在不放心，自從我的父親去世，留下給我的只有你這個寶貝，假使你有個三長四短，你想做媽媽的還能活下去嗎？」——母親的熱淚也像泉水的滾子出來。這時都沈默着，牛欄，壓緊緊的握住母親的手說：「媽媽，媽媽，我一塊兒到墳邊去，好不好？」他說完就在母親的膝蓋上，目不轉睛的望着她的回答。

「這又是辦不到的事情，孩子！你想，你父親的墳墓在墳兒，我們隨家世世代的祖墳都在這兒，我能離開這兒嗎？你想我應該離開這兒嗎？你仔細的想想，孩子！」

國棟失望之餘，又咽嗚的哭了起來，母親又給他擦乾了眼淚，給他整齊着衣襟說：「我的好孩子，我還有一件事情沒有告訴你呢：就是你的三姨媽已經來，幾位，她很想把她的蘭兒許配給你，我極這也好，蘭兒雖然比你大三歲，但你們是從小一塊長大的，又是親上加親，所以這門親事我已經答允了！」

「甚麼？您已經答允了？」——國棟驟然吃了一驚，像火山爆發似的在屋裏跳叫！「怎麼？難道你不喜歡蘭兒嗎？」——母親也忙站了起來。「你不是說蘭兒讀書很用功嗎？而且那個孩子長得也不錯，又甜，也很懂規矩！」——陸太太接着這樣解釋。

「媽呀，我覺得您老人家真有點糊塗！」——國棟急燥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媽媽怎麼糊塗？難道給你討媳婦還算錯嗎？古語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們做父母的無非是爲了兒女好！我們陸家人口又單，四房只有你這一——」

「媽，媽呀，請您……請您別……別說了！我實在聽不下去了！」——國棟氣得話都說不出了！

「唉，孩子，你真任費了媽媽的一片苦心！」

「媽媽實在不能了解我！」

「你好好的告訴我：究竟怎樣纔能了解你？」

「這很難，因爲您跟我生在兩個不同的時代！譬如我現在要學習，要工作，您偏要逼我娶媳婦；我要到前邊去參加道手戰一時的抗戰，您偏要把我囚在這鴿子籠似的租界裏做大少爺！我討厭這種生活！我恨這種生活！」

「娶親是人生的大事呀！」

「我今年纔十五歲呀！」

「你父親也在十五歲就娶了我的呀！」

「可是父親的時代早已過去了呀！」

母子這樣爭辯着，不覺壁上的鐘已敲了三響。隱約的傳來一陣槍聲，國棟忙搖着靜聽，只見柔靜美麗的明月已斜到樹尖，轟聲唧唧，夜靜到針墜地都可以聽到響響。砲聲愈逼愈近。彷彿已經到了頭頂，陸太太不禁抖擻起來，全棧的人們都從夢中驚醒！國棟忘記了剛纔一切的苦惱，忙跑到院子的中心瞭望，靜聽！只見車站方面火光冲天，把半邊天燒得通紅，砲聲隆隆，國棟不自主的大聲喊叫：「我們的游擊隊已打進城來了！」

鐵生、梅子等都興奮的從樓上跑了下來，整個的院子騷動了。美英、健英、吳氣姊妹都擠上鐵生身邊問長問短：「是不是真的我們的游擊隊打進了城！」國棟不知不覺的唱起「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歌曲，大家也都齊聲和唱，唱了一次又一次，唱到極激昂的時候，也就是砲火最激烈的時候！

大家這樣興奮的過了一點多鐘。雞叫了。月亮已經渾黃，西墜。火光漸漸的淡了，砲聲似乎也稀薄了。人們這時反而帶着一種憂鬱的氣息。陸太太連打幾個呵欠，說：「大概今天沒有甚麼事了？進去睡覺吧，國棟！」

散去的時候，吳家小妹還拉着國棟的手問：「國哥哥，是不是我們的游擊隊明天可以打進城？」

「明天一定可以的。小妹！」

「這樣好的月夜，正是我們游擊隊大顯身手的好機會！」——鐵生又這樣補充了一句。

「表哥，我聽說日本鬼子因為防範我們游擊隊的襲擊，他們打算在天津起築一百八十里的高城？」——國棟。

「噫！就是萬里長城也白費！」——鐵生說着就和梅子等上樓去，來到梯口上只聽到廚子老陳的研聲和吳小妹唱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歌聲相和奏。

次晨，秋高氣爽，天空沒有一點風雲。院子裏的人們因為昨夜緊張通宵，到現在都還在甜密的睡鄉。只有老陳和小李幾個聽差的在打掃庭院。

天空遠遠的傳來隆隆的響聲，老陳停下手中的掃帚，抬頭四望，因為他的「聽」不怎麼好，所以只聽着亂亂的響聲，却沒當看見飛機影子。「說不定是中央的飛機來了！」

「他向正在打掃走廊的小李說。」
「中央的飛機？您別夢想吧！」小李跑到院心朝天空望了一望，仍然回到廊子做他的工作。

機聲愈來愈近，似乎到了頭頂，樹上傳來一陣歡呼。老陳興奮的開了大門，只見對面河堤的高坡上圍集着滿滿的人，大家仰頭望着天空。老陳也忙跑了過去，擠上高坡，但強烈的日光直射着他染有沙眼的眼睛，他始終沒有看見機形。「這是不是中央的飛機？」——他向站在他旁邊的一個老頭子問。

「怎麼不是中央飛機？你的眼睛看不見嗎？你看那上面不是有青天白日的國徽嗎？」——那人說着就用手中的旱烟桿向天空指着。老陳就瘋狂似的跑回院子裏大叫：「中央飛機來了呀！你們快來看中央的飛機呀！」全樓的人們都被叫醒了，大家興奮的跑到門外的土坡上，歡呼鼓掌，圍攔并喊着「我們天天盼望的中央飛機今天可真的來了！」——轟動，鼓掌，歡呼，與天空軌軌的機聲互相交應着，一共是二十七架，九架一排，分成三排，很安靜的在頭頂上飛過。這時吳小妹輕輕的問園棟：「園哥哥，怎麼飛機不下蛋呀？」陸太太站在傍邊聽了向吳小妹搖手說：「倘若飛機這會兒投下炸彈，豈不把我們都炸死嗎？」

「我情願給它炸死！」——吳小妹很天真的說。
「小妹，你這話是甚麼意思？你講給我聽？」——園棟頗驚奇一個年紀這麼小的孩子會說出這樣血性的話。小妹羞答答的不肯回答，園棟忙插嘴說：「苗先生問你，快說，小妹！」

「我希望我中央飛機能多炸死些日本鬼子！」
吳小妹聽了這句話，鐵生忙把她抱了起來，在她的嫩紅的小臉上重重的吻了一下說：「真聰明，我真喜歡你！」

這時飛機的尾巴在碧藍的天空裏吐出一道道的白烟，接着又吐出無數五顏六色的紙片，造成天空前所未有的美麗景象。大家又是一陣歡呼鼓掌。

「那是甚麼？」——好像下雪似的！——吳小妹驚奇的問。
「是飛機散發傳單！」——鐵生。
大家的目光都注視着傳單降落的地點，有落在屋頂，大街，落到河的中心，右的正岸在這河堤上，大家都爭着去搶！有許多人沒有抢到非常失望，園棟居然搶到了一張，

大家又搶着看，鐵生從講壇圍欄高聲朗誦：國棟就站在土墩的最高處，用尖銳酸腐的嗓音當衆朗誦：

「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二、打倒日本軍閥！」

「三、打倒全島界的法西斯強盜！」

「四、全世界反侵略國家聯合起來！」

「五、我們是爲民族的自由獨立而戰！我們是爲正義和平而戰！」

「六、我們要收復東北及其他所有的失地！」

「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抗戰到底！」

國棟朗誦一句，大家不自主的也跟着喊口號似的叫一句，情緒異常緊張熱烈！往常在租界裏遊行，或喊口號，那些巡捕照例要干涉或禁止，今日他們不但如此，反而

加入，自動的一同歡呼！

我們的鐵鳥散發傳單以後，便很安靜的循着原道而去，衆人的目光一直送到天邊，等到牠們隱入遼遠的雲層，跨山越海，安然回到首都的懷抱！

吃過晚飯，梅子怕打牌，提議去看電影，國棟頭一個附議。

秋紋也忙說：「最好苗先生請客！」

「好，我請客，姑母去嗎？」

「今晚上我可不去。」——陸太太。

「媽媽不出去，在家裏幹甚麼呢？」——國棟。

「你三姨媽說今天晚上要上這兒來。」——國棟聽了沉默着片刻，敏七顯出不快的神色。

鐵生忙叫了院子裏的小朋友美美、健英、吳家小妹一同去看電影。

雖然時局這樣艱難緊張，電影院還是擠得水洩不通的人。鐵生這一羣就在樓下的後

排坐下。前頭放映的是一個卡通滑稽片，沒有多大味道。正片中國抗戰一開始，大家

馬上沈靜下來，在明亮潔白的銀幕上映出一位巨人，舉着兩支武器，他就是領導中國抗戰

的蔣委員長，頓時全場如雷，全場歡呼欲狂，這樣熱烈的進行着有十多分鐘之久。接着

是一幅升旗典禮的畫面，所有在坐的人們都肅然起立致敬，同唱國歌，看青天白日滿

地紅的旗幟升入雲霄，在自由的天空飄揚！久沒有看見國旗的天港市民，這時都興奮的

流出淚來！鐵生和國棟也取出手帕擦眼淚，吳家小妹更是愛國情深，流淚的淚珠

了牠的衣袋！這不是感傷之淚，而是久抑了的情緒與愛到了極度的真誠表現！其次現在我們面前的是我們的戰士，一排排着一排，一隊跟着一隊，協調的步伐，英勇的姿，吹着悠揚雄壯的軍號，森嚴英武的在每個觀眾面前映過！這使每人的心弦高度緊張震動，他狂叫歡呼，他們手舞腳蹈！——他們簡直興奮得入狂了！

像這樣的畫面一幅又一幅的映過，使了每個人空前未有的快愉與安慰。這一「中國抗戰」的影片就是一般民眾戰時的精神食糧，影片完了，觀眾還會戀不肯離開影院，後經院主再三宣佈「明天請早，大家繼續強」去。

出了影院，鐵生這一羣都很興奮的向着歸途邁進，一路上還是滔滔不絕的批評着「中國抗戰」。柔靜明媚的月亮已到天心，深秋的晚風吹來，略帶寒意，但在影院裏張熱烈了數小時的人們；這時吸着清涼空氣，反倒覺得舒適。鐵生、國棟等無意中在馬路上列成一行，整齊的步伐，活潑的精神，有如剛纔在銀幕上見到的戰士。每人的心裏充滿着抗戰熱情的火燄！

「表哥，無論如何，我要跟您到南邊去！」——國棟這句話的口氣像鐵生一般的堅硬。

「還是那句老話：就怕姑母不讓你去！」——鐵生辯駁的說。

「母親讓我去，更好；她不讓我去，我也要去；總之，我非去不可！我要得到自由的中國，呼吸自由的空氣！」——說到這裏他們的步伐更爲矯捷有力。

「國棟，我很佩服你！這樣有眼光，有魄力，你簡直不啻一個十五歲的少年！」——梅子聽了國棟的話，似乎很受感動。

「新中國的青年應該如此！就是那個中途不幸犧牲了的屈小弟，雖然是個農家之子，但他那服務勇敢的精神，也使人敬佩。這都在在表明新的中國正在生長，進步！」——鐵生興奮的補充。

大家的步伐愈來愈快，兩肩和秋衣漸漸落在後面了。吳小妹雖合不上步伐，但她能跑，大人走一步，她跑兩步，所以她不但未落後，有時還跑在衆人的前頭。「小妹，當心點兒，別摔跤！」——衆人不斷的這樣警告着她。

回到家裏，陸太太一個人坐在客廳裏玩「天九牌」。大家就將圍觀着的「中國抗戰」帶給她的，她似乎不十分感到興趣，却把剛纔三姨媽爲了蘭兒的婚事到這兒來的情形，噲噲噲噲的說了一大套，國棟實在不愛聽，便回到陸室裏睡覺了。

次晨，吃過早飯，鐵生打算出去看看王秀庭回到天津沒有，正走到大門口，一個郵差拿着一封信問：「你們這兒有沒有一位苗新芽女士？」看門的說：「沒有」；鐵生聽了忙走過去一手把信拿過來說：「這是我的信！」郵差覺得很奇怪，信封上明明寫着「女士」，爲甚麼這位先生要拿去呢？後經鐵生解釋說：「這信是我的朋友的，寄到這兒託我轉交的！」郵差纔走了。

喜出望外的，這信是東全、漢文他們寫來的。鐵生一面看信，一面去被，走到樓梯口就像小孩子似的高興喊着：「孩子！東全、漢文來信了！」梅、秋等聽到是東全、漢文的信，都像瘋了似的跑了出來，擠在鐵生後面看：

「鐵生：

「自從離開了『冬不老』，這村裏彷彿失去了一位賢明慈祥的家長，但我們並不難過，因爲深信我們的家長在不久的將來必會回來。家長雖不在家，我們這些孩子們却依舊很乖，甚至比他家還更乖！都照着道規着他規定的計劃工作，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前進。而且，有德高望重的龐大爹監理着我們。」

您和梅子、秋敏、爾昌幾位同志走了以後，鬼子會到我們村裏來過兩次：第一次是來尋找我們活埋了的那些『皇軍』，他們的來勢雖然兇猛可恨，但經龐大爹出面和他們虛爲周旋，結果敷衍得還好，沒有露出一點痕跡。第二次是縣城裏的土匪擄匪龍馬三，帶着四個鬼子來找您，說他們的『司令』要請您進城去談話。我們說您不在，他們就問您上那兒去了！我們說您回東北去了。他們不信，經我們再三解釋，他們還不信，最後，他們終於很強暴的把龐大爹架走了！截至現在止，龐大爹已經去了三天還沒有回，我們現正多方設法營救，請您放心，不必爲這事操心。總之，我們現在完全採取游擊式的鬥爭：敵硬，我們則軟；敵軟，我們則硬；敵明，我們則暗；敵虛，我們則實；白天我們是愚蠢的農民，晚上我們是英勇的戰士！我們出沒無常，弄得他們摸不着頭腦！

幸而您離開了這兒，不然敵人決不肯放鬆您！據傳這一次他們不請您做維持會長，而要挾您出來做教育局長。這是一個美好告辭龐大爹的。

近來我們也常進城，爲的是多偵察些敵情。最近我們偵察敵人運到了一萬多箱汽油存在車站，同時他們正計劃在城外關帝廟附近建築飛機場。這些我們決不會輕易放鬆的，我們既不能自行建設，必予以重大的破壞，使他們在中國的土地裏永遠不能得着安寧！鐵生，請您繼續着我们的注意吧！

在外形，我們現在完全是地道的農民裝飾，使敵人不懷疑我們；在精神上我們現在也不像事變開始時那樣害怕，我們感謝抗戰給了我們這樣堅苦寶貴的磨練，將我們磨練成鐵一般的冷靜，堅強！

國旗，依然在我們村裏的高空飄揚。不過為顧及環境起見，當我們得着情報：敵人要到村裏來的時候，我們便將國旗暫時降下，待他們走了我們又將國旗升起！我們決不屈服！我們要在任何艱難困苦的環境中表現堅苦卓絕奮鬥到底的精神！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們的國旗依然在天空自由飄揚！

你和同志們都好嗎？龐大爹、龐大媽常常惦念着龐小弟。我們相信他到後方必能學習許多新的知識，這對於他是有益的。秋紋還是那樣愛哭嗎？還是那樣愛修飾嗎？我們相信她必有很大的進步。梅子怎麼樣？還是那樣蛾眉深鎖，心事重重嗎？我們希望她能樂觀起來，把握現實，向光明的路上邁進。爾昌還是那樣愛抽煙，愛說俏皮話嗎？我們對於他只有一個希望：就是請他在項上少擦點生髮油！至於對於你，我們沒有別的話，只奉勸您好好的保重您那一個瘦弱的身體。

鐵師：再會，千萬別忘了我們寫信。信可由城內郵局王石心轉交，因為他也是我們的同志，決不致有誤或遺失。祝
您和諸同志康健！

生東全、漢文同啟。

大家看完信都非常興奮！只有爾昌一言不發。

「他們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每天還照舊升旗，真是難得！」——梅子從鐵生手中拿信過去細看。

「怎麼龐大爹又被他們架走了呢？」——鐵生背着手，皺着眉，在屋內踱來踱去。

「他們還念念不忘龐小弟呢！唉！……龐家真够得上一門忠義！」

大家沉默着。屋子裏頓時籠罩着一層陰鬱之氣。鐵生從梅子手上又把信取過來細看。

爾昌斜躺在床上抽着煙捲。

「你真是烟鬼！你看東全他們來信不是叫你少抽煙嗎？」——秋紋板起面孔向爾昌說，爾昌即報之以微笑。

「你還好意思笑嗎？」

「我不笑，難道叫我像你動不動就哭嗎？」

「我笑罷你甚麼事？我又不像你擦着滿頭的油！叫人笑說我油頭滑腦！」

「可是我還要抹口紅！」——顧昌決不放鬆，馬上又這樣反攻了一句。

「我愛抹口紅！怎麼樣？你說！你說！」——秋紋聲勢兇猛的逼近顧昌，彷彿要與他動武似的，梅子忙把她推開說：「你們真像小孩子的脾氣，一會兒鬧，一會兒笑！」

「不准鬧了！」——鐵生驟然把手在桌上一拍，這他們纔都不敢開口了。顧昌似乎滿不在乎，腳着一枝烟捲下樓去了，秋紋則倒在床上嗚咽的哭泣起來。

樓榜上有脚步聲，梅子忙把房門關嚴。接着園棧就敲門進來，秋紋笑得兩眼紅腫，怪不好意思的，便忙回到自己的房裏去了。

「表哥，大門口來了一個皮匠，說是找您的！」

「甚麼！一個皮匠找我？」——鐵生頗爲詫異。

「這倒是怪事！讓我先去看看！」——梅子說着就和園棧跑到門口去看，果然一個皮匠站在門口，擔子放在身傍，他一眼着梅子便笑着說：「您不是吳小姐嗎？我找苗鐵生先生！」

梅子將這人上下打量了一下，彷彿在甚麼地方見過的？可是驟然間又想不起來。那人又笑着說：「您不認識我了吧？——我叫王秀庭，前幾天咱們不是在鄉下見過一次嗎？」——這樣梅子纔恍然大悟，忙笑着說：「我的眼力真不行，對不住，原來是王先生，請進來坐！請進來坐！」

王秀庭將擔子挑進了院子。鐵生聽說是王秀庭，趕忙從樓上下來迎接。院子裏的孩子們聽說是一個皮匠會苗鐵生，爲了好奇，也都圍了過來。

「哦！秀庭！你甚麼時候回來的？我正打算去找你呢！」——鐵生忙走過去與那人握手。

「昨晚剛到。」

「使命完成了？」

「一切都照計劃實現！」

「Congratulations！」——鐵生說着又熱烈的與秀庭握手，表示無限的欽佩。接着又說：「老兄真好像孫悟空似的，一日數變：一會兒商人，一會兒廚子，這會兒又是皮匠！行，行，真行，佩服得很！」——鐵生說着就在秀庭的肩膀上拍了幾下。

「我很想拿王先生給我補補臉上的皮鞋！」——梅子很幽默的說。

「好呀！吳小姐，請您坐下吧，我一定給您編得好好聽！」

「您要多少錢呢？」

「吳小姐的事情還不好辦嗎？——您不給錢也不要緊！」

這一段對話把圍在旁邊看熱鬧的孩子們弄得莫衷其妙。吳小姐這時也喊着：「皮匠——皮匠！給我縫縫腳上的皮鞋！」——她說着就將一隻腳伸到秀庭的面前，把大家都弄笑了。

「這位小妹妹叫甚麼名字？看樣子長得真聰明的。」——秀庭也笑着走過去和吳小姐拉手，可是小妹妹羞答答的往後退了兩步。鐵生就忙說：「我給你介紹一下吧：這位是陳國棟，這位是雷德美，他們兩位都是南中的高材生。這位是陳美美小姐，是培德女學的高材生。這位小妹妹就叫吳小姐！」之後，鐵生又轉向孩子們問：「你們知道這位皮匠叫甚麼名字嗎？」大家說：「不知！」鐵生就笑着說：「他就叫一個勇敢的皮匠！」說得大家都大笑了！

「我看還是請王先生樓上坐吧？」——梅子。

鐵生領着王秀庭到自己房裏坐下。梅子、秋紋也回到自己房裏去了。只是那些少年們還擠在房門口戀戀不肯散去。

「這房子倒很好，是甚麼人的？」——秀庭細細的觀察屋子，并憑窗向兩邊樓層眺望。

「這是做親的房子。」

「這房子很好，大可利用一下，做點工作！」——秀庭有所措而言。

「喂，房子倒很好，可是我日坐愁城，無事可做！」——鐵生似乎沒有了解他的意思。

「你不想在這兒做點工作？」——秀庭說着就走過去把房門關上，然後回到床上坐下，等待鐵生的回答。

「假使你願意，眼裏就有工作！」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秀庭又走過去將房門打開，在外面看了一下，見國棟、德英幾個孩子還站在樓梯口輕輕的議論。鐵生忙跟過去對他們說：「國棟，請你們到樓下去玩好不好？」

孩子們不穩了。秀庭很神秘的指着隔壁的那棟洋樓說：「你知道那裏住的是甚麼人嗎？」

「沒有注意。你知道住的是誰嗎？」

「有一個妖精住在隔壁！」——秀庭很幽默的說。

「妖精？」引起了鐵生的興趣。

「秦希根的姨太太就住在隔壁樓上！」

「秦希根？——甚麼人？」——鐵生對於這三個字似乎有點陌生。

「怎麼？你連秦希根都不知道嗎？」

「我到天津不久，不知道。」

「他就是這兒有名的大漢奸！他現在要迎合主子的歡心，改編我們中小學的教科書！要將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改成五色旗！說東北在從前就不是中國的疆土！擁護擴充甚麼『東亞共榮圈』種種荒唐絕倫的主張！不懂此也，最近他還向主子建議發行國幣，發行偽幣！——像這種罪大惡極認賊作父的漢奸，若不予以打擊，那我們還能算中華民族的子孫嗎？」——秀庭這樣激昂慷慨的說着，兩眼迸出強烈的憤恨與報復的火熱，全身的筋肉似乎都凝成了鋼鐵！

「鐵生打開房門把眼睛向外面掃了一下，然後回轉頭來很冷靜的說：

「那麼你們現在想把他幹了？」

「我們要殺一隊百！」——秀庭的語氣好似斬釘截鐵！

「這就非請你老兄幫忙不可！」——停了一會，秀庭漸漸冷靜下來。

「我幫忙！你想我能幫忙嗎？」

「你老兄不能幫，那麼誰能幫忙呢？我希望你老兄到南邊去以前，能跟我們一同完成這件偉大的革命工作！」——秀庭說着就在鐵生的肩膀上沉重的拍了兩下。

「好！老王，你說怎麼幹？」——鐵生驟然興奮的站了起來，兩眼閃着秀庭

又忙把房門打開，往外看了一眼，見國棟又站在樓梯口上。

「國棟，你又站在這兒幹甚麼？」——鐵生。

「飯好了，請表哥下去吃飯！」

「你上樓來好久了？」

「我剛上來。」

「好，你先下去。我們就來。」
國棟下樓之後，鐵生又將門關住，然後向秀庭問：

「你告訴我，怎麼幹法？」

「我怕我們剛談的話，那個小孩子都聽見了？」

「不會的。萬一聽去了也不要緊。他非常可靠。他是我的表弟，是一個很有血性，很有希望的青年！」

「既是這樣，那很好。」——秀庭就輕輕的在鐵生的耳朵裏說了許多話，同時又向窗外隔壁樓房指了指下。

「那麼他本人是不是住在隔壁？」——鐵生又問。

「一三五的晚上，他準住在這兒，二四六就住在日本租界太太那邊！」——秀庭說着就由袋內取出一張像片交給鐵生。「你看，這就是他的照片！」鐵生將像片接過來仔細看了一下，笑着說：

「像這樣重大的任務，交給我你放心嗎？」

「笑話！像你這樣一位從五四運動就做革命工作的老革命家，還會誤事嗎？」

「好，既是這樣，就讓我試試！這張像片就放在我這兒。」

「祝你成功！」秀庭熱烈的與鐵生握手。

「還有七天，就是九·一八，我希望在九·一八以前能夠完成任務，給那些漢奸們

一個好頭棒！」

「好！」——兩人又作了一次更熱烈的握手。

兩人興奮的開了房門，下樓去，不料國棟又毫無聲息的站在樓梯口，他看見鐵生從房裏出來，忙說：「飯涼了，請您兩位快去吃吧！」

「我謝謝。我要回去。」

「格外客氣，王先生！」——國棟。

「不是客氣，改日再來叨擾吧。」

「希望您常來和我們談談。」——國棟陪秀庭送秀庭出門。

「王先生不是一個真的皮匠吧？」——國棟。

「您看他像個皮匠嗎？」

「銅頭像的。可是他不是一个真的皮匠。我知道他是幹甚麼的！」——國棟很玩皮

的跳着說。

「那麼，你說他是幹甚麼的？」

「我現在不說，待晚上沒有人時候我再告訴你！咱們先去吃飯吧。」

次日，鐵生坐在大門口整整的觀了一天，但沒有出甚麼線索，隔壁的大門老是緊閉的閉着，偶爾見着一兩個僕人從裏面進出。直到深夜，鐵生纔回到自己房裏休息。他心想今天不是星期一嗎，怎麼那個漢好沒有來呢？

次日，他又偵探了一天，還是沒有絲毫的線索。

第三天，在上午十點多鐘的時候，隔壁門口來了一輛很漂亮的最新式汽車，後面車廂裏坐着沒有人，前面除了司機還坐着兩個穿黑衣服黑帽的粗漢。其中一個嘲着一枝烟捲裏面出來上車走了，一會兒又笑嘻嘻的很恭順的陪着一個十七八歲打扮得非常妖艷的女子從裏面出來上車走了。那女子隨上車的時候告訴看門的老頭兒說：「今天不回來吃午飯。」

鐵生想這女人大概就是秀庭那天所說的「妖精」！鐵生便將那汽車的號碼——三七五四——記下，並且對自己說：姑且候她回來再說，看她是否和他同來？——這是鐵生三天以來偵探出來的唯一成績。

這幾天陸太太和院子裏的人們都覺得奇怪，爲甚麼當鐵生老是坐在門口，彷彿期待甚麼似的？

「鐵生，快進來吧，老坐在門口幹甚麼？」——陸太太說。

「我知道表哥坐在門口做甚麼！」——國棟搶着接嘴。

「你說我坐在門口幹甚麼？你說。」

「表哥坐在門口等一個人！」

鐵生聽了有點兒驚異，然而故作鎮靜，又接着問：

「你說我等甚麼人？」

國棟便在鐵生的耳朵裏輕輕的說出「麥希根」三字，還把鐵生嚇了一跳，心想這孩子怎麼會知道的，於是忙將國棟拉到對面河堤的草地上，看了四面沒有人便問：

「國棟，你現在好好的告訴我，你怎麼會知道的？」

「那大那個甚麼說的話我通通聽見了！」

「你全聽見了？」——鐵生聽了更是驚異。

「表哥，請你別害怕，我決不會讓你的事！並且我還願意幫助你早日完成這使命！」

「——國棟從牆上的窗鐵生表白。」

「……？」——鐵生被驚的舉起右手，雙眼凝視着他，先頭似乎很懷疑，後來終於表示沒欲得，偏頭。

「難道你不信任我麼？」

「我完全信任你，我早就看出來了你不是一個平常的青年，你有極大的熱情和抱負！可是希望你嚴守秘密！」

「表哥請放心好了！」

次日，王秀庭又來了。今天他扮了一個電器工人，鐵生見了便笑着說：「老王，你真行，一天一個模樣！」

「我們做特務工作的人非這樣不可！」

鐵生將這三天偵察的結果報告給秀庭，秀庭也給了他許多新的情報。同時他交給鐵生兩枝手鎗。

秀庭說有好一陣話纔走了。

鐵生將手鎗放一枝在自己身上，那一枝便藏在床上的棉絮底下。一個人在房裏踱來踱去，心裏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便將國棟叫進房來，和他又說了許多方法。然後取出秦希祺的照片給他看。

「你認識他嗎？」

「可不是他！這入常常在隔壁進出！」——國棟從鐵生的手中把照片接過去細細的觀察。

「我們甚麼時候下手呢？」

「待他下汽車的時候，我們就給他一鎗！」——國棟很勇敢的說。

「這不行！他有保鏢的！而且這樣我們自己很危險！」——鐵生。

「那麼你說甚麼時候動手呢？」

鐵生背着手，在房裏走了幾個圈子，坐在床上沉思了半響，更走到窗子跟前向外看了一陣，然後慢慢的回轉頭來說：

「最好去找一個最熱鬧的公共場所，或非常僻靜的地方！」

「那麼我想法子打聽一下，看他常到些甚麼地方！」

「對了！這是我們第一件應做的工作！」——鐵生很歡快的在國棟的肩膊上拍了！

第二天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又發見三三五四的汽車停在隔壁的門口。國棟便將自己的自行車預備在門口放着。果然，秦希根和他的姨太太從裏面出來上車走了。國棟忙騎着自行車拚死命的在後面跟着，但無論自行車怎麼廢，畢竟趕不上汽車，所以穿過兩條街就看不見那汽車的踪影了。但他毫不失望，仍騎着車在各街上繞了一點多鐘，終於發見三三五四的汽車停在大光明電影院門口。

他便買了一張票進去看電影，先在黑暗中看不見任何人，直等到休息的時候，他纔發見秦希根和他的姨太太坐在樓上正中的包廂裏。國棟馬上飛也似的跑回去報告鐵生，鐵生聽了心裏衝動了一下，打算帶着手槍同國棟一塊兒去，但仔細一想，今晚未免過於倉猝，失敗了反而不好，便又猶豫起來。

「快點走呀！表哥！」——國棟急迫的催促着鐵生。

「不，國棟！今晚準備不夠，我想還是緩一下動手，慎重一點好！」——鐵生說着又把這事的利害關係很懇切的向國棟剖解了一番。

鐵生與國棟的行動，這幾天的確惹起全院人們的注意。而且兩人常常一塊兒出去，但誰也不知道他們的真正祕密。今天因為太陽特別溫暖，梅子看見陸太太晒被褥，便也上樓去把自己的和鐵生的被褥都抱了下來晒，可是忽然在鐵生的棉絮底下發見一枝手槍，梅子非常驚異？因為她一向知道苗鐵生是沒有手槍的，於是就到隔壁房裏把秋紋叫過來，她也猜不出這手槍從何而來，正在此時鐵生與國棟從外面回來，梅子和秋紋又忙把手槍藏起。

「你們在這兒幹甚麼，把床上弄得這樣亂？」——鐵生。

「我們看見陸伯母晒被子，所以也想把苗先生的被子拿下去晒晒。」——梅子。

鐵生一句話沒有說，筆直走到床邊把棉絮掀起，可是沒有看見他的手槍，他很驚異的注視着梅子和秋紋的表情。

「棉絮底下的東西呢？」

「甚麼東西？我們沒有看見呀？」——梅子故意裝做鎮靜。

「你們究竟在搗甚麼鬼？」——鐵生似乎很生氣。

「您床上究竟放着甚麼珍貴的東西，您這樣着急？」——秋紋笑着問。

「手槍！」

「你這手槍幹甚麼？」

「自然有我的用途！」

「裝漢好用的！」——國棟忍不住說了出來。

「裝漢受？那兒有漢好？」——梅子、秋紋接着很嚴肅的問。

「我們隔壁就住着一個大漢奸，你們還不知道嗎？」——國棟率性一口氣痛快的說出來。

鐵生看見一切瞞不住她們，索性把爾昌叫了進來，便將秦希根的事情通盤的告訴她們，希望她們慎重，千萬不要洩露秘密，並且將這事的重要性告訴他們！他們聽了都非常興奮，激昂，並且都要求參加這件効忠於祖國的偉大工作！

秀庭和鐵生又會商了幾次。院子裏的少年們，這幾天顯着特別興奮，活潑，但每人的臉上都帶着一種神秘的氣色。

這是九月十七的夜晚九點四十分的事情：天上佈滿了烏雲，象徵着大風雨就要襲來。可是大光明電影院，還是像平常一樣，擠着滿滿的觀眾，原因是今晚改映五彩新片「風流海盜」。影院門口陳列着一排排的雲亮汽車，三五四也是其中的一輛。

在影院裏上正中的包廂裏，一對男女貼着緊緊的坐着，男的看上去有三十五六歲的樣子，油亮亮的分髮，蓄着一撮東洋短鬚，穿着嶄新的灰色哩嘍西裝，口裏啣着一枝雪茄烟，左手撫着那個女人不斷的微笑。那女人大約十七八歲，青黃的臉上塗着濃厚的脂粉，蓬鬆的髮髻，穿着一件淺紅印度綢的旗袍，口裏鑲着兩顆金牙，左手的中指戴着一個鑽石戒子，她也同時不斷的向那男人瞷眼，微笑，笑時她的金牙更顯得光亮。

鐵生頭一個上樓，帶着吳小妹坐在他們的背後！

國棟懷着一枝手槍坐在他們後排的右邊。

秀庭亦了一個香煙的小販在門口把風！

秋紋陪着梅子提着一個透明的金魚缸，裏面養着好幾條美麗的金魚，從影院的東頭向西走，爾昌假裝和他們不相識，喝得醉醺醺的由西向東來，他們故意的撞了一個滿懷，結果把金魚缸打得粉碎！梅子和秋紋一把將爾昌死死的扭住不放，大哭大鬧，於是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圍圍的將他們圍住，站在影院門口巡捕的巡捕，這時忙趕了過來趕解！

這時秀庭急忙溜進影院發了一個暗號！恰好，銀幕上的海盜正在放槍劫擄船上的

個女人，正在這驚駭四起，緊張萬分的場面之際，國探抽出槍來對準着前面包圍着的男人射擊。槍聲兩響，那人仍未倒地。鐵生看見又英勇的連射了三槍，結果了那匪漢好。起先，他裝裝未注意，以為是銀幕上的槍聲，直等到那女人在叫「救命」！觀衆纔突然大亂起來，鐵生就忙把手槍悄悄的塞入吳小妹的外衣口袋裏，待電燈開了的時候，他們都早已離開了影院！

梅子、秋紋等經巡捕排解以後，聽說影院裏發生了兇案，便和巡捕一同跑進去看熱鬧！

「這死的真是壞人呀？」——梅子故意的問那正在檢查屍首的巡捕。

「秦希根！」

「他爲甚麼會被人暗殺呢？」

「他是一個危害國家民族的大漢奸！」——擠在裏面看熱鬧的人們都這樣嘆息着。

【四】

次日，英租界成了被捕的世界。日本一面威脅英國當局，限期緝兇；一方面封鎖租界，使裏面的糧食蔬菜的來源斷絕。同時選用種種卑鄙陰險的手段來恫嚇。全國的報紙都展開了地位刊載秦希根被刺的消息，對於行刺的志士備極讚揚！

鐵生這一黨已託其西友代訂船票，準備即日南下。王秀庭的住處已數度被檢查，租界當局也明知「秦希根事件」是王秀庭這個人幹的，然而表面上不能不敷衍緝兇，但一經偵緝組織與日本軍部却愈逼愈緊，與他們兩星期交出兇犯，否則開始攻打租界！其代表隊早已在租界自由行動了，這使租界裏的居民都感到惴惴不安。

鐵生這一羣自從幹了那件英勇的事件以後，便都隱居在家，讀書閱報，不輕出大門一步。連陸太太也覺得奇怪，爲甚麼這些孩子們從來這樣安寧？一天，鐵生藏了一點要緊的事情必須自己到得報局去一趟，在中途，他發見兩個一黑衣人一跟在他的後面，他心裏一閃，暗想，然後由報局的門前繞道回到家。回到家裏他將這事告訴梅子、國探

「我們還是趕早離開這兒吧！」——梅子聽了鐵生的報告以後這樣說。

「我已經託人訂船票。」——鐵生。

「表哥，請您多訂一張船票，我決定跟您到南邊去！」——國棟。

「姑母答應了嗎？」

「現在也管不了這些，在這兒我實在感到痛苦，再這樣下去，我就會悶死！」

「你到南邊去自然很好，不過姑母的意思你也不能不相當的顧及。」

「表哥，我並非不尊重她老人家的意思，可是現在困難愈來愈多了：她希望我終年終歲在家裏，吃了睡，睡了吃，替她討兒媳婦，給她生孫子！您想，表哥，我一個年青的人怎麼能幹這個？」——國棟的話氣蘊藏着無限的痛苦與憤慨！

「她一定要逼你娶親！」

「聽說日期都擇好了！」

「這可是姑母的不對！一個十五歲的青年如何能娶親呢？」——鐵生皺着眉頭想了一會兒說：「表弟，你別難過，我去給姑母說，請她老人家不要這樣做！」——鐵生說着就往樓下走去。

這時陸太太一個人正在房裏哭泣，口裏時時呀呀自言自語的說着：說兒子如何不聽話，說丈夫為甚麼死得這麼早，留下她一個人孤單單的在世界上活受罪；……見鐵生進去也顯着愛憐不睬的樣子。

「姑母為甚麼又生氣呢？」——她還是低着頭咽咽啜泣，對於鐵生的話似乎沒有聽見。

「姑母，表弟兄竟年輕，有甚麼事情便惹不痛快，儘管教訓他，蒼港人家何必難過呢？」

「現在人人大心大，我也管不了他！」——陸太太與了一把鼻涕，揩着眼淚說。

「聽說蒼港人家打算給他娶親，是嗎？」

「是呀，就是為這事你表弟近來天天給我鬧！蘭兒你不是見過嗎，多麼好的一個孩子，長得也頂不錯的，又是親上加親！」——陸太太這時慢慢抬起頭來，止住了哭泣，鐵生就把放在梳粧台上的水烟管順手遞了給他。

「可是表弟今年纔十五歲，似乎……」——鐵生的話還沒有說完，陸太太就接着說：「你的姑父不也是十五歲就娶親了呀！」

「不過，姑母，現在時代不同了，表弟還應該讀書！」——鐵生帶着反對口吻說。
「他娶了親，不是照樣可以上學嗎？反正你的姑父留下了一點錢，還勉強可以養活他！」

「這事還請姑母多多考慮一下，我覺得國棟還沒到結婚的年齡！」

陸太太見鐵生反對，似乎很生氣，便板着面孔說：「好，你們都是新學派！我是老古董！反正我們這種人就快要進棺材的了！」鐵生這時只得忙笑着說：「姑母的福氣真好，有表弟這麼一個孩子，說不定他將來能夠幹出些轟轟烈烈的事業！而且他非常勇敢，譬如這次秦希根的……」

「甚麼？」

「不，我是說表弟對於秦希根的案子分析得很清楚，他說這是漢奸必然的下場！」——鐵生知道剛纔有點失言，又忙這樣補着說。

「唉，我也不希望他做甚麼大事，我只希望他能把陸家這根苗傳下去。你可知道你的姑父一共有四房，現在只剩下你表弟這一根苗！」

「就是要娶親也不必這樣急！聽說已經定了十月初一，是嗎？」——鐵生假裝不知道，故意這樣問。

「這倒是的，的確也來不及準備，我本想延到臘月辦事，好讓各方面都有個準備，可是蘭兒的交母說既是訂了，就索性趕快接了過來吧，在這兵慌馬亂的時候，把大姑娘放在家裏也實在不放心。這樣也好，蘭兒過門以後家裏也可以熱鬧點兒！」——陸太太一面吸着水烟，一面這樣囑咐着：「再說王瞎子也給他們看好了日子，說十月初一是一個最吉祥的日子，宜於娶媳嫁女，並且說錯過了十月初一今年就沒有好日子了！」

鐵生見姑母越說越不像話了，便想改換題目，從另一方面來打勸她：「姑母同我一塊兒到四川去玩玩好不好？聽說成都頗有北平的風味，最宜住家，養老，而且那邊物價不高，飲食也很方便！」

「這都是辦不到的事，孩子！我何嘗想不到南邊去玩玩？可是你姑父的墳墓留在這兒誰來看管？唉，若是你姑父在世，何至使我現在來受這種罪！」——陸太太說到這裏又流下淚來。

國棟這時也走了進來，見母親仍在哭泣，便忙過來安慰：「請媽別哭吧，任何事情我都可以聽從你的命令，只求媽別強迫我和蘭姊結婚！」

「別的事情都可以任你的性子，只有兩兒這門親事非聽我的不可！」——陸太太說着把水烟袋重重的放在梳粧臺上。

「我甚麼事都可以聽媽的，惟有這件事……這是我的終身大事，我自己應該作主！」——國棟說着就一氣衝了出去，鐵生忙趕了過去一手拉住他，陸太太却已氣得放聲大哭。

鐵生見他母子已鬧成僵局，便索性把國棟拉到走廊上作一番懇切的勸導，教他對母親說話不應該那樣火氣，有甚麼事情應該平心靜氣的說。國棟呆呆的坐在一張藤椅上，浮腫的眼睛裏泛出絲絲的淚光。陸太太的哭聲達於窗外，梅子、秋紋這時騎着也從樓上趕了下來解勸，但依然無效，鐵生便很溫柔的拍着國棟的肩膀說：「好表弟，進去，去給母親陪個不是！無論如何，她總是你的母親！」國棟的熱淚滾滾的流在衣襟，然後慢慢的站起來說：「對於這個家，我實在厭惡了！」

鐵生推着國棟走進寢室。陸太太愈哭愈傷心，鐵生做了一個手式，國棟纔慢慢的走到母親跟前說：「媽，請你老人別生氣，是我不會說話，剛纔惹你生氣了！」——說着熱淚又滾了下來，鐵生這時也忙說：「好了！好了！好了！姑母請別生氣了吧！表弟已經知道他錯了！」梅子、秋紋這時又站在旁邊說了許多好話，陸太太這纔勉強止住了哭泣，鐵生就忙把水烟袋遞給她。國棟獨立在旁邊呆若木人，蒼白的臉上顯着無限的痛苦。

這時外面一陣笑聲，隨着走進一位四十多歲的婦人，肥胖的臉上敷着濃厚的脂粉，粗矮的身體穿着一件狹小的淺粉色旗袍，放大的小脚上套着二雙西式皮鞋，老遠就跳着二雙小眼笑嘻嘻的喊着：「嗚嗚，我一猜就知道你們都在家！」

「啊，三姨媽！請這邊坐！請這邊坐！我早就猜着你今天要上我這兒來的！」——陸太太也陪着笑臉迎了過去：「怎麼蘭兒今天沒有一同來？」

「是呀！我也叫她過來看看國棟，可是這孩子真不大方，這幾天聽說定了親，反而有點拘謹！」——三姨媽說着就一屁股坐在靠近梳粧台的椅子上。「其實自小一塊兒長大的表姊弟，有甚麼害羞呢？」——陸太太忙將自己手上的水烟袋遞了過去。鐵生、梅子等這時都溜上樓去了，國棟也想溜走，可是陸太太喊着說：「國棟，你還不叫三姨媽？」

「三姨媽！」——國棟勉強的這樣說了，又低下頭要往外走，可是那位胖婦人忙接着說：「今後你應該叫我丈母娘了！國棟，怎麼這樣久不上我那邊玩去？也不去看看你？」

的蘭姊？」——國棟低着頭不知在想些甚麼，似乎沒有聽見她的話。陸太太又忙說：「國棟，三姨媽在給你說話呢，你聽見沒有？」

「這孩子今天怎麼啦？是你罵了他？」——三姨媽似乎看出國棟的悵悵的神色。

「不，這孩子也跟蘭兒一樣，聽說要娶媳婦了，也有點害羞！」——陸太太忙掩飾着說。

「其實自幼一塊兒長大的，有甚麼害羞呢！國棟，明天到我那兒去吃午飯吧，去看蘭姊給你打的絨線衣！」——三姨媽說着又和陸太太嘻嘻哈哈的談了許多關於迎親的瑣事，國棟站在旁邊聽着實在心煩，便一溜煙跑上樓去了。

鐵生正從樓上下來要出門。

「表哥，您要上那兒去？」

「王秀庭先生剛讓家人送信來，叫我即刻上他那去一趟。」

「我跟表哥一同去，就在家裏實在悶得慌！」

「也好，可是你得告訴姑母一聲。」

「秀庭的住處近來常在遷移，有時一日三遷。還并非提防租界當局的捕緝，而是怕爲組織賣出黨奸來想擊！甚至很好的朋友這時也不知道他的真實住址。國棟跟鐵生左拐右轉，右轉角，走了十幾條街道，好容易到了他們的目的地。

這是英國輪船公司堆貨的庫房，完全是鐵板築成的。外面站着好幾個工人在那裏「觀風」。鐵生將秀庭的信給他們看了，他們便很驚慌的引着他們進去。倉裏面漆黑，全憑兩枝放在中間桌上的紅燭射出微弱的光芒。裏面坐着二百多個漢子，但看不清每人的輪廓，只見他們像蠟一般的凝在一團，聲息靜穆。王秀庭站在他們的中心，正在演說，搖擺的燭光映在他那黧黑的面龐上，使他前額具有特性的筋骨愈顯凸出。他不斷的舉起他那粗壯的手臂，口裏發出極重剛毅的嗓音！他好像是一根鐵柱挺立在他們中間。他看見鐵生和國棟，便忙走過來招呼，并向大家介紹着說：「這兩位就是刺殺漢奸秦希根的英雄！」接着就是一陣熱烈的鼓掌！

「現在好透了，我們的英雄也來了！日本強盜現在限期交出他們所謂的兇手——這就是我們的英雄——英國當局因爲要集中力量對付歐洲的強盜德國，所以不能不暫時緩慢東方的強盜日本！若是英國不交出我們的英雄，日本就開始攻打租界，斷絕租界的食糧

的強盜日本！若是英國不交出我們的英雄，日本就開始攻打租界，斷絕租界的食糧

「我們當然不能交出我們的英雄，雖說他們是不怕死的，但我們要留着他們為國家民族幹出更多偉大的事業！」王秀庭說到這裏，有位五十多歲的排字工人趙明義突然立了起來慷慨激昂的說：「主席，我願意為我們的英雄替死！」

「你？」——秀庭先愣了一下，接着就興奮的說：「那……你也是我們的英雄！」接着又有一位中年的同志舉起他那鐵一般堅硬的拳頭，從人叢中叫了出來：「我也願意為我們的英雄去受難！」

「那他也是我們的英雄！」——秀庭的話還沒有說完，一位十七八歲的青年工人又接邊站了起來說：「主席！我也願意！我也願意！」

「那他也是我們的英雄！」

「我也……」

「我也……」

大家都這樣踴躍的呼叫着，幾乎所有在座的同志們都舉起了他們健壯的臂膀！鐵生、國棟見了這種英勇的壯舉，感動得流出淚來！

「好！好！够了！我們只要一位就够了！」——秀庭也興奮的幾乎說不出話來！這時鐵生突然立了起來，用他那尖銳激昂的聲調向大家說：「諸位同志，我與陸君很感謝諸位的盛意，感謝到流出眼淚了！不過刺殺秦希根是在王秀庭先生的領導下，我與陸君幾個人幹的！我們決不願意連累別的同志代我們去受難！我和陸君願意去自首！」

「對了，我和苗先生願意去自首！謝謝諸位的好意！」——國棟也舉着立了起來這聲補充。

「這是不可以的！一個同志只許做一次英雄！也只能犧牲一次！苗同志和陸同志既然刺殺了秦希根，我們就不能讓他們去自首！我們應該知道：國家是大家的，人人有犧牲的義務！我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了，做了二十年的排字工人，可是還沒有幹一件真正於國家有利益的事情！現在我向大家請求把這個機會送給我！」——趙明義又站了起來激昂慷慨表白他的志願。

全場的人聽了趙明義語都很感動！鐵生、國棟幾乎疑心他不是一位工人，一個普通工人怎麼能說出這樣條理清晰的話呢？

「好！趙老大，這自首的機會就讓給你吧！你婆婆還有些甚麼人？我們願意為你陪送

「秀庭沉默了一下之後這樣說。

「我家裏沒有甚麼人，我的妻子去世了！我的兩個兒子也給日本鬼子殺了！」

「那更好！我們將把你的大名編入抗戰史中，萬古流芳！」——秀庭作了最後的結

論。

鐵生這時還想站起來說話，可是秀庭忙用手止住，不料國棟又突然立了起來，很激昂的說：「主席，我想這是不公正的！我和苗先生幹的事情，爲甚麼要勞這位老先生替我們受過？我覺得這是極不公正的！我還是要求主席讓我們自己去自首！」

「國棟同志，我想你不應該強奪別同志犧牲的機會！就這樣辦吧。你還年青，將來報効國家的機會還多着呢！」——秀庭說着就走過去和鐵生、國棟、趙明義等熱烈的握手。衆人又是一陣熱烈的歡呼，鼓掌！

次日，中外報紙都登着刺殺秦希根的「兇手」趙明義到英國工部局自首的消息，開審時並且有四個中國的大律師爲他義務辯護。經過幾次的審問，趙明義的供詞都是同樣的一句老話：「秦希根是漢奸，所以我恨他！我要殺他！」無論法官用任何方式審問，他永遠是那句老話！這樣弄得英國法官毫無辦法，只好宣判趙明義患神經失常症，俟病愈再審。日本軍部對此却極感不滿，要求將趙明義引渡。英國當局先則嚴詞拒絕，後因歐洲風雲日漸緊張，祇好屈膝在日本的威脅恫嚇之下，而將趙明義送到日本軍部。

到了敵人的軍部，趙明義雖然全身被拷打得沒有一塊完整的皮肉，淋漓的血滴染紅了塵土，但他依然堅強的說那一句老話：「秦希根是漢奸，所以我恨他！我要殺他！」當他被肉刑而暈厥過去之後，那些吃人的強盜鬼子們就在他的臉上噴上幾口冷水，待他醒過來又發他以豐盛的酒肉，還加上許多甜言蜜語，用種種方法來誘供他的黨羽，但我們的老英雄依然是那一句老話：「秦希根是漢奸，所以我恨他！我要殺他！」

強盜們實在計窮策盡了：軟的利誘，硬的毒打，任何殘酷的體罰都已施遍——濃煤油，滾滾水，——一切都無效，最後強盜們只有拿出他們最兇暴的手段——焚燒——來結束這位老英雄的生命！

在鴉叫了以後的黎明時候，兩個鬼子兵將我們的老英雄從黑暗的屋子裏押到一個廣闊的空場，在那裏早已佈滿了兩排陰森猙獰的鬼影！我們的老英雄就被細綁在一個特製的鐵架上。好像耶穌當年被釘在十字架上一樣，四週堆滿着燒透了煤油的乾柴！

火着了！在我們老英雄狂叫着「中華民國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雲那，昏

暗的天空裏頓時映出一片紅光，我們的英雄，就在這強烈的火焰中，在這滿天紅光中，悲壯的殉了國！

這明義殉難的消息傳遍了天津，傳遍了全國，各地同胞都爲他悲壯的義舉所激動，紛紛舉行流痛的追悼會。他的軀殼雖被強盜們毀滅，他的精神永駐人間！

天津的環境愈來愈惡劣，在太平洋戰爭未爆發以前，英國當局還是實行着姑息政策，對於中國的抗戰雖表同情，但因着於日本的淫威，不得不面面敷衍，最近敵方不但對中國存在租界裏的五千萬白銀，對於隱居租界的一般抗日份子，尤其澈底剷除的決心，因之王秀庭這一羣的工作，也頗受到英國政府態度穩妥的影響。苗鐵生在這種壓迫環境的空氣中，更不能不提早南下，而且農建總會又函電促其即日赴魯工作。費了很多週折，鐵生居然買到了五張到青島的船票。國棟的船票雖然在內，但走與不走仍在苦痛的矛盾中掙扎。明天就要開船，而三天以後就是他母親給他預定的婚期。陸太太爲了兒子的婚事近來忙得昏天黑地，從前每晚還聽着南邊的戰事消息，現在簡直無暇及此。國棟眼看自己的前途要斷送在這不自主的婚姻上，中心悲痛萬狀！明晨就要開船，但走與不走，到現在還沒有拿定主意，這問題橫在心裏無法解決！於是他只有再求救於鐵生！

「我看你忠孝不能兩全：現在國家多難，衛國重於保家，盡忠重於盡孝！倘能攜母南去，婚事改期，那是最完美的辦法，否則只好移孝於忠！」——鐵生想了一想，這樣慨歎着說。

「這是我唯一的生路！希望表哥能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國棟緊緊的握住鐵生的手，熱烈的期望着鐵生的援救。

「我一定盡我最大的力量幫助你達到目的！」

說罷，鐵生就即刻走入姑母的寢室。

「姑母，我明天要走了，我很想帶姑母和表弟一同到南邊去！天津這個地方今後住不下去的！」——鐵生這話突如其來，陸太太聽了好似一雷巨雷。

「鐵生，我着你也和國棟一樣，還像個小孩子！你看，我能同你到南邊去嗎？——財產在這兒，你姑父的墳墓在這兒，而且再過三天就是你表弟的婚期！你看我能走得了嗎？孩子，你要走，我不能留你，可是無論如何，請你再多耽三天，給我湊個熱鬧，接接場面，過了國棟的婚期再走！」

「照理，表弟的婚姻大典，我應該在這兒幫姑母的忙。不過現在姑婆已經買妥，實在無法更改！而且……而且國棟還慶年青娶親，我也不敢贊同！」——鐵生很直率的這樣說。

「好！好！你要走，走好了，可是你不要干涉我的兒子的事！」——陸太太聽了鐵生的話氣得面紅耳熱，忙走過去把衣櫃打開，清理那些當年她自已陪嫁的金銀手飾。這時梅子、秋紋、國棟都在窗外偷聽鐵生和陸太太的談判，不料剛一開口，便形成了僵局。國棟知道事已無法挽救，便輕輕的走進屋裏將鐵生拉了出來，自己則倚在走廊的柱子上仰望蒼青天！可憐的小靈魂，這時憂鬱籠罩着他的滿臉！鐵生看着他很難過，便將他拉到樓上去，又說了許多安慰的話。

晚上，國棟避着母親的注意，清出了幾件隨身應用的衣物交給梅子，請她藏在行李裏。之後，他又和同院的小朋友們玩了一會兒，就走入寢室和母親說了許多熱情的話。「媽，聽說世界上最珍貴的是不是母親的愛？」——陸太太這時已經上床躺下了，國棟坐在床邊緊緊的握住她的手。

「自然是的，孩子！所以你應該乖乖的聽媽媽的話！」——陸太太很慈祥的回答。他目不轉睛的凝視着母親。他又情不自禁的哭泣了！

「這又是爲了甚麼，孩子？」——陸太太到現在似乎還不明白兒子心裏的痛苦。「怎麼得了！哪像快要做新郎官的人！快別哭了吧。孩子！」——陸太太拿着手帕很溫柔的爲他揩乾了眼淚。

「媽，你說國重要，還是家重要？」

「國重要。家也重要！」

「不！媽，在這個時候國比家更重要！」

「孩子又沉默着良久。」

「時候不早了，快睡去吧！你表哥明天一早就走囉！」

「是的。我想到碼頭上去送行。」

「那麼快去睡吧！」

「不，我還不睡，今天夜裏我想陪媽媽多談一會天！」

「傻孩子，你怕明天不天亮囉？」

「對了，還有明天！一個光明的明天！」——國棟說着就在母親的額上狂吻一

，這是阿標多少年來從未有過的熱情奔放的現象！「你怎麼，孩子，今夜？」——母親開始覺得有點奇怪。

「沒有甚麼，媽，明天見吧。」——國棟說着就走入隔壁自己的書房。

捨開了桌燈，伏在案頭凝思了良久，最後拿出筆來寫道：

「親愛的母親：

這是我有生以來最痛苦的時候。我流着眼淚寫這封信。信紙上每行點點就是我這時留下的淚痕。

我承認您是世界上最愛我的人，但是，不幸。您和我生長在兩個不同的時代，所以您我雖屬母子，仍不能彼此了解。我不願意要親，而您偏要逼我娶親！像您這樣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學問毫無根底，經濟又不能獨立，要親會貽誤他的前途，甚至會斷送他的生命！在您的或許認為這是一併母親應盡的責任，是「母愛」——真摯的表現；在我，相反的看法，認為這是愛的虐待，愛的傷害！所以為了我自己的幸福和前途，為了避免您錯誤了您的運用，我不能不流着淚暫時離開您，離開這個年輪似的家庭，和做個壓迫下毫無自由的环境！希望您原諒我，不要因我的出走而過分的難過。

國家已到了生死的關頭，正是我們青年報國的時候。我是您的兒子，同時也是國家的青年。這次的抗戰，是爲了求得我們民族的自由解放，我深信，國家需要我，正如需要其他一般青年一樣，挺起胸脯來參加空前未有的偉大工作。同時，我也深信國家照樣的需要您，以及和您一般年輪的婦女，我希望您，在不久的將來，也能離開這地獄似的大都市，趕到自由的中國。我們母子一同投到抗戰的陣營！

您也許爲了看守父親的墳墓而不願離開天津，其實要紀念父親，不必死守着他那已經腐爛了多時的屍骨，我們應該繼承他那永不消滅的戰鬥精神！父親不是因爲柳江公司的醜聞給日本鬼子霸佔之後憂鬱而死的嗎？那麼父親的仇人也是日本！所以我們參加抗戰，不僅是爲了國家民族的自由解放，同時也是爲了給父親報仇雪恥！

親愛的母親，不用再遲疑了，快把產婆變賣了，趕緊到南邊去，我先到那邊去候着您。我相信，母親愛子深切，決不會使她的孩子失望的！——兒國棟叩。

國棟將寫好的信封妥了，便上床睡覺，但在床上翻來覆去，通宵未能安睡。即便個頭合了一會兒眼，也是時時從噩夢中驚醒。次晨，雞剛叫，他就和織生這一羣同時起床，匆促的吃了早點。織生等向陸太太辭了行，就各人帶着極簡單的行李向輪船碼頭邁進。

陸太太也想通到碼頭送行，但經國棟阻止說：「媽媽就不必去吧，我代表媽媽送表哥好了！」

由天津到青島須先由英國租界乘小輪船到塘沽，然後再由塘沽換大輪船經過烟台到青島。廚師老陳將鐵生等的行李送至碼頭之後，國棟便將昨夜寫好的那封信交給信得回去面交給母親。

「怎麼，少爺，您不回去嗎？」——老陳把信接在手裏有點詫異。

「我送苗先生他們到塘沽去，下午就回來！這封信千萬不要忘了交給太太！」——國棟很自然的回答老陳。

「對了，我這兒還有苗先生的一封信！」——老陳忙從袋內取出一封信交給鐵生。鐵生一看，喜出望外，又是東全、漢文從多不老村寄來的信。

小輪正要離開碼頭的時候，王秀庭也化裝趕了來送行，只是汽笛已響，船已離開了繫船，所以與鐵生這一羣握手的機會都沒有得着，彼此僅揚手示意，以代話別。老陳也站在繫船上大叫：「少爺快回來呀！」

船已開出去很遠，送行人還是依依不捨，不斷以手帕向船上的人們招搖，直待船影已隱去，他們纔離開碼頭。

船剛走出港口，梅子就請鐵生把東全、漢文的信取出來看，鐵生向她表示這兒不是看信的地方。

大家都沉默着，不像平常船上的乘客那樣嘈雜，祇有機聲與水聲相應的節奏。隔日，秋紋，梅子受了這種壓鬱的催眠，都低着頭在打盹。鐵生却站在船頭，迎風遠眺。國棟則不斷的回顧正在眼前消逝的天津市！

不到兩個鐘頭，船就到了塘沽，大家又有些提心吊胆，因為這兒是從黑暗到光明之路的最後一個關口，說不定日本鬼子又要上船來施行嚴格的檢查。果然，在船靠碼頭的時候，幾個黃呢制服的鬼子，氣焰狂妄的跳上船來，將眼睛毒狠的掃射在每個旅客的身上，他們見國棟是一個學生模樣，便凶鄙的問：「你到那裏去？」

「我到青島去。」

「到青島去幹甚麼？」

「到青島去接母親。」

後來在梅子的行李捲裏查出一本中國地圖，鬼子們拿起來看了一下，很厭惡的拋入

海裏。同船的人們見了鬼子這種變質殘暴舉動，都非當怕，但莫可奈何！還有從北平剛逃出來兩個學生，因為他們的「對答」引起了鬼子的懷疑，便進了這捕；直到大雪開上，這兩個青年還沒有見回來。

鐵生這一羣總算倖倖，居然逃出了最後的虎口，在幾小時內就可以投到自由祖國的境地！船漸漸的進入了海面，碧藍青天，一望無際，一羣羣的海燕在天空飛翔，紅日映射着起伏的波浪，好像無數的金龍在海面舞蹈。船上除了五六個西洋人，都是從平、津逃亡出來的知識份子，這時都應聲在甲板上呼吸自由的新鮮空氣！在他們的心裏上彷彿解除了千鈞的鎖鍊，說不出的興奮與輕快。青年們對着自由的天地，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激昂慷慨，聲震海宇。鐵生與楠子等亦瀟灑躍跳，口中不斷的哼着岳飛的「滿江紅」詞，唱到「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異常悲壯慷慨！他們唱完了就將這詞解釋給國探聽，然後楠子又教他唱，同船的青年們也不自覺的圍了過來隨聲和唱。唱！這個歌兒大家又接着唱「九一八」與「盧溝橋」，全船的旅客們幾乎變成了一個救亡歌隊。

這樣歡唱了一點多鐘，船上茶房來請旅客們進膳午餐。飯後，鐵生進房把早晨在碼頭上老陳遞給他的那封信取出來看：

「鐵師：

這封信也許您接不到，因為敵人近來檢查郵件甚嚴。但是我們同時以不同的方式發了三封同樣的信，我們想必一封能夠達到您的眼前。

這一月來，我們主要的精力都用在破壞敵人後方的工作。昨天我們又幹了一件英勇的工作，現在報告給您聽，您聽了一定會很興奮的。

前天下午我們得着消息，說有一批敵軍要從保定開到石家莊轉入山西，其中還有幾位重要敵酋。於是，我們在當夜就將三十幾個同志分成五小隊，各人帶了鋤頭與斧子，零零星星的，潛入清風店的附近，在微弱的星光下，我們將平漢路的鐵軌拆毀了十幾丈！任務完畢以後，我們又悄悄的回到本村。在鍋叫的時候，我們遠遠的聽着火車傾覆的聲音！消息傳來，證實敵兵死亡七十餘人，其中有兩位是高級軍官！我們聽了這個消息大家都高興得跳起腳來！我想您這時讀到這個信息也會鼓掌稱快吧！

像這類的工作我們今後打算常做，因為這對於敵人的確是一種有效的打擊！我們現在已經擴大了我們的工作組織範圍，正聯合附近所有組織準備大規模的

發動游擊工作。日本鬼子雖然佔住了縣城，但我們相信他們在這兒的政治和軍事都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們必將他們陷入泥潭裏無法自拔！近來少數鬼子就不敢到我們村裏來，他們很怕我們的突擊！

鐵師，我們現在惟一的困難就是缺乏槍械。我們希望你到重慶以後，能夠設法向政府接洽，我們以相當的接濟。我們不需要金錢，只需要槍械子彈。縣城裏現在已變成了人間地獄，到處都是烟館與賭場！聽說敵人最近還要徵募壯丁，以供他們的驅使！等着吧，鐵師，我們在最近的將來一定會有更興奮的工作結果報告給你！

您的身體好嗎？我們現在都肥壯得像一條牛一樣，連勝如那樣脆弱的身體現在都能一天走八十里路而毫不感覺疲憊！抗戰，的確把我們每人都磨練成了鐵一般的堅實，您說不是嗎？鐵師！最後，報告您一個喜信，就是龐大爹前次被敵軍走了一個多月，但經多方營救，昨天已經回到本村，我們為慶祝他老人家的再生，已開了一個盛大的晚會！

再會！

鐵生看完信，心裏真是快樂非常，便把梅子、秋紋、爾昌叫進房來，重新又將信給了一遍給他們聽。

「我們真不該回到後方來！」梅子讀了信以後，頗有懊喪之意。

「你這個人，就是這樣三心二意的！我們到後方來也不錯呀！」我們也發了一個大漢奸秦希楨呢！」秋紋似乎很驕傲的這樣說。

「好不害羞！秦希楨是你殺的嗎？」梅子帶着譏諷的口吻反駁。

「好，好，別拌嘴了！國棟呢？」鐵生。

「他回房裏睡覺去了！」梅子。

「睡覺，這時候？」

「我怕他有點暈船！」

「不是暈船，恐怕是想起了他的母親吧？」鐵生說着就起身往國棟的房裏走去，卻見國棟並沒有睡覺，正伏在桌上寫信給他的母親。

「怎麼？」就在寫信？」

「我想母親聽說我走了，一定很難過的，說不定這時候正在家裏哭泣呢！」鐵生說着進去忙把筆停住，眼裏浮出淚光。

「當然，你走了，母親一定很難過。不過你現在應該堅強起來，不要讓這些事放在

你等心裏。等明天到了烟台，你我聯名寫封信要求媒老人家趕快出來！走，走，現在別寫了，我們到船頭散步去！」——鐵生說着就拉着國棟到船頭甲板上散步。微風習習，海平似鏡，一羣羣海燕又從船頭飛過。

「海燕呀！我一定要學你的樣子，無掛碍，無拘束，自由自在，在海闊天空，翱翔！」——國棟痴望着那羣海燕這樣的歌頌。

鐵生聽了國棟的讚詞，頻頻點頭微笑。

【五】

鐵生這一羣到了青島，就好像是一羣突籠而出的雀鳥飛入了自由的天空，真有說不出的愉快。於是，一鼓作氣經過濟南、徐州、鄭州，而到漢口。在漢口，正碰到南京失陷，他們便和別的難民一樣溯江而上，到了宜昌。這時他們的旅費用完了。他們因居在一個連賭房內都住滿了旅客的小店裏，店主逼着要房錢，飯舖也不肯除欠。鐵生雖然也有幾個朋友在宜昌教育界任事，但他們的生活一向是很清苦的，平日固無積蓄，在這生活萬漲的今日，自顧尚嫌不足，那有餘錢借給朋友。鐵生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忽然報上看見他的老同學董可川在本地某銀行任經理，他便很高興的跑了去找他。進門，請號房遞進名片，在大門口站了一會兒，果然裏面走出一位聽差對鐵生說：「請苗先生到客廳裏坐一會兒，我們經理就來。」

鐵生在客廳裏坐了一會兒，董可川很精神的坐進來。他是一位矮胖的中年人，頭髮略微有點兒禿，穿着一件花青摹本緞的狐皮袍子，外面套着一件黑緞子背心，背心的口袋裏掛着一條金鍊線，說話有口口吃。他腳着一枝雲茄煙，笑嘻嘻的走過來與鐵生熱烈的握手，並且說了些「多年沒有見」，「一向得意」，「現在住在那兒？」之類的客氣話。

客氣了一陣，彼此又說了些昔日同窗的舊話之後，鐵生便告訴他現在旅費用罄，擬向他暫時籌五百塊錢，並且說到了成都就寄還不誤。董可川看着鐵生要向他借錢，臉上突然變了色，一雙笑臉變的跟贖馬上像水缸子似的不斷的流轉。

「笑話，你老兄是大教育家，教育大家，那會向我兄弟借錢呢？……笑話……笑話……」

「鐵生兄，請喝茶，請喝茶！你抽煙不？」

「別客氣。我不抽煙。」——鐵生的臉上這時浮起一層薄薄的紅暈，有點兒羞窘。

「我記得你從前彷彿抽煙的？」

「現在不抽了。」

「了不得！你老兄真了不得，連煙都不抽了：清高得很！真不愧為教育大家！」——

——章可川說着又大笑起來。

「可川兄，你放心好了，五百塊錢我總不至於……」

「小事！小事！何況五百塊錢，就是五萬塊錢也無問題！像你老兄這樣全國聞名的教育家，那能借錢不還呢？不過……不過做行近來也頗緊得很，一時實在週轉不靈，請你老兄特別原諒……而且，向銀行借錢，照例是要有抵押品的！」

「貴經理自己作保還不行嗎？」

「不成！不成！我們銀行根本不要『人保』！你老兄畢竟是教育家，對於我們銀行的事情似乎不怎麼熟悉。」——章可川說着，噴了幾口雪茄煙，又哈哈大笑，把鐵生弄得羞窘不堪。此時副差又進來說：「董事長請經理！」章可川點了點頭，忙請起來向鐵生說：「請不住，苗先生，你請坐一坐！」

「貴經理你請忙吧，我也要走了！」——鐵生也忙站了起來，藉此下台。

「怎麼不坐一會兒，苗先生，你忙得很吧？近來有何大作？」——章可川一面送着鐵生走出客廳，一面這樣假殷勤的和他周旋。

「不，我近來打算改行，不教書，不寫文章，也很想到銀行裏去混混，真一混到了一個經理之類的地位，也可以囤積居奇，大發其國難財呢！」——鐵生以諷刺的口吻這樣冷笑着說了之後，就向章可川告辭。

回到小店裏，鐵生對這幾件事情告訴了梅子、秋紋等，她們都罵姓章的對住不朋友。都為他憤慨！國探聽了忙說：「借錢就是這樣困難，那麼我打個電報到天津去，請母親電匯一筆款子來吧。」

「不行，現在從北方匯款，出來一定有關稅！」——鐵生皺着眉頭說：「奇怪，成都約章已經畫出了三天，怎麼還沒有回電呢？」

「在打仗的時候，交通不便，有時電報還不如信快呢！我看還是我打一個電報給你哥哥，請他由漢口匯款子來，或許要快些！」

「再等兩天吧！假使成都的款子還不到，我們就搭『發船』走吧。」

「可是這裏欠這麼些房錢飯錢怎麼辦呢？」——秋紋很着意的這樣問，鐵生就笑着說：「我們都先走，把你一個人扣在這裏做押頭！」說得大家都笑了。

正在房裏苦悶着，想不出辦法的時候，棧房老板又帶色俱厲的走了進來要賬，否則就要請他們都搬了出去！鐵生因爲年歲大一點，而且飽經世故，在江湖上混過，聽了這些話倒無所謂，可是秋標、秋紋一向都是過着不愁吃穿的舒適生活，在金錢方面從未發生過任何困難，現在聽了棧房老板要賬他們出去，臉上頓時急得通紅，梅子也很焦灼的走到鐵生身旁輕輕的說：「這怎麼辦呢，苗先生？」只有兩昌似乎滿不在乎，先與棧房老板鬥嘴，最後不耐煩了便一掌把他推出了房門！

「呀！你們欠了房錢還打人？世界上有這種道理嗎？我叫警察去！」——棧房老板暴沖的跑到街上叫了一位警察進來。警察問明了原委，便很客氣的對鐵生說：「他們開棧房的都是些做小買賣的，若是你先生老不付給他們房錢，他們實在無法維持。別的不不用提了，請你先生明日無論如何先付給他一部份錢吧！」——警察說完也就走了。次日，鐵生仍沒有想到辦法。成都的款子依然沒有消息，而棧房老板又三番四次的來麻煩，鐵生不得已，便將自己的一隻金鑽和梅子的兩個金戒指拿出變賣了，一共賣了五百多塊錢。除了償清房錢以外，剩餘的便作到重慶的川資。

到了重慶，沒有多耽擱，鐵生向朋友借了幾百塊錢，帶着國棟在重慶的各方面看了一下，第三天就搭車直奔成都。他們這一幫是首次入川，沿途看着土地豐腴，人民勤勞，都下斷的讚頌中國之富，中國之美，中國人民之刻苦耐勞。——中國留伏着無限寶藏！過夔門時，風景之優美，地勢之險要，幾乎使人疑臨仙境！大家站在碼頭，飽餐巫峽陽光；層層疊疊的峯巒，青的，綠的，黃的，紫的，……最近的一一片翠的高原，最遠的是一片白的雪，若隱若現的，高與天齊。那雲霧的起伏，流動，就如像電影中的鏡頭，千變萬化；一會兒烟雲瀟瀟，一會兒日出曉霧！貼近船邊是高達萬丈的峭壁懸崖，一壁又一壁，一崖又一崖；船在波濤洶湧像一條長龍似的洪流中爬着，堅苦卓絕的奮鬥！人們就好像在夢幻中探險，旅行，生活！在這青蔥而又蒼翠，秀麗而又雄偉，清幽而又險要，夢幻而又現實的環境裏，他們分不出是在天上，還是在人間，更

無法辨別季節與氣候——一年四季都是春！

鐵生這一羣無不極度興奮的歡笑着我們的錦繡河山！國棟這時纔真正了解地理書中所說的「錦繡」二字的意義！

鐵生這一羣到了成都之後，先到農建總會的辦事處報到，並謁見該會會長楊仁旭。楊先生是一位老教育家，他平生只有一個信仰：就是「建設農村，復興中國。」他說農為邦本，農民為中國之本。他說農村有了辦法，國家就有出路。他有高深的著書問世。他不願做官，他要把握生的力量用來教育大眾。他自奉甚廉，生活非常簡樸，刻苦。他與鐵生雖係志同道合的同志，但在年齡上，學問上，都足為鐵生的表率，所以鐵生每以師禮相待。這次鐵生率領同仁從多不老村淪陷區脫險來到大後方，沿途備歷艱辛，楊仁旭對之慰有加，並給他介紹川省某公，請他主持全省的動員工作；但鐵生堅執不就，他打算不久的將來，仍赴前線工作。後楊仁旭情詞懇切的再三敦勸，鐵生總勉強的答應在動員委員會組織下領導一個「農村服務隊」，出發後，作抗戰宣傳，及其他於農民福利有關的工作。

他在農村服務隊未正式成立以前，鐵生這一羣都暫住西門大街的農建總會的辦事處。國棟和秋紋在這期間就整天的吃館子，遊名勝。國棟也偶爾跟他們出去玩玩，但他主要的工作還是幫助鐵生抄寫文件，有時溫習自己的功課，鐵生同他到祠堂裏又買了一大批最近出版的新書，這些東西他在北方是不輕易見到的。梅子則幫助鐵生擬定服務隊的組織大綱及工作計劃，也頗為努力。

農村服務隊的計劃已經上案批准，並委苗鐵生為隊長，即日開始招考隊員。有五百多人投考，最後錄取的僅六十四名——男的四十八名，女的十六名，大半都是各地流亡出來的熱血青年。他們抱着一腔熱情與無限的希望來參加這個服務隊。他們有的擅長歌賦與戲劇，有的精通繪畫與木刻，有的兼備一般文藝的修養，有的還學習過醫藥救護。他們對於苗鐵生相當的崇拜，他們聽過他的講演，在報章雜誌上讀過他的文章，尤其欽佩他在多不老村領導的農建工作。

服務隊的隊址不設成都，而設在離城四十里的新都縣，取其環境幽靜，便於作訓練工作。且隊員中有兩位是新都人，他們很歡迎該隊到本縣去工作。

新都是明朝末年楊升菴先生的故里，也是這次在縣縣殉難的抗日英雄王銘章將軍的家鄉。縣城並不大，但頗清潔整齊，風景也很幽美。「桂湖」尤負盛名，相傳是升菴

先生當年讀書的地方。其中亭臺樓閣，古香古色，頗有北平中山公園的風味；湖的中心橫築一堤，種着綠柳垂柳，與池中的荷蓮相映成趣，又頗具杭州西湖蘇堤的格調。

最名貴的是湖中的桂樹，相傳是升菴先生當年手植的，一共有三百多株，大小不一，本地人稱之為「桂化之王」的那一株，怕兩個人也不能環抱，八月桂在盛開的時候，真是滿園金銀，十里之外都可以聞到香氣。

城外有一古廟，名「寶光寺」，裏面除了住着二百多和尚，還有五百幾漢的塑像。大殿並懸有前代名法師竹禪和尚的遺墨，一幅三尺多高的墨竹佛像，八條慧智長屏。寺後的竹叢竹林，幽靜而有奇趣。

鐵生領導的戰時農村服務隊，本縣的士紳們本來歡迎他們駐紮在桂湖的謝公祠或城外的寶光寺，但鐵生認為這些公共遊覽場所，不應駐紮機關或團體，做城內的城隍廟，開了幾間破房暫時應用。

鐵生任隊長後，又恢復了當日參不老村的生活：每晨五時起床，舉行升旗典禮，訓話，領着大家跑步；然後督促各部門同仁工作，有的畫漫畫，編壁報，有的練習歌詠或表演，有的到鄉鎮去宣傳，調動，慰問，大家都非常忙碌。

梅子、秋紋、爾昌等因為在北方農村裏曾有相當的服務經驗，充實自己，所以在隊上都派為服務隊的指導員。國棟因為年青，還需要好好的練習，充實自己，所以在隊上只是一個隊員；他在工作之餘，頗發奮讀書，溫習功課，有時他還幫着鐵生處理私人文件，做筆記，寫書信。國棟與梅子在隊裏頗得一般同志的好評。惟有爾昌和秋紋

還是從前那樣「調兒郎當的」，三天兩頭的告假往城裏——成都——跑！因為新都的環境雖然僻靜幽美，畢竟是鄉下地方，沒有成都那樣繁華熱鬧，既沒有戲園，電影院，又無西餐，咖啡館。桂湖和寶光寺雖然風景宜人，為工作餘暇散步遊玩的好地方，但爾昌、秋紋對之毫不感到興趣。

爾昌又向來愛吃，好玩，不到半個月就把成都各型各色的菜館吃遍了：「黃派」分出來的「不醉無歸小酒家、醉語、翠花樓」；與「黃派」對立的「榮樂園」；「各飯館的拿手菜，「枕江樓」的魚蝦，「靜甯飯店」的烤鴨，「吳抄手」的饅飽和怪味雞，「長美齋」的肉餅湯，「治德號」的蒸牛肉，北門外的「麻婆豆腐」，「坤佛子」的燉牛肉，「顧湯元」的湯元，「粉雲」的甜食，「漲秋」的西餐……他都學遍了。只有一個

他都不感到興趣。

有名的飯館他還沒有去過。那就是「黃派」正宗的「姑媽筵」。至於玩的地方，到少城公園去射射箭，到東邊街或後街去聽聽賣賭子的道情和天籟的川劇，到「望江樓」或「青羊宮」去喝喝茶，到「草堂寺」去跑跑馬，「智育」或「蜀」看看電影，「二泉樓」下打打彈子，「春熙路」溜溜馬路，總之，成都一切享樂的玩意兒他無一不光顧！而且他每到一處必帶着秋紋，秋紋在內心雖然不歡喜他，但他能帶着她玩，尋找種種快樂，而她說許多甜言蜜語！最近他又交結了一般票房的朋友。他常帶秋紋到票房去清唱，因之他們又認識了某機關的科長李永年，成都晶報的記者方恭錄，大興銀行的經理顧仲明，某軍人的姨太太陳蘭芝。他們都是些名票，戲迷。加之爾昌的哥哥新近又從漢口給他帶來二千塊錢，所以更可以闊綽的揮霍一下！

爾昌和秋紋這種浪漫的情形，鐵生早有所聞，雖然常常予以警誡，但無效。爾昌和秋紋依然不顧的往成都跑。一天，鐵生實在忍不住了，便將他們呼進辦公室大罵一頓，并禁止他們今後進城。這樣，他們總勉強在鄉下住了一星期，然而他們的生活形式和習慣都為全隊同志所鄙視。他們常常被人在背後這樣議論：「怎麼苗鐵生會帶出這樣的兩個寶貝？」真不知他們從前在冬不老村是怎麼訓練的！就連國棟，這麼一個天真的孩子，有時也看不慣他們的行為，所以他一有機會就陰險的對鐵生說：「表哥，咱們隊裏要弄好，非拿除爾昌和秋紋這兩個「妖孽動物」不可！」但是，鐵生却像英國脫離台上的張伯倫一樣，老是實行「姑息政策」，對於這事沒有果斷。然而這引起了隊裏許多同志的私議：「是不是苗鐵生有甚麼弱點抓在黃爾昌和丁秋紋手裏？」假使有，那只有兩個：一是苗鐵生是一個最富感情的人，他不願拋棄任何追隨他多年的同志，他相信「天下無不可救之子弟」；一是他與梅子濤綿不斷的關係，除了工作時間以外，兩人總是同出同進，形影相依！

這大概就是鐵生的弱點。而他自己却敢直成性，向來不肯偷偷摸摸的幹任何事，甚至在男女交際的場合，也是落落大方，從不避人。從前在冬不老村的時候，他常對他的學生這樣說：他常可看到一對青年男女攜着手兒，唱着戀歌，正大光明的走他面前過去，但他却非常厭惡他們避着人的耳目在背地裏幹些鬼鬼祟祟的勾當！爾昌便利用鐵生這種弱點，在險惡陰險外毒蟲的叢林裏，這就育鐵生了「敵」人漸漸的對於梅子濤生了歧視。秋紋對於鐵生的痴情，從這將近三年的生活裏，鐵生自己也體驗得出來，但他從不

肯消滅。直到入川以後，秋紋纔漸漸的覺到生對她毫無情意。且近來蘇子與她在電燈下會面，桂湖的荷花池畔，寶光寺的補木林下，常常看見他們的蹤影，有一日，他在室在單，秋紋以後，還有人看見他們在桂湖散步。這種種固然是胡昌說而語言的好資料，但也是以促秋紋對於他冷淡，放棄。因之，胡昌更進一步的向秋紋進攻。胡昌這人，除裏已經決定籌備一個大規模的演奏會，先擬在新都舉行，然後再巡迴附近各縣演奏，所以近來秋紋的工作特別忙碌。而胡昌、秋紋又在這時候來省城，他們想抗命而去。

原來昨晚是李太太請長在「姑姑筵」饕客。秋紋一進城就先到春熙路大光明洗澡，以便晚上去參加李太太長的盛會。成都的警察局不但禁止奇裝異服，男女游泳，澡堂子裏却不禁止男女浴。所謂的一「家庭間」裏一塊兒洗澡——并且還取締婦女燙髮。但，還是普遍的中國作風，禁者自禁，燙者自燙；火燙不夠，還要雷燙，雷燙又耐久，又時髦，所以每當華燈初上的時候，穿紅着綠，裝異服之男女，就像流線似的在春熙路上穿來穿去，尤以長髮披肩的女郎，曼曼孌孌，引人注意。

秋紋對於自身的裝飾向不肯後人，當她走進大光明，理髮師問她需否燙髮，燙髮的時候？她毫不遲疑的說了「雷燙」。於是，她被引到樓上一間秘密的屋子裏，在這兒已經坐着七八位摩登婦女——其中有一位是張太太陳爾芝——正在雷燙，那些理髮師們忙得亂手亂腳。秋紋也被安置在一張特製的椅子上坐下，一位帶揚州口音的理髮師將她的頭髮一束一束的捲好，用鐵錐子一束一束的鑽住，然後用電力壓燙，經過相當的時間，再關閉電門，鬆開所有的鐵錐，頭髮便一捲捲的，彎曲有致，鬆鬆的像非洲黑人一樣。理髮師這樣細心的，一絲不亂的，慢慢的捲着，秋紋和坐在隔壁椅上的陳爾芝一樣，擺着「門陣」，胡昌則仰着一枝烟捲坐在旁邊看着一份「電影畫報」。

「成都的雷燙實在不行，樣子不好！」——陳爾芝說。
「這裏的師傅不行，聽說上海的樣子纔好呢，他們是照着好萊塢電影場明星的樣子燙的！」——秋紋這樣回答。

「太太，我們也是從上海來的！」——理髮師用揚州口音這樣插了一句。

「是的，太太。」
「那髮你們的樣子怎麼不行呢？」

「模式本來沒有一定的，隨各人的心愛。一個人一個模式！」——理髮師滔滔不絕的大談其模式，只可惜他的揚州口音太重，幾乎每一句話裏都夾雜着「乖乖隆地咚」，秋紋有點聽不懂，所以她又把話頭轉到陳蘭芝那邊了。

「張太太，是不是李科長今天請客？」

「是的。有你嗎，丁小姐？」

「有的。我今天和調昌特地趕進城來參加這個議會。」

「你們會很久沒有進城似的？」

「可不是嗎？有一星期沒有進城了！在鄉下住着真是悶得慌！加之我們那位苗隊長

又是一位老古板，連牌都不准我們打一下！」

「那你怎麼受得了呢？這種生活叫我過一天就會把我逼死！我一天不打幾圈，我的手就閒着沒有地方放；不唱幾句我的嗚嗚就發瘋！」

「是呀，一個人活着為此麼呢？——還不是為尋快樂嗎？」

「可不是嗎？丁小姐，我勸你還是換個城來住吧，免得來回的這樣跑，聽說只有四

十里路，可是跑起來的錢是苦的！」

「我也是這樣想。我這次回去和苗隊長商議着試試；若是他不答允，我就索興請假。反正路上不久就要到各縣去宣傳。我在鄉下實在膩膩了，也應該在城裏住些時候！」

「那我也可以跟你學幾齣戲了。」

「你別客氣，張太太。」

「不是客氣，丁小姐，你的雜唱得好，有工夫！」

「那裏的話？不過我自小就喜歡這玩藝兒罷了。」——停了一會兒，秋紋又接着問：

「您知道李科長今晚爲甚麼請客嗎？」

「聽說他想發起唱一次義務戲，給前方將士募集寒衣。今天請的都是本地有名的親友。」

「這倒是舊談的，前方的將士實在受苦了，有些現在還穿着單衣，在冰天雪地裏作

戰！」

「有些人真沒有心肝！國難這樣嚴重，現在還在後方一味的「享樂！」——陳蘭芝說着頭髮已經發紅了，於是理髮師給她洗頭，沖着頭髮上的藥水，再電風給她吹乾。

精油，梳好。……之後，她走到一面大鏡子前，理髮師又遞給她一面手鏡，她左照右照，反覆正照；照了又叫理髮師給她修理，修理好了又照，——這樣翻來覆去的修飾了大半點鐘。似乎就有問題了，理髮師纔遞給她一杯茶，她頓強的含了一口漱漱口，最後理髮師給她披上一件嶄新刷洗的絲絨外套。

「這這件外套的樣子倒頂好的。」——秋紋聽見了陳蘭芝穿外套，倒很羨慕的這樣說。

「是最近李科長託人從香港飛機上運來的。」

「多少錢？」

「倒還公道，一千二百塊錢。」

「樣子頂好看的！」

「你若喜歡。明日也託李科長給你買一件吧！」——陳蘭芝說着就拿出自己的精巧的化妝盒子，撲粉，畫眉，塗胭脂，抹口紅，然後燃了一枝烟捲，給秋紋、爾昌打了招呼，還說了一句不知她從那裏學來的一拜——拜，晚上見！」——禮嫻嫻的走下樓去。

「爾昌，你在看甚麼呢？」——看那那麼起勁？」——陳蘭芝走了以後，秋紋向爾昌瞞着眼睛問。

「我在看上海一個舞女自殺的故事呢，非常緊張，悽慘！」——爾昌說着站起來把畫報放下，又燃了一枝烟捲。

「好容易秋紋的頭髮也燙好了，付了錢，兩人便到對門酒家去吃午飯。飯後，又到智育去看電影。今天的影片「新生」，是根據舞台名劇「梅蘿香」改編的，內容描述一個天性懦弱的女伶，經不起社會的誘惑和壓迫，終於沉淪而至自殺。看完電影，又到商業場逛了一會兒，秋紋順便買了幾樣脂粉、手巾之類的用品。之後，兩人纔僱車到姑姑家去。」

「姑姑還是成都最有名的大菜館，一度曾改名為「古女菜」，蓋「古女」為「姑」。主人黃某，據說是一位秀才，曾做過縣長，平素很考究吃，故對烹飪非常有研究。因好客，便常請些知交到家裏來吃他親手烹調的佳餚美味。後經親友慫恿，纔正式掛牌開了這個「姑姑筵」，當時成都一般達官貴人莫不以吃姑姑筵為時髦，闊氣。然，固然精美絕倫，無奈價錢愈高，不但一般吃豆花飯的勞苦大眾們不能嘗到他的美味，即一般中產階級亦無法開津，就是一席普通菜，也動則索價千元，所以與其說姑姑筵是「古女菜」。」

，倒不如說它是不折不回的貴族餐！有人說：『生在蘇州，穿在杭州，吃在廣州，死在揚州。』其實成都自有其貴族的『姑姑筵』，在吃的方面，可以說已超過了廣州。

秋紋、鳳皇走進姑姑筵的門，李永年、陳蘭芝等早已在座。除了幾位不認識的貴族男女，還有成都品級的記者方恭錄，大興鎮行的經理顧仲明，方前是方自得的『西門的』手。秋紋、鳳皇走進來，後者人稱爲新舊『戲迷』，方前是專家。李永年忙站了起來，喊道：『好！我們的台柱秋紋小姐到！』大家都站了過來，鼓掌歡迎，李永年便將她介紹給在座諸人。大家對於秋紋的『漂亮』都交相稱讚，尤其是那位西裝少年方恭錄驚羨不已，便從袋內拿出筆記簿子，以新聞記者採訪的姿態，現現於秋紋之前，他問了秋紋的年齡，籍貫，學歷，擅長甚麼？最拿手的戲是甚麼？最後還問了苗鏡生領導的農民服務隊的情形，他一面問，一面筆記。顧仲明選一位三十多歲的老頭子，蓄着八字鬚，長袍，旱烟袋，很有一股派頭，他一面和方恭錄談着特種『金線』的情形，一面從眼鏡裏裏不斷的向秋紋睜眼。顧昌與陳蘭芝則指點着手和其他朋友週旋談話。

堂僧廳好了酒，李永年便請大家入座。衆人推顧仲明上坐，因爲他德高，望重，年長。

「不，不，還是請了小姐上坐！我們都是天天見面的自己人，況且小姐還選到我門四川來，這次又要領她登台表演，爲前方將士募集寒衣，這當然要請小姐上坐！」——顧仲明說着就在主人席邊挑了一個位置先坐下。

「不，自然是請顧經理上坐！德年長！」——秋紋也笑着這樣謙讓。

「秋紋小姐，我看您就不必客氣吧，仲老雖然年長，但是我們天天見面的朋友！我看還是請您上坐吧！」——李永年站在主人的地位這樣說了之後，秋紋還是忸忸着不肯坐。

「讓我來說一句吧：我們聽主人的命令，秋紋小姐上坐，請張太太陪。」——方恭錄說着忙把秋紋推在首席坐下，接着又來拉陳蘭芝坐她旁邊，陳蘭芝坐推半就的笑着說：

「我可不贊成這種辦法，了小姐是外來的遊客，而且是我們這次特爲請來的『貴客』，當然上坐，不過我坐在這兒算甚麼呢？」

「因爲你是女的！我們尊重女權！」——方恭錄這話雖是答復陳蘭芝，可正是他那變

們聽了這樣漂亮的演說詞！——在李永年剛剛坐下，不料方恭錄又舉杯站了起來很興奮的這樣說。

「對了，對了，我們大家都應該敬李科長一杯酒！」——秋紋也舉起杯來。

李永年說了一聲「不敢當」，大家又熱烈的同喝了一杯。吃了一樣菜之後，方恭錄又開口了：

「永年兄，咱們的醃碼排好了嗎？」

「太敢排好了。」

「請抄一份給我，以便明天在報上公佈！」

「好的！這一次的戲碼非常的硬！」

「丁小姐第一天是甚麼齣碼？」——顧仲明把眼睛睜成一條線望着秋紋問。不待她回答，李永年就搶着說：

「第一天『玉堂春』帶『趕解』，第二天全本『鴻鸞禧』，第三天是寬曲——尼姑思凡！」

「好極了！好極了！第一天是唱工戲，第二天是做工戲，第三天是唱做並重的戲！將來一定轟動，一定不成問題的轟動！」——方恭錄說着又忙掏出筆記簿子「可是『玉堂春』裏的王公子誰『去』呢？」

「打算請周蘭生去。」——李永年這樣補充。

「周蘭生去？不行，這個角色我看最好請永年兄親自出馬！」

「贊成！贊成！」——顧仲明摸着他的兩撇八字鬚，這樣接連的叫了出來。

「不，不，王公子這個角色我怕吃不消，我倒想試一試『無差』！我看王公子還是請恭錄兄去如何？」

「不，不，那個角色我也沒有把握！我自告奮勇給秋紋小姐拉孩子吧！」

「那更好了，能够得着方先生給秋紋拉孩子！」——爾昌也這樣興奮的說。

「那真是感光榮了！」——秋紋也面有喜色。

「說了半天，那麼王公子到底誰去呢？」——李永年問。

「真找不到合適的人，我就來試試看。」——爾昌忍不住毛遂自薦的這樣說。

「那真絕了！丁小姐的蕊三，黃先生的王公子，李科長的解差，方先生拉胡琴，這真是絕妙了！一定造成本市空前絕後的好現象！好！好！我們大家同喝一杯，以資慶祝！」

「陳蘭芝似通非通的這聲叫了起來，大家都乾了杯，只有秋紋拿起杯子在嘴邊，微微的報了一下，被顧仲明發覺了，於是就問：『怎麼了？小姐不乾呀？』」

「顧經理，我實在不會喝酒！」

「請喝！請喝！」

「對了，秋紋小姐，仲老敬您的酒，您好意思不喝？」

「對不住，我已經喝了好幾杯，再喝就要醉了！」

「不要緊，還是頂好的大補酒，補得很，決不會醉的；萬一醉了，我把車子送您回去！」

李永年脫着就這過去把秋紋的酒杯遞給她，恭恭敬敬的請她喝，這時十幾對眼睛都注視着秋紋，但她還是忸忸的不肯喝；最後顧昌說了一聲：「你就喝了吧！」她強勉喝了。

大家一陣咆哮的「叫好」之後，李永年指着桌子中心的那盤紅燒羊頭說：「請吃菜，這是紅燒羊頭，是姑姑爺的拿手菜！」

「紅燒羊頭？」——秋紋拿起筷子來嘗了兩下說：「味道的確很好！」

「這兒很有幾樣特別的菜，還有一樣叫着紅燒整牛頭。」

「紅燒整牛頭？把整個的牛頭抬上桌來？」——秋紋聽了，似乎很驚異。

「對了，一會兒請您看。這牛頭要在鍋裏整整的燒三天，要用幾十隻鷄鴨混合在裏面燒，一點兒水都不要放，完全用黃酒燒！」

「這倒很新鮮！我們在北方不但沒見過，連聽都沒聽過！」

「我們中國人真考究吃，尤其是廣東人。」

「不，我覺得最考究的應該是你們四川人！譬如廣東菜裏就沒有紅燒整牛頭！」

「可是他們有『龍虎鬥』、『生吃猴腦』之類的玩意兒呢！」

「大家不要專講話吧，請喝酒！」——李永年又舉起杯來，「仲老，我敬您一杯！」

「我獨喝得不少了，我看你還是敬了小姐吧？」

「不，不，不，我不能再喝了！」——秋紋忙用手把杯子閃避到桌底。

「不好意思！您不喝這杯，我實在沒有法坐了！」——李永年採取顧仲明的提議，馬上向秋紋進攻。

「不，李科長，真的，我不能再喝了，再喝就要鬧笑話！」

「不要緊，只這一杯！」

「可是你們不能讓我再喝？」

「決不請您再喝！」

秋紋又勉強喝了一杯。這時兩個堂倌抬了一個牛頭放在桌上，足足佔長桌上三分之二的面積，大家都噴噴稱讚的讚美之偉大。

「好，牛頭也來了，我們再喝一杯酒吧！」秋紋小姐說。我們從前雖然見過一次，可是沒有怎麼交談，今天可以說是初次見面，我敬您一杯！『先乾為敬』，我大喝了！」

「不待秋紋回話，方恭錄就先將自己杯裏的酒一飲而盡。」

「無論如何，我可不能再喝了！我的頭已經暈了！」

「怎麼秋紋小姐，難道我們初次見面就給我來一個下不了台麼？」

「這就着我們恭錄兄的牛頭了！」——願仰明鑒了，辛烟袋，帶着揉揉的語調笑着說：「你就喝了吧！」——爾昌也這樣鼓勵着。

「喝吧！你倒說得容易，停會兒醉了怎樣辦？」——秋紋毫不客氣的當費給了爾昌一個釘子。爾昌無奈，拿起秋紋杯子裏的酒一飲而盡，並且向衆說：「這就行了吧，我代她喝了。」

「不行，不行，非請她自己喝不可！」——方恭錄又給秋紋的酒杯灌滿了。

「是呀，我先只是保證我自己不再激怒的，可是我並沒有保證別人不激怒的呀呀！」——李永年很幽默的這樣說。

「秋紋小姐，你還喝了吧，你喝了我們好吃菜呢！牛頭冷了不好吃！」——陳蘭芝似乎有點兒不耐煩了。

「可是我喝了這一杯……？」——秋紋還沒有說完，李永年就搶着說：「我以主人的地位保證沒有人再敬您的酒！」

「這是這樣，我把這杯酒喝了！」——秋紋皺着眉頭，勉強的又喝了一杯，方恭錄深深的向陳蘭芝鞠躬，說：「一聲謝謝！」——這人舉起樣子。秋紋這時感覺胃裏作湧，頭暈眼花，

「好，現在請吃牛頭！」——這人舉起樣子。秋紋這時感覺胃裏作湧，頭暈眼花，

滿臉紅得像關公，只把杯子暗暗的舉起又放下，爾昌見勢不對，就忙倒了一杯茶給她，退了席，大家圍在另一張桌上喝茶、抽煙、吃水菓。秋枚有點坐不住，便跑到一張沙發椅上躺著，爾昌忙走過去輕輕的問：「怎麼啦？真的醉了嗎？」

自己「胃裏有點不舒服，頭痛！」

「不要緊，吃點兒水菓就好了！」——爾昌又拿了幾片剝好的四川產產藥山柚子和糖柑，很殷勤的遞給她。

「林惠，不要再走吧？」

「不，我怕停會兒在這兒鬧笑話！」——秋枚勉強站了起來，向李永年道謝，向在

各位告辭。

「我拿車子送你們去吧？你們上那兒？」——李永年這樣客氣的說着。

「不用，謝謝。」

「秋枚走了兩步，感覺到頭重脚輕，身體有點搖晃，爾昌見了就叫說：『寸小姐，我陪你今晚還是到我家裏去歇吧？』」

「不，我還是往西門大酒樓裏的辦事處去，因為明早我就回國，方便些。」

「那怎麼我還是叫車子送你們去吧？」——李永年送到門口又這樣殷勤的說着。

「不，我們還要到春服路去買點東西呢！」——爾昌又這樣婉轉的拒絕。

「走，走，我們還要到春服路去買點東西呢！」——雖然爾昌緊緊的攙着，但她的身子還是兩脚搖晃，那眼紅淚得可怕，呼吸急喘喘的，爾昌知道她是真醉了，便忙叫了一輛洋車到西

門大街。

「走到半路，秋枚已經昏迷不知人事。車過羊市街明明旅館的時候，爾昌心裏忽然上

上下下跳蕩起來，顧且叫車子在旅館門口停住，但又有點兒害怕，於是躊躇，矛盾，衝突，最後還是讓車子在昏暗的道路上顛簸着往前走；但走了不遠，他又自動起來，心想

「這這這一個好機會豈可錯過？」——三年來懸着在他心裏的火袋完全燃燒了！——然

然到不可抑制，不再遏止！他便不自主的突然命車夫往回走！車夫有點莫明其妙，便問

：「先生，做啥子要往回走嘛？」

「你不用管！我多給你的錢好了！」

又顛簸的走了一陣，車子便在明明旅館停住。爾昌付了車錢，搖着秋枚走進開舒適

而又關鎖的房間，不響款款剛一進門，就大放不止，爾昌就忙忙跳上床上躺下，給她蓋上被褥。秋紋酒醒心明白，加之剛纔又吐了一下，這時懶洋洋的把眼睛微的睜了一望，知道這不是那務的辦事處，便問這是甚麼地方？爾昌咳嗽了一陣。秋紋在潛意識裏難免也覺這兒不是她應該就的地方，但因全身軟弱無力，冷顫顫的，心頭好容易

着一塊千鈞磨石喘不過氣來，便又昏沉沉的睡去。夜深了。電燈的總開關忽然關閉了，爾昌雖然茶房預先放在桌上的小燭。外面似乎下着雨。靜夜的古城裏，已響起了三更梆響。這雖是一座嘈雜混濁的旅社，但這時安靜得像發有牛羣的死聲。爾昌悄悄的坐在床邊，靜靜的聽着秋紋的鼻聲與喘息。她偶發出

一兩聲嗚語，其中夾帶着雷鐵生的名字。他一腔妒恨無法抑制！他的憤怒之火又在心裏燃燒起來，燃燒得幾乎使他的全身都要爆裂了！他戰抖了！他想以他顫動的手指去摸索她的胸臆，但到快要接觸的刹那，他又不自主的退縮回來。在這靜寂而涼的燭光中

，爾昌三番四次的這樣衝突着，矛盾着！正在這矛盾衝突的俄頃，秋紋忽然發出輕微嬌嫩的呼聲：「我要喝水！」這彷彿是一盆冷冰冰的水澆在他那強烈的慾火上。他唯唯的應了二聲之後，慢慢的走到桌邊，倒了一杯水。

將水遞了過去，翻了一個轉身，又昏昏的睡去。她的肝腹復起，爾昌的慾火又復燃。這一次更以猛烈不可抵抗！他預備粉碎他生命中的一切去滿足他的慾望！他突然緊緊的將她抱住，瘋狂的吻着她的額，她的眼，她的唇！他們開始戰鬥了！

她掙扎的把他推下床來！他又猛勇的撲了上去！她跳下床來逃到牆壁的角落裏，戰慄，啞嘶的喘息！他還不肯罷休，又像猛虎似的圍了過去，他緊緊的將她抱住！她掙扎，用她最大的

力量掙扎！她狂叫了！這聲他軟化了，他跪在她的面前撲抱着她的腿哭泣！

看外的風雨在玻璃窗上虎虎沙沙的響，造成一種凄凉恐怖的景象！這時她也不自主的哭泣了！她慢慢的將他扶起，他們的眼淚流了！

最後，她屈服在他的懷抱裏。次晨，雨停了，風也息了。她想起了昨夜的一切，真好像一場惡夢！她認為她為那魔所奴持！她追悔了！她放聲大哭了！在他怎樣溫存的勸慰，終不能止住她的哭泣。最

後她急促的從床上爬了起來，穿好衣服，不梳不洗，粗鬆的，痛恨的指著爾昌的臉上，切齒的罵了一聲：「你這個死鬼！」之後，瘋狂的跑出明明旅館，坐了一輛洋車奔回新都！

「回到新都城隍廟裏，她又躺在床上哭泣，同志們見着自然少不了要問長問短，但她一概置之不理。梅子和國棟本來和一部分同志在大殿裏練習歌詠，聽說秋紋回來，便也趕到寢室裏來看她。

「你怎麼啦，秋紋？」——梅子見秋紋兩眼浮腫，面容憔悴，哀痛不堪的躺在床上哭泣，便很驚奇的這樣問。

「是有人欺侮了你嗎，秋紋姐姐？」——國棟也很同情的這樣問。

秋紋一聽到「欺侮」二字，更大聲的哭了起來，隊裏有些同志們這時也擠到她的寢室門口探聽，議論。鐵生以為出了甚麼事，也從辦公室裏趕了來。

「甚麼事了，樂極生悲，是不是？你既不聽我的話，爲甚麼又跑回來呢？我以為你從此不回來了呢！」——鐵生站在秋紋的床面前，以師長的口吻這樣責罵着。

「得了，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還還說她幹甚麼呢？」——梅子忙向鐵生使眼色，叫他不必再說了。

「你究竟爲了甚麼？」——來回就這樣哭？你說呀？」——鐵生焦燥的問。

秋紋沒有回答，祇是咽咽的啜泣。

「爾昌呢？」——鐵生又追問。

「苗先生問你的話，你說呀！」——梅子站在旁邊也有點着急。

秋紋還是沒有反應。

「這孩子完了，從此完了！」——鐵生說着就憤憤的走了出去。他剛走到辦公室門口就碰到爾昌匆忙的由外面進來。

「苗先生！」——爾昌馬上很恭敬的站着。

「在城都玩够了？」——鐵生盯了爾昌一眼。爾昌狼狽的低下頭去。「到我的辦公室裏來！」

爾昌跟着鐵生進了辦公室。鐵生坐在一張靠背椅上，爾昌則垂頭喪氣的站着。

「你帶秋紋上那兒去了？說實話！」

「因爲李科長發起爲蘇方將士募集寒衣演義務戲，叫我和秋紋也去參加。」

「昨天晚上住在那兒？」

「我住在辦事處。」

「秋紋呢？」

「住在張太太家裏。」

「是最近李科長介紹認識的？」

「昨天晚上你住在那兒去了？」

「昨天晚上……」

「不准撒謊！」

「昨天晚上李科長請客，在姑爺館吃飯。」

「這還了得！你倒居然成了交際明星了！你自己墮落不打緊，你還拉着秋紋一塊兒墮落！」

「不，苗先生！是她自己……」

「你還說她是一個女孩子，懂得甚麼？——都是你把她帶壞了！」——鐵生說到這裏，聲音越來越大，幾乎不能約束自己的情感，把手在桌上重重的一拍，面紅耳熱，兩眼恨恨的盯着爾昌。國棟和別的老同志們聽着鐵生在發脾氣，便偷偷的跑到辦公室門口來

知聽。爾昌先低着頭，態度還比較的和平，到這時也忍不住了，也大聲說：「那麼我離開這就好了！」他說着就怒冲冲的走了出去，國棟站在門口正好一手把他拉住；但爾昌又一手將國棟推回，筆直往自己的寢室裏跑。

國棟便回頭進來安慰鐵生，祇見他坐在一張靠椅上，臉色蒼白，一言不發。

「表哥！這點兒小事還值得怨氣成這個樣兒嗎？」——鐵生聽了國棟的話，便立起

來在屋裏踱來踱去，口裏喃喃的說：「我所辦的教育失敗了！整個的失敗了！」

「不要這麼難過，表哥！爾昌一個人不講話，也不見得就是絲絲的教育完全失敗了！」

「我從前以為天下無不可救之子弟，但經我這幾年的試驗，叫我不能不懷疑我自己的信仰：一個人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是永遠不會得救的了！爾昌、秋紋就是這類青年！唉！現在只好隨他們去吧！我已經在他們身上盡了最大的努力！」——鐵生坐在一張

椅子上，這般慨歎的說着，雙手鎖在袖口裏，兩眼望着地。

「表裏不一，不著良心！我去叫爾昌來向他陪不是！」——國棟說着就向男寢室裏跑去。走過寢室，只見爾昌在忙着捆自己的行李，許多同志們站在門邊望着熱鬧。

「去！爾昌哥，去給苗先生陪個小心！這點兒小事還值得認真嗎？」國棟笑着這樣向爾昌說。

「我爲甚麼要去給他陪小心？」——爾昌冷淡的這樣說了，依舊收拾他的行李。

「無論如何，他還是你的先生！」

「先生？哼！」——爾昌顯着傲慢而又流氓的神氣。

國棟雖然碰了爾昌的釘子，但並不掃興，他又很天真的跑到女寢室裏去找梅子，一進門就說：

「梅姊！梅姊，快去吧！爾昌哥和苗先生鬧了一架，現在他在捆鋪蓋捲，要走了！」

「怎麼？爾昌回來了嗎？」

「早回來了！剛纔苗先生把他叫到辦公室裏罵了一頓！他現在要離開這兒了！」

「他要離開這兒？」

「正在捆鋪蓋捲呢！」

「秋故本來伏在枕上啜泣，聽到國棟說爾昌要走了，便揩着眼淚焦急的向梅子說：『二姐，你快去！千萬別放他這樣便宜的走了！他這個流氓！我……我恨他……我恨他到了骨髓！』說着又大哭起來。」

梅子趕到男同志的寢室裏，爾昌早已收拾好了，正預備背着行李往外走。梅子忙攔住他說：

「幹甚麼？幹甚麼？你又發瘋了！快把行李放下！」——梅子說着就把爾昌的行李截下——「就是要走，也不能這樣走，也該和苗先生說個清楚！」

「我沒有甚麼可說的！是他要我走的！他說是我把他的寶貝秋故帶壞了，壞壞了！那麼我走好了！」

「別胡扯了！我們應該知道，苗先生不是一位普通機關或團體的上司，而他是我們的先生，——與我們共過生死患難的先生！」

「先生！先生就應該信任人，壓迫人嗎？」

「別胡扯了！」——梅子將他的行李鬆開，重新給他鋪在床之上後，又說：「走！」

「梅子兒去呀！」

「給苗先生陪不是！」

「我不去！」——兩昌掏出一枝烟捲坐在床邊上抽。

「兩昌，你不可以這樣傲慢！他是我們的先生！」——正在梅子也有點不耐煩的時候，不料服務隊的會計員周先生從外面走了進來向兩昌說：「黃先生，請隊長說您要離開這兒了，這是您本月份的薪金。請您在這收據上蓋個圖章。」

兩昌把薪水收下了，在收據上蓋了私章，一句話也沒有說。當周會計員離開寢室的時候，梅子忙趕了出去輕輕的問：「周先生這是怎麼一回事？您知道嗎？」——我一點兒不知道，吳小姐。是隊長剛纔下條子叫我這樣做的！」——周會計員說了就往辦公室去了。

梅子不得要領，便忙趕去找鐵生，不料鐵生不在屋裏，探問聽差，纔知道他到桂湖去了。於是梅子又往桂湖趕去。

兩昌這時唧着一枝烟捲，在屋裏呆想了一陣，又向掛在柱子上的鏡子裏照了照自己的臉，從袋內掏出一把小梳子攏了攏頭髮，然後很快的走到床邊重新將舖蓋捲起，一隻手攢着行李捲，一隻手提着一個小皮箱急急的往外走。國棟阻攔不住，便跑出來叫梅子，梅子不在，他又跑去告訴秋紋。秋紋聽了兩昌要走，就很快的從床上爬起來跑到院子裏，拚死的把兩昌抓住，大打大鬧！狂罵同志們怎樣勸阻也無效！結果打出了城隍廟，穿過了一條大街而到了最鬧熱的桂湖公園門口。招惹着滿街滿巷看熱鬧的人。秋紋這時還不肯罷休，國棟看着實在忘不成話，便急忙的溜進桂湖去找鐵生。果然鐵生和梅子坐在「升華堂」前兩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樹下飲茶，那滿樹的茶花開得比牡丹還要紅艷。

「表哥！快去！秋紋姊和兩昌哥在打架！打到這桂湖門口來了！忘不成話了！請快去吧！國棟氣喘喘的！」——鐵生這樣告訴。

鐵生和梅子忙趕了出來，只見兩昌剛爬上一輛洋車向城外飛跑，秋紋蓬頭散髮的追在後面大哭大罵！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鐵生站在桂湖門口啼笑皆非，束手無策，只是自言自語的慨歎着說：「完了！完了！完了！整個的臉都給他們丟棄了！我們還有甚麼臉在這城裏就下去！」梅子忙追過去一把抓住秋紋往回走！

在大街上這樣大哭大鬧，實在有碍公安，照理警察是可以干涉的，但因是苗鐵生領的導服務隊幹，面子的關係，他們也只好想盡辦法不來過問。吳隊長這時也從衙門裏三

來，鐵生怕見着他窘，便又避入桂湖公園。梅子和國棟則拉着秋紋回城隍廟，後面還跟着串看熱鬧的人羣，鼓掌，譁笑。

回到寢室，秋紋又往床上一倒，還是不停的大哭大鬧，梅子坐在旁邊也不理她，只好由她罷了。可是秋紋忽然又從床上爬起來往外跑，梅子怕她出意外，便又一把握她抓住說：「你又要到那裏去？」

「我要進城找他去！我不能讓他這樣欺侮我就算了！我要找他拼命去！你別拉着我呀！」

「秋紋拼命的掙扎要往外跑。」

「我的好秋紋！難道你今天還沒有開竅嗎？就是你不給自己顧臉，也該替苗先生留點面子！」——梅子仍然抓住她不放。

鐵生這時也從桂湖趕回來了，見秋紋還在鬧，便又氣沖沖的走過來對梅子說：「梅子，讓她走好了！她走了就永遠不要進這門！」

「別拉着我呀！我要去給他算賬！我要去給他算賬——跟——呀！」——秋紋這時已經力竭聲嘶，不自主的倒在梅子的肩上。梅子這饒傻傻的扶她到床上休息。

大家已經吃了午飯，秋紋、暹輪在床上啜泣。鐵生膩了，梅子膩了，國棟也膩了。大家已經吃了晚飯，秋紋依然躺在床上啜泣。

晚間，已經吹了燈熄號。鐵生躺在床上看報，梅子坐在他的床邊看書。鐵生忽然在成都晶報上看見一篇大號字標題的『名譽左丁秋紋女士訪問記』，作者署名『慕秋』內容極盡捧角之能事，甚至有些地方叫人看了肉麻。鐵生看了，就讓給梅子，梅子看了臉上就浮泛着一種鄙夷的笑。

「我看秋紋已經完了！」——鐵生躺在床上，皺着眉頭這樣慨歎着說。

「何以見得？」——梅子還是看着書，故意這樣問。

「一個年青的女子到了這種地步還不完嗎？——自己內心又沒有修養，外面又有種種的誘惑，怎麼不完？自然完！」——鐵生說到這裏又把眼睛凝視着梅子：「你說世界上有幾個女子不愛虛榮？」

「我就不愛虛榮！」——梅子放開書，這樣抗辯。

「也許。不過你這話說得還早了一點！」——彼此會心的微笑了。

「您看秋紋今天這樣大哭大鬧究竟是爲了甚麼？」

「我不知道。」

「您猜猜？」

「猜不着！」

「看情形，恐怕爾昌對秋紋有非禮的舉動！」

「你說甚麼呀？」——鐵生聽了梅子的話似乎有點驚異，梅子只好把話頭改變風向

「你看秋紋還有救麼？」

「希望很少。」

「倒不見得，我看截至現在止，只要她愛的那個人肯挺身出來救她，她便可以得救

了！」

「你指的是？」

「我說的是你！」

「我？」

「對了，就是你！」

「我自然很願意救她，不過她近來不肯聽我的話；我叫她這樣做，她偏要那樣；我叫她不要進城，她偏要進城！——這叫我有甚麼辦法呢？」

「可是您應該改變您的作風！」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鐵生說到這裏從床上坐了起來。

「您現在完全是以「先生」的立場，以一個長官的地位來管束她，這自然她不肯聽。假使您改變作風，以一個「愛人」的資格來規勸她……」——梅子存心這藉情

虔的說。

「梅，你又胡扯了！」——鐵生把頭扭過去，又拿起一份報看。

「從另一方面說：的確，秋紋這孩子也相當的可憐，值得同情，她實在有她說不出

的苦悶。」——梅子又忽然廢廢起來。

「你說她有甚麼苦悶？」

「譬如她心裏愛那個人，她口裏又無勇氣說出來；她不愛的那個人，却又死死的纏

着她！」

「你說他是爾爲嗎？」

「就是他！秋紋實在不愛他，我知道。現在他走了，也好。」

「就是沉默了一陣。遠遠的有大吠，更響聲。鐵生繼續看報。梅子似乎沉溺在幻想中。」

「梅，你在想甚麼？不早了，你應該去睡了。」

「鐵，——恐怕這是她第一次這樣親切的稱呼他。」

「甚麼！」——鐵生感到有點突然。

「我想問您一句話，請您別騙我！」

「你說！」

「您究竟愛不愛秋紋？」

「你問這個幹甚麼？」

「我早就想問！早就想知道！」

「你想，我怎麼會愛她？」——鐵生很淡然的這樣說。

「不愛她真的？」

「自然是真的。」

梅子的臉上頓時浮泛着從來沒有的笑容與光輝，便熱烈的握住鐵生的手，進一室的貼近他：

「那麼你不是有心愛的人？」

「你問這個幹甚麼，梅？時候不早了，快去睡吧，免得別人又在背後批評我們！」

鐵生說着就走向床，將紊亂的報紙疊起來放在對面的桌上。

「批評咱們？」

「是的，說你有時深更半夜還在我的房裏！」

「他們批評好了！其實我就是在這兒有甚麼？——還不是你，我是我，彼此罷。」

「乾乾淨淨的？」

「可是人家不這麼想。」

「他們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好了！」

「明天談吧，燈快要滅了！」——鐵生見桌上的油燈漸漸的暗淡而要熄滅，便這樣催促着梅子走。

「你通我走？我偏不走！」——梅子撒嬌的任性坐到床上，燈，眼見就要滅了。不待鐵生過去搶救，已經滅了！

「你瞞！」

屋裏變成了一團漆黑！

「洋火呢，梅子？」

「不就在桌上嗎？」

於是梅子在黑暗中摸索，摸索那光亮的火源，兩人不期而互撞，彼此的心弦頓時緊張，蕩漾；

她順着他喘息的呼吸，他感覺她在不能自主的戰慄，他們的熱情已撞到了沸點，然而他們冷的理智終於壓制了他們熱情的奔放！

加入了新的油，燈重新放了光芒。他們不自然的看了一眼，又默默的低下頭去！各人的臉上浮起了一層淡淡的紅光。他們默然良久。大廳中傳來整聲木魚，清晰悠揚。

「好，明天見吧！」

梅子回到自己的房裏，秋紋還沒有睡。她伏在暗淡的燈光下不知在寫些甚麼，見梅子推門進來就急忙隱藏，梅子假裝沒有看見，只淡淡的問了一聲：「你還沒有睡嗎？」

「我心裏煩得很，睡不着！你爲甚麼這晚晚回來？」

「我出去了。」

「剛纔我彷彿聽見苗先生房裏有人談話，是你嗎？」

「不是。也許是會計周先生吧。」

「好像是女人的聲音？」

「那誰就不知道了。秋，我問你：你這兩天在城裏究竟和誰見面些甚麼把戲？」——梅子一面脫衣上床，一面這樣問。

「他欺侮我了！我明天還得進城去和他算賬！」

「兩層怎麼欺侮你？」

「他……」——話到這邊秋紋又驟然縮了回去，不覺淚又滾滾的流下來。梅子親此，深知此中必有隱情，也就不再問下去，便以另一題目來轉移她的注意。

「聽說你不久要在成都登台唱戲？」

「你怎麼知道的？」

「今天報上已經登載了！」

「給我看看！報呢？」——秋紋聽了似乎很興奮，便以嘹亮的嗓子這樣問。梅子就把兩捲從鐵生房裏帶來的那張報遞給她看。秋紋便細細的讀着那篇關於自己的「訪問記」，臉上時時顯出悠然自得的笑容。兩日來的悔恨痛苦，都被這篇讚揚備至的「訪問記」勾消了十之八九！

次晨，天剛微亮，同志們還沒有起床，秋紋就乘了一輛洋車進城。一到成都就先到大興票房去打聽兩昌的下落，但那邊的聽差說「黃先生沒有來」。接着她又跑到西門大街的辦事處詢問，也沒有得着要領，最後她僱了車筆直往陳蘭之家裏奔！果然，剛一進大門就碰着裏面嘈雜的琴音，清越的歌聲，原來兩昌正與陳蘭之在合唱「武家坡」，方恭錄爲他們拉胡琴。大家見秋紋到，便都停了下來，兩昌乍見秋紋，楞了一下；但馬上轉變態度，似乎忘記了昨天的事情，滿臉堆着笑容，急忙迎上去說：「你剛進城嗎？」秋紋沒有睬他，却向陳蘭之、方恭錄幾個人連打招呼。

「真巧，秋紋小姐，我們剛說到你，你就來了！好，今天無論如何要請您來一段給我們聽聽！」——方恭錄說着就又把胡琴拉了過來。

「對不住，方先生，我今天嗓子不好。」秋紋剛開口，兩昌就端了一把椅子給她坐下。

「隨便來幾句吧？」

「不，真的不能唱。嗓子都啞了，您聽！」——秋紋說話時故意帶着沙啞的聲音。兩昌更顧手從桌上倒了一杯茶給她，并說「是的，她這兩天的確有點兒不舒服！」

「我看你的眼圍似乎有點兒紅腫？」——陳蘭之說着又向秋紋看了幾眼，秋紋的臉馬上有點兒紅。

「是嗎？我有兩夜沒有睡覺呢。」——秋紋從手皮包裹掏出一面化妝鏡子不斷的照自己的臉。

「兩夜沒有睡覺？爲甚麼呀？」

「春隊要趕工作，因爲不久我們也要在新都舉行一次演奏大會！」——兩昌不待秋紋答問，忙飾掩着說。

「秋紋小姐，別忘辛苦了！我替千萬觀衆請願，請多多保重，在那天登台的時候萬萬不得的！」——方恭錄苦莊着諷的這話。

「方先生這話對極了，我也是這意思勸她。而且這次是她到成都來的第一砲！」——兩昌說着又掏出了一枝烟捲。

「秋紋小姐，我前天在報上發表的那篇『訪問記』您見到了嗎？」

「早就拜讀了！」

「這要得嗎？」

「可惜我的筆太遲鈍，沒有把小姐的好處表彰萬分之一！」

「那裏的話？——志承誇獎了！使我慚愧得很！」

「下次我再好好的寫一篇。不過自從前天報上登出了那篇訪問記之後，各方面都很注意，朋友們都在打聽您幾時登台！」

「您別說錯兒，丁小姐，您這一次登台準轟動，因為有我們方先生捧場！」

「陳蘭芝說滿臉向方恭錄瞞了一眼，神色上似乎帶着相當的醋勁。兩昌聽出話裏的話，就忙打岔兒說：

「張太太，您替打幾圈牌消消好麼？」

「我可不來！」——秋紋着嘴兒表示反對。

「打幾圈牌玩玩有些機關呢？」——陳蘭芝說着就吩咐差把麻雀牌擺上。

大家都坐上了牌桌，只有秋紋還站着旁觀，陳蘭芝見了就忙喊着說：「快來坐下呀，我的丁小姐！」

「我算的也不想來，頭痛得很！」——兩昌聽說，怕她身邊沒有帶錢，便從袋裏取出一束鈔票放在秋紋橫坐的方向壓鎮。陳蘭芝忙走過去拉秋紋來坐下，一面笑着說：「丁小姐，你看，黃先生多麼好呀，你還沒有坐下他就先把賭本給你預備好了！」她的眼睛故意瞟了丁方恭錄。

在這種「誘逼」的博形之下，秋紋只好坐上了牌桌。

八圈，十二圈，十六圈，二十圈，秋紋實在不能再繼續下去了。然而她是惟一的「意氣」，不覺得是放棄。而且兩昌幾次擦「莊」都碰巧坐在她的手上，常常給她吃，以

討。她的心；有幾場本來不應該找錢的，但因為他故意的放，也居然而和了。這種情形陳蘭芝和方泰錦早已看出；但礙於面子；也不便說穿，雖然陳蘭芝也不斷正藍藍色的警告黃爾昌不要亂放。

「好，現在請秋紋小姐請我們到深派去消夜吧？」——散了牌之後，方泰錦這樣提議。

「好！好！我請客！」——秋紋這時也很高興的這樣回答。

這於是大家又到深派吃消夜，纔各自散去。

爾昌和秋紋從深派出來，彼此還默默無言，信步在大街上慢慢的走着。這時夜闌人靜，街上冷清的，除了幾個小販淒涼的叫喊着，靜寂得沒有一點聲息。

「我們到那裏去呢？」——走了好久，爾昌纔吞吞吐吐的這樣問。

「我看還是到前天晚上就住那個地方去吧？」——爾昌又衝動起來，以試探的口吻這樣問。

「秋紋依然沒有反應。」

爾昌這時便盲目的引着秋紋向前走。到了明明旅館，他又鼓起勇氣，大大方方的攙着秋紋往裏面走，起先秋紋嬌懶的把身子一扭，表示拒絕；後經爾昌恭順懇切的請求，她就半推半就的跟着爾昌進去了。

開了一個比前天還要精潔的房間，有洗澡間，有抽水馬桶，有最新式的梳粧台與銅絲床。茶房泡了茶，打了臉水之後，爾昌就忙把房門扣上。秋紋走近梳粧台故意左顧右盼的照鏡子，爾昌輕輕地走到她的背後，用手搭在她的肩上，溫柔而又熱烈的喊了一聲「秋！」。秋紋把身子一扭，悠然的走到一張沙發椅上坐下，爾昌馬上追了過去，以哀求的口吻說：「秋，請你原諒我，前天晚上是我的錯！」

秋紋依然沒有反應，把眼睛故意在房裏東張西望，爾昌實在忍不住了，便模仿美國電影裏常有的姿態，突然跑了過去，緊緊的握住她的手，一隻腳跪在地下，一隻腳快要冒出火來，眼睛望着她的臉，顫動的說：「秋！我實在太愛你了！」接着就狂吻她的手，狂吻她的臉，最後秋紋又被他征服了！前天晚上的掙扎，昨下午的怒罵，今天早晨「算賬」的決心，這時都已飛到九霄雲外！

第二天，秋紋一直睡到正午還沒有起床，不知又是觸動了甚麼心事，躲在被窩裏發聲的啜泣。任憑爾昌怎樣兜哄她，她還是不肯起來。爾昌在無聊的苦悶中，忽然聽到門口有賣報的，便買了兩份報進來，不料在「成都晶報」上又發見秋紋的像片，便很高興的遞給秋紋看。秋紋這纔興奮的坐了起來，揩乾了眼淚，細細的看報。爾昌這時也坐在床邊，乘着她的興頭說：「方燕錄這人總算够交情了，只和他見過幾面，就他這樣的捧場，萬一你要離開苗鐵生的服務隊，將來我們在成都活動的時候，恐怕還要大大的倚靠他呢！」

「這張相片是你送給他意的？」

「是的。」

「這張相片照得不好。」

「將來再請他給你照一張好的。」

「方燕錄也會照像嗎？」

「照得非常好的好！白楊到成都的時候也請他照過像呢。這個傢伙真有幾手：又會唱又會拉，還會照像。他家豈有不少電影明星的照片呢，我們應時到他家裏去看看，藉此連絡連絡。」

「他在住在那兒？」

「南打金街。離這兒不遠。」

「我也很想到他那裏去看看。」

「現在就去好不好？」——爾昌很興奮的這樣提議。

秋紋這纔開始穿衣服，爾昌又忙蹲在地下給她穿鞋，忙着叫茶房給她打洗臉水，開始心裏她化粧的時候，他又恭恭敬敬的站在旁邊侍候！

「化了粧，吃了點心，正預備出去，爾昌就笑嘻嘻的回秋紋說：「你看我修養格水久做你的臉差麼？」

「你這個鬼！真厲害！」——秋紋瞟着跟用手使勁的在爾昌的鼻尖上捏了一下還嫌

「有志者事竟成，三年的苦工，纔有今日的收穫！」——爾昌說着又掏出一枝烟捲很驕傲的在屋裏徜徉起來。

「少囉囉吧，快叫茶房鎖門！」

於是兩人僱了車，不一會兒就到了南打金街。通報之後，方恭錄笑嬉嬉的從裏面出來，將秋紋、爾昌迎了進去。他住的是三洋房，裏面是寢室，中間是客廳，再往裏是一間收拾得相當精緻的小書齋，到處都掛着電影明星和坤伶的照片。

「光榮得很！今天是甚麼風把您兩位吹到我這兒來的？」方恭錄陪着他們兩位走進書齋坐下之後，一面忙着倒茶遞烟，一面笑嘻嘻的這樣問。

「我和秋紋早就想來專誠拜候方先生的，可是一進城就亂忙一氣，沒得着機會！」

「真的，我們早就想來看方先生的！」秋紋又接着這應酬的說。

「不敢當，您兩位實在太客氣了！昨晚才回去好嗎！」

「很好，謝謝。」

「還是歇在四門大街的辦事處嗎？」

「是……是的。」

「我想您兩位應該找房子，住在西門大街離市中心遠，實在不方便！」

「是的，可是一時找不到合適的房子。」

「您來給你們想想法子。」

「方先生這房子是自己的嗎？」

「不，是租的。倘若你們兩位不嫌棄，請搬到我那兒來住。就是地方狹小了一點兒。」

「謝謝。府上人多嗎？」

「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在成都。」

「這房子收拾得非常清潔整齊。」

「那裏的話。我們新聞記者的生活，若是忙亂不堪，很少有時間在家！」

「聽說方先生的攝影術很高明。這些像片都是方先生自己照的嗎？」秋紋說着就站起來，沿着牆壁參觀照片。

「是的，這張是胡蝶，幾年前我在香港給她照的。」方恭錄與秋紋并肩站着，指着牆上的照片這樣解釋。

「照得真好！幾時也想請方先生給我照一張！」

「是的，秋紋很想請方先生給她照一張！」爾昌擲着一枝烟捲擲在他們中間說。

來

「沒有問題，絕對沒有問題，今天就照，好不好？」——方恭錄很興奮的這樣叫出

來。

「不麻煩嗎？」

「一點兒不麻煩！現成的照像機，現成的膠片！」——方恭錄說着就忙從抽屜裏取出一架「萊卡」照像機，說：「就到外面院子裏照好不好？」

方恭錄馬上引着爾昌、秋紋走入院子，祇見一株古梅，幾樹青松，地下鋪着淺淺的綠草，點綴着倒還不俗氣，梅花開得正盛，微風飄來一陣清香，使人欲醉！

「取一個甚麼背景呢？」——方恭錄用目向院內四週掃射了一番，馬上又接着說：「好，就請秋紋小姐倚梅而立吧！」——於是秋紋就站到花樹下，方恭錄站在她前面對光。

「好，這個姿勢好得很！」——爾昌仰着一枝烟捲站在旁邊這樣讚美。

「要得嗎？」——方恭錄一面對光圈，一面用四川話這樣說。

「便是要得！」——爾昌意思也故四川話這樣叫極！

「秋紋小姐，請您把頭稍微再低一點兒，臉上略略的帶一點微笑，對了，好，好，就是這樣，請別動！」——方恭錄抓住這個姿勢在正面照了兩張，又跑到側面去照了幾張，照了全身的，又照了半身的，一共照了一打膠片。

「好了，我想總有一兩張好的。」

「沒有錯兒，一定張張好！像你老兄這樣的攝影老手！」

「那也不見得，等洗出來看吧。不好，咱們再照。」

「我也順便請你老兄。我照一張吧！」——爾昌說着就扔了手上的烟頭，跑到梅樹底下秋紋旁邊站着，秋紋見他過來，就忙躲開，不料爾昌一手把她拉住說：「別走呀，秋，我們倆一塊兒照一張不好嗎？」秋紋似有難色，然而又不便拒絕。

「好，就這樣站着！」——方恭錄又在對光圈。

爾昌這時把手搭在秋紋的肩上，秋紋忙閃開，恨恨的瞟了他一眼說：「這樣難看死了！」——這一表情却被方恭錄在鏡頭裏窺見了，他心想：「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他們兩位的关系還在矛盾中麼？」

「好了！」——方恭錄又把照像機的開關按了一下。

「我和方先生一塊兒照一張吧！爾昌，你未給我們照！」——秋紋這樣提議。

「覺得我罵得好。」——爾昌有點兒得意。
「這很容易，我給您對好光圈，您只要把開關按一下就行了。」——方恭錄把照像機交給爾昌之後，自己便跑到秋紋身邊站着。

「方先生，請站過來一點兒！」——秋紋輕輕的向方恭錄說，方恭錄會意，馬上靠近她一步。

照完了像，大家又回房裏歇息了一會兒，爾昌便拿出錢來看：「已經三點鐘了，我們走吧，恐怕方先生有事呢！」

「方先生要上報館吧？」
「不，不，我晚上纔去呢！請多坐一會兒，您兩位難得來的！」

「今天必須到報館嗎？」

「倒不一定，有時只要打幾個電話就行了
「報館的事情真辛苦得很，還要熬夜！」

「沒有甚麼，攪煩了就好了。」
「秋紋，我看我們還是走吧，不要多就誤方先生的寶貴時間！」——爾昌說着就站了起來。

「好，那麼我們一塊出去，我請你們到東城根荷吃『吳抄手』去。」
「方先生請別客氣吧，『吳抄手』我們已經吃過好幾次了。」

「那麼我陪你們到春熙路去走走。」

三人正走到春熙路口，李永年坐着渣包車從提督街那裏過來，他看見秋紋等就老選把車子停住，跳下來和他們打招呼。

「你們到那兒去？」
「我陪她們兩位隨便走走。」——方恭錄笑着說。

「那麼我們到湫湫吃去吧？」
「李科長不必客氣！」——秋紋。

「不，我有事情要和你們幾位商量呢。我們的義演戲準於本星期六舉行，在春熙大舞台。現在正在各方面推銷票呢，聽說成績很好，發券一百元一張！」

「我想咱們還是找個地方談談吧，就在這路口上談談好。」——方恭錄。
「好，咱們還是到湫湫吧？」——李永年。

「不，天天吃西餐，實在吃膩了。我提議到這街口上去吃『鵝湯圓』？」——蕭昌

「我贊成。聽說『鵝湯圓』也是成都有名的？」——秋紋。

「不，不，那地方太小，不好談話，秋紋小姐既是不喜歡吃西餐，那我們就到『明湖春』去吧！」

「好，這我也贊成『明湖春』是山東館，銀絲饅頭和小米稀飯最出名，換換口味也好。」——方恭錄。

進了明湖春，李永華又打電話把陳蘭芝，顧仲明都約來了。大家又把演戲的事情商議了一番。

飯後，大家又到天興源房去『調嗓子』，在那裏大過戲癮之後，陳蘭芝又拉他到到

家裏去打牌，一直打到次晨纔散。

這一次又是秋紋獨家贏了，所以她很高興的和蕭昌回到明明旅館睡覺，不料剛到房門口，茶房正在開門的時候，就碰到服務隊裏的兩位同志到這兒來訪友，秋紋見了臉上立刻浮起一層紅雲，忙把頭低下去，但那兩位同志却很大方的向他們打招呼。

「丁小姐，你還沒有回隊嗎？苗先生這兩天派人到處找你呢！」

「是的嗎？」——秋紋滿臉漲得通紅，勉強吐出這幾個字。

「昨天隊長還派陸國棟同志騎着『洋馬』進城來找你，辦事處，甚麼地方都找遍了，可是沒有找到您，他又回去了！」

「我馬上就回去，我到這兒來找個朋友。」

「我們也是上這兒來找朋友的。回頭見吧。」那兩位同志說着就往外面走了。

秋紋進了房，很焦燥的說：「這怎麼辦？給他們碰見了！他們回去一定會報告苗先生的！」

「讓他們報告好了！有甚麼關係呢？」——蕭昌似乎滿不在乎的樣子。

「我想，還是馬上回去一趟！」——秋紋很不安甯的坐在床沿上這樣說。

「算了，還有兩天就要唱戲了。說不定，你這一次回去了，苗先生決不讓你再出來！到那時候，這邊的事，那可不得了！我看還是唱完義務戲再回去吧！」

「不行！苗先生會急壞了！」

「哼！急壞了？你不要痴人說夢吧，人家苗先生早已把你丁秋紋不放在心上！」人

家與吳靜了的關係已經愈來愈密切了！」

「你是說苗先生和……？」不待秋紋說完，爾昌又以煽動似的口吻搶着說：「恐怕他們的關係比我們倆還要深得多了！」

「甚麼？」——秋紋做用非常驚奇的樣子。

「不然，在每天熄燈以後，爲甚麼梅子還老就在老苗的屋裏？我有一天在半夜裏起來解手，走老苗門口過，彷彿聽見有人在他屋裏面，於是我就從門縫裏看了一眼，正看見老苗和梅子摟得緊緊的在接吻！」

「真的？」——秋紋的聲音有些顫動。

「我騙你幹甚麼。我早就說老苗是假道學，他管我們管得這樣嚴！但值自己的私生活却那樣一團糟！」

「你說的都是真的？」

「我敢向天發誓！不但我知道，恐怕全隊裏的人都知道呢！并且有人說梅子有一星期六的晚上根本就沒有回到自己的房裏去！」

「你胡說！」

「你愛信不信！」——爾昌說着又掏了一枝烟捲出來抽。

沉默了一陣之後，秋紋把爾昌拉在床上坐下。

「你究竟打算怎樣待我？爾昌！現在可以說我整個是屬於你了！」

「我要愛你到死！」

「真心話？」

「若有半點假話，我就被天打雷劈！」

「那麼你家裏的媳婦怎麼辦？」

「誰造謠？說我家裏還有媳婦？」

「這你用不着騙我，你連孩子都有了兩個！」

「可是我的媳婦早就死了！」

「你敢發誓？」

「若是我家裏還有媳婦，也讓我天打雷劈！」

「哦！這你就是我的好哥哥！」

兩人瘋了似的擁抱着狂吻，至少有五分鐘之久！這是秋紋對爾昌第一次表示真摯的

「那麼我們苦麼？」

「隨便你！」

「可是你一定要先脫離服務隊，與苗鐵生永遠斷絕關係！」

「噢完義務隊，就馬上回去搬行李，向苗先生辭職！」

「我要你與他永遠脫離關係！」

「好！」

兩人又擁抱着狂吻。

六

演完義務隊，秋紋便回到新都向鐵生請長假。爾昌就在方恭錄的住宅附租了鐵生房，預備與秋紋同居。

鐵生原不忍讓秋紋離開，因為他早已知道她與爾昌的關係，假使他們繼續胡纏下去，將來吃虧的一定是秋紋，說不定會墜落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且她是他從北方帶出來的，她的父母遠在淪陷區的北平，她現在一人孤單單的在這大後方放浪着無人教養，萬一將成了悲劇中的主角，鐵生在良心上難免不安。鐵生想到這裏又不厭其煩的懇切地勸阻了秋紋一番，弄明白的指出了她前途的危險性。但秋紋當時完全爲「妒」與「恨」所矇蔽，去志非常堅決，認爲自己是一個感情的失敗者，既不能得到她所愛的，甯可墜落也不願再看見鐵生和梅子在一起！她終於離開了鐵生的服務隊。

秋紋的離開，服務隊的同志們都認爲是一件喜事。尤其對於鐵生個人有益。然而鐵生却因之好幾天憂悵不樂。

他們的巡迴大公演已經在本埠各鄉鎮次第舉行，頗得一概民衆的好評。現在他們打算到鄰近各縣去巡迴工作，已和政府接洽妥當選定×縣爲他們的示範區。他們準備在×縣駐留半年，將抗戰文化教育的各方面作一次系統的推行與表證。本想一過慶慶年就出發，可是這幾天國棟的心情不好。他離開大後方，雖然寫了許多信去勸慰母親，勸虎口南來，但始終沒有得着母親的珍貴回音，最近忽由上海的朋友轉來一個電報：「

「這便他日夜焦慮不安。『究竟何津不同？』——這問題在他的腦海中擾擾不能解決。國棟的大小事情本來都是請鐵生給他作主，但這時除了給他些空洞的安慰以外，鐵生也拿不出具體主張，最後還是由國棟自己決定返津一行。

鐵生和梅子親送國棟到成都候機，不料剛買妥飛機票，又由上海轉來一個電報說他的母親已經逝世了！在驚異與痛哭之中，鐵生便毅然決然勸國棟不必返津，「母親既已去世，回去也無益」，故力勸國棟多孝作忠，盡奮銳錄。已成個有用之人，將來替國家社會作番事業，以慰母親在天之靈。同時鐵生又託成都某女轉託某外國領事打了一封無絲雷給此刻尚在天津做特務工作的王秀庭，請他就近爲國棟的母親料理喪事。國棟雖然哀痛萬分——尤其想起違背母意南來說不定就是她憂鬱而死的原因的時候，他的眼淚就不自覺的滾了下來，——但經鐵生和梅子多方勸慰之後，他又振作精神回到新都，從新站在工作崗位。

回到新都以後，他們便隨隊開發到了X縣。爲了便於工作更親切的接近農民，這一次他們沒有駐紮城裏，而住在離城二十里的「王家場」。這地方得着「都江極」天然的灌溉，土地特別膏腴；烟，米，菜子，都是大量出產。據說這地方從前是有名的土匪窩，原因是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屬於一個姓周的大地主。其他的老百姓大都是些佃農。甚至有些人種佃農也不可能，因爲照這地方的慣例，凡佃農向地主租地耕種，除每年秋收後繳納租錢以外，在開始還須繳納很重的「押金」。因之那些窮苦的農民雖然有體力，有技術，無奈繳不起「押金」，只好流爲「挑」，「抬」，「推」的苦力。又一部分人因爲不堪忍受貧困的壓迫，只好鋌而走險，流落爲匪。

因爲王家場的情形是這樣複雜，在服務隊未到這裏之前，該縣縣長陶固誠就先着佃農鐵生，暗示這裏的工作不好做，希望他另覓別的地方。但鐵生所看法不同，認爲環境愈困難的區域，愈需要知識份子去開闢。

於是服務隊終於搬到了王家場，駐紮在離「場」半里地的「華嚴寺」。

頭一件事他們就在華嚴寺的廣場上舉行了一個春節勞軍大公演：一方面表演話劇和其它遊戲，一方面編製壁報，標語，傳單，宣傳抗戰；同時還派人到各出征軍人的家裏去餽送禮物，備慰勞。該日到四鄉民衆一萬餘人，由聯保主任趙正新主席致詞，陶縣長也特從縣城裏趕來參加，還在這寫字樓裏的王家場可算盛況空前。在表演話

「放下你的鞭子」時，梅子掛其中的香姐一角，當唱過了幾支動人的喪亡歌曲，激觀衆不少的坐聲與同情。

錢生認爲這種「宣傳」工作是不夠的，必須發動更有教育性的事業。於是他和趙正新商議將本縣一個有名無實的小學整頓充實，由服務隊調派職位富有教學經驗的同志去充當教員；同時又以服務隊的名義在華嚴寺開辦一所農民夜校，使那些已過婚齡而又想求知的農民有機會受補習教育。錢生特重視這個農民夜校，他想把它形或推動地方建設的中心。他自任校長，派梅子和國棟分任教務與事務，其他隊員兼充教員。此外，他還在「場」上辦了一個定期「壁報」，報導國內外的戰時消息及大事，因爲這裏的文化水準實在低落得使人不肯置信；識字的人固然不多，甚至還有些人不認識我們的國族，對於日本鬼子打仗的事情他們更是茫然！

經過了半月的籌備，這幾件工作都一一實現了。到農民夜校來求學的人甚爲踴躍，一共有四百多位，其中有很小的部份是婦女，大都是從十八歲到三十歲的青年農民。主要的功課是「戰時常識」，「農業指導」，「史地常識」，「基本讀寫」，「救亡歌詠」，「衛生常識」，「勞動服役」……

梅子與國棟對於這個夜校格外感到興趣，他們的全副精力幾乎完全寄托在這個學校裏。他們自己寫鋼板，印油印，貼佈告，送信，到農民家裏去訪問。農民生了小病，他們到城裏購了些簡單的藥品認法爲他們醫治。他們的家庭不睦——例如婆媳之間的糾葛——他們爲之調解。除了上課和各種的「服務活動」，他們每逢星期六還舉行晚會，有時在華嚴寺的廣場舉行，有時輪流到農家的庭院舉行，讓農民表演自己的游藝，大家歡聚一堂。深夜校就好像是一個家庭，錢生是他們最敬愛的家長。

一日，國棟病了，必須進縣城去醫治，可是這裏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趙公車」——一種原始時代製的一人推一人坐的獨輪車，這種車在不平的道路走上着是非常艱難的，頗不宜病/乘坐——學校的學生便自願的借來一張行軍牀，將國棟抬進城。

又有一次，「場」上忽然傳傳今晚有一股土匪要佔道王家場，說不定會搶劫駐紮在華嚴寺的張營隊，隊裏的同志們聽了都有一種惴惴不安，在散課以後，學校的學生又自備的拿齊槍械在華嚴寺附近農家着火，一團煙雲瀰漫，火光冲天，頗有蔓延到華嚴寺

還有一次，華嚴寺附近農家着火，一團煙雲瀰漫，火光冲天，頗有蔓延到華嚴寺

的趨勢！在往常這裏的人們一向是抱着「各掃門前雪」的主義，對於這種事情是不怎麼關心的，可是這一次聽說華嚴寺附近着了火，大家都驚湧而來搶救，不到半小時火就撲滅了。

政府忽然來了一道命令：叫王家場即日派二百個民工到某地去修飛機場，趕正新接到這個公事頗感棘手，因為現在正是農忙的時候，農民實在抽不出時間去服役。雖然上頭催得很緊，聯保處硬逼得兇兇，還是無效。

這事給鐵生知道了，便在學校散課之後，招集全團學生開話，請以「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大義，「假使國家亡了，我們還能在這裏種田麼？到那時一切都要完了，甚至性命都難保，所以在這抗戰緊急的階段，「服役」是我們人民應盡的義務。」鐵生這樣激昂慷慨的說了一點多鐘，大家很受感動。次日，趕正新率領着一百個青年農民，精神活潑的到某地參加建築機場。

鐵生堅信教育是建國的基礎。以教育組織農民，以教育訓練民衆，以教育推動一切建設，是他一向的主張。他把王家場的青年農民看成無限的力量。

於是，他以農民夜校的青年爲中心，發動築路。從王家場到縣城有二十里，都是狹窄的田坎小道，晴天還勉強可以行一輛「鷄公車」，一到雨天便泥濘滾滾，交通梗阻。鐵生發動每人每日捐工一小時修築這條路。這事已徵得縣政府和聯保處的同意。這幾百鐵一撥整齊的農民，耕種之餘，便在服勤隊的領導下開始築路。梅子和國棟也興奮的參加這種工作。工作疲勞了，他們就領着大家唱一支歌曲，或講一個故事。大多一面工作，一面學習，生氣蓬勃的匯成一氣。偷白天農忙抽不出空閒，他們就在夜晚燃着燈籠火炬工作，在一片漆黑的原野裏，浮閃着無數的火球，造成了這偏僻的鄉村一幅輝煌偉大的夜景。大家這樣一心一德，努力工作，不到一月這路就成了三分之二。

可是正在這階段來了一種惡勢力的阻礙。

事情是這樣的：王家場雖然有好幾位土豪劣紳，但最霸道而有勢力的還是周福堂。他是頭等的舉人，民國初年做過曹錕的「豬仔議員」，四川防區時代曾出任某軍閥的參謀長，在七七事變以前，他在四川是一位專享挑撥離間的政客。抗戰軍興以後，他從隱居縣城，做些囤積居奇的買賣。他是王家場獨一無二的大地主。據說這裏三分

之二的土地都爲他所有。他一年只回鄉遺下兩次：冬至回來祭祖，清明回來掃墓。平時僅派了一個遠房的姪子在鄉裏給他看房收租，而他自己的家裏則經年住在成都逍遙，享樂。他的三女兒是成都著名的浪漫女郎。她雖長得濃眉粗眼，坦鼻大嘴，肥瘦的身材，然而她的風流韻事却多如成都的茶館，成了人們茶餘酒後的笑料。四少爺是少有的賭棍，麻將，撲克，紙牌，骰子，無一不來，翻則輸贏萬計，可惜成都還沒有上海的輪盤賭，這是他認爲最大的憾事。二少爺是一位「生意經」，在成都開了一間極闊綽的大飯店，包庇烟，賭，妓。飯店裏還附設着澡堂，所謂「家庭間」是洗澡堂的特色，——男女同在一個房裏洗澡，後來政府雖有命令禁止，但禁者自禁，而澡堂中的所謂「家庭間」依然生意興隆。

周範聖自己倒不嫖不賭，終日這貌岸然，在他的心裏雖也未嘗不想討小，但當朋友們勸他納妾的時候，他總是裝着一股正經，嚴詞拒絕，而外面却盛傳着他與女僕王度，丫頭春君都有暗昧的勾搭。他終日啣着一根四尺多長的旱烟桿，吸着本地的土烟「淡草紙」，偶爾也和同流的朋友們下一兩盤圍棋消遣。當政局有點波動的時候，他便在他那門首懸有「華廈讀書」匾額的公館裏聚客談論。每逢他回到王家場祭祖掃墓，縣長聞訊，必率縣府全體人馬恭迎於十里亭外，本場從聯保主任起，所有紳商各界更須懸燈掛彩，大張張羅，就是本場有名的「舵把子」所謂「獨司令也者」，平時一向是「法無天的土皇帝，在這時也不能不虛心俯首聽命。

今天又是清廟節，周範聖照例回鄉掃墓，陶縣長聞訊便先將他恭迎到縣府，請他指示縣政，然後又邀約各縣紳商各界，備設洗塵。他在縣會上發表一篇詩云子曰的堂而皇之的演說之後，還管成陶縣長招上重修本縣的城隍廟與孔廟。之後，纔坐着陶縣長車先往準備的四人轎，並護衛排的前一家場進。剛走到縣城五里的真善堂，正碰着學校的一羣青年農民在車裏阻路，有的鋪路去，有的在向附近河灘裏遞弄小石，大家見周範聖的轎子到來，何都停止工作，避開旁，立致致敬。

「你們在這兒幹什麼？」周範聖問轎夫站住，這問。

「築路！」——一個青年農民，臉堆着笑容，真的這樣回答。
「誰叫你們築的？」——周範聖臉面上似乎很和平，在內心却整着一股氣，把車

「我們請苗校長！」

「苗校長？那兒來的？」——周範聖把眉毛眼睛蹙成一條線，用左手摸着他那蓬

鬆花白頭髮的鬚。

「苗先生是副校長派來的。他是農村服務隊的隊長，也是我們夜校的校長。」

「那兒來的？是「下江人」麼？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苗鐵生，是國內有名的教育家，最近纔從前線到我們四川來的。」

「你們知道他是奉了誰的命令來築路的？」——周範聖慢慢的從輪裏走下，猛猛舉起他的旱烟桿，藍色俱厲的指着那幾位農民問。有些膽小的農民這時個個手無腳，不約而同的往後退了幾步。梅子却捨得上前去，很恭敬的向周範聖說：

「周老先生，我們築路是得了縣政府許可的！這條路實在太窄小了，雨天簡直不能走！這也是爲了大眾的便利！您老先生是地方上的前輩，對於這種建設工作當然是贊成的！」

「這是那兒來的這麼個女孩子？」——這樣奇裝異服的？——周範聖見梅子長髮披肩，穿着一件天藍色的工裝，頭上綁着一塊俄國婦女慣用的頭紗，覺得很不順眼，於是把眼睛向她從頭至腳的掃射了一番之後，向他的左右這樣問。

「她是我們夜校的教務主任吳老師！」——另一個農民回答。

「哦？你也是和那個姓苗的一塊兒到這兒來的？」——周範聖把眼睛眯成了一條線，走近梅子一步，「你剛才說得很對，築路是爲了大眾的利益，可是你知道這「地是誰的麼？」周範聖忽然把眼睛睜大了，死死的盯在梅子的臉上，把身子又向前逼進了兩步。

「當然是大家的！」——國棟本來站在旁邊沉着氣半天沒說話，這時也忍不住站了出來。

「這娃娃又是什麼人？」——周範聖把眼睛斜射着國棟。

「他也是我們夜校的老師，陸先生！」

「哦，這樣看來那個姓苗的存心到我們王家場來造反的，所以帶了這麼些人來！我告訴你，娃娃，……」——周範聖突然把聲音提高，盛氣凌人的舉起他的旱烟桿。

指着劉棟的鼻子，「這兩邊的田都是我的！這路是我的！這裏的一寸土，一棵草都是我的！你知道嗎，娃娃？」——他邁着方步逼緊劉棟，他的眼睛鼓着像一對燈籠，好像要動武似的。梅子見勢，忙將劉棟推開，仍虛聲下氣的向周範聖說：「請老先生別生氣，您年輕，不會說話，請老先生原諒！」

「這是國家的土地，公家的道路，誰都有義務建築，誰都有權利行走！」——周棟雖然退後了兩步，但口裏還是憤憤不平的這樣嚷着。

「限你們三天給我把路還原！修好了的全給我毀了！不然的話，把你們這些東西通通關到衙門裏去！」——周範聖的額上鼓起一根一根的青筋，以斬釘切鐵的命令口吻說完就上轎走了。

周範聖走了之後，這些築路的青年農民就把梅子和周棟團團的圍住，問道事實究竟該如何對付，小部份的他們似乎有點動搖，悽喪；大部份表示着要堅強的反抗！梅子已經越過了青城山。天色漸漸的昏暗，不祥的烏鴉像墨點似的聚集在樹梢上

咕咕的亂叫，暮色向放倒的草叢大地，這一羣一羣凝固的青年列着隊，扛着他們的羅筐與鐵錘，先回到各人的家吃過飯，再往華嚴寺上課。

回到華嚴寺，梅子圍練將周範聖阻止修路的事情詳細報告與他聽了，沒有說什麼，只是背着手在屋裏踱來踱去，圍練報告最激昂憤慨的時候，範聖的嘴角露出憂鬱的苦笑，「您說怎麼辦呢，表哥，您說呀？我們的『路』決不能這樣半途停止。我們整頓把它完成！」

「你們別着急，像這樣的事情中國到處都是，我聽了一點都不感覺奇怪，從前我在北方幹工作的時候就遇着好幾件類似的事情。」——範聖很冷靜的這樣說。

「這完全是對建勢力在搗鬼！」——梅子。

「我們可以打倒帝國主義，我們可以撲滅漢奸，難道我們就不能剷除封建勢力嗎？」——圍練。

「打倒帝國主義和撲滅漢奸都比較容易，只要抗戰勝利了。這兩種禍害都必然會消滅；惟有剷除封建勢力至少還須要我們五十年的努力奮鬥。」——範聖。

「還須要五十年？」——那兒未免太聽話了！」——梅子。

「你以為革命是這樣容易成功麼？假使革命工作像炸『油條』似的容易成熟，那麼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早已翻身了！」——鐵生這時展開他那皺皺的眉宇，兩目閃閃着明快的光芒。

「這真是意想不到的：在前方現在有百萬將士在那裏爲我們流血，爲的要拼出一個光明的世界，却沒料到在大後方還殘餘着這麼多製造黑暗的人！」——國棟似乎有點氣餒，坐在一張椅上發牢騷。

「對了，國棟，只要你知道這一點。中國就有希望了！希望你用功磨鍊自己，以便將來面臨更尖銳的光明與黑暗的鬥爭！」——鐵生走過去拍拍國棟的肩膀，安慰着他說。這時已到夜校上課的時候，農民們都圍到鐵生辦公室來問：「吳老師，今天不上課？」——梅子沒有回答，鐵生就說「當然上課！」大家便走進了教室，而梅子和國棟仍停留在鐵生的屋裏。

聯保處的勤務兵走進來敬了禮，向鐵生說：「報告苗隊長，我們主任請您過去！」

「什麼事？」

「我不知道！」

「就說我馬上去！」

「是！」——那個勤務兵又敬了禮，走了。

上課的就整齊了。

「快上課去罷！這點小事算不了是什麼打擊！」——鐵生催促着梅子和國棟去上課，他自己拿起帽子準備到聯保處去。

「好罷，國棟，咱們上課去，我想事情總會解決的！」——梅子推着國棟去上課，鐵生也跟着走出來，當他跨出華嚴寺大門的時候，他聽到大殿裏發出雄壯的「立定」一聲。

天色已經黑暗，青城的山影與殘霞同時消逝。遍地菜花織成的黃金世界，這時也在黑暗之中隱沒；華嚴寺的和尚正捧着暮鼓，輕重緩急很有節奏的敲出了人生旅途的調子。鐵生懷着志忘的心情，在蜿蜒狹窄到處都是「缺口」與牛糞的路上走着。他走到橋上，各茶酒舖裏已經燃上了「滿堂紅」，趕場的鄉下人滾滾完全散去，這也許爲

下周範聖今天回場的緣故罷。鐵生經過他們身邊的時候，他們都很客氣的招呼着說：「苗隊長，您上衙了！」

鐵生走進聯保主任的辦公室，趙正新擰着一管水烟袋正在屋裏發楞，從他那憔悴的臉上看得出他也懷着滿腹的心事。他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人，矮矮的身材，光光的禿頭，黢黑的面孔上浮着一層橙色的油汗，寬闊的前額上深深的刻着幾條顯明的皺紋，這都是以證明他過去的生活是相當的辛苦，處境是相當的不順。不過從他那稀疏淡薄的眉毛上，他那敦柔和平的表情上，看得出他是一個忠厚的老實人。據說他本是在行伍出身，在「防區時代」會做過連長，因為老是打敗仗就被免職了，後來回到本縣的畜牧局做隊長，也因為人太老實，又被人排擠出來；沒法，只好回到王家壩種他那五畝半祖田，并在場上開了一個茶舖。做了聯保主任之後，他也小規模的囤積些本地出產的菜子和烟葉，這樣也賺了點錢，現在在場上雖不能列入富豪之家，也可算不愁吃穿之人了。他之能當到聯保主任，也正是因為他為人忠厚老實。前任聯保主任出賣壯丁被人控告撤職之後，場上就有好幾位「大爺」爭奪這個差事，因為縣長不願意得罪任何方面，便派了這個無用的好人趙正新接充這個位置。他雖然也認識幾個字，但不能通順的寫出一個佈告或呈子，於是，縣府又委了本場有名的「郎中先生」王德章為副主任，替他幫辦一切文墨事件。

其實做聯保主任並沒有什麼好處，每月只有三十四塊錢的薪金，而責任却負得相當的重，尤其在抗戰軍興以後，僅關於壯丁一項就够他煩心了！既是這樣，為什麼還有許多紳士們來爭奪呢？——這原因很簡單：一則可藉此稱霸於鄉土，二則可買賣壯丁，或包庇烟賭，做種種貪贓妄法的勾當。然而，趙正新却沒有幹過這些事情，并不是他不想幹，實在是因為他為人太老實，眼小，一幹就會露馬脚。他至多只囤積點土產存放在聯保處不用繳房租，他向鄉下人收買貨物的時候比別人要稍微便宜一點兒。如是而已。但是他的助手，那位讀過孔孟之書的郎中生，並不然，他藉着聯保副主任的官銜，在鄉下幾乎無惡不作，無錢不括！

趙正新這時正在辦公室裏發愁，一見苗鐵生進來，就忙把手中的水烟袋放在桌上，拱手為禮，「哦，苗隊長！請坐！」

「聽說趙主任找我？」

「他說這路是他的！縣政府管不着！」

「這路是他的？縣政府管不着？」——鐵生驚異的站了起來，趙正新也跟了站起來，鐵生皺着眉頭沉思了一會兒又坐下，趙正新也跟着坐下。

「趙主任，那麼您打算怎麼辦呢？」

「您看呢，苗隊長？」——趙正新站起來從桌上取了水烟袋，擦火柴燃了紙捻子

「我沒有辦法！」鐵生堅定的說了也不自覺的立了起來在屋裏踱來踱去。可是趙正新還是鴛立着沒有移動，兩眼呆呆的望着他。

「苗隊長，我看這樣好不好？」——趙正新用指頭彈了彈紙捻上的灰屑，「咱們還是本着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的精神去解決，您看好不好？」

「這自然頂好。」

「可是咱們得先想個法子使周範老消氣！」

「這還要仰仗着趙主任多多向他疏通！」

「苗隊長，我可沒有這麼大的面子！不但我……恐怕縣裏也不行。」

「縣長也不行！」

「是的，因為陶縣長見着範老就不敢怎麼說話。」

「那麼趙主任的意思？」

「照我看這事恐怕要勞苗隊長親自出馬，因為範老剛才的話：他說「那個姓苗的好大犛子呀，我姓周的回來他連照面都不來打一個！」我看您還是去拜會他一輪吧，他這種人就是愛一個面子，只要苗隊長肯給他面子，什麼事情都好辦了！」

「這倒可以的，反正我們是爲了事業。」

「這好極了，那麼我陪您去一輪吧！」

於是，趙正新叫勤務兵提了馬燈，陪着苗鐵生經過大街，穿過一條兩邊都是磚牆砌的房子窄巷，就到了周範聖的公館。這是本場唯一堂皇高大的古屋，門口兩邊立着一對石獅子，牠們在白天看上去倒有相當的氣魄，但在這昏暗的夜色中看來彷彿是兩頭死狗。這門口平時本來是漆黑的，今天却懸着一個轟隆隆的紅燈籠。這大概是燈籠着主人衣錦榮歸的光輝吧。

通報之後，裏面走出一個丫頭似的女人說：「我們老爺說：苗先生不見，請去坐！」鐵生聽了知道是周範聖攜他的駕，他回頭就走，雖然趙正新忙追了出來，但鐵生氣得全身發抖，三步兩步踉蹌的走出了場口！這時天上沒有一點星光，地面沒有一點野火，他懷着怨恨的心情在這窄小不平的道路上摸索着回到華嚴寺。

他回到華嚴寺，正隨着夜校的學生下了一堂課，大家見了他回來便都圍攏來探聽消息，但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帶着深沉的、色急促的走進了自己的辦公室。梅子國棟知道事情已相當的嚴重，故催着正在熱烈議論的農民進入大殿繼續上課。

下課後，農民自動的開會了。大家都很熱烈的討論着周範聖事件：有的主張硬幹，有的主張疏通，調解；當然也有少數人主張「撤退」；但十分之九的意見是：「無論如何的艱苦困難，我們必須完成運糧路！」大家討論了相當的時間，最後有一位青年站起來這樣說：

「我們不能使苗先生和服務隊的諸位先生太爲難了！他們到我們場上來是看得起我們，完全是爲了我們大家的利益！現在路已經修了一半，假使半途而廢未免可惜！我主張我們現在一齊找周老爺去！我們去向他請願！」

「贊成！」——一陣熱烈的掌聲。

「那麼我們現在就去！」

並且請吳老師和陸老師同我們一塊兒去！」——又一陣掌聲之響，大家打着燈籠火炬，列隊向周範聖的公館邁進。周家早已得了消息，大家一到周家的門口，看門的人就說：「周老爺已經睡覺了！」

大家只好搖頭的散去。

次晨，天一亮，大家又在華嚴寺集齊，一同到周公館，看門的又說：「周老爺還沒起來！」

正午又去了一趟，說：「周老爺正在吃飯！」

下午又去了一次，說：「周老爺正在和縣長談話。」於是大家就要求見縣長，看門人說縣長也沒有空！

三四百農民放箭莊穩不做，這被三翻四次的跑了一天！就是「木人」也會發出怨言！梅子和國棟氣着跑回華嚴寺，發誓再也不去見周範聖！鐵生這一天一句話沒有說

。只是這在辦公處工作，並且還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冬不老的東泉與德文。這是他一向的作風，凡遇着真正困難的時候，他必沉默寡言，埋頭工作。

次日，鐵生親自率領着夜校的學生繼續築路，這一天大家的情緒特別緊張，興奮！不料走到築路的地方，有十幾位警察早已在那裏武裝戒備。他們說是奉了縣長命令：「這路暫時停築」。於是全體騷動，警察的氣憤也非常高漲，兩邊顯然形成對立，鐵生憤激出於外，便勸大家鎮靜。他自己忙跑到縣府去見陶縣長。名片遞過之後，傳達來說：「縣長因事到成都去了！」待鐵生跑回築路的地方，不料警察已與農民發生了衝突！結果有八個農民被捕，十幾個受傷！國棟的頭部被槍桿擊破了，鮮血淋漓，傷勢嚴重！

鐵生親自把國棟送入城內天主堂醫院之後，他便當夜趕到成都，求救於楊仁旭。聽了鐵生的報告，楊仁旭也異常憤怒，便同鐵生去見某巨公。某巨公比較開明，平日對於一般文化人的工作頗愛護，聽了鐵生的報告，駭然發怒，認為在此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豈能容忍這種事情發生！對於鐵生慰勉一番之後，命他即日回華嚴寺照常工作，築路之事請待政府解決。

築了一半的路終於停止進行了。

國棟的傷勢一天沉重一天，被捕的農民也毫無釋放的消息。陶縣長避着不肯見面。周範聖早已大搖大擺的回到成都。自從「路潮」發生以後，王家揚的驚訝紛紛，服務隊的工作根本無法推進。鐵生終日焦慮，身體一天一天的瘦弱。所幸農民夜校依舊在上課，只另換了兩位同志負責校務，因為梅子日夜都在醫院裏看護國棟。

國棟在醫院裏草草睡過好幾次。在溫度過高的時候還說些言語，有時呼喊「母親」，有時狂叫「我們的「路」呀！我們的「路」呀！」他的性格本來很堅強，遇着任何激盪感情的事情他都不輕易流出眼淚，即在去年離別母親他也未會流出一滴淚水，然而這次在醫院裏却常常飲泣，尤其聽着鐵生談起「路」的時候，他往往不禁流下淚來。幸而每天總有幾個農民帶着些雞蛋或菜品去慰問他，這種熱情的關切使他感到無限的安慰。每次見着鐵生，他必問及「路」的開鑿。鐵生怕他不安安心養病，便常常慰他說：「事情快解決了」。其實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的希望。

一天，在天主堂醫院的小園裏，梅子忽然發見鐵生兩鬢已花白，深為感觸，便說

：「黃先生，您近來太辛苦了！這後方的工作太複雜，太麻煩，我看您還是帶着他們回到『冬不考村』去罷？」

「是的，我們一定要回到『冬不老』去，昨天我還間接到東空漢文的信，說那裏現在已經有兩萬多民衆加入了他們的游擊組織！他們的實力已經相當的雄厚，他們現在只期待着我們回去！」

「黃先生的意思怎麼樣？」

「我也想回去。可是現在不能去。」

「爲什麼？」

「愈有困難，愈要奮鬥。」這是我做人做事的精神！現在這裏的工作發生了相當的困難，這是不容諱言的事實，但我相信這困難一定可以解決的！只要我們不斷的奮鬥！鐵生的精神近來已相當疲憊，這事實雖然他自己不肯承認，追隨他多年的人例如梅子是看得出來的，所以梅子又接着說：「可是您的頭髮已經白了不少！」

「可是還沒有完全白呢！」

又拖延了一個多月。

一天，鐵生正在華嚴寺的辦公室裏苦悶着，成都的楊仁旭忽然叫人送了一封信來，說築路的案子已經解決，某巨公已令縣政府即日釋放被捕農民，並令安爲保護服務隊在王家壩的工作；新築之路限期日完成，以竣全功，而重建設等語。鐵生看了這信自然很高興，正打算到醫院裏去告訴梅子和國棟，而是剛走出華嚴寺的大門，就碰見陶縣長和趙主任向這邊走來，他們一見鐵生就老遠的脫帽，鞠躬，作揖。鐵生這時也知道他們是爲何而來，只好攔回華嚴寺，招待他們到辦公室裏坐。

「今天是什麼風把您兩位吹到這邊來的？」

「我們今天特來報告苗隊長一個好消息！」

陶縣長滿臉堆着褶皺的笑。

「好消息？什麼好消息？」——鐵生淡然的故意這樣問。

「築路的案子已經完全解決了！」

「噢？」

「那八個農氏已經放了，並且路還可以繼續修！」

「是上峰有命令來嗎？」

「命令倒沒有，不過我覺得這是一件於民衆有利益的事情，所以無論怎麼困難，我們一定要把它完成！」

「你們不怕周匪聖再反對嗎？」

「不，不，他決不會的！現在也不敢！」

「那麼從前他爲什麼那樣拔屨呢？」

「嗨，這個您還不知道嗎，苗隊長？正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哈哈哈哈……」

「陶縣長自鳴得意的說着，同時由袋內掏出一封大紅帖子，雙手恭恭敬敬的遞給鐵生，」

「明天是四月四兒黃節，本縣打算舉行一個慶祝大會，爲下一代的主人翁祝願，恭請先生光臨致訓！開完會，並請到縣府便飯，一則藉此聯歡，與縣中各界人士見見面，二則也藉此向先生道歉，這次築路沒有盡到保護的責任！」

「陶縣長不必客氣了。」

「那裏的話！明天務請苗隊長賞光！使苗隊長這樣的名教育家，肯到我們這小地方來指導我們，幫助我們，真是我們全縣二十四萬民衆的幸福！」

這時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鞭炮聲，熱烈的歡呼聲，接着就有一位同志進來報告：「報告隊長，那八位被捕的同鄉已經恢復自由了！」

「他們在那裏？」

「就在廟門口！」

「快請他們進來！」

那位同志退出之後，陶縣長和趙主任就站起來告辭；鐵生逢他們到門口的時候，正碰到那八個被捕的農氏從外邊進來，全隊的同志們都在那裏熱烈的鼓掌歡迎，鞭炮還不斷的響着。鐵生忙叫他們向縣長鞠躬道謝，這反把陶趙兩位弄得奇怪，面紅耳熱而去。

過了兩天，周棟傷愈出了醫院。大家爲了慶祝周棟和那八個農氏的恢復健康與自由，在蓮花寺的廣場裏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晚會，除了表演各項游藝節目，鐵生即席宣佈頭日開始繼續築路。晚會聲從此又恢復了剛到王家場時的活躍的氣象。

「路」繼續築了。仍然在梅子和國棟的督導之下。參與工作的人比前次更踴躍，大家的精神更奮發，因之速度也比從前加添了一倍，所以不到半月，這多災多難災區被拆的「新路」終於完成了。在五月一日勞動節的那天，舉行了一個盛大的落成典禮，除了本縣黨政軍農商各界領袖一律參加外，楊仁旭也約了某巨公從成都趕了來，造成了本縣空前的盛況。

這路完成以後，各方稱便，王家場的市面因之日趨繁榮，又正逢政府向各鄉場購辦軍糧，限期送到成都，在新路未築成前，運輸極其艱難遲緩，現在却非常迅速輕便。從前只能行軍輪的「雜公車」，現在却可以走洋車和雙輪的木板車了。從前這二十里路足足需要走三小時，現在只要一點半鐘。鐵生看見四鄉的民衆對於這條新路這樣稱便，心中自有說不出的高興。梅子和國棟更是興奮，他們認爲這是到後方來所作最有意義的一件工作。因之國棟近來又常對鐵生說：「表哥，我們再發動幾件富有建設性的工作吧？」鐵生就笑着用川腔說：「你還怕不怕打破你的腦殼？」國棟也玩皮酌用川腔回客：「只要能够真正的爲老百姓做點有益的事情，我啥子也不怕！」就是死，也值得嘛！」

於是他們又開始發動新的「攻勢」！

經過慎重的考慮以後，梅鐵生感覺王家場急迫的需要一個衛生事務所，因爲每年因疾病死亡的人數實不少於前線犧牲的！在夏天患瘧疾，霍亂，痢症的人尤其多。然而這些病症都是可以預防的。鐵生便到成都和省立衛生處接洽，請他們調派專門人材到王家場來實施簡單的醫藥救護與衛生教育。省立衛生處在允不允，因爲王家場地方太小，人口不夠稠密，無設立衛生所的必要，後經鐵生再三懇求，儘勉強承允合作。

他們選派醫師和護士到王家場來，頗費了一番躊躇與週折。原因是許多醫師們現在都在前線服務，在後方的醫師根本就不多，且有些少爺小姐派的醫師護士們又捨不得拋棄都市的舒適生活。加之生活日趨高漲，那些缺乏犧牲精神的醫師們都紛紛懸牌營業，誰也不願到這窮鄉僻壤的王家場來吃苦受罪，與窮苦的農民爲伍。衛生處的程處長好不容易選定了一位新從同濟醫學校畢業的青年醫師胡清仁 and 一位剛從上海到內地的女護士陳惠珍，到王家場來服務。

請陳兩位也在華嚴寺開始辦公。他們的醫藥設備極簡單，但他們的服務精神，覺得地方人士的讚佩。他們的第一件工作是普遍的實施預防注射和環境衛生。那位陳小姐更是和藹可親，工作勤勞，一天到晚都在農家調查，訪問；對於出征軍人的家屬尤爲親切週到。無奈一般人民無知，都不十分相信這種新的醫藥。他們有了疾病，不是求香拜佛，便是去請廟保副主任王德章醫治，不輕易肯上衛生事務所的门。

王德章是本地惟一的「郎中先生」——土醫。找他看病的人確不少。據說他是世代儒醫，內外兼通。他不但給人治病，同時還在場上開了一個藥舖。他的「針法」最著名。前次國棟被警察打傷的時候，就有人提議請他打針，但鐵生不贊成，國棟自己更反對。他說：「他甯可死，也不願請那毫無科學根據的土醫打從來不消痛的針！」

因爲利益的衝突，胡濟仁和陳惠珍現在都成了王德章的眼中釘。當衛生事務所舉行預防注射的時候，王德章就在暗中操縱反對，散佈種種無稽謠言：「不是說打了『洋針』人會死，就是說打了洋針會絕子絕孫！儘管服務隊的全體同志出動到四鄉去宣傳，場上也滿貼着防疫的標語和壁報，但自動到華嚴寺來打針的却寥寥無幾。先胡陳邊查不出是什麼原因，後向各方探聽，才知道是王德章在裏面搗鬼！這種情形使胡陳非常憤慨，甚至使他們灰心。一天，胡濟仁向鐵生發牢騷說：「我們抱着满腔熱忱到王家場來推行衛生教育，沒有料到這邊的老百姓是這樣的無知，更沒有料到洪水猛獸的封建勢力是這樣的根深蒂固！這兒的老百姓既不需要我們的幫助，那麼我們何不到別處去服務呢？在那裏有無數的戰士正期待着我們去救護！」鐵生便安慰他說：「這裏的老百姓個個都是好的，可惜他們缺乏教育，所以有時被惡勢力所障蔽，但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他們就會覺醒過來，一定會認識你和陳小姐的工作！不過我們要忍耐等今日的困難，萬不可過激一點挫折就失去奮鬥的勇氣！」

「一點兒不錯，好像我們築路一樣，在開始的時候多麼困難呀，可是無論如何我們不屈服，不顧一切的向前奮鬥，所以最後還是我們勝利了！」——國棟站在旁邊興奮的這樣插嘴。

「可是你忘了你的腦袋給他們打破了？」——梅子笑着這問。

「那算得了什麼！多少人在前線還犧牲了性命呢！」——國棟說着不自覺的把手去摸頭上的疤痕。

「我們常可在前線被飛機大炮炸死，也不願在後方受這種悶氣！」——胡濟仁還是憤憤不平的嘮叨着。

「對了，那樣死了倒也痛快，在這邊悶死了倒不值得！」——胡濟仁還說這話。

「好了，好了！請你們兩位不必發生疑了！今天晚上六點鐘我包你們有五百人到大殿來打防疫針！」——鐵生說着就在一張佈告紙上這樣寫道：「本隊同志，準於今晚六時，一律聚集大殿，聽候防疫注射，此佈。」

「對了，這個辦法好得很，我們應該以身作則！」——國棟忙着佈告出去貼了。

「胡醫師，陳護士，請你們兩位別恢心，在兩天之內，包有兩千人來注射！」

這樣，胡濟仁陳惠珍總含笑走出了鐵生的辦公室。晚上，當大殿擠着滿滿的農民期待上課的時候，鐵生帶着胡濟仁陳惠珍走上講台，接着吳梅子陳國棟和服務隊的四十多位男女同志也都跟了進去，站在講台的兩旁。

「各位同學：我今天有幾句很重要的話向各位講。我們活在這二十世紀，不能不相信科學；我們打仗要靠科學，種田要靠科學，治病也要靠科學！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能離開科學！胡濟仁醫師和陳惠珍護士都是嚴格受過科學訓練的醫藥專門人材！與一般的「郎中先生」不同。他們兩位犧牲都市的舒適生活肯到我們王家場來服務，這真是我們大家的幸福！聽說現在有人在造謠言：說他們注射的預防針是「毒針」！「打這種針人就會死！」這種說法真是荒謬絕倫，存心毒害人心！造這種謠言的人一定別有用意，希望我們同學不要上他的當！現在正是夏天，最容易使人生病，報上登着本省正蔓延着「霍亂」的消息，這種病傳染性非常強烈，說不定就會蔓延到我們王家場來！最近我因事到嘉定去了一趟，沿途看到很多人因霍亂纏綿在路旁！許多場鎮都閉了和尚道士在唸經。我見了這種現象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難過！我覺得我們的同胞太可憐了！太無知了！我們王家場現在既有防疫的設備，為什麼不好好的利用呢？現在要請胡醫師和陳護士當家為我打防疫針，我打了之後，服務隊全體同志能打一打，然後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學都打！你們是本場的新青年，凡是一切合理的事情你們都

應該領導，提倡：凡一切惡勢力，概取消，你們都應該攻擊，反對！總之，你們應該居於示範的地位！這被王家現總會存進步，中國總會存希望！好，現在請胡醫師給我打針！」

鐵生說畢，一陣強烈的掌聲之後，陳護士早已燃了火酒爐子，將一切的用具消毒了。胡醫師便當衆給他注射。接着梅子，國棟，服務隊的各隊長，都先後注射了。夜校的青年農民也有十分之九注射了。

這晚的工作使胡陳兩位感到意外的滿意。果然，自此以後，老幼農民源源不絕的到華嚴寺來請求注射，胡濟仁陳惠珍足足的忙了十多天。同時這裏患瘟疫的人也不少，輕的他們給他們吃「金雞納霜」，重的也給他們注射，這樣又治好了很多人。胡濟仁陳惠珍從此深得一般民衆的信任。

可是王德章却恨他們入了骨髓。不但他的醫道很少有人去請教，而他的藥舖也有倒閉的傾向。他懷恨在心，於是叫他的囉囉劉二狗子到家裏去喝了幾杯「乾酒」，抽了幾口「大烟」，然後對他機密的吩咐了一番。

劉二狗子是本場有名的土匪，既無職業，又無固定住址，整天的在茶館裏鬼混。萬一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他便在黑夜裏到臨縣交界的地方搗出傢伙味着良心「來一手」！可是他不敢大來，因為論「輩分」，在這場上根本沒有他的份，所以只好偷偷摸摸的弄點小油水！至於「大塊肥肉」他是不敢下手的。這服務隊的同志們幾乎沒有一人他沒有注意，雖垂涎已久，但他沒有奉着命令是不敢下手的。

每逢星期日，胡濟仁和陳惠珍常到縣城去買點日用品，或藉此散步休息，或到城裏去「打牙祭」。有時爲了更換環境，不去本縣縣城而到臨縣，反正路途的遠近是相等的。

某星期日，胡陳兩位到臨縣去聽草台戲，直至日落西山纔離開縣城回華嚴寺，不料走到半途，在夜色迷霧中，前面忽然走來六個大漢，吼令他們站住！他們只好毫無抵抗的被他們捆在一株大樹上，口裏堵塞着一束棉花！將他們的手鎖，皮包，鈔票據劫之後，這六個大漢中的一個臨走還打了胡仁濟兩個嘴巴，操土腔說：「龜兒子，跟你三天離開王。媽！若是你不聽老子的話，小心龜兒子的腦袋！」——說完他們就向環山的松林中隱去。

華嚴寺吹了「爐煙號」，仍沒有人注意胡濟仁陳惠珍沒有回來。直至早晨，幾個起早推烟葉堆城的「雜公車」夫在路上看見他們，纔將他們救了，救了回來。

詳細報告了被綁的情形，胡陳就馬上向鐵生辭職，他們說在這種黑暗的環境中，實在無法繼續工作。雖經鐵生再三挽留，而他們的去志決是很堅決。服務隊的面志們聽說胡陳要離開，都有點戀戀不捨。金子與陶棟勳手緊流下淚來。鐵生親自到對保處去報告趙主任，并打電話給陶縣長，請他們限期破案。他們責怒之餘，都滿口答允從速辦妥。趙主任并到華嚴寺向胡陳兩位親致慰問，并說了許多「保護未週，兩願當常有不肖之徒潛入本區行劫，實堪痛恨」之類的諉卸責任的話。

當日下午胡陳將一切醫藥稍事清理之後，即向鐵生告辭，但事為農民夜校的青年所知，不到一會兒的工夫華嚴寺的廣場裏聚集了成千的農民，幾乎每天都拿着一面紙旗，上面不是寫着「挽留保護我們健康的胡醫師和陳護士」，便是寫着「誓死為胡醫師護士破案奮兇！」之類的口語。當胡陳提着行李走出寺門的時候，大家將他們緊緊的圍住，再三懇求他們不要離開。有些大病經他們治好的農民甚至流下淚來。胡陳雖然受過科學的洗禮，——頭腦比較冷靜，但當時處於大家的熱情，也不能不重新考慮他們的去留。於是在鐵生的勸勉，黨家的包圍懇求之下，他們只好把行李又搬回屋裏去。

大家見胡陳不走，也都歡欣鼓舞的散去。接差就有好幾位農民來求他們治病，他們還是一如往昔，很細心的為他們治病。可是晚飯後，在胡濟仁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封「內詳」的信，胡濟仁拆開一看，裏面寫道：「胡濟仁陳惠珍兩個龜兒子，限你們三天離開華嚴寺，否則小心你們的腦袋！」并在信尾畫了一枝手鎗！胡濟仁和陳惠珍看了這信毫不感到驚奇，只是彼此發出憂心的微笑，本想即刻將這信送給陶鐵生看，但仔細一看，何必多此一舉呢。兩人略略的交換了一點意見，便各自回到屋裏去休息了。

次晨，天剛微亮，乘大家還沒有起床，胡濟仁和陳惠珍就離開了華嚴寺。這時霞光滿天，朝霧籠罩着大地，天上雖然清澈燦爛，但地面却是一片茫茫。他們兩人懷着憤慨而又依戀的心情，離開了光明與黑暗正在鬥爭着的王家場。一路上他們不斷的碰頭會，和他們親近過的農民。當他們問：「胡醫師陳護士，怎麼今天這麼早就走了你們

上那兒去？」的時候，他們只是報之以微笑，說：「你們各位也早呀，我們到縣城裏去一趟！」

「我們拿車子送你們去吧？」

「謝謝，我們願意走走。」

「請到我們家裏喝碗茶，歇歇腳吧？」

「不，我們還要趕路呢。」

「你們回來的時候，請進來吃茶！」

「好，謝謝你們啊！」

他們兩人走出了王家場的區域，多情的陳惠珍仍不斷的回首顧盼，慨歎着說：「這裏的老百姓實在太可愛了！」

太陽已經升起了，然而王家場却還籠罩着一層渾厚的烟霧！

七

秋紋離開黃鏡生以後，即到成都居住，她準備與爾昌結婚。但結婚前，實際上他們已經公開同居了。他們住的地方離方恭錄的家很近，所以與方恭錄過從很密。隨處芝、李永年、顧仲明，以及一般京戲名票，都是他們家裏的常客。方恭錄，更不消說，幾乎整天的在他們那裏胡纏。他對秋紋竭力表示好感。爾昌對他雖逐漸表示不滿，但秋紋喜歡和他來往，他亦莫可奈何。——假使方恭錄半天沒有來，秋紋總派僕人去請。

他們的生活方式還是那麼一套：每天要睡到正午才起床，下午照例要約些朋友到家裏來清唱，晚上不是看電影就是打牌，或吃館子，總要鬧到夜深才散。

關於結婚的事，在他們開始同居的時候似乎積極的籌備了一陣，爾昌曾向在漢口做買賣的哥哥要了二千塊錢，不知後來爲了什麼對於這事又冷淡了。也許他們這樣想：既然同居了，結婚與否不過是一種形式，對於他們的生活似乎沒有多大關係。實際上，是他們的感情已經起了變態。秋紋對於方恭錄的情感一天比一天對於結婚仍在矛盾中。在此時期，方恭錄又加緊向她進攻。他最有效的「武器」是照相，不

兩個月的工夫居然用了三十多打膠片。在報屁股上寫文章瞎捧，也是他克服女人的一種戰術，把秋紋捧得昏頭昏腦。爾昌對此早有所感，也未嘗想阻止秋紋和方恭錄來往，但對於秋紋的火爆脾氣，只好隱忍在心。有時他看着秋紋和方恭錄在頭月夕在院裏散步談心，或並肩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眉目傳情，他的妒恨之火雖然也燃燻不可遏止，而他又沒有勇氣發作。即便發作了，只要秋紋向他一笑，或一笑，他馬上就屈服得像屠戶面前的羔羊。

爾昌心裏：提前結婚或許是他抵抗外來侵略最好的辦法。於是，他又打電報給他的哥哥要錢。不料一連發了好幾個電報都無回信；他急了，便以「病重入院，盼速匯款」的謊詞拍了一個急電給他的哥哥，這才勉強騙來了二千元。

什麼都準備妥了。準於五月一日在明湖春舉行結婚典禮。朋友們也都收到了觀禮的請帖。這事在事先秋紋也同意了。不料在四月三十號的晚上，秋紋和方恭錄在草堂寺玩了一天回來，爾昌懷着滿腹高興把剛才發給送來的結婚禮服讓秋紋試穿的時候，她忽然「變卦」了！——她說不用試了！

「紋，還是試一下吧，假使大小不合適，還可以叫他們修改呢！」——爾昌雙手舉着禮服，殷勤的等待着她穿試。

「爾昌，請你不必費事吧，現在根本用不着這些東西了！」——秋紋很淡然的這樣說，在她的臉上卻沒有絲毫不高興的樣子。

「怎麼，紋？你又說笑話了？」——爾昌仍然笑瞇瞇的站在旁邊待候着。

「真的，我的確不是說笑話！」——秋紋的臉上顯出一種不自然的微笑。

「我知道你是說笑話的！來，來，還是把這禮服試試吧？」——爾昌說着就急促的把那件潔白的印度綢的結婚禮服很輕巧的披在秋紋的肩上；秋紋却淡然的卸下，順手放在一旁。

「紋，爲了什麼呢？你今天好像有點不高興似的？」

「沒有什麼不高興，不過對於我們明天結婚的事情，我的意思有點改變了！」——她說着就坐在一張新買來的淺綠色的長沙發上。同時從茶几上取了一枝烟放在口裏吸烟，這是她最近染上的新嗜好。

「爲什麼？」——爾昌一面感嘆，給她擦着火柴，懇切的這樣問。

「倒沒有別的，不過我覺得我們既然同居了，就無須再來什麼結婚典禮，反叫別人看着笑話。」——她啣了一口烟，把身體個個洋洋的貼在沙發的背上。

「可是什麼都準備好了，請帖也早發出去了！」——爾昌的臉色頓時變成慘白，隨身坐在她的旁邊。

「還沒有什麼關係，再發一個通知出去！就說我生病了！」——她用力的吸了一口烟而又使勁的噴了出來。

烟霧裊裊着他們的臉，爾昌用手拂了拂眼前的烟雲，很急條的站起來在屋裏踱來踱去，說：

「這怎麼辦行呢？你簡直是小孩子說話囉！」

紋紋是泰然把烟一口一口的向空中噴，噴成好些圓圈圈兒，由小而大，由淡而淡。她昂着頭，像塑像似的一點沒有移動，兩眼呆望着烟雲消逝。這種冷靜嚴肅的態度，她從來沒有過，這使爾昌感到惶恐。靜靜的偷看了她幾眼之後，他突然跑去屈跪在她的膝前，緊緊的握住她的手，兩眼浮着絲絲的淚光，哀情的望着她的臉，懇求的說：

「紋，我求你，別開玩笑！這個玩笑是千萬開不得的！」

「你起來，坐在這兒，好好的跟我談一談。」——紋紋很溫柔的把爾昌扶在沙發上坐着，他掏出手帕掩蓋着臉上的淚痕。「你別難過，好好的聽我說。」

「說實話，你待我總算不錯，不過我老感到在我們中間還有不可言喻的問題，在情感上似乎永遠籠罩着一層黑影。」

「你說，希望你坦白的告訴我：究竟我們中間還有什麼問題？」——爾昌擦乾了淚痕。

「你說你沒有太太，可是我的心裏老感覺着你娶過太太的，家裏並且還有兩個孩子！」

「可是我在心理上老感覺你在騙我！」

「這事我真無法再向你表白了，我不是向你發過誓嗎？——我的太太早已死了！」

「你既不相信我，請我又有什麼辦法呢？」——爾昌也從兀几上拿了一枝烟捲，慢慢的站起來，要抽回來抽。

「而且，我現在覺得結婚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聽說在外國有一位跳舞舞出名
的舞女士，她就和許多男人同居過。可是她一生沒有結過婚！」

「你少信那些王八鬼子胡說八道吧！這般傢伙是專門挑撥離間，懷着莫大的野心
要破壞人家夫妻情感的！」

「不是人家挑撥，我的確相信不結婚是一種很自由的生活了！」

「好吧，那麼你去過你的自由的浪漫生活吧！」——兩昌突然走近窗口，然了兩
才那裏未抽的烟捲，飄逸的望着天空月邊的浮雲。停了一會，可是他又轉頭來問：

「可是明天的事情怎麼辦呢？」

「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說我病了，死了，都可以！」

兩昌備置着陰鬱的沉寂。秋紋把脚直挺挺的放在長沙發的另半邊，雙目掩閉着，
似睡未睡的。

兩昌結婚的一腔熱情，這時變成了滿腹的怨氣。他本想盡情傾瀉，可是又怕把事
情弄成不可收拾的結局，躊躇再三，他只好嚙緊牙關吞忍着。然而明天的局面將如何
收拾呢？——他想到這裏，便又虛聲下氣的走到秋紋的面前，輕微懇切的說：

「紋，你的真意究竟是什麼？」

她閉着眼睛，沒有回答。

「你說呀，你別不開口呀！」

「沒有什麼。我只是不想結婚。」——她淡然的說着，眼睛依舊閉着。

「那麼你為什麼不早說？弄得現在……？」

「我不早就告訴你了嗎？可是你不信。」——這時她靈敏的睜開眼睛，厭惡的與
兩昌瞞了一眼，把身子扭了一個方向，又把眼睛合攏。

「你昨天這不是這樣說的！你是不是又聽了什麼人的挑撥？」——兩昌的聲音逐漸
的堅硬起來。

「沒有。」——她還是淡然的回答。

「那麼你為什麼突然變了？」

「其實並不突然！」

「那麼你早就變了，對不對？」——他停頓了一下又接着說：「我不是獅子，不

「是瞎子，更不是傻子！我早就看出來了：你另外愛上一個人！」

「你看出來了？那更好！」——一種殘酷辯解的冷笑。

「不過據我探聽出來：那個人也是有本事的！」

「你說是誰？」——秋紋忽然從沙發跳了起來，逼到爾昌的面前，「你說！你說！」

「你一定要我說嗎？」

「我一定要你說！」——秋紋的聲音越來越高，態度愈來愈倔強，兩眼死死的釘着爾昌。他退了兩步，歎了一口氣，曲着腰坐在一張椅子上，雙手托着兩腮。秋紋還不肯罷休，又兇兇的趕了過去把他拉起來：

「你今天非說出那個人不可！」

「你一定要我說嗎？」——爾昌已忍到忍無可忍的地步，聲音雖度也馬上強硬起來。

「今天不說，你就不是人養的！」

「好！就是方恭錄那個流氓！」

「你既知道了，那好極了！正是他！我明天就和他結婚！」——秋紋說着氣沖沖的往樓室裏跑，順手把門沉重的一關，斜着身子往床上一躺。

弄得爾昌啼笑皆非，一會兒坐一會兒站，神態異常不安。最後他靜靜的坐在那長沙發上，雙手撫着臉，兩眼望着地，思前想後：他想到從前在北平和秋紋一同投考農建校的情景，他想到冬不老村的兩年追逐生活，他想到七七事變以後從北方入川一路的流亡經過，他也想到新都的打鬧，明明旅行社的變遷，四個月同居生活的甜蜜與苦惱，他更想到明天的難關將如何度過……想到這些，他的腦海就好像變成了一個大工廠的機器房，無數的機件在輾轉移動，他的神經被那繁複錯綜的思緒攪擾着而致麻木了。嗚！他的腦海快要裂了！他毫不自覺的站了起來，皺着眉，一動也不動，在深夜發亮的電燈下，照耀着他那蒼白的臉色就活像一具僵屍！

他慢吞吞的開了客廳的門，蹣跚的步入院內，涼風吹在他熱烘烘的臉頰上，就好像發了一層薄金油，他感到清涼多了。他燃了一枝烟，兩手插在西裝褲袋裏，仰頭望着天空悠閒的月兒，秋紋那美麗的容顏似乎頓時浮現在他的眼簾，他不自主的走回客

廳，靜悄悄地走到寢室門口，傾身靜聽，失望的，沒有聽出室內人任何動靜。他便鼓起勇氣，邁進一步去推那寢室門，不料門已從裏面上了扣。他懊喪的退回，又在屋裏繞了兩個圈子，然後激憤的去敲寢室的門，并懇切的喊了一聲「紋」，裏面依然沒有反應。無可奈何，他只好回到沙發上呆坐着。他知道事情已經弄僵了，不能不設法挽回，便大步的走到門邊用哀求的聲音說：「紋，開門吧！請你原諒我！今天是我的錯！請你別生氣吧！」

裏面依然沒有回聲。

爾昌無法，悵然的回到椅上坐着，把烟捲夾出氣，抽了一枝又一枝，一連抽了好幾枝，憤恨的火猛烈在他的心裏燃燒起來，他不禁把手重重的在椅背上一拍，隨口罵出「他媽的！」

不料這罵却引起了牆在隔壁房裏的秋紋的怒火！她像巨雷似的突然跳了出來，狂獸似的站了爾昌的面前，一手叉着腰，一手筆直的指着他的鼻尖，兩眼凸着像兩隻大燈籠：「你罵誰？你說罵誰？你說！」

「罵那個不要臉的女人！罵那個偷人漢的婊子！」

「放你媽的屁！」秋紋狂怒極野的襲擊了爾昌一個耳光，爾昌也毫不客氣的回敬了她一拳。於是兩人就開始「全武行」了！桌上的坐鐘，花瓶，鎊盒烟罐，茶壺，茶碗，壁上掛的帽子，鏡子，笛子，簫，甚至他們最心愛的那把胡琴，地下的錢袋，掃帚，痰盂，字紙筐，都成了他們的武器，好像馬戲班中的「空中飛人」一樣，頓時在屋裏來回飛舞！武器消耗完了，他們就實行肉搏，抱着在地板上滾了十幾個來回！口裏互相咒罵，女僕胡嫂雖然早就被驚醒從床上爬起來站在門外窺聽了好久，但不敢進去勸解。往常，他們打架，總是以一哭了之，表示彼此的懺悔，這次他們都沒有流一滴淚水。住在樓上的吳先生和吳太太從前聽着他們打不可開交的時候，必不讓來解勸，這次雖也被秋紋爾昌的全武行攪鬧着不能睡覺，却不願下樓來多事。老大總是彼此都精疲力竭了。秋紋突然從地板上爬起來，跑進寢室去提了一個小皮箱，再回到客廳恨恨的把那件印度綢的結婚禮服撕成幾塊，同時口裏咒罵着說：「我什麼人都可以嫁！偏不嫁你這個流氓！」她說完就提着皮箱瘋狂似的向大門外跑去，等胡嫂趕去，早已不見她的影子了。

羅益這時像死人般坐在沙發上抽咽，發怔。胡嫂回到屋裏收拾狼藉地的什物，看見那件結婚禮服被撕成殘塊的時候，她斷斷續續問：「黃先生，小姐又是爲了啥子事？裁縫剛送來的新衣服！真是掛壁！」

雞叫了。羅益合着眼，嘴角吊着一枝烟。

「小姐到啥地方去了嘛？這樣天好的日子！」——胡嫂一面掃着地，一面不斷的叨叨着，「黃先生，你睡一下子去罷，雞都叫了！」

羅益邊吞吞的站起來，走近桌子，拿起紙筆寫了一張條子給胡嫂，說：「胡嫂，待天亮了，你把這張條子送到明湖春去，就是上次我和小姐去吃飯的那個地方，你知道嗎？」

「知道。」

「你告訴明湖春的掌櫃的：說我病了，明天定的酒席全不要了！你明白了嗎？」

「曉得了！」——胡嫂把那張條子塞在口袋裏。

「還有，任何人來着我，都說我不在家！聽清楚了嗎？」

「曉得了！」

天已微微的亮了。他懶洋洋的走進寢室，衣服也不脫，就倒在牀上賴着。紫頭大麻雀吱吱喳喳的叫，梳梳台上的小鬧鐘滴滴搭搭的響。他雖然緊緊的閉着眼睛，像一條西班牙鬥牧了的牛，但是那能睡得着？他在牀上翻來覆去，思前想後，他的心惟就係一匹脫了韁繩的野馬在亂山碎石中胡竄，他索性把眼睛睜開，仰望那綠色的天花板，他彷彿看見那綠色變成了灰色，變成了黑色。他又把目光移到懸在牀頭壁上的雙影，他好像看見秋紋在笑，他自己在哭。他爬起來，慢慢的走近像片細細的鏡視，似乎又發覺秋紋怒容滿面，兇猛得像一隻母虎！他遽然退回牀上，又閉着眼睛歛息。

他實在太疲乏了，迷睡的人了似睡非睡的狀態。他彷彿聽到客廳門開了，秋紋輕輕的從外面進來坐在藤椅上。他聽到刺洋火抽咽的聲音。他想：「呢？她回來了嗎？」——於是她突然從牀上跳起來，開了房門往客廳裏探視，結果一無所有，只見一隻虎似的大黑貓蹲在客廳的窗臺上，凝視的望着他。

其實秋紋氣沖沖回房門以後，就跑到精壁方室去敲門。方恭從從睡夢中醒來

見她臉色灰白，頭暈亂蓬蓬的像一發野草，衣袋裏摸了好幾塊，滿身塵土，知道是發生了什麼意外。

「告訴我，親愛的，是怎麼一回事？」——恭緣給她揮掉衣服上的塵土，又忙從熱水瓶裏倒了一杯開水給她。

「跟他吹了！」

「真的？」

「你看我這個樣兒是不是真的？」

「那麼明天不結婚了？」

「我完全聽從你的命令？」——秋紋說着就坐在方恭緣的牀沿上。

「哦！我的乖乖！」——方恭緣瘋魔似的將秋紋緊緊的抱住狂吻！

於是，房裏的雷聲滅了。

次晨，天一亮，方恭緣即帶着秋紋出去。他們剛一出門，爾昌就派胡嫂到方宅來打聽秋紋的下落。先，方宅的聽差周二還吞吞吐吐的不肯說，後來見胡嫂把昨夜的一全武行一有聲有色的全盤托出，他也就一五一十的把今天早晨秋紋上這兒來的情形照直的告訴了她。彼此做了一個鬼臉，胡嫂便回去了。

且說方恭緣把秋紋帶到布後樓新開的一個新華旅館開了房間之後，他就向秋紋說：「你乖乖的在這兒睡，我現在回去一趟，說不定黃爾昌那個傢伙會馬上到我家裏去找你呢！」

「可是你得快來，我一個人在這兒很冷靜！」——秋紋愜愜的玩弄着方恭緣的腰紐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閃閃灼灼灼人憐愛。

「我去一會兒就來，你乖乖的睡吧！」

一陣纏綿之後，方恭緣離開了新華旅館。一到家，他就問周二有什麼人來過沒有，周二的回答是「沒有」。他便閉門休息了。

果然，不日方恭緣所料：爾昌見秋紋一氣走出不回，毫不遲疑的斷定她與方恭緣必有勾搭，於是在胡嫂回去之後，就跑到方宅來算帳！

一進方宅的門，爾昌就聲勢凶凶的問：「方先生不在家？」周二很機靈的答道：「還沒有起來呢！」

轉眼便直衝廟的柱上房梁。方恭錄聽到是爾昌的聲音。忙披衣，笑格格地從房裏迎了出來，故意問：

「爾昌兄，今天好早呀！我正打算過去和你這裏呢！」

爾昌的臉色本來不好看，一聽方恭錄的話，火上加油，怒火只是冒，爾昌又着他那細條條的鬚，細細的背筋就像蚯蚓似的一根根的凸了出來，咬牙露齒的釘着方恭錄，似乎非要把他活吞下去不足以解恨！也許是過分緊張的缘故吧，他只是不停的喘氣，口裏却說不出話來。

方恭錄一面拍着衣紐，一面繼續與爾昌週旋，說：

「爾昌兄，今天幹嗎這麼大的火？」

「媽的！太不幹朋友了！」

「你說的甚麼呀，爾昌兄？」

「我罵的是那價存心不良，拐騙人家的太太的王八蛋！」

「噫，爾昌兄，請你別在我這兒指桑罵槐的！」——這時方恭錄也把面孔板了起來。

「我問你：你把秋紋藏到那裏去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不懂！」

「放你媽的屁！你還裝腔作勢？明明她在天亮的時候到這兒來了，並且你還……」

你這個流氓！老子今天非揍死你不可！」——爾昌一面怒罵，一面朝着方恭錄亂捶亂打。方恭錄忙向院外閃避，爾昌又追了出去，於是兩人扭成了一團。恭錄的鼻子突被爾昌擊破，鮮血淋漓，狼狽不堪。周二見勢不妙，便跑到門口叫了一位警察進來。警察見方恭錄遍身是血，滿臉是傷，說不論是非，將他們兩人一起帶到警察局去了。

周二忙打電話報告李永年，李永年又打電話通知陳爾芝。他們約好一塊兒到警察局去探問究竟。不料到了警察局，方恭錄黃爾昌已被解到地方法院去了。他們又趕到地方法院。見了方恭錄略略的問了一下情形，李永年就去看醫院院長沈天培——他們原都是熟人——不到一會兒方恭錄就被保了出來。

走出法院，陳爾芝就問李永年爲什麼不將黃爾昌一起保了出來？不待李永年回答方恭錄就搶先說：「那可不成！這個傢伙出來了，一定還要搗亂的！」

「你們究竟爲了什麼事情打架呢？」——李永年這問。
「他和丁秋紋不是打算今天在明湖亭結婚嗎？那知昨天晚上他們打了一架，今天丁秋紋就氣着跑了出去！許爾昌這個傢伙神經病，硬一口咬定說丁秋紋嫁在我家裏！」

「丁秋紋是不是躲在你家裏呢？」——陳蘭芝把眼睛睜着方恭錄問。
「真見鬼！丁秋紋怎麼會躲在我家裏呢？」——方恭錄說着也斜着眼睛向陳蘭芝

「老方，外面可是有謠言，說你近來和丁秋紋打得很好？」——李永年又笑着說着說。
「天曉得！這真是無中生有的事！他們因爲住在我附近，丁秋紋偶爾到我家裏來

唱唱是有，可是就憑這一點就說我和她打得很好，未免神經太過敏呢！」——方恭錄

「聽說你給她照了幾十打像片？」——陳蘭芝又緊逼着問。

「這真是活見鬼！這些無聊的謠言真不知從那兒來的！」

「可是這些謠言連顧仲老都知道了！」

「仲老也相信這些謠言嗎？」

「他說他在南樂場的新亞咖啡館一連碰到你好幾次和丁秋紋在一起！」

「是的嗎？」——我沒有和丁秋紋到新亞去過場？」——方恭錄故意做出自己懷疑自己

的樣子。

「近來你們兩人還常到南門外去騎馬，東城根街去賭錢，對不對？」——李

永年又很幽默的這樣補充了一句。

「我也覺得老方近來有些魂不附體，打電話給他，十次有九次是我找不着人！不知

他整天的忙些什麼！」——陳蘭芝這話雖是向李永年說的，可是她的眼睛却睜着方

恭錄。方恭錄的臉上頓時浮起了一種不自然的笑容，說：「我的蘭小姐，您的電

話我那敢不接呢？不過近來報館的事情的確太忙！」

「可是我打電話到報館爲什麼也說你不在呢？」——我看你一笑和了秋紋有勾搭，

不然黃爾昌不會憑空打你！」——陳蘭芝毫不留情的扳起面孔這樣肯定的說。

「天曉得！真是只有天曉得！」方恭錄的臉色這時紅一陣，青一陣，三人到了提督衙，李永年看了一下手錶，說「快六點了，我在一不離無爾小酒家」

「還有一個應酬，我先走一步！」李永年走了之後，方恭錄就很懇懇的向陳蘭芝說：「蘭芝，你今天太累了，也該回去休息一下吧？」

「不，我先送你回家。」

「可是我想到銀館去一趟。」

「得！瞧瞧你這個樣子，你還好意思到銀館裏去嗎？」陳蘭芝說着忙從手皮包裏取了一面小鏡遞給方恭錄，他照着自已臉上，這是手指劃破的血痕，「他還敢不成樣子，我早先回去洗洗臉！」

「你一定和丁秋故有一手！不然黃得昌那敢向你下這種毒手？」

「沒有別的事！這個傢伙因為向我借一千塊錢，我沒有借，他就惱羞成怒，恨我入骨！」

「事情不會這麼簡單吧？我現在可告訴你，你給我實心一點兒，若是我把我弄壞了，我可要寫信報告你太太！」

「陳蘭芝板着面孔，眼角裏閃閃着憤怒的火花。」

「蘭，你放心好了！我決不會做半點對不住你的事情！」

兩人且談且走，不覺已到了南打金街，他們一進門就看見了秋故早已在廳裏坐着。原來方恭錄把秋故送到新華旅館之後，她以為他出去一會兒馬上就回，不料他去了幾天還沒有回來。她一個人在旅館裏實在耐不過那種從來沒有受過的寂寞，她便僱了洋車到方宅，一進門，周二就將黃得昌和方恭錄打架被抓到警察局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她。她聽了非常驚異，可是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辦法。接着周二又說李科長和張頭太太已經到警察局去保方先生了，就不定他會兒就會回來。

「恭錄，恭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嗚呼，可憐臉上怎麼還成這模樣兒！」

「秋故一見方恭錄從外面進來就激憤的跑了過去，用手搭在他的肩上，掏出他的手巾給他擦臉，對於一同進門的陳蘭芝却絲毫沒有注意。」

「噢？你什麼時候來的？」

「方恭錄奇怪，連忙這樣敷衍着說，呵！把陳蘭芝」

不自然的望着陳蘭芝說：「我今天應該寫兩封謝函，不然，我現在還關在地方法院呢。」

「蘭芝姊，真個重謝你了。」——秋紋這時才轉身來和陳蘭芝之週旋。

「可是黃先生現在還關在法院呢，你應該快去看看他。」——陳蘭芝很冷淡的說着就在二張椅子上坐下。

「是嗎？這個死鬼也太可惡了！爲什麼他要憑空行兇呢？」——秋紋聽了陳蘭芝的話對於爾昌不但沒有絲毫同情的表示，反在她的臉上露出一種鄙視的冷笑。

「丁小姐，珍倒要問你：你和黃先生的關係究竟怎樣了？你們不是要正式結婚了嗎？怎麼又翻了呢？」——陳蘭芝故意這樣俏皮的試探。

「結婚？哼！這完全是老黃單方面的夢想！其實我跟他有什麼了不得的關係！也不過是一個尋常的同學罷了！」

「可是別人不這樣看！」

「別人要怎麼看就怎麼看好了，反正我不在乎！」

周二打好了臉水，方恭錄到房裏去洗臉，秋紋毫不避會的馬上跟了進去，並且站在旁邊侍候着。陳蘭芝看了秋紋這個樣兒，一肚皮不高興，便忙站起來拿了手皮包，說：

「老方！我走了！」——她招呼也不打，很生氣的往院子裏跑。方恭錄聽了忙從房裏趕了出來，「蘭芝！蘭芝！別走！我有話給你說呢！」陳蘭芝連頭也不回，氣沖沖的上車走了！

方恭錄拂拭的回到房裏。天色已漸漸的昏暗，秋紋將電燈打開。恭錄無精打彩的坐在床沿上，一句話沒有說。

「恭錄，你好像不高興似的？」——秋紋坐在他的身邊，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沒有什麼。」——方恭錄隨身倒在床上，用手遮住他的臉，似乎要避免那強烈的電光。

「你是什麼地方不舒服嗎？」——她將他的手掀開，癡癡的拿着他，以臉貼着他的臉。

「沒有什麼，只是有點疲乏。」

「爲了我，你太受委屈了！告訴我：今天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老黃知道你昨晚躲在我這兒！我們的關係他完全知道了！」

「他知道了更好！」

「他說你已經是屬於我的了！」

「放他媽的屁！我雖然和他同居了幾個月，可是我並沒有賣給他，我還是我自己願意和誰好就和誰好，他管不着！」

「他說你已經是他的太太了！是我給你們拆散的！他要用手槍對付我！」

「你怕嗎？」

「我總不怕呢！哼，他現在沒有六個月決不能出來！」

「六個月？」

「是的，法院至少要判他六個月的徒刑！」

「那更好，免得他出來和我們搗亂！你說對嗎，恭錄？」——秋紋又熱情的在他

的額上親了一下。

吃了晚飯，秋紋回到隔壁黃宅去了一趟。胡嫂見她回來了，真有說不出高興，給她倒茶倒水，並且告訴她今天有許多朋友都到家裏來道喜。明湖春的掌櫃的也來了，好幾趟，末了還問黃先生怎麼到現在還沒有回來。秋紋暗暗的應酬了胡嫂一頓之後，便取了自己全部的衣物又離開了黃宅。臨走給了胡嫂五十塊錢，說她要回重慶去。

到了方宅，秋紋本想今晚住在那裏，可是方恭錄堅決要送她回新華。

回到旅館，方恭錄還是顯着魂不定，如託詞要到報館去一趟，秋紋先不肯放他走，後經過苦苦的哀求才允許，可是她再三叮囑他早點回來。

其實到報館去是一個幌子，方恭錄整整的在陳蘭芝家裏胡纏了一夜。先是方恭錄

向陳蘭芝解釋誤會，後來陳蘭芝又向他提出「約法三章」，其中最重要的是逼他馬上和丁秋紋斷絕來往，否則她就寫信報告現在萬縣某校任校長的他的太太，劉德貞。方恭錄和陳蘭芝的關係也是很好笑的。他們中間談不上愛情，不過相互利用，彼此「吃吃豆腐」而已。她玩玩他的年青與漂亮；他利用她的金錢與勢力。她的丈夫張四爺，是一位舊式軍人，幾年不在家，總在外面爲名利滾動而奔忙，一年難得回來一次，即便回來，也不肯得和她在住在一起，因爲除了她，張四爺在成都還有三房家眷。而

且陳蘭芝已過了三十五歲的人。女人一過三十就好像打了霜的秋葉，不像青春時代那樣使人迷戀。不過她會爲張四爺生過兩個孩子，大的已經入了初中，小的也進了小學，所以她在姨太太中間是比較有地位的。張四爺除了劃給她一大棟中四合院的房子，每月還給她三千塊錢零用。家裏雖然沒有汽車，包車却有二三輛，聽差了頭一大聲，因爲張四爺在地面上有點聲勢，所以和她來往的朋友也很多。拍她的馬屁的也不少。

她和方恭錄本來是「搭當」，從前也是因「照像」而認識的。方恭錄的太太劉德貞從前在成都做中學教員，後來因爲三角關係，陳蘭芝感覺不方便，便設法託人把她介紹到觀長莫及的萬縣去做校長了。這樣，她和方恭錄便可爲所欲爲了。方恭錄入品報館也是她的力量。所以方恭錄對她只有惟命是聽。現在他與丁秋紋雖打得很難，可是在心理上老感到不踏實。秋紋對他也有相當的誘惑力，尤其是她那雙勾人魂魄的眼睛，和她臉上使人迷醉的兩個酒窩，這時他一面迷戀着丁秋紋的青春與美貌，另一方面又離不開陳蘭芝的勢力與金錢，這所謂扶得東來西又倒。他矛盾極了。

他剛把陳蘭芝敷衍好了，可是丁秋紋又來了。秋紋在新蕪旅館候了他一夜，見他沒有回，便在床上哭了一通宵。次晨，方恭錄趕到旅館，秋紋還睡在床上啜泣。見了他，她也不睬。他便用種種花言巧語圖哄她，說他昨晚沒有回實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爲報館裏臨時發生了重大事件，並且向她發誓今後不敢再犯了。

自此，陳蘭芝迫逐着方恭錄更緊，只要半夜沒有看見他，她必打電話或派人到各處去找，——常常找不着。因此陳蘭芝對他也漸表不滿。丁秋紋呢，剛離開黃爾昌不久，對他正熱情的迷戀着，寸步難離。方恭錄兩面週旋敷衍，實在痛苦極了，精神和體力都有崩潰的趨勢。報館，他近來也不常去，同事們對他也頗有煩言。他與秋紋的曖昧關係大家都有所聞。各方對他近來的行爲頗有批評，連李永年願作明證。他對他也不無微辭。加之，秋紋在旅館裏住了一個多月，對於這種旅館生活有點膩了，便天天逼着他帶她回家公開同居。最近法院已正式宣判黃爾昌六個月的徒刑。秋紋深信他再也無法和他們搗亂了。她却不知陳蘭芝是他們更毒辣的敵人。雖然她也感到陳蘭芝對她不滿，却不知爲什麼爲了什麼。

方恭錄正在感到「和女人往來不一定是快樂」的時候，敵機已首次轟炸成都了。

四斜街附近一帶完全成了一片焦土。一向認爲成都是大後方安樂之鄉的人們這時都紛紛遷移下鄉。政府也詩辭勸導市民疏散。方恭錄便藉疏散爲名將秋紋送到成都附近的雙流暫住。他自己則以報館專員爲選詞，仍然天天在成都和陳蘭芝鬼混。

秋紋從來沒有過過這種寂寞孤苦的生活，在剛到雙流的時候她還沒有什麼感覺，以爲方恭錄離不開成都真是爲了報館的工作，但後來也逐漸偵察出來他之不肯住在雙流完全是爲了陳蘭芝的阻留。因之她也改變作風：方恭錄進城她也隨之進城，處處提防着他和陳蘭芝勾搭。

於是，方恭錄和秋紋也常起衝突。陳蘭芝對於方恭錄也漸生厭恨之心。方恭錄這時真是痛苦極了：他想離開陳蘭芝，但又無法離開，他想拋棄了秋紋，又於心不忍。他只好變方欺騙，兩面敷衍，他忽而成都，忽而雙流，甚至一日來往數次，真有疲於奔命之感。而報館的主持人對他抨責日深，李永年願仲明還班人對他也日形疏遠。

方恭錄漸有「和女人糾纏簡直是麻煩與痛苦」之感。

秋紋不意已經有了三個月的「孕」。沒有和人正式結婚就先有了「小孩」，她認爲有損自己的尊榮。而且一個青年女子一生丁小孩在容顏方面至少要老二十歲，實際上將來這「小東西」的撫養也成問題，自己的行動也盡遭它的牽制。所以她決心去「打胎」。方恭錄對此當然贊成，因爲他根本就懷疑這「孕」是他的。這意思他雖未明白表示，但在他的心裏却老存着這是黃爾昌留下的野種。

秋紋的肚皮漸漸凸出了。她天天逼着方恭錄送她進醫院。可是方恭錄總最狡猾的推諉：不是說我不適合適的醫院，就是說這種事情太危險，其實，他是想逃避責任，不願送一個還沒有結婚的女人去做這種爲社會所反對的事情而損害自己的尊榮。

秋紋逼得無法，只好自己到成都去尋找西門，結果大的醫院不肯收，小的醫院又大敲竹槓，最後好不容易在兩門外找到一位專門給人緊密打胎的老嫗。她給了兩劑「土方子」，叫秋紋回去先服一劑，若不見效，再服第二劑。

秋紋回到雙流就把那老嫗給她的「土方子」吃了。果然到半夜她感到腰有點兒酸痛，意痛愈厲害，到第二天早晨簡直痛得不能忍受。這樣痛苦的掙扎了四十八小時，一個精子那麼大的非成人形的血胎終於墜下了。

秋紋從此病倒了。醫生說她得了肺癆，實際上她患的是「血奔」。她的身體一天

天的瘦弱，精神一天天的萎靡，容顏一天天的衰老。方恭錄對她的熱情好似季候的轉變，已從春天轉入了秋天，一天天的冷淡。自從她病後方恭錄很少到雙流來，從前一星期來三次，逐漸減成一次，在最近這一個月根本就見不着他的影子。從前每月還給她二三百元的零用，近這兩個月沒有給她分文。秋紋整天的睡在床上不能行動，只有靠寫信去追逐他，可是任憑她寫了多少信他一概置之不理！

她開始懊喪與追悔了。她近來不斷的想着苗鐵生，想着在淪陷區的父母，甚至想到她不愛的黃爾昌。她回想到她短短的生命過程的一切波動。在過去。當她永遠是被男子追逐的時期，她從未想過她應該如何做人，應該如何生活！如今她的容顏已被病魔摧毀了，她卻不斷的想到她應該如何做人，如何生活了！從前她最愛照鏡，幾乎每五分鐘要照一次，近來却怕在鏡子裏看見自己的影子。當她看到自己那豐滿秀媚的面龐已成了一具骷髏的時候，她便放聲大哭。

她懊喪，她追悔。然而她也知道這未免太晚了。

她住在雙流城外曹三爺的家裏。曹三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漢，家裏什麼人也沒有，只有一位與他年齡相等的老妻。拿破老圃，三間茅房，雖然終年勞苦，但生活頗亦自得，有時還給人推推鴿公車，賺點零錢添補油鹽。

自從政府勒令成都居民疏散，四鄉的房屋供不應求，因之房價突漲，即是一間茅舍土屋也要租十元一月。曹三便將他的三間土房中的一間騰出來租給秋紋，每月租金十元。在她剛住進的那幾個月，方恭錄常來，生活還相當的舒適，她當然不至欠曹三的房錢。可是現在她已有兩個月沒有繳房租了，她的生活已極端的窮困，所有的衣物都已當空賣起。

曹三夫婦很同情秋紋的遭遇，從沒有問她要過房錢。每當曹三坐在院裏抽着劣等「淡芭菰」納涼的時候，他必問：「丁小姐，今天好了些麼？方先生怎麼還久沒有來？」秋紋便以「他近來報館裏的事情很忙」來搪塞。

曹三媽是一位心腸慈祥的老人，她見秋紋一人孤單單的住在棚下，身體又多病，常常安慰她，有時送她些自己菜園裏的新鮮菜蔬。每當秋紋病倒不能起床的時候，她還給她送茶倒水，或熬點稀飯。她從沒有向她提過房錢。

秋紋的病逐漸沉重，已有兩個月沒有起床。從前每過房錢不稱心的事情她就哭。

現在她的眼淚已經干涸了。她終夜不能成眠。每一合眼就彷彿看見許多惡毒的鬼影站在她的面前。有時她在深夜狂呼，把兩位老人也從夢中驚醒。往事就像晨雲，一層一層的在她的胸裏湧起。

病了這麼久，從沒有一個朋友來看過她，惟一憐憫她的人就是曹家兩老。他們現在不但不不要她的租金，而且還供給她的飲食。人到窮時口也甜，秋紋從此便稱他們爲「乾爹乾媽」。這使兩位老人更感到無上的親切與光榮。

她在無可奈何的時候會寫了三封信給李永年探聽方恭錄的卜落，可是沒有得到隻字的回音。她又寫了一封信給顧仲明，也沒有回答。一天，在曹三菜園附近的馬路上忽然停着一輛嶄新的汽車，從車裏跳下兩位闊綽的客人。年老的那位站在汽車旁邊沒有移動，只是不斷的噴着雪茄烟。那位中年的人東張西望的往菜園裏走，問：「你們這裏住着一位丁小姐嗎？」

「有的！你們從那兒來的？請進來！」——曹三進城賣菜去了，曹三媽忙這樣招呼的說。

秋紋聽得出是李永年的聲音，忙從房裏答應：「是李科長嗎？請進來！」——她說着就興奮的從床上爬了起來。

「幾個月不見怎麼就變成不認識你了？」——李永年訝異的把眼睛向秋紋全身掃射了一番，站在房門口不敢進去。

「好久沒見了，您好，李科長？請進來坐！」——秋紋斜倚在床欄上，殷勤的這樣招呼着。

「沒有料到你病成這個樣子了！」——李永年勉強的跨進了房門，從西裝袋裏掏出一條雪白的手巾掩住鼻子。

「我完全變了一個人肥，李科長？唉，我是病的了五個月了！」——她看見李永年還站着不肯坐，又忙接着說：「李科長，那椅子是乾淨的。」

「你別招呼。我看你的病相當的沉重，讓醫生看了嗎？」——李永年始終沒有坐。

「看了，可是……」——她好久沒有流淚了，可是說到這裏不禁咽泣起來，從眼裏滾下幾滴酸淚。

「恭維有備無患嗎？」

「他三個月沒有到，這兒來了，李科長。」

「請您原諒，我告訴您。」

「他現在還在成都。」

「你還不知道嗎？」

「怎麼？」——她忙抬起頭來，揩乾淚水。

「恭錄在兩個月前就跟他的太太劉德貞，萬縣去了！」

「什麼！」——秋紋聽了這個消息就好像聽了雷似的，驚異得說不出話來。

「我以為他早就有信給你說明了！一切呢！」

不住咽泣起來。

「他的太太本來在萬縣做校長。平常是不怎麼回成都來的，最近因為聽說恭錄在這兒胡鬧，便一氣從萬縣趕來把他帶走了！加之，恭錄又被昆明報館開除了！」

「恭錄從前並沒有告訴我他是有太太的？」

「丁小姐，你實在太老實，你想如今一般要往外國風流青年有幾個是沒有太太的？」

「呢？」

「唉！……」

「聽說黃爾昌還在監獄裏沒有出來？」

秋紋沒有回答。

「你好好的保養吧，我要走了！」

「不，李科長，請坐一坐，我還有話和您說！」

「是嗎？我今天本來也是有話和你說的，可是……」

「什麼事？請說！」

「可是現在……就無須說了！你既病成這個樣子！……」

「我很想聽聽，李科長，請說吧！」

「你知道陳蘭芝也離開成都了嗎？」

「哦！她到那兒去了？」

「她的丈夫把她的帶到嘉定去了。」

「沒有想到幾個月的工夫，人事會變得這麼厲害！」

「尤其是你變得厲害！現在的你簡直不是從前的你了！」

「我自己也知道，可是……」

「聽說你有一封信給顧仲老？」

「是的，我向他探聽恭錄的下落。」

「仲老從前對你頗有好感，昨天他對我說：恭錄既然走了，何妨把丁秋紋接過來玩玩？」

「是嗎？」

「他想給你組織一個戲班子，叫你下海。」

「真的嗎？」

「他總給你在新南門外蓋一棟小洋樓讓你舒舒服服的過日子！」

「我不信！」

「他昨天的確有這個計劃。可是你不嫌他年歲太大嗎？」

「李科長，您又在說笑話！」

「不，仲老的確很歡喜你，只要你不嫌他老！」

「請您別說笑話了吧，李科長！」——秋紋的聲音有點顫動，胸口不斷的喘息，倚在床欄上的身子不自主的抖擻下去。

「今天未見你之前我原想和你們兩位拉攏一下，可是你現在這樣的身軀，是辦不到的了！仲老對你一定也無意了。他需要的是從前的你，——一個年青，貌美，而又能唱青衣花旦的你！可是……現在……」

「李科長！李科長！請您不必往下說說了，我……我完全……完全明白了！請您不必說了，我甯可……」——秋紋似乎受了莫大的侮辱，伏在枕上放聲大哭。

「丁小姐，你別難過，將身體養好了自然有辦法！這四十塊錢是送給你零花的！我走了，再見！」——李永年掏出四十塊錢放在茶几上就邁出了房門，走入汽車時頓

仲明忙問：「怎麼樣？」李永年忙搖手說：「完全變了，她簡直成了一具骷髏！」

汽車開走了之後，曹三媽聽着秋紋在哭，忙趕了進來：

「丁小姐，你的客人走了嗎？做啥子又哭呢？」

「這案儿上的鈔票是剛才那位客人留給你的嗎？」

「這位客人闊氣得很，是坐汽車來的！」

自此，秋紋有兩天沒有進飲食，也不說話，兩眼不是呆呆的望着聚滿了灰塵的簾席頂棚，便是緊緊的閉着。她不哭，但眼角上總是掛着一滴不乾的淚水。曹家兩老見她這樣不平常的狀態，委實有點兒着急，便進城到天主堂去請醫生；醫生不肯來，曹二就用自己前難公車將她推進城去。

一進城，就看見滿街滿巷都貼着「歡迎苗鐵生先生領導的農村服務隊來縣公演」的標語。入縣潮水般的湧往民衆教育館的廣場。秋紋的心技頓時跳蕩起來，心想自己離開苗鐵生快一年了，這一年很少知道他們的消息和工作，現在這個機會千萬不可錯過。於是她便向兩位老人說：

「乾爹，今天城裏不是有戲嗎？」

「是的。是唱文明戲的。聽說是從×縣來的班子。」

「我想去看看，乾爹！」

「好，我們看完病再去着戲。」

「不，我想先去看戲！」

「不，天主堂去過了，怕先生走了！」

「不，我想先看戲！乾媽，您不是也想先看戲嗎？」——秋紋又回頭望着乾媽

在車子後面的曹三媽。

「文明戲有啥子看頭嘛？」

「好看着呢，乾媽！」

「好吧，就先去看戲。」

車子快推到民教館了，只見趕場的人塞在裏面擠。秋紋的心越發跳蕩得不能遏止。她又想起自己一年來的浪蕩生活，如今落到這種地步還有什麼臉去見苗鐵生那一羣？她不禁躊躇起來。

羞恥的心終於壓住了她的興奮。她忽向曹三提議：「乾爹，我們還是先去治病吧，我不想看戲了！」

「已經到了門口，做啥子又不想看戲呢？」曹三媽聽了有點兒奇怪。

「我怕站不住！」

「不看也好。我們還是到天主堂去看病吧！」曹三爺說着就把車子調頭走。到了天主堂，看了病，醫生也沒有說出一個所以然，只說秋紋的病很沉痾，應該好好的靜養，並且勸她到成都去住醫院。秋紋就向他說一個月來幾乎夜夜不能睡覺，醫生就給了兩片安眠藥。但她再三懇求他多給她幾片，可是醫生再三囑咐她每晚只能服一片。

走出天主堂，上了車，秋紋又想：倘若錯過了今天這個機會恐怕一輩子也看不見苗鐵生了！她又轉動着想到劇場。「乾媽，今天的戲一定是頂好看的，你老人家想去看嗎？」

「有啥子好看嘛！」

「好好看哦！他們是從北平來的，頂有名的！」

「你想看嗎？」

「我想去看看，乾媽！」

「老三，你就推着我小姐去看看吧！」——曹三媽順着秋紋的興頭逼着曹三又把車子推到民教館。

劇場裏擠着水洩不通的人羣。一陣熱烈的掌聲之後，苗鐵生登台講演。秋紋興奮得忘了她自己走病人，不顧身體的軟弱，直挺挺的往人叢中亂擠，把跟在後面的曹三媽也弄得上氣不接下氣。她仰着頭，目不轉睛的望着苗鐵生！她從新聽着他的聲音，看到他的面容，她覺得他的精神比從前還要飽滿，她興奮極了，在他久已不笑的臉上頓時浮泛着一種欣慰的微笑。但這微笑，好似曇花一現，不一會兒又被憂鬱的雲氣所籠罩。

秋紋原想聽了苗鐵生的講演就走，可是聽說今天的戲，鐵生親自編的，題材一取自敵後冬不老村的游擊活動，所以她不顧自己的體力不能支持，眼巴巴的等待着錢的開臺。

幕啓了。那舞台上的背景她非常熟悉，戲裏面的人，她也都相識。她看着他們如何的破壞敵人的鐵軌，焚燒敵人的油庫，突擊敵人的陣地！個個英勇，人人壯烈！秋紋不願曹三媽要回家的催促，從頭看到尾，感動的流下淚來。吳荷十扮演劇中的女主角，確是有聲有色，劇中幾支抗戰歌曲無她唱來，娓娓動人，博得台下彩聲不少。

秋紋又浸入了往事。但這時却没有怨恨，只怨她自己不該讓光顧在她短促的生命中掠過，又輕輕的讓它消逝了。對於往事，她只有追憶與惆悵。

走出劇場的時候，她乍眼發覺陸國棟在人叢中尾隨着她，她沒有舉氣回頭，她拉着曹三媽踉蹌的擠出了劇場，筆直上了雞公車。

回到家裏，她覺得精神好多了。她興奮的又是一方沒有睡覺，在昏暗的油燈下，她伏在枕上寫信。她寫好了又撕了，撕了又重寫！寫來寫去不外這樣的幾句話：——

「苗先生：

您能原諒我麼？我知道我自己的錯過了。我由於佩服您，而愛您。又因為得不到您的愛，而恨您。因為要發洩我胸中的憤恨，我就強愛了一個他愛我而不愛他的人。然而，我終於拋棄了他，而被另一個外相華麗的男子迷醉了。如今我却又被這個男子拋棄了！到今天，我才真正明白愛情是不能勉強的。所以，我不應該恨您。

我自知我一生的毛病是任性。我不能忍耐。我的氣量小，芝麻大的一點事情，假使我不滿意，我就要發作。但我自認我是一個非常爽直的人。我痛恨陰險，欺詐，與詭媚。我不懂什麼叫着「手腕」。我想怎麼做，我就怎麼做。痛哭，我就哭；想罵，我就罵！

然而我終於失敗了。因為在現在這樣社會裏像我這樣任性的人是不容許存在的。如今我已被打到陰暗的角落裏，眼看小小的生命就要摧毀了。這我自己應該負責。不怨人，也不追悔。我好像把生命賭了一次博。我輸了。

如今我的一切都變了，但只有愛您，崇拜您的熱情却依然存在；我說這話的意思，請您別誤會，並非求您憐恤，因為我深深的知道愛情是不能勉強的呵！

好吧，讓我這弱小的生命就在這陰暗的角落裏靜逝吧！

護生命的光輝永遠照耀着您的前程！——」
次晨，曹三媽在菜園裏澆菜，看見服務隊的同志們列着隊浩浩蕩蕩的從門口馬路上過去，他們唱着雄壯的歌曲，舉着飄揚的旗幟，在他們後面還尾隨着廣大的羣衆。他們要到另一個縣城去宣傳。

「丁小姐，快來看吧，唱文明戲的又來了！」——曹三媽站在菜園裏不斷的這喊向屋子裏喊。

秋紋聽着那似曾熟悉的歌聲，又聽着曹三媽在叫，便忙從屋裏趕了出來：只見大夥已經過去，恰恰看到走在最後的苗鐵生的背影。他先楞了，後來她不自覺的叫了一聲「苗先生！」

眼看着苗鐵生的背影和她的聲音同時消逝了，她悵然的回到房裏。

那一天，她又沒有進飲食。晚上，她靜寂的躺在床上，合着眼睛，臉色蒼白得像一張白紙。曹三媽悄悄的走進房，望了望，又悄悄的退出。

「乾媽，請進來。」——秋紋似乎有所感覺，微微的睜開眼。

「你好一點嗎，丁小姐？你想喝一點稀飯嗎？」

「您坐下，乾媽，我有話對你說。」——秋紋搖了搖頭，伸手拉着曹三媽在床邊

坐著。

「把乾爹也請進來！」

「老三！你的乾姑娘叫你進來呢！」——曹三媽把頭向着門外這樣叫。

「做啥子嘛？」——曹三鞠着一枝短短的汗烟桿，從菜園慢慢的走進來。

「您也請坐，乾爹。」

「你今天好些嗎，丁小姐？」——曹三坐在門口的那張矮凳子上。

「好多了，謝謝您。」

「是的，我一看就知道你好多了！」——他滿臉堆着敦厚慈祥的笑容。

「我在您這兒住了半年多，您兩位老人疼待我真好！」

「做啥子又說客氣話嘛？」

「我的病恐怕不能好了！」——這話一出口，她的眼角又不禁流出幾滴淚水。

「乾姑娘，您還空說這個做啥子嘛？菩薩一定會保佑你的！」——兩位老人難道

樣安窩着她，但他們自己也忍不住用袖子揩眼淚。

憂鬱的沉寂籠罩着滿屋。窗外的秋風沙沙的吹着落葉。兩位老人不斷的歎息。秋紋從手上取下當年他母親給她的那只金戒指，很親切的套在曹三媽的手指上。

「這是我母親留下給我的紀念品，也是我身邊惟一的財產，現在把它送給你老人家。」

「不，不，我不要，我不能要！」——曹三媽又將戒指退還給她，「這弄個當得起來！」

「乾媽，您不要，就是看我不起！無論怎麼着都得請你收下！」——秋紋又把戒指向老人手上塞。

彼此爭執了一陣，曹三媽只好勉強的把戒指收下。

之後，秋紋又將她永遠帶在身邊的那張毛氈送給曹三。他怕她多心，亦不便推却。然而兩位老人終感到秋紋今晚的行動有點兒奇突。

深秋的晚風一陣陣的由窗外襲入，弱小的燈光被它打得搖擺欲熄。秋紋由牀上慢慢的下來，走到窗口望了望窗外的景色，見天空沒有一點星光，只是一片深茫的黑海。她又黯然的走到燈前，本想伸手去挑起燈心使它掙扎着最後的光明，但見裏面的油已熬罄，她悽涼的嘆息着說：

「油完了，我也應該睡了！」

催促着兩位老人出去之後，她輕輕的掩攔房門，換上了一件清潔的內衣，然後悄悄即將消逝的燈光的殘輝，她對鏡照了照自己的容顏，掠了掠紊亂的頭髮。她毫不遲疑的將昨天醫生送給她的十片安眠藥完全服下了。

她睡了。永遠的睡了。

熄燈了。

陣陣的秋風吹着落葉。

【八】

漢口廣州租界廢除了，灰色心理的人們有些驚惶，動搖。不顧民族利益的自私之

徒或流為漢奸，或庸庸自己的機勢地位乘機操縱貨物，囤積居奇，做些壞沒天良的買賣，大發其國難財。這無形的造成了社會心理的恐慌，與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畸形現象，使一般勞動者，小本商人，中下層公務員，學校教師的生活日趨艱苦。

鐵生在王家場繼續與惡勢力奮鬥，領導一般青年農民建設地方。在胡濟仁曹惠珍被當地流氓們請出來以後，鐵生也常常聽到「一定要把姓苗的那個兒子搗出王家場」的流言，但他還是抱着決不退讓，不屈不撓的精神像一株峻松似的在王家場屹然挺立。

換價一天天的暴漲，一般窮苦的人們幾乎無法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成都附近各鄉鎮時有「割米口袋」的事情發生。鐵生憤慨，憂懼，便領着服務隊的同志們到各鄉鎮縣城去宣傳「反囤積」。爲了擴大宣傳起見，他自己還在成都各大報紙上發表如何取締奸商囤積的論文，頗激動一般社會人士的注意與同情。

根據服務隊到各縣秘密調查的結果，大邑圍積米糧的好商就是周範聖，顧神明，永年，或某「實力派」之類的人，主要產米區域如新都，郫縣，成華，華陽各縣的米完全爲他們所操縱。周範聖更狠心，不但將王家場附近各鄉鎮的糧食完全壟斷，並還派人到崇慶，新繁，新都各縣去收買。這事不知怎麼給政府當局知道了，便下令封禁各地的倉庫。結果周範聖在王家場及轉縣囤積的一萬多石的米，都被政府封存了。顧神明，李永年那些人利用銀行將現金在新都囤積的，紛紛將米也來往漏網。當時報章揭載，大快人心！而周範聖這班人却把這怨結在苗鐵生的身上。他們認爲是他們向政府報告的。

這事發生以後，鐵生連接到三封桐樹嶺的匿名信，都是叫他「滾蛋」的，否則便以手槍相對。鐵生當然置之不理。可是這事不知怎麼給梅子知道了，她在心裏委實有些着慌，但又不便向鐵生明說，只好另想個兒用別的理由勸他放棄王家場的工作。鐵生那肯聽！梅子沒有辦法，只好改變計策：趁他回四川來失羽年了，青城近在咫尺，還沒去過，便慫恿鐵生帶她去遊青城。

「現在國難多難，豈是我們遊山玩水的時候？」
「覺得爲了您的身體，您應該休息一下！」
「現在不是我們應該休息的時候！」

「我怕我們不久要離開四川，青城峽也沒有遊嗎，真是一件憾事！而且遊覽名山巨川可以使我們的胸襟開擴，激發我們的愛國心！」——梅子用煽動式的語調這樣說。

「得！你要遊山遊水就遊山遊水好了，何必用這些好聽的名詞來胡扯呢？」——梅子聽了苗先生沒有聽說太史公的文章完全是得力於遊覽名山巨川嗎？」——梅子聽了說。

「不管你的小嘴怎麼巧說，無論如何，我們現在處的不是太史公的時代！」

「那麼苗先生一定不去？」——梅子似乎有點失望。

「我沒有那樣的閒情逸緻！」

「就原陪我去玩一趟，好不好？」——梅子還不肯罷休，便以柔媚的語調，毫不

忌諱的當着國棟的面很天真的走過去拉着鐵生的手。

「梅，不是不陪你去，我實在抽不出時間！」——梅子見鐵生的

口氣有點鬆了，更進一步的這樣慫恿着。

「既然去玩就在山上多休息幾天吧。隊上的事情我可以代表哥哥負責，反正青城離這兒很近，萬一臨時發生了重要的事情我可以叫人送信給他。」——坐在旁邊寫鋼板的

國棟這時也放下筆來這樣搭訕着。

「怎麼？你不一同去玩玩耍，國棟？」——鐵生笑着這樣問，聽他口氣頗有答應

梅子要求的趨勢。

「下次有機會我再去。而且梅姐走了夜校的事情我也不放心。」

「真是好孩子！」——鐵生滿臉堆着笑容，拍着國棟的肩膀這樣讚許。

「表哥實在應該好好的休息一下！您到後方來，僅僅兩年，您看您的身體瘦成什麼

樣子了？頭髮也脫了不少！」

「國棟現在真不是小孩了！說話做事比我們大人還要強！」——梅子也這樣恭維

着他。

「得！梅姐，你又來給我戴帽子了！我一定勸鐵哥陪你去遊青城，可是請你不要給我戴帽子戴！」——國棟很幽默的這樣回答。

「倒是真的。國棟這兩年的確進步了。」
「這是抗戰給我們的鍛鍊！」

這可以說是梅子和鐵生第一次變態的出遊。往常，無論到什麼地方，不管是遊玩或工作，必有國棟在內，這次却是例外。鐵梅間的往來，近來國棟也認為是超越了尋常朋友或師生的關係。他也覺得他們是很好的一對，勸盼着他們早日成爲眷屬。所以，他近來常常避免着夾在他們中間做「蘿蔔干」。

鐵生和梅子先到灌縣參觀「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對於「鐵堆」的勝景與李次父子開闢水利的豐功偉績以及他們遺留下來的科學方法不勝傾慕與景仰。他們變態的走過驚險的「安瀾索橋」，對這這橋的毛秀才夫婦，他們那種爲地方服務爲大眾謀福利的精神，讚佩不已。當夜，他們歇在「灘堆」。

一夜秋晨，他們步行上山。雖是初冬天氣，然滿山紅葉點染着青翠的森林，完全是「片秋景色」，真是豔麗絕倫！梅子頓時想起了南京的棲霞，鐵生憶起了北平的西山，然而他們同意棲霞與西山比不上青城的一分之一！這景色豔麗而清幽，有春天裏的秋天秋寒的春天的味道。尤其是從山脚下到天師洞的那一段，古木參天，二色的石板小道，迂迴曲折，起伏有致，泉聲鳥語，真有說不出的幽靜。古人謂「青城天下幽」，的是名不虛傳。

鐵生一面互相傾吐平日的積憤，一面玩賞當前的佳景，遇着風景特別幽美的地方便坐下來歇腳談心。梅子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手中抱着一束鮮豔的紅葉，微風飄漾，她如烏金似的頭髮，極像一株冷豔的紅梅，鐵生這時禁不住有些陶醉，便癡癡的向她凝視。梅子似乎有點羞赧，便做出一種天真的玩皮樣子，故意摹仿川腔說：「係今天做哈子老是這樣看着我嘛？」鐵生先只是脈脈的露着一臉得意，笑而不答，後經梅子蹦蹦跳跳的逼着他問，他便帶着幾分得意說：「梅，我從來沒有看着你像今天這樣美！」

在天師洞吃了午飯，他們就趕朝天門登第一峯遠眺，趙公山上的雲景絢爛奪目，川西壩的一片沃壤平原歷歷在前，胸懷頓時爲之開闊。

之後，到上清宮飲茶。這裏的茶味之清美不在龍井之下，是本山的名產。他們進

入大殿，沒有看見別的香客或遊人，只有一個和尚與一位道士靜靜的坐在那裏下圍棋。那道士，矮胖的身材，一臉的積肉，蓄着滿面的絡腮鬚；口裏含着一根極長的旱烟袋，兩隻巨大的眼睛釘着棋盤；看上去約有五十多歲的樣子。那和尚却很年輕，看上去重多三、五、六歲，細瘦的身體穿着灰布的僧服，嫩白的面龐上顯出一種清秀之氣，手裏握着一串佛珠，舉止灑脫大方，頗具文人的風度。那和尚一見鐵生就不斷的把目光往這邊閃閃，鐵生也頻頻的望着他。他們似曾相識，但一時記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鐵生仔細想想，纔看出來他好像是北平的老同學朱方之。他又想：朱方之是五四時代的新詩人，當時風流倜儻，名噪一時，他的父親是江浙有名的銀行家，家有百萬巨富，怎麼會到這兒來出家呢？——鐵生正在遲疑不決的時候，那和尚笑嘻嘻的走過來說：「這並不是箇鐵生兄嗎？」

「是呀，你不是方之兄嗎？」

「是呀，多年不見了，看上去都有點模糊！您好？」——兩人熱烈的握手。

「我剛進來的時候就看出來是你，可是不敢認！」

「是的，多年不見，彼此都有些改變了！」

「可是你還是當年那樣年輕，只是樣子完全改變了！」

「那裏的話，現在畢竟老多了！」

「對了，我還忘了介紹：這位是吳梅子小姐，是我的……是我的好朋友！這位是我的老同學，——對了，方之兄，你的法名是？」——鐵生笑着問。

「大空！」

「這位是大空法師！是五四時代有名的詩人！」

「大空法師！」——梅子向朱方之微微的鞠躬。

「巧極了，沒有想到在這深山古廟中會碰到十多年沒見面的老同學，真是巧極了，請坐請坐！」——大空忙讓坐，並叫廟役泡茶。

「我們至少有十五年沒見了吧？」

「可不是嗎？自從在北平分別以後，我就到日本去了。從日本回來我就沒有見過你！現在你也相當的蒼老了！」——大空仔細的將鐵生觀察了一下，注意到他那額後的頭髮有點稀疏。

你！現在你也相當的蒼老了！」——大空仔細的將鐵生觀察了一下，注意到他那額後的頭髮有點稀疏。

「苗先生這幾年的確太辛苦了！尤其到後方來這兩年，頭髮也禿了不少！」——梅子喝着茶這樣搭訕着。

「可是精神似乎還很好！」——大空又向鐵生微微的注視了一下。

「其實精神也不行了，不過處在這偉大的時代裏不能不努力掙扎！你說對嗎，方之兄。」

「是的，是的。」

大家喝了茶，大空又問：「你們兩位是來遊山的嗎？」

「是的。」

「那麼請到我那邊去住兩天，驢這兒不遠，下坡就是！」

「你不住在這上清宮？」

「不，上清宮全是道教徒，是由那位鐵非道士在這兒主持。對了，我給你們介紹一下，」——大空說到這裏忙站起來引着鐵生梅子走過去見那位仍在玩弄棋子的道士：「鐵非，我給您介紹兩位朋友！這位是我的老同學苗鐵生先生，這位是……」

「吳小姐！」

「這位是鐵非道人！」

彼此客套了一番之後，鐵非陪着鐵生梅子等在廟內參觀了一週，然後大空纔帶着鐵生梅子離開了上清宮。

走出山門，只見天空一片鮮紅的晚霞，反映在趙公山的雲積上。蔚為奇觀。三人慢慢的走着山坡，欣賞風景，暢敘往事。

「譬如說吧，剛才那位鐵非道人，據我看來，他就是一位怪人。」——鐵生。

「不知道，」

「談起他來也是很有趣的。他就是當年內戰時代四川有名的小軍閥邱榮山！」

「哦？邱榮山不是做過師長嗎？」

「就是他。在內戰的時候他是有名的劊子手！不知殺了多少人！他在四川有一張『宗昌第二』的綽號！」

「他爲什麼要到這兒來在這呢？」

「據他自己說：他要懺悔他過去所有的罪惡！」

「這正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梅子聽了插嘴說。

「不，假使他要真正的懺悔他在內戰時所作的惡，他不應該在清宮做神仙！應該從新打起，得上前線去多殺幾個鬼子！」——鐵生緊接着說。

「對了，鐵生兄這種見解也是一種看法，不過……」——大空還沒有說完，鐵生又忙接着說：

「我這種看法是積極的，是最正確的！我認爲：一個人無論遇到怎樣的困難都應該向前奮鬥，向合理的人生大道上邁進！不應該逃避現實！」

「對了，這也是一種看法，不過人生複雜得很……」

「請問法師，出家修道是不是逃避現實？」——梅子聽了鐵生與大空的議論，便也笑着這樣問。

「這全看你對於『現實』如何解釋！」——大空很巧妙的把話頭支開了，「等一等我們再從長討論吧，快到了，前面就是小廟。」

果然，穿過一叢松林，顯出一座四方的土紅院牆。遠遠的就看見廟門前題着「大空寺」三個字，筆致非常秀潤，鐵生走近一看，認得出這是北方之自己的手筆。

這廟不大，其格式頗像北平的四合院，建築非常精美，是純粹的東方形式。裏面有精細的雕刻，有名家的壁畫。正殿三間，空氣陽光都很流暢，沒有一般廟宇中的陰森森的恐怖氣象。正中神座裏立着一尊白玉的釋迦牟尼的雕像。地下放着一個大蒲團和一具大木魚。天花板上懸着兩架紅木槿子的宮燈。一切都非常簡單，莊嚴，美觀。

左右各有三間旁殿。

右殿是大空的息養之處：寢室，書齋，飯堂，——擺着一色的楠木家具，整潔淡雅。書齋裏掛着吳道之的佛像，鄭板橋的蘭竹，何紹基的屏對。書架上不但堆着滿滿的線裝古書，并有不少近年出版的中西新書。

左殿三間；西邊是客房，中間是客堂，完全是爲了來往客人寄宿之用。

所有的殿宇都圍繞着疏林綠欄，走廊。潔白的石階上放着鸞雀、芍藥、寬闊的院子

裏挺立着兩株古松與一株楓樹，那松針葉綠像翡翠，那楓葉紅豔似珊瑚。

整個的廟坐落在兩峯之間的幽谷中，背後庇護着綠蔭蔭的竹叢，兩翼倚傍着青葱鬱茂的松林，正面臨着一望無際的原野，參雜着疏落的農家。在空氣晴朗的時候，遠遠跳：田壩井井，一色青葱。陰天的霧霾，雨天的烟雲，晨間的朝陽，傍晚炊烟與彩霞，輪流的點綴着這清幽的聖地。

大空引導鐵生和梅子參觀了一週，梅子嘖嘖稱讚着說：「這真是神仙福地！」
「不，這簡直是世外桃源！」——鐵生也笑着說，「好地方，清靜幽美，方之兄，你真會享清福！」

「鐵生兄既歡喜這個地方，那麼就請在小廟多住幾天！」

「對了，苗先生倒應該在這兒多休息幾天！」——梅子順着大空的語氣催促着鐵生，說。

「可惜這兒不是我們這種俗人住的地方！」——鐵生笑着回答。

「那裏的話！」——大空謙虛着說。

炊烟在原野裏薄薄的飄起，暮色重重的過來，那顆早出的紫微星已從蔚藍的天空裏閃出。大空便吩咐廟役開晚飯。

飯後，泡了三碗清茶，擺上幾樣乾菓，三人坐在院中閒話。銀輪的月從遙遠的天邊升起，松濤節奏着泉聲，「苦命鳥」從幽暗的山谷中偶爾發出淒涼的悲鳴。鐵生浸沉在這種靜寂幽美的環境中，忽然發出這樣一個問題：

「方之兄，請你饒恕我的冒昧，你為什麼要出家？」

問題突如其來，大空不知從何答對。鐵生又接着問：

「你不是厭惡這個世界？」

「我想大空法師一定有說不出的傷心事！」——梅子打破嚴肅的空氣，很幽默的這樣問。

大空依舊沉默着，只是很機械的流輪着他手中的那串佛珠。

「請原諒我這問題來得太唐突！」

「我感覺着人生是一個苦海。」——大空這時纔淡然的吐出這幾個字。

「那麼你為什麼不把這苦海改造成一個樂園呢？」

「我也曾這樣努力過，可是我失敗了！想必你還記得：我在五四運動的時候我是什麼精神！我參加過學生運動，後來我也參加過革命工作！那時我很想把一個多苦多難的舊中國改造成爲一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但是無一處不使我灰心！尤其在九一八以後，見着國事一天天的沒有辦法，我憂憤得幾乎要自殺！然而我又沒有自殺的勇氣！」——大空說到這裏，大家沈默了一陣，他又接着說：

「同時我的家庭的突變，也使我受着不能忍受的痛苦！」

「怎麼？也可以說給我碰聽麼？」——鐵生有點驚異。

「我的愛人投海死了，父親在上海被人暗害，我的母親因之憂鬱而死！鐵生兄，你想想，一個人到了這樣的悲慘痛苦的環境中，既沒有自殺的勇氣，除了信仰宗教，

出家——去追求另一種理想的慰藉外，你想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大空沈痛的說出了他的心事，鐵生慨歎着問：

「那麼你出了家以後，是不是感到快樂呢？」

「比較的快樂。」

「比較的？那麼並不完全快樂？」

「不完全。」——大空加快的撥動他手中的念佛珠，「我從前以爲出家是解脫痛苦的一種良法，現在看來似乎也不盡然。」

「那麼你現在是不是有點後悔你走錯了路？」

「那倒不。因爲我還沒有找出更好的路。」

大家又沈默了一陣。

「方之兄，據我看你現在完全走錯了路！你走的是逃避現實的路！」

「不，鐵生兄，我出家完全是想另闢一條新路！」

「那完全是你的空想！是一條永遠走不通的死路！我認爲『人』根本就不能離開現實的動物，假使他不與現實的環境鬥爭，他即無法生存！即使苟延殘喘的活着，也必無生趣！佛家所追求的極樂世界僅幻想而已，是永遠不會實現的。我看：我們要麼就生，否則就死；生，就應該向前奮鬥！死，就應該自殺！根本沒有第三條路！像你老兄這種出家是麻醉自己，逃避現實，不生不死的第三條路！」——鐵生帶着煽動的口吻說完他的人生觀之後，端起茶碗飲了兩口，靜待着大空的反應。但大空仍默

然不謂，不過這他在手中的佛珠這時却停滯着沒有流動。他低着頭，似已滾入在鐵

變了。——至於你老兄近年來所遭遇的不幸，我真是萬分同情。你老兄可知我近年來的慘

「不知道。你府上現在什麼地方？」——大空慢慢的抬起頭來這樣問。

「我早已家破人亡了！」

「怎麼？……」

「就是九一八的那一夜，我全家給日本鬼子殺了！我的父母，妻子兒女，無一幸免！」——鐵生從不哭泣，惟能談及他的家庭時必禁不住流下淚來。說到這裏，他的喉管已梗塞着不能成聲，淚水就像泉水般的湧出。梅子坐在他的旁邊，見了忙把自己的手帕遞了給他。大空聽了，亦為之歎歎良久！這時鬚髮浮雲掠月而過，光明的寺院變時變成了灰暗的景象，然而不久雲散天開，大地又從見光明。鐵生擦乾了眼淚以堅強果敢的聲調繼續說：

「然而我決不觀！悲——不自殺，也不出家！我要把握着當前的現實向前奮鬥！我要將我的生命的價值更高的利用，報效國家，以慰我父母妻兒在天之靈！我的能力雖薄弱，但七年來沒有一時一刻消沉！我總是振作精神向前幹！遇着任何困難與阻撓，我決不逃避或屈服！因為我始終認爲一個人停止了他的戰鬥力，就是失去了他的生命的意義！」

「的確，苗先生這幾年無一天不在艱苦奮鬥中！」梅子臉上無意的露着一種驕傲的光輝。

「鐵生兄，這樣看來，我真是慚愧無以自容了！近年來對於國家沒有絲毫貢獻，一點工作也沒有做！」

「方之兄，我覺得這是一工作問題，而是路線的問題！我敢信：你現在雖是出家之人，但對於民族國家的觀念決不薄於我，不過我走的是積極的路，你走的是消極的路；我走的是戰鬥的路，你走的是逃避的路！」

「那麼你老兄認爲我走錯了路？」——大空這時似乎亦有所悟，說了這句懷疑自己的話。鐵生便不放聲響會，更熱情的接着說：

「當然老錯！每個中國人都像一這樣透進到這世外桃源來獨善其身，你想中國現已成了什麼樣子！想想，弟兄？」

「我想中國或許會變成一個沒有階級，沒有陷害，沒有自私，沒有殘殺的一塊佛地。」大空又慢慢的轉動手中的佛珠，臉上露出靜靜的微笑。

「我看你老兄完全在做夢！恐怕不等你的渺茫無邊的佛地實現之前，侵略的強盜的爪牙早已把你撕得粉碎了！」

「這的確是的，大空法師！」——梅子在鐵生說完之後，不自覺的吐出這幾個字。

「你看，現在敵人的飛機已幾次飛到成都轟炸了，說不定不久或許要來轟炸瀘縣的『都江堰』！炸完都江堰，說不定它們會順便到青城來延延，那時它們在空中看見你這座皇宮似的宙宇以為是那位置人在這兒建的別墅，便隨便瀉下一兩個轟彈，請問到那時候你的極樂世界是不是馬上變成了人間地獄！想想，請你老兄想想！」

大空沒有半片雲影，苦命鳥已停止了翅的哀鳴，只有山泉還是不斷的奔流。朱方之原是一位熱情的詩人，他之所以出家完全是要排遣他那奔放無羈的熱情形成的一種變態的現象。這時他聽了鐵生的這席話，抑制已久的熱情不禁又沸騰起來了！平靜如鏡的腦海裏忽然襲進一陣疾風，捲起了無限的浪濤。他不自覺的站起來，在院裏默然徘徊。梅子這時乘隙輕輕的問鐵生：

「鐵，你冷不？」

「還好。」

「我去拿件衣服來給你披吧？」

「不用。」

梅子不由分說，熱情的跑入左股客房裏取了一件外衣給鐵生披在背上。鐵生剛把衣服穿好，大空突從廊邊急促的走來，熱熱的握着鐵生的手道：

「鐵生兄，謝謝你這今晚感動了我！你的意思是不是叫我『還俗』？」

「能還俗自然頂好，不過最要緊的還是你的生活態度應該積極起來，以兄之才，應該為國家社會做番事業。」

「我會得我可以做番事業了。」

「你再作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你說說，鐵生兄？」

你可以到前方去服務，甚至寫些詩歌讚頌前方將士的英勇與犧牲！再不然，你可以將你這座宙宇改成一所難童收容所！」

「難童收容所？」

「難道你不知道現在有成千成萬的兒童失去了他們的爹娘，無衣無食的在這大地方流浪麼？」

「對了，用這個地方辦一個難童收容所，倒是再好沒有的事！」——梅子也興奮的這樣插嘴。

「好，鐵生兄，聽你的話，我願將我這座廟產和我父親留給我的二十萬塊錢全部拿出來辦一個難童收容所！」——雖在朦朧的月光下，這時也可以看出大空的臉上洋溢着無限的興奮與喜悅。

「方之兄，你真有這個決心麼？」——鐵生緊緊的握住他的手，

「鐵生兄，我得重重的感謝你，使我的精神得到再生！」

「我也有說不出的高興，從新看到五四時代的方之兄活躍在我的眼前！」——彼此又熱烈的握手。

「那麼朱先生勢必又要奮起頭髮，臉下裝裝囉？」——梅子也興奮的笑着問。

「那也似乎不必吧？」——大空把眼睛注視着鐵生。似乎要聽取他的意見。

「這着你是否『還俗』，假使不還俗，那就不必了。」

「我看還是還俗吧，朱先生？做和尚多麼苦呀，又寂寞，又不能吃肉！」——梅子開玩笑半認真的這樣說。

「不，我現在還不想還俗，等我想還俗的時候再還俗！」——朱方之又開始發動他手中的那串佛珠。

「方之兄是詩人。詩人是向來任性的。性之所至，什麼都可以做，說不定方之一高興，脫下袈裟，穿上西裝，還要訂一頂漂亮的太太呢！」——鐵生說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耐太太！——那可不是今生的事了！」——大空大笑之後又慨歎着這般說，把

「對了，我倒忘了問你：馮秀貞在到那裏去了？」——鐵生的與致忽然投入另

一往事。

「不用提了！」

「她早已死了！」

「死在東京的？」

「我到東京，她也到東京，不料她染上這病，連到東京，染成可惡角料，

大家都非常痛苦！結果，秀貞竟自殺了！」

「怎麼沒有勇氣呢？可惜了，那麼能幹的一位女人！」——鐵生婉惜了一陣

「又說，這事怎麼不知道呢？」

「那時，你到日本去的？」

「他們繼續談了些往事，梅子坐在旁邊聽得津津有味，這時却把天衣夜

三催僕的才隨着進入左殿的客房。

「大回到自己房中之後，鐵生和梅子也各自回房睡覺。

「鐵生熄了燈，月光從窗子裏偷入灑在他的滴牀。窗紙上的竹影亦因風搖曳。松蔭，

「泉聲，更添新的淒涼，隱隱中鐵生已梅子倚立在他的牀前，默然含情不語。他懷疑自己在做

「夢，便伸去摸梅子的手，兩隻熱烘烘的手緊貼在一起，他忽然就現了

「梅子你怎麼進來的？」

「什麼意思？」

「我的房門不是扣着的嗎？」

「你以為你的門是扣着的？」

「你食心的笑臉了。」

「麼美霞，滿林明月！」

「梅子情不自禁的斜倚在鐵生的懷裏

，一向以理智克服情感的黃鐵生這時，像大海中失去了舵的船，完全不能自主了。他們狂吻了！這是他們的第一個吻。第一次這樣的放浪情懷。數年來日積月累的無限情懷，今夕得以盡情吐露，彼此真有不可言喻的快樂，梅子快樂得幾乎流出淚來，她雙手撫着鐵生的臉，痴癡的望着他的眼，好像慈母問愛兒：「你要我不？」

「要！要！」黃鐵生平日的莊嚴，精明，果斷，完全為黏黏的霧籠罩着，這時他就像一個稚子屈

服在梅子的懷抱。

「真好！真好！」

「真的？」

「真的？」

「真的？」

他慘死的妻子牽着他的兒在他面前動盪的擺動了梅子的手臂，跪下牀來，急切的跑到房外，果來，立着，兩眼緊閉的閉着！

「鐵，你怎麼了？」梅子到對面忙從房裏趕了出來，雙手搭在鐵生的肩

上，沒有什麼，深夜，涼涼的，他的臉上使他的腦子頓時感到清醒多

了，他覺得他剛才是一場噩夢！梅子邁着一步的腳步，他便推開她，指着對面

房裏窗子上的影，輕輕的說：「大空還沒有睡呢！」

「他也許今夜真睡了！」

「對了，我們今夜都不與他睡了！梅，明天見吧！」——鐵生說着又走回房去。梅子頭熱潮還沒有止息，便又跟了進去。

「鐵，我只求你再說一句：我們什麼時候結婚？」——梅子跪在他的膝前，一雙

充滿了光燄的眼睛望着他，臉，等待着他的回答。

「梅子，你為什麼這樣『重』呢？」
「我生性溫柔，將梅子殺起，與他併坐在膝上，很冷靜的這道眼。」

「這是愛情最真的追求！」

「你不會曾被過一次嗎？」

「是的，可與我那一夫失敗了！」

「你不怕嗎？」

「非天會阻止這會，可。」

「梅子又瘋狂般的將魏生抱住，熱情的問。」

「魏生，你為什麼這樣愛我？」

「這你何須懷疑！」

「那麼你為什麼猶豫着不肯和我結婚？」

「我認爲本性的要應以『工作』爲基礎；沒有互信互賴的工作，愛情就像水面上漂浮着，我們今日的相愛完全是基於工作相同，志趣相同，人生的目的相同！」

「對了，正因如此，我們應該結婚！」

「可是？」

「可是？」

「請問還有問題！」

「那麼你打算什麼時候和我結婚呢？」

「家鄉收復之日，抗戰勝利之時！」

「梅子聽了，沉默着，似乎不十分了解魏生的話，魏生又接着解釋說：

「因爲在我妻遭受着慘死的時候，我會發過誓：假使不爲她報仇雪恥，我今生決不嫁人！」

梅子聽了魏生這句話，突然有所感悟。彼此沉默了良久，之後她又忍不住走過去緊緊地抱住他的手，用沉重的語氣說：

「魏生，我現在完全了解你了！你真偉大！我今後願永遠的服從你！」

他們又結婚了！

「又淒涼的奏起了悲怨的調子。」

「梅，天快亮了，我們應該休息了！」

「可是，鐵，我還有一件事要求你允許我！」

「什麼事？」

「我要你請王家長輩……」

「爲什麼？」

「我覺得這地方太危險！」

「你是不是要我屈服？」

「不是，我是要……誠實保護你！」

「你是不是把我弄成胡濟仁曹惠珍之類可膽怯之徒？」

「鐵，請你別誤會，我只是想爲我們的民族國家珍惜着一個偉人的精力！」

「難道你覺得我們在王家場的工作是浪費精力麼？」

「也不是。」

「那麼你究竟爲了什麼？」

「不爲什麼，我只是爲了太愛你了！」——那幾封惘惘鐵生的匿名信這時又浮現

在她的眼前，她彷彿看着一羣兇猛的野獸張牙舞爪的威逼着鐵生，她忽然叫一聲：

「我害怕，鐵！」——她驟然倒入鐵生的懷抱。

「梅，你今天實在太疲勞了。我送你回房休息吧！」——鐵生說着就攙着梅子回

到對面的書房，然後自己也回房睡了。

天晨，鐵生本想回王家場去，可是朱方之對於昨夜所談的辭職牧容所迫切的希望

着能够早日實現，所以強留鐵生在山，上爲他草擬計劃。梅子又百般設法懇求他在山

上多休息兩日，所以……

不料在第三天天近午，臘湯關的王隊長忽從王家場送來隨國棟的一封信，鐵生忙拆

開，裏面簡潔寫着這樣兩句話：

「鐵哥，請您快回來，隊上出了事。女同志周淑賢不知爲什麼昨夜在華嚴寺殿前

自殺了！快回來。」

鐵生和梅子看了這封信非常驚訝，暗暗的問了一下送信的王隊長，便向朱方之告辭，匆忙的趕回王家場。

鐵生到了華嚴寺，見開誠實的開直挺挺的坐在大殿的案板上。聽取了國棟的詳細報告之後，鐵生一面通知關保主任趙正新來驗屍，一面派人趕到放河知死者家屬，同時也派員料理後事。

這天下午，死者老母和胞兄趕到華嚴寺，一進門就大哭大鬧，硬要王隊長開棺，是服務隊書記的，於是王隊長紅紅白白，推推之下，回到成都地方醫院將鐵生抬下。

從此鐵生絕跡，這便苗鐵生身服部隊的人更興風作浪，苗鐵生放過，不是說死者是被服部隊某隊員推入井中，就是說死者生前與苗鐵生有曖昧關係，故意謀殺其屍，每人被問上加之死者而胞兄是一條無賴女人，去年曾在某國充任科員，後因染有其種種醜聞而被革職，現在賦閒在家，窮極無聊，亦頗想乘此機會敲苗鐵生一筆竹槓，這般人惟一的藉口是：「假使周淑賢是自殺的，為什麼沒有留下遺書呢？」

周鐵生與聯合社總幹事上書省府，要求解散服務隊，查辦苗鐵生。這雖然是一紙空文，但苗鐵生依然倔強的和這班惡魔戰鬥。他一面多方偵查服務隊的死因，一面更積極的推動服務隊的工作。

自整的原因終於偵查出來了。原來死者生前熱戀着隊中的一位叫張國華的同志。但他是一位早婚青年，家中的妻子已做他生下的兩個孩子。周淑賢眼看好夢難圓，終日焦心苦悶，後經她數月來層層托，竟動國華回家向他的妻子提起離婚。但他的家庭是一個十足的封建家庭，他的父母不但允他的請求，并且將他囚禁起來，不准他再回服務隊工作。國華處在不自由的環境中，祇好忍痛的寫了一封絕交的信給周淑賢，以免誤人害己。

不料張國華的這封信竟完成了周淑賢的致命傷。王隊長接到這封信，雖然頓時失常，整天躲在寢室裏哭泣。周志們問她為什麼如此反常，她便以身體不適為藉口。有時她獨自散步田野，深夜始歸，遍體身體逐漸的瘦弱，如一根乾柴。一天，楊敘然問她的一位同志：「廟前小河裏的水能吞死人？」「水太淺，淹不死人！」——同志們都這樣回答。但誰也不會料到周淑賢會有什麼意外。

...

...

...

...

...

...

當時，居民夜校，在華嚴寺的廣場舉行晚會，就在眾人集中在前庭，游藝會的時候，周淑賢在後面廚房旁邊投井自殺了！

這些事都是從周淑賢給張國華的一封信中復查出來的。這自殺案子雖然轟動一時，但最後法院根據苗鐵生收集證據正式宣判周淑賢確保自殺，苗鐵生無罪。宣佈已久的井屍案這時始告平息，然而周淑賢之流見計未遂，更將苗鐵生恨入骨髓。

苗鐵生，一面繼續鬧着米荒，周麗聖則明誘線奸商離離社會告發，政府發誓，仍不肯罷休，依舊大做其囤積的買賣，而他們的活動力也相當的廣大，擴營鍊弊的方法也够巧妙，他們爲了要偷運或囤積，他們可以走某某太太或某某夫人的路子，只要她門內線一通過，他們更是橫行無阻，毫無禁忌。

官僚老百姓的生活却更深的受着打擊，國難更趨嚴重！操縱市面，囤積居奇的風氣瀰漫全國，大學教授，政府官吏，一般靠搖筆管吃飯，文人也想改行，幾乎無人不初做買賣，苗鐵生見到這種畸形現象，認爲是國家真正的危機，雖「井屍案」剛告平息，他仍不顧一切的大聲疾呼，本着他一貫不避不撓的精神，發動「反囤積」運動，權讓那些吃人的葛根香門！

然而那情勢的急又接一連三的飛來，依然他一概置之不理。

一天，正在夜色迷離的時候，滿天籠罩着沈重的雲層，潤雨夾雜着閃雷，有着暴風雨快要臨到的氣象，鐵生，樺子，國棟，這時急促的從場上回到華嚴寺，不料走到中途，黑漆漆的天空閃過一流閃電，忽從對面土地廟裏跳出三個對漢，針對着鐵生的胸際連擊了三槍，鐵生應聲倒地，兇手從容向河邊逃去！這時雷雨交作，天翻地覆！待國棟樺子驚慌失措將鐵生抬回華嚴寺，全體同志聞訊趕來營救的時候，鐵生已因流血過多，停止了他的呼吸，臨死，他還清晰的吐出了「要屈服，不要屈服」的聲言！

梅，聽他這聲，國棟站在道韻旁邊儼然成了個傻子！全體同志們圍繞着遺體明泣！這一夜，風雨雷電未曾片刻止息，然，成萬萬民衆不顧大雨雷電將發，踏不絕的到華嚴寺來哀悼，直至天明還沒有止息，哀痛他滿下華嚴寺的周圍！

梅，他聞訊滿夜從成趕來主持善後事宜，某巨公亦派代表到華嚴寺悼，

了一個字嚴給陶縣長限期研究。

至家鄉的青年農民一致要求將苗鐵生的遺體葬在翠嚴寺的靈苑，但楊仁旭和吳梅子則主張安葬於成都郊外風景幽美的武侯祠，以便各方人士的追念與憑弔。

靈柩出發的那一天，沒有用普通的槨，完全由農民夜校的青年們護送。靈柩的前後像龍似的排列着成萬的羣衆，人人帶着一副哭泣的臉，和一個刺傷了的心！他們都是些穿短衣服的人們，都是自動的來參加這巨大的嘆儀。他們互相歌頌着苗鐵生在蓮蓬近於葬的公益事業。他個兒瘦弱那膽子眼死沒有天良的兇手！當蓮樞經過一個橋口或一水碾子亡的時候，必有人事先在那裏擺着「供桌」奠祭。沿途不絕的鞭炮聲與紙錢的火光。大空法師也從青城趕下來送殯。

清天發光，羣鳥集集在武侯祠叢林唱「勝歌」的時候，在數萬羣衆哀泣中，苗鐵生的遺體被葬於了葬。

在楊仁旭和吳梅子各界代表演說之後，陸國棟扶着滿臉淚水的吳梅子靜穆的走到墓前。剛開時天剛接到的孫漢文周東全從敵後多不老村寄來的一封信：

我們黨敬愛的敵方：我們現在真有說不出的高興與興奮來寫這封信給您。您讀了，我們猜，您較我們更高興。

我們已於昨夜收復了我們的縣城，敵人已被我們打得落花流水似的滾出了縣境。我們今天早衝江一個盛大的慶祝會，四十萬同胞在青天黃日的旗幟下，高唱國歌，慶祝我們的勝利！您組織訓練我們的導師，雖然此時不在這兒，但您的精神却與我們同在，而且我們把您的像片高懸在主席台上，任萬人瞻慕。

幾年來，我們沒有片刻忘記您那公正好義，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以及您平日指示我們做人的方法。我們決不肯就此滿足，我們現在要更進一步的擴大我們的反擊。我們一定要把敵人完全趕出我們的國境！他們是越打越弱，我們是越打越硬！

不過在今日的局勢之下，我們是更迫切的需要着您的領導，希望您能趕快回來督率我們進一步的奮鬥！幾十萬赤誠的心都熱烈的期待着您早日降臨！梅，爾崑秋故，和您信中常提及的那位國棟弟弟，我們盼望他們都能一同回來。您來了，我們這會有更新的發現。他們來了可以加強我們鐵的陣營。我前那些貪官污吏現在一定大後方的一切，一定較我們這兒更前進，更嚴整。

是改過自新吧？從前的市儈奸商，土豪劣紳，現在一定是洗滌淨了吧？那些醉生夢死的公子哥兒，小姐太太們，經過這水國難的洗滌，現在該都變成了奮發有为的新人吧？我們日夜憧憬着大發方一世的黎明。

最後，我們願意報告你幾件喜信：龐大爹說說小在中途作了壯烈的犧牲，他老人家弄不壞我們想像的那樣哀痛。最近他又跑了一個方頭味類的孫兒。聽說如從前不是弱不禁風軟弱多病嗎？如今却健壯得像一條母牛！而且她最近已和東全結為終身伴侶了！

漢文，我們從前不是說他長得蠢頭蠢腦找不着媳婦嗎？現在他已和龐大爹的三小姐訂婚了。是他們聲言，一定要帶他回來給他們證婚。

餓餓，您聽了這些消息高興嗎？我們想您一定是高興的。總之，從前您在遺兒下的種子現不都有收穫了！不過還不够，請您趕快回來將更廣闊的播種些新牙肥。秋天已過，冬天轉瞬就會消逝的，明年大地回春的時候，我們相信您一定又在我們中間播種，領導我們前進！您的學生漢文東全叩。

惟子願您精神永遠不死！

您光希滿了幾個的環宇！羣衆們雖然着驚惶的臉色散去，但在他們的心裏却播着黃鐘生的精神國家。

過了幾日，楊仁海介紹吳梅峰陳國棟曾調基巨公致謝。某巨公懇切的挽留他們分任服務隊的正副隊長。他們却婉詞謝絕了他的好意。

次日，吳梅峰陳國棟率領着服務隊的全體同志和王某錫等部份農民夜校的青年從新踏上了紅途。浩浩蕩蕩的向敵後永不老村邁進。

第一年，七月卅一日，慶集於蒼林榴園。

文 人 出 版 社 叢 書 之 一

鐵 苗

— 印 翻 止 禁 • 有 所 權 販 —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出 版

著 作 者 熊 佛 西

出 版 者 文 人 出 版 社

印 刷 所 三 戶 印 刷 社

總 經 售 三 戶 圖 書 社
